《欢镜听行道文集》（13）——江湖女人系列之二

紫河车

【长篇小说】

欢镜听创作《紫河车》期间留影

目 录

欢镜听和《紫河车》（代自序）
《紫河车》内容简介
《紫河车》故事梗概
第一章　重庆小偷的远方
第二章　重庆女人的陪坐
第三章　重庆机场的特区老板
第四章　方四海的新身份
第五章　紫河车广告公司
第六章　穷困少年的精神恋爱
第七章　停尸房里的肉体接触
第八章　重庆女人的小纸条
第九章　上坡下坎官场路
第十章　检察官的生意经
第十一章　夜探山路
第十二章　喻红的胆量
第十三章　让人胆战心惊的性爱
第十四章　熟悉的道路
第十五章　灵堂里的体验
第十六章　英国首相丘吉尔的怒气
第十七章　女局长心目中的重庆女人
第十八章　庄园主之梦
第十九章　升更大的官发更大的财
江湖女人系列作品后记

《紫河车》内容简介

方四海是重庆人，原在一家工厂做小工，因为偷了工厂的物资，所以，方四海被法院按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期三年执行。丢掉工作的方四海到处谋职。一天，他到远郊的一家水泥厂应聘，错过了返城的时间。就在这个雨大风急的晚上，方四海认识了女出租车司机喻红，从而成为她的陪坐。一天，一位神秘的特区老板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中。那位特区老板不仅把喻红弄到了深圳，还为方四海注册了一家紫河车广告公司，开始了匪夷所思的紫河车计划……

欢镜听和《紫河车》（代自序）

二十世纪末至二十一世纪初，本文作者欢镜听写作的档案文学《我为死囚写遗书》率先由《西藏青年报》在成都办的子刊《男报周刊》连载，读者反响热烈。随后，有些读者在信中建议：将《我为死囚写遗书》中的一则小故事《仅次于总统的职业：广而“告”之》写成长篇。他们在信中说：这则小故事的背景太幽深了，欢镜听，你为什么在短短的一万余字内便草草地叙述完了呢？

读者们的问题问到点子上了。

说实话，《我为死囚写遗书》里有好几则小故事都有着幽深的背景，当然不是短短的一万余字能够写透的，然而，考虑到档案文学的题材限制，以及整本书的结构平衡，欢镜听无法将这些幽深的背景故事尽情地铺展开来。

后来，欢镜听开始做这份铺展工作——他将《仅次于总统的职业：广而“告”之》的故事内核提取出来演绎成一部长篇小说。

她就是《紫河车》。

《紫河车》故事梗概

刘正伟在大学里是学机械专业的，毕业后，分配到天方地区下辖的天方县二轻局当一名科员。不久，老局长退休，新局长上任。出乎大家意料的是，新局长是一名从外地调来的年约三旬的女人。刘正伟耍了一个小手腕，从而成为女局长的小车司机。一天晚上，他先把女局长送到水果山庄，到深夜时，他开车去接女局长。途中，前面驶来一辆挂省城牌照得小车，因双方都不肯让道，于是，从小车里钻出一位神秘人物用枪抵着他的头。急中生智，他随口编造一个理由，没有暴露女局长在水果山庄的秘密。又过了一段时间，他终于窥视到女局长的情夫是原天方地区行署的老专员，老专员现在省城任职。老专员因色欲过度，无法满足女局长的生理需求。在欲火难耐中，女局长把刘正伟拉入了怀抱。她说："正伟，跟着我，我不会亏待你的。"

一天，老专员弄了一个神秘的紫河车药方交给女局长，他说："这味药方是省城的王老中医开出的，可以治我的病。"紫河车是中医典籍上的学名，民间老百姓叫做胎盘。

回城途中，女局长猛然发现，她跟老专员的隐私已经被刘正伟窥视，于是，她心生一计，将刘正伟安排到水果山庄隐居起来。在水果山庄，一位上了年纪的妇人给刘正伟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棺材（官财）"课。刘正伟终于明白：他这一辈子，除了抱紧女局长的大腿，休想寻找其他政治靠山。

一天深夜，刘正伟的弟弟刘医生突然造访，还告诉刘正伟：他之所以秘密地到天方县，是因为水果山庄有一位女人等待着他去接生。刘医生是刘正伟的弟弟，这一层关系，是省城的老专员和天方县的女局长都不知情的。第二天晚上，刘正伟潜入水果山庄，偷看到刘医生接生出了一个畸型胎儿，又看到女局长跪倒在老专员脚下。老专员问："你有什么要求？"

女局长说："我希望在天方县人民政府里，有我一个位置。"

不久，女局长荣升为天方县副县长。她提拔刘正伟为天方县二轻局副局长。在接下来的岁月里，随着女局长一步一步地荣升到省城担任高级干部后，刘正伟也坐到了天方地区行署副专员的位置上，也就是说，只要刘正伟不踩虚脚，那么，不久的将来，他将取掉头上那个"副"字，成为地区专员。

一天，女局长返回水果山庄，她先告诉刘正伟：天方地区即将撤销，设立天方市，如果不出意外，刘正伟将是第一任天方市市长。接着，她将那味紫河车药方交到刘正伟手上，说："你帮我弄个东西出来。"这一次，由于是女局长本人需要，药方中除了女贞、首乌、白酒外，还需要物色两个人：一位六十岁的男人与一位三十岁的女人。就在刘正伟愁眉不展时，天方县农业局一位叫做罗帮荣的副局长出现在刘正伟面前。无意中，刘正伟得知罗帮荣的父亲便是天方地区有名的罗元林、且刚满六十岁时，立刻计上心来。罗元林是天方地区文艺界出名的风流人物，而且不择手段专吃窝边草，在刘正伟的案头上，便放着一大叠检举罗元林生活作风有问题的信件，因为这个原因，所以，罗元林在天方地区便有了一个可褒可贬的绰号：地方名流。

没几天，在刘正伟的安排下，罗元林和一位叫谢小丽的年轻女人便秘密地住进了水果山庄。谢小丽原本是天方地区某工厂的下岗职工，为生活所迫，只好到夜总会去当了坐台小姐。在水果山庄，老奸巨滑的罗元林用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将女局长的紫河车药方骗到手，又暗暗窥视到刘正伟强暴谢小丽的情形，跟着，他又偷录到女局长与刘正伟的谈话。他冷冷地笑道："刘副专员，有了这些把柄在手，有朝一日，我要让你知道，我罗元林到底凭什么本事才混到了地方名流这一步的。"

秘密暴露后，女局长以为是刘正伟在抓她的把柄，于是，她一方面愤怒地将刘正伟踢到政敌的行列里，另一方面让刘医生开始做毁灭证据的工作。那时候，刘医生虽然已经调到天方县人民医院，但是，没有人知道他就是地区副专员刘正伟的胞弟。结果，刘医生将胎盘悄悄地包存下来，他对刘正伟说："如果真的到了渔死网破的一天，这个证据可以派上大用场。"

几天后，谢小丽遭遇到一场奇怪的车祸死亡了。就在刘正伟心神不安时，省城检察院派来一位姓钟的检察官，人们叫他钟组长。钟组长是警官大学的高材生，毕业后分配到省城检察院。钟组长找刘正伟取证。刘正伟思虑再三，将责任全部承担下来。当天晚上，他打电话给女局长，谈了自己承担一切后果的想法，最后要求道："我希望调查到此为止。我相信你有能力终止调查。"

女局长吐出一个字："行。"

第二天，调查小组接到省城通知，停止了调查行动。不久，刘正伟从天方地区行署消失，回到了天方县人民政府的大院里——从地区副专员下滑到县政府副县长，换句话说，在"能上不能下"的天方地区官场上，刘正伟破了官员走下坡路的先例。刘正伟心想，可怕的调查，终于结束了。

半年后，那位调查组的钟组长忽然找到刘正伟，说："我已经辞职了。"辞职后的钟组长到深圳开设了一家商业公司，然而，做生意与搞调查毕竟是两码事，没多久，钟组长一贫如洗。在他借酒浇愁时，一位旁观者指点迷津：既然你过去是专搞反贪的检察官，那么，手里一定掌握了若干官员的把柄，你何不利用这个优势发大财呢？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钟组长兴奋地想，做生意我不熟行，可是，抓那些贪官的把柄，对我而言，不正是轻车熟路吗？

于是，钟组长飞到重庆，在重庆江北国际机场，他偶然结识了一位开出租车的女司机喻红，以及一位在出租车上当保镖的年轻男人方四海。钟组长把他俩弄到深圳，专门为他俩注册了一家紫河车广告公司，又将他们派到天方地区，找到刘正伟，开出了三百万元的价码。钟组长在电话里对刘正伟说："请你转告女局长，三百万元买回证据，不许讨价还价。"

在钟组长的想法里，喻红仅仅是他手中的一枚棋子，等三百万元到手后，喻红的利用价值便没有了。他做梦都没想到，喻红与方四海到达天方地区时，在车上，他俩认识了谢小丽的妹妹谢小芳，从谢小芳嘴里，喻红偶然听到水果山庄。机敏的喻红背着钟组长，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弄清楚后，一个大胆的想法——在许多人看来，甚而是一个疯狂到极点的想法产生出来，也就是说，如果喻红的计划真的实现了，那么，不仅刘正伟将官复原职、钟组长到手的钱不再是三百万元而是上千万元、还有，那位遭遇黑手死亡的谢小丽生前没有实现的穿干部服的愿望，也将由她妹妹谢小芳实现。

听完喻红的疯狂想法，就连警官出身的钟组长也惊呆了。然而，事已至此，他已经没有能力阻止喻红的行动了。接下来，喻红按照自己的计划，一步一步地实施起来。最后，当女局长特意从省城秘密返回水果山庄与喻红见面对，女局长意味深长地问："喻小姐，你一个平民女子跟我这样的高级干部斗，你能赢吗？"

喻红淡淡地答道："在一般人看来，我没有一丁点赢的可能。可是，我明明白白告诉你，我已经赢定你了。为什么呢？就因为我是一介平民女子，你是一个位高权重的女干部——你看重的东西，对我毫无价值。说到底，你想保密的事情，我可以公开；你在私下里说的事情，我可以更为大张旗鼓地公开。"然后，喻红将一袋证据递到女局长手里，"这单生意，你做吗？"

临走之前，女局长感慨万端地说："喻小姐，你要是我的女儿，该多好。"

事态的发展应验了喻红当初的想法，女局长不仅拿回了让她心惊胆战的紫河车证据，还拿回了三百万元巨款；钟组长与喻红看似放弃了三百万元，实则赚了上千万元；谢小丽的妹妹谢小芳，不仅代替她姐姐实现了穿干部服的遗愿，还成为天方县农业局办公室副主任；地方名流罗元林虽然猝死在夜总会小姐的肚皮上，但是，他儿子——天方县农业局原副局长罗帮荣却成为天方县副县长；至于那位破了天方地区官场先例"走下坡路"的刘正伟，不仅官复原职，而且还在后来担任了天方市第一任市长；就连那位跟着喻红屁股后面到处乱跑的年轻男人方四海，都不劳而获般地成为十万元户；更主要的是，那座往日被天方地区官场上的官员们暗中宣布为"老百姓不得出入"的水果山庄，因为喻红的原因，不得不对外公开，从而成为人们自由出入的公园。只是，一般人根本不知道水果山庄开放的真正原因而已。

第一章　重庆小偷的远方

有些人策划出来的发财方法是普通老百姓做梦都想象不到的。当然，对于云遮雾罩之外的普通老百姓们来说，无从了解有钱人发大财的商业机密，这是一件不仅很正常、而且理所应当的事情。然而，不正常也不合乎情理的是，偏偏有些极其隐秘的发财方法，却要由一些最普通的老百姓来操作完成。

方四海的老家虽然距繁华的大都市重庆不远，但是，四周满坡的乱石和挣扎在石缝间的野草让他很小就明白了一个现实：这样的生活环境，不可能产生出富翁。因此，思想深处有了这样自卑的念头后，方四海也就老老实实地背起竹篓、手握割草刀在那些乱石间寻觅猪草。只是，每当身体感到疲惫时，方四海便躺倒在草丛里，双手枕到脑后仰望天空上由远而近、紧跟着由近而远的飞机在蓝天白云之间嗡嗡地滑行，任心中悠悠的思绪挂到机翼上，翻翻滚滚地牵到不知名的远方去。从未出过远门的方四海，抑制不住自己好奇的思绪，他双眼浸满白日做梦般的想象。远方到底像什么呢？是否如封闭的桃花源般的山青水秀、房前屋后还有潺潺的山涧流泉？或许如同晚上重庆城的万家灯火，将夜空照得通宵明亮？

一天晚上，方四海将自己的想象当作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提到父亲面前，问："爸爸，远方跟我们家乡，到底有什么不同？"

那时候，辛劳一天的父亲正将双脚浸到木桶里享受着热水泡脚带来的舒适。父亲是一位老实巴交的农民，一生都没到过真正意义上的远方。远方在父亲的概念里，便是家门口一座连一座的大山，延绵不绝地伸到远方去。面对儿子严肃的问话，尤其是看到儿子的两个眼池里盛满种种疑问，父亲忽然发现儿子正在慢慢脱掉稚嫩的童年，开始朝少年靠近了，否则，他不会提什么天遥地远的远方问题？想了想，父亲一边搓着脚丫一边说："等你长大了，扯伸脚杆走出去，你就晓得远方到底是什么样子了？"

父亲回答问题的口气，同样的严肃。

对于方四海来说，父亲不是答复的答复让他既失望又激动。他失望的是，原来，满脸皱纹、头发花白、看起来似乎饱经沧桑的父亲也不知道远方到底"远"在哪儿？他激动的是，我现在还小，等我长大了，一定要走出这座满眼都是乱石荒草的穷山沟，到远方去开阔眼界。

光阴似箭，一转眼，方四海长到了二十岁。

二十岁的男人早已被他人称为男子汉。

处于二十岁的年龄，每当走过热闹的集市，胸前背后都可能落上许多怀春少女或大胆或幽怨的情意目光，也就是说，二十岁的男人，可以将双眼越过绵绵的群山，带着初涉世事时的勃勃英气、扛着胸中风雷激荡般的轰鸣理想，迈开双脚走出家乡，去闯荡江湖、见识真正意义上的远方了。可惜，还没等方四海的脚尖迈出家门，一支肩扛标杆、手握皮尺的测绘队，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在村民们惊喜的目光中，来到了穷山沟。没隔多久，一阵接一阵的炮声在震醒山乡沉寂的睡眠时，也宣告了荒沟时代的结束。这里，开发成一片新兴的工业区了。随着一家又一家工厂的迁入，方四海如同其他村民们一样，扔掉手中的割草刀，穿上工作服，成了车间里的一名工人。从此，那个最初到外面闯荡江湖、见识远方的原始想法，便严严实实地裹到工作服散发出来的汗臭里，甚至于，到后来，在方四海长大成人后的成熟想法里，江湖是具体的，那就是离家不算太远的重庆城，以及大街上川流不息的红男绿女；远方呢？不仅具体、而且还很实在——实在得可以花 二元钱的车票，在汽车的笛声中，眨眼功夫就出远门进城了。

一天下午，方四海在车间旁边的水沟里发现一圈电线。也许是鬼迷了心窍，他见四周没有外人，便把电线藏到围墙边的草丛里。傍晚下班时，他故意落到最后，悄悄将电线扔出围墙，搬回家中。

仅仅过了两天，一辆警车便出现在方四海眼前。

两个月后，当地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方四海有期徒刑两年、缓期三年执行。

那天，手捧判决书的方四海坐在法院大门口的阶梯上，仰起脸，望着天宇深处的云卷云舒，两眶泪水顷刻间挂满脸颊。他长长地叹息道："天哪！我只是顺手牵羊搞了一圈电线回家，怎么就成了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期三年执行的有罪之人了呢？"

方四海不可能再回原来那家工厂做工了，其他工厂风闻他顺手牵羊的劣迹，也婉言拒绝他的求职。细细想来，谁还敢放心地招聘一位顺手牵羊的犯人到堆满材料的车间去搞生产呢？渐渐地，方四海原本不多的积蓄，一天一

点、一天一点地减少下去。他暗暗着急起来，如果再找不到工作，腰间最后一颗子弹（钱）射完后，自己岂不像那些残兵败将一样，沦落到手拄枪杆（打狗棍）讨饭为生的叫化子地步？

一天，方四海忽然想起了儿时的梦想，远方。他想，自从穷山沟变成了热闹的工业区后，先前那个到江湖上闯荡、走向远方的原始想法便深深地埋藏在心里，没有机会去触动这个梦想，现在，自己已经在家乡立不住脚了，何不真的走出去到远方闯一条出路？想到这里，方四海很快收拾好行李，前往重庆火车站。事实上，方四海的远方目的地，不仅茫然而盲目，甚至，他还完完全全是“目的地不明”。他不知道前往哪里的远方？直到他加入购票队伍、双脚已经离售票口仅有几米远时，他才闭上双眼，心里默想起来：我究竟到哪儿的远方去？成都？武汉？昆明？或者到天之涯地之角的海南？

就在这时，一位报贩从远处一路叫卖过来：“看报看报，刚刚出版的新报。看一位花季少女是如何成为八十岁老头的情妇；看一位七十岁的老太婆是如何包养十六岁的少年……”

等那位报贩走到身边，平时并不看报的方四海鬼使神差地买了一份报纸，刚刚翻开，一行并不醒目的“林峰水泥厂招聘启事”引起了他的注意。看完招聘内容，正在选择生活出路的方四海双眼一亮，对呀，我到远方的目的是闯一条生活出路，现在，我何不到林峰水泥厂应聘呢？没有任何犹豫，方四海转身前往长途汽车站。

林峰水泥厂坐落在远离重庆市区的某个偏远山区，一条尘土飞扬的山区公路在群山间蜿延曲折地爬行着。等方四海到达林峰水泥厂时，已经是下午五点多钟了。好在，水泥厂尚未下班。一位负责人事的科长接待了他。在履行了一系列招聘手续后，人事科长用一种例行公事般的口吻说：“方先生，你回家去等消息。三十天后，如果你没接到本厂的通知……”

人事科长摊开双手，耸了耸肩膀，做出一副非常遗憾的表情。

在方四海最初的想象里——至少报纸上的招聘信息将他的思绪引向了一个歧途，水泥厂招聘生产工人，不需要高学历，只要有一副身强体壮的好身体就行，应聘过关，立刻上岗。现在看来，还有一个三十天的等待过程。问题是，方四海身上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不容许他再继续坐吃山空地等待下去了。他有些着急地央求道：“科长，能不能提前通知？”

这一次，人事科长不仅没耸肩膀，也没做出遗憾的表情，反而端起茶杯，做出喝茶的样子。

方四海尽管不明白这是端茶送客的文雅暗示，然而，人事科长脸上冷淡的表情，却明明白白地写满了请走吧的隐秘字样。

第二章　重庆女人的陪坐

怀着失望的心情，方四海走出水泥厂大门，来到公路边的一个招呼站。所谓招呼站，就是公路边搭建的一座只有四根木桩、没有围墙的简易候车棚。这种候车棚在那些较为偏远的乡镇上随处可见。方四海等了许久，只看见几辆从城里进山的大客车，却没看见一辆开往重庆方向的车。他奇怪起来，难道，今天是周末，城里人只下乡不返城？

这时候，一位背着竹篓的中年妇女路过招呼站。

方四海拦住对方，客气地问：“大姐，为什么没有到重庆的客车？”

中年妇女先是上下打量了他几遍，然后问：“兄弟，你是外地人吧？”

方四海点点头。

中年妇女说：“天都快黑了，乡下人，谁会往城里跑？”

经过中年妇女的一番解释，方四海明白了，像这样的山区，人们一般都是上午进城、下午返乡，也就是说，方四海要返回重庆，只有明天上午才有机会了。

中年妇女又打量了他一遍，指着不远处一幢青砖小楼，说：“兄弟，那是水泥厂招待所，你可以到那儿去住宿。”

方四海谢过中年妇女，刚抬脚往招待所方向走了几步，却又倒了回来。他一只手插到裤袋里，脸上露出苦笑，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我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哪里会有多余的钱住招待所。”

与此同时，一团乌云飘来，雨点掉在棚顶上，拍出剥剥的响声。雨催天黑，随着雨点越来越密集，天空似乎

一下子就黑暗下来。躲在招呼站内的方四海，在一阵接一阵的夜风中，缩紧双肩，抱紧双臂，茫然地望着周遭黑沉沉的夜景。此时此刻，他深感自己的前途，也如眼前无边无际的黑暗一样。雨夜里，忽然闪起两道亮光。随着亮光越来越近，方四海终于看清那是一辆出租车，司机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人。

出租车停到方四海面前，女司机摇下车窗，问："老板，回重庆吗？"见方四海点点头，她高兴地说："我这是返空车，只收你一半的费用，如何？"

方四海苦笑着答道："我身上只有坐公共汽车的钱，没有包车……"

没等他说完话，女司机立刻摇上车窗，呼一声将车子开走了。

方四海半张着嘴巴，双眼愣愣地望着出租车的尾灯一闪一闪地扑向雨境深处，一拐弯，最后一点红光消失了。他轻轻地叹息一声，现在的人，怎么这样忙？就连完整地听一句话的时间都没有？

然而，还没等方四海的视线从远方收回来，红灯重新出现了。片刻功夫，先前那辆出租车倒退着开到他面前，女司机望着方四海，隔着车窗朝他做了一个请上车的手势。

方四海既惊喜又意外地扑上车，坐到她旁边，说："你真的带我回重庆？我把话讲清楚，我身上现在没多少钱，等往后有钱了，再补给……"

"别说了。"女司机打断方四海的话，"一回生二回熟，既然你我二人现在认识了，就是朋友。对了，兄弟，你叫什么名字？"

方四海报完自己的姓名后，问："大姐，我该如何称呼你呢？"

"我叫喻红。"女司机说，"我年纪比你大，你叫我喻姐吧。"

出租车朝雨境深处开去。

在车上，方四海详细给喻红诉说了自己的不幸遭遇，包括他顺手牵羊被判刑的事情，都毫无保留一五一 十地讲了。末后，他说："水泥厂那位人事科长让我回家等消息，三十天后……"

喻红再次打断他的话："方四海，人事科长说话有艺术，不好意思明说不要你。你等什么消息呢？等一辈子也不会有消息。"

方四海先是埋下头，说："其实，我也明白人事科长话中的意思。唉，谁让我是一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期三年执行的犯人呢？"接着，他望着喻红，转移了话题，"喻姐，天都黑了，你怎么会到山区来呢？"

喻红解释道：一个重庆老板急着赶到山区办事，包租了她的车。等把那位老板送到目的地时，天却黑尽了。她开着玩笑说："本想返城时顺路捡个粑和（顺带客人），多赚几张钞票，没料到捡了个不剃头发的犯人，哈哈哈……"

两个多小时后，重庆到了。

虽然在同样的夜空下，但是重庆的天空却没有一点下雨的迹像。大街上除了灯火辉煌，便是满街如织的人流。

喻红将出租车停在街边，笑眯眯地做了一个请下车的动作。

方四海一边下车一边说："喻姐，谢谢你。"

忽然，喻红笑眯眯地说："如果你愿意，给我当陪坐吧。"

方四海的一只脚已经踏到了地上。他惊疑地回转头，惊疑地望着对方，惊疑地问："喻姐，你说什么？"

喻红仍旧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她双手扶着方向盘，再次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方四海，我给你找份工作，当我的陪坐。"

一瞬间，方四海愣住了。

"只是，方四海，这份工作有点委屈你。"喻红说，"不知你的意见如何？"

方四海慢慢地抬起那条腿，慢慢地缩回车内。他重新将喻红仔仔细细看了好几遍，确信对方不是开玩笑后，他才惊喜万分地说："喻姐，你就是《水浒传》里的及时雨宋江。"

自从那个雨夜之后，方四海便成为喻红旁边的陪坐。

那么，什么叫做陪坐呢？原来，在一些地方，尤其是开出租车的女司机，很容易成为某些人心怀不轨的打劫对象，用他们的话来说，年轻女司机是他们心目中最理想的流动银行。因此，为了生命安全，许多女司机花钱聘请一位男保镖，随车坐在副驾驶座上。这就是陪坐。

按理说，一般的女司机聘请男保镖当陪坐都是在熟人圈子里物色，不太可能招聘一位陌生男人坐在自己身

边？像喻红与方四海这样的认识过程，充其量只能算萍水相逢，她为什么把信任票投给方四海呢？

第三章　重庆机场的特区老板

一天晚上，喻红送一位客人到重庆江北机场。客人下车后，喻红抬头望了望候机大厅里的一个电子大屏幕。大屏幕上，正闪现着进出港航班信息。

她对方四海说："有一班从深圳飞重庆的飞机，十分钟后到达机场。"

跟着，她将车子开到出场口停下，伸了一个懒腰，半眯起双眼，静静地等待着飞机的到来。

趁这个没有客人的空隙时间，方四海按捺不住心中存疑了很久的疑惑，提出了那个"信任陪坐"的问题。

喻红没有立刻回答方四海，她仍旧半眯着眼睛，脸上露出浅浅的微笑。

"喻姐，你别多心，我没有其他意思。"方四海说，"我就是没有想通，你为什么要信任我这个陌生男人。"

过了一会儿，喻红先是用一种调侃的语气说："方四海，这就是缘分。夫妻有夫妻缘分、同事有同事缘分，朋友呢，也同样有朋友缘分。"接着，她睁开双眼，望着方四海，换了一副严肃口吻，"我之所以信任你，是因为我当时听了你的经历后，感觉到你虽然被了判了刑，但是，却是老实人。我既然需要一个陪坐，你难道不是最好的人选吗？"她笑起来，"女人的直觉，向来比男人要敏感和准确。"

方四海想了想，认为喻红的解释，既合情又合理。

就在这时，夜空中传来 一阵撕裂天衣的轰鸣声。那架深圳飞重庆的飞机，终于到达江北机场。

一会儿，乘客从出场口纷纷涌出来。

一些出租车司机立刻围上去招徕生意。

喻红也拉到了一位客人。

那是一位中等身材、穿着风衣的中年男人。

中年男人一只手插到风衣口袋里，另一只手提着一个密码箱。风衣的领口竖起来，如一道屏障似的遮住了他的下半张脸。

"先生，"喻红热情地伸出手，"让我来帮你提箱子吧。"

中年男人盯了喻红一眼，虽然没说话，但是却点点头，将密码箱默默地交到喻红手里，跟着她朝出租车走来。

喻红先将密码箱锁进汽车尾厢里，继而客气地说："先生，请上车吧。"

中年男人刚一打开车门，猛然发现副驾驶座上坐着一位年轻男人，他先是一愣，继而回头问喻红："小姐，怎么回事？"

喻红急忙解释起来。

中年男人的耳朵虽然静静地听着喻红关于陪坐的解释，而两道冷冷的目光，却直直地投到方四海身上。一阵夜风吹来，中年男人头上的黑发在风中一根一根地飞舞，一如他此时此刻胸中丛生而出的万千疑惑与不解。在方四海的感觉里，中年男人的两道目光不仅明亮，而且还有一种锋利的钢刀在寒夜里闪出冷光似的光芒。

喻红解释完后，说："先生，请你谅解。"

没料到，中年男人看也不看喻红一眼，两道目光仍旧落在方四海身上，然而，他的话，却是对喻红说的："我不管什么陪坐，我花钱租车，不允许车里有其他人。"

"这……"

喻红脸上现出为难的表情。

中年男人砰一声关上车门，一转身，径直朝另一辆出租车走去。

喻红愣住了。

半途中，中年男人忽然想起密码箱还锁在小车尾厢里，便又倒回身，将一只手掌伸到喻红面前，冷冷地说："小姐，我的箱子。"

喻红飞快地反应过来。眼看到手的生意要飞了，她当然不甘心。于是，喻红一只手飞快地拉住中年男人的胳膊，另一只手飞快地朝方四海做了一个只有他们两人才明白的动作。方四海知道，喻红叫他快下车。下车后，喻红先是将一张钞票塞入方四海手里，说："四海，你坐民航客车回家吧。"继而，她望着那位中年男人，"先生，

现在，你可以上车了吧？”

中年男人没说话，只是冷冷地点了一下头，一头钻进了出租车。

眼看着中年男人稳稳地坐进车厢后，喻红才放心地出了一口大气，心想，差掉飞掉的生意，终于被我抓回来了。

这时候，方四海拉了一下喻红的衣袖，悄悄说：“喻姐，你一个人，我不放心。”

喻红明白方四海的担心，她再次瞧了瞧那位中年男人，一横心，“我看他一本正经的样子，不像社会上那些搞乱劈柴（打砸抢）的人。”

方四海还是不放心，“喻姐，你一个女人……”

喻红摆摆手，说：“四海，放心吧。”

一直看着出租车的红色尾灯一点一点地消失在夜色里，方四海才将双手叉到腰间，恨恨地做出一个呸的动作。他恨恨地说：“狗日的，你有钱，可以包出租车，等老子将来有钱了……”

继而，他猛然想到，将来有钱？我将来什么时候才会有钱？如果方四海一辈子干这份为出租车陪坐的职业，无论多么遥远的将来，他都不会成为真正的有钱人。

第二天晚上，方四海正准备吃晚饭，电话忽然响起来——电话是喻红打来的。她说：“方四海，昨天晚上从深圳飞重庆的那个特区老板，你还记得他吗？”

方四海戏谑地说：“特区老板？我只记得他穿着一件风衣，遮着大半张脸。不知道他是怕冷呢还是害怕人家认出他的脸嘴？”说到这里，方四海笑起来，“不过，他那双像猫眼一样的眼睛，倒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喻红开玩笑说：“方四海，我昨天晚上赶你下车，看来赶对路了。”

“什么赶对路了？”

一时间，方四海没有反应过来。

喻红笑嘻嘻地说：“那位特区老板要包我一个星期的车，出价很高。方四海，我接到的这笔大生意，合算得很喽。”

方四海从喻红笑嘻嘻的话语里，不仅敏感地听出了生意顺手时的得意，还听出了她数钞票时的意外惊喜。他想，有人出高价包租一个星期的车，这个好消息对于任何一位车主来说，都是一件十分快乐的事情。

“怎么样？”喻红说，“四海，你难道不替我感到高兴吗？”

喻红话音刚落，方四海便立刻替对方高兴起来。他用一种欢天喜地的口吻说：“喻姐，没想到，这个特区老板是真正的有钱人。”紧跟着，他心里犯疑起来，喻红打电话给我，不可能单单为了谈包车一事吧？

果然，喻红接下来说：“四海，这一个星期，你就不用来陪坐了。”

方四海开起了玩笑：“喻姐，你不会炒了我的鱿鱼吧？”

喻红哈哈大笑起来，“四海，我明白你在担心什么？我就算要炒你的鱿鱼，也不会选择这个时候呀。”跟着，她安慰道，“四海，你放心，这一个星期，你虽然没当我的陪坐，但是，该给你的工钱，我不会少一分。”

方四海一边压下电话一边高兴地想到，不用上班还有工资收入，喻姐待人真够义气。一会儿，他瞧了瞧桌上的盒饭，心想，今天晚上，我一个人去享享口福，围着热盆景（火锅）潇洒一下。

一眨眼，一个星期过去了。

出乎方四海意料，等他坐上熟悉的出租车后，等到的不是陪坐，而是钞票。喻红发了两个月的工资给他。方四海手里托着钞票，不解地问：“喻姐，你这是……”

喻红用脚尖狠劲踢了踢出租车轮胎，大声说：“四海，从今往后，我再也不开这破破烂烂的出租车了。”

说这番话时，喻红的脸上，泛出方四海从未见过的红润明艳的光泽，满腔的喜悦，似乎堆满了她漂亮的全部脸庞。

方四海大吃一惊，“喻姐，你买新车了？”

喻红坚决地摇摇头，“从此，我不再开出租车了。”她说，“我马上要去做老板了。”

这一次，方四海更为吃惊起来。

望着方四海一脸惊愕的表情，喻红笑了笑，问：“四海，你还记得那位包我出租车的、从深圳过来的特区老板吗？”

特区老板是一位手握巨资的投资人，在很多领域都有他的投资。不久前，他在深圳投资注册了一家广告公司。

喻红全身都兴奋起来，说："特区老板聘请我出任那家广告公司的负责人。方四海，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一定会理解我的选择，对吗？"

听完喻红的解释，方四海一边重重地点点头，说："喻姐，有这样千载难逢的发财机会，你当然不能放弃。"

另一边，他却在心里惋惜起来，他妈的，我好不容易才谋到一份轻松愉快的陪坐工作，一转眼就被特区老板敲掉了。继而，他又暗暗奇怪起来，那位特区老板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神秘人物？他到底用了什么样的手腕，使一位在重庆略有薄产的女人，甘愿放弃方向盘（汽车）跟随他跑到远方去？

没过几天，方四海为喻红送行。

望着路边飞掠而过的景物，方四海漫不经心地说："喻姐，你在深圳发财后，不要忘记我这个当兄弟的哟。"

喻红听出了方四海话中漫不经心的意思，她也很明白对方心中真实的想法。她只是微微笑了笑，没说话。想想看，喻红与方四海就那么一点点陪坐交情，按常情分析，她远赴远方攀登高枝，发财后，哪里还会帮助过去的陪坐方四海呢？

到达重庆江北机场，很快办理完登机手续。

喻红握住方四海的手，客气地说："四海，广告公司是特区老板投资的。我呢？无非是应他人之邀，去做一个高级丘二（白领）而已。"顿了顿，"当然，有朝一日，假如我真的有所发展了，我一定帮你，好吗？"

方四海知道，喻红的临别语言，除了漫不经心的客气，更多的则是漫不经心的安慰。他指了指入口处，说："喻姐，你进去吧。"

望着喻红的身影进入侯机厅、听到扩音器里传出播音员"前往深圳的旅客请登机"的提示，还没等飞机完全升上天空，方四海已经将喻红漫不经心的安慰话忘得一干二净了。

方国海终于结束了他短暂的陪坐生涯。

两个月后，一封寄自深圳的特快专递，出人意料地送到了方四海手里。信封里，除了一张照片，别无他物。照片正面，喻红满面笑容地坐在一张宽大的办公桌前，左手握电话、右手捏钢笔。一副标准的白领丽人姿态。照片反面，只写着一行简单的文字：方四海，速到深圳。

这是喻红的手迹。

正在为饭碗四处奔波的方四海，没想到幸运之神如此快速地降临到了自己头上。看来，喻红在深圳真的发了财。又看来，成为有钱人之后的喻红，并没忘记帮助方四海。方四海没有任何犹豫，他用最快的速度收拾好行李，生平第一次异常慷慨地从腰包里掏出几张钞票，大方地包了一回出租车，直奔重庆火车站。五个小时后，重庆开往广州方向的火车，便穿行在崇山峻岭之间。耳听脚下车轮的嚓嚓声、眼望窗外飞掠而过的山川风物，这到这时，方四海才确信，远方，我终于名副其实地奔向远方了啊！

第四章　方四海的新身份

喻红亲自开着 一辆银色的小车，从深圳到广州火车站迎接方四海。

见到方四海后，喻红做的第一个动作便是伸出一只手，说："方四海，把身份证给我，我去为你办边境通行证。"

到深圳特区要办边境通行证，这是方四海在重庆时就听说过的。他还听说：按常规，边境通行证应该在户籍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办理，然而，在广州，只要花上一百元钱，许多照像馆就可以"帮办"了。

果然，喻红先将小车开进一家宾馆停车场，继而对方四海说："四海，跟我走，到像馆照为你照张标准像。"

宾馆旁边就是一家小照像馆，像馆老板是一位瘦精精的中年男人。喻红将像馆老板拉到洗印室，黑暗中，两人一阵窃窃私语，之后，喻红掏出钱夹，将几张钞票一张一张地点入像馆老板手中。

像，很快照完了。

喻红将方四海的身份证递给老板，问："多少时间可以取？"

像馆老板竖起三根手指，头也不抬地说："三个小时。"

接下来，喻红将方四海带进一家酒楼，点了满桌的南国海鲜。她端起一杯酒，说："四海，我为你接风。"

在重庆，方四海虽然眼睛里看过许多人吃过无数的海鲜，但是，他本人的嘴里，却还从来没品尝过这样的佳肴。他双眼在桌上左瞧瞧右看看，不知从哪儿开始“动嘴”。

喻红默默地看着方四海，脸上浮起浅浅的笑容。她先是浅浅抿了一口酒，然后，扬手招来一位女服务员，细细吩咐了一番。按照喻红的吩咐，那位女服务员走到方四海身边，撕开一个龙虾，沾上调料，用一种温柔的动作，一边塞入方四海嘴里，一边细声说：“先生，请吃菜。”

第一次享受顾客就是上帝服务的方四海，还不习惯这种饭来张口似的服务。他惊惶地站起身，一把将女服务员远远地推开，呸一声吐掉嘴里的龙虾，睁大双眼，惊惶地问：“喻姐，她想干什么？”

对于方四海的惊惶，喻红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意外。她仍旧浅浅地抿了口酒，嘴角挂起一丝若隐若现的笑纹，重新朝女服务员做了一个“重头开始”的动作。女服务员似乎没有生气，她脸上重新挂着职业笑容，重新走到方四海身边，掂起一个龙虾，慢慢地撕开，接着，女服务员弯下腰，嘴唇差一点贴到方四海的耳轮上。她那一脸细细眯眯的笑容，随着温柔的声音传入方四海心旌飘摇的心里去。她问：“先生，难道，我做得不好吗？”

方四海的脸孔一下子红了起来。

女服务员再次问：“先生，我的服务还不到位吗？”

方四海将通红的脸孔移开一点，急忙说：“小姐，你做得很好。”顿了顿，“只是，我不太习惯这种饭来张口的服务。”

女服务员伸直腰，调头望着喻红，目光里满含询问。

喻红浅浅地笑了笑，“既然方先生不需要这样的服务，你就回去吧。”一边说一边掏出一张钞票放到桌面上（那是给女服务员的小费），一根指头在钞票上点了点，淡淡地说：“湿湿碎（广东话：小意思），请收下。”

“谢谢先生关照。谢谢小姐赏脸。”

女服务员收下小费，做出千恩万谢的表情，离开了席桌。

方四海慢慢坐下来，先是深深地吸口气，然后又长长地吐出来。

喻红噗哧一声笑了出来，“四海，你那样子，简直活脱脱一副惊恐不安。”她说，“一个女服务员‘饭来张口’的服务，怎么把你吓成这个样子？”

方四海没有回答喻红的问话，他扭头望着女服务员的背影，既感慨又怀疑地说：“为了钱，她什么都可以做？”

喻红目不转睛地盯住方四海，两根手指挟起高脚酒杯，托到掌心上，慢慢地旋来旋去。她说：“四海，剥龙虾喂入你口中这样的服务算什么？只要你舍得花钱，她还可以在三分钟以后成为你床上风情万种的女人。”

方四海愣愣地望着喻红。

喻红笑了笑，“四海，你不信？”

方四海不由自主地摸了一下额头，也许，就连他本人都不清楚：这个动作是表示同意呢或不相信。

喻红说：“这样的女人，在广州，有一大批。”她说，“四海，你如果不相信，那么，喻姐请客，请你‘相信’一回。如何？”

方四海仍旧是愣愣地望喻红。

忽然，喻红调转话头，问：“四海，在重庆，你跟我当陪坐那段时间，我怎么从来就没听你提到过女朋友的事情？”

方四海回过神，不好意思地说：“喻姐，我长到这份上（年龄），还从来没谈过女朋友。”

喻红瞪大双眼，不相信地问：“你多大了？二十岁了。妈呀，二十岁的男人还没谈过女朋友？二十岁的男人还没接触过女人？”她摇摇头，“你成了恐龙？”

方四海知道喻红话中“恐龙”的意思，那意味着在当今开放的社会，他成了人人瞠目的极其稀罕的物件。对于 一位成年且成熟的男人来说，你可以说他身上的某种品质极为罕见，然而，倘若说他是一只生理上从未接触过女人身体的现代“恐龙”，他很可能会浑身的不舒服。那意味着他是一个在心态与生理上都极不正常的男人。方四海脸红筋胀地说：“喻姐，我虽然没正正经经地谈过女朋友，但是，女人的身体，我还是接触过一回。”

喻红先是从方四海的口气里，听出了一丝愤懑，继而，她看到对方红到脖子的神态，忽然醒悟到自己的“恐龙”问话伤了这位二十岁男青年的自尊心，想了想，喻红换了一副既温暖又关切的口气：“四海，你把我弄糊涂了。你一会儿说没谈过女朋友、一会儿又说接触过一回女人身体？”她问，“说来听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方四海的脸色愈发红起来。

前文说过，方四海的老家在没有成为工业区以前，除了满沟的荒草，便是漫山的乱石，属于典型的一穷二白的地方。生活在穷山沟的姑娘，她们的愿望就是早早地嫁出去，无论如何也不会把寻夫的眼光，落回到脚下贫穷的土地上。这是方四海没谈过女朋友的第一个原因。等到穷山沟变成工业区后、等到方四海有资格谈女朋友时，没料到，他又因犯盗窃罪，成为一名“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期三年执行”的犯人。这是方四海没谈女朋友的第二个原因。方四海说：“喻姐，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我过去陪坐的收入，养自己都成问题，哪里还有多余的钱谈什么女朋友？”

喻红点点头，表示她理解方四海不谈女朋友的实际困难。她审慎地问：“那个与你有过一回接触的女人……”话没说完，两团红云，情不自禁地飞到喻红的脸上。毕竟，这是男人的私生活。

方四海挠着头皮，低下头，难为情地说：“喻姐，那个女人……还是不说她吧。”

两团红云很快从喻红的脸孔上消失了。她严肃地望着方四海，严肃地说：“四海，你必须说。”想了想，“我希望，你的事情，哪怕是完完全全属于你私生活方面的事情，你都不要隐瞒我。”

方四海抬起头，不解地望着喻红，疑惑地问：“喻姐，这很重要么？”

喻红再一次露出那种浅浅的笑容，“过去，在重庆，你为我当陪坐时，你的私生活跟我毫无关系。往后，等你到了深圳后，你的私生活，则与我们关系匪浅。”

尽管方四海文化不高，谈不上有多少高深的理解能力，然而，他还是从喻红的话中，敏锐地听出了一丝点滴。他想，喻红说的是“我们”两个字，而不是单单说“我”一个字，也就是说，对我的私生活感兴趣的人，还应该有一个“他”或“他们”。想到这里，方四海情不自禁朝身边前后左右地看了看。

喻红顺着方四海游离不定的目光，一眼就看到先前那位女服务员正站在远处，双手迭到小腹上，一副随时听候客人呼唤的毕恭毕敬的神态。这一次，聪明的喻红却理会错了方四海的心思。她以为对方在听了她刚才“三分钟以后成为你床上风情万种的女人”的话后，萌动了那颗跃跃欲试的春心。

“四海，你对那位小姐感兴趣？”她笑着说，“需不需要我帮你，到宾馆订一个房间，把她买到床上去？”

方四海吓了一跳，他急忙收回目光，急忙摆摆手。他知道喻红理会错了他的心思。

“喻姐，”他说，“现在，我刚到这里……等到了深圳再说吧。”

喻红在心里发起笑来，方四海，看来，你并非不想买那位小姐，只是目前那颗色心，还没膨胀到色胆包天、不顾一切的地步。喻红顺着方四海的话头，说：“好吧，四海，这种风花雪月的事情，等到了深圳，我负责为你安排一个更好的女人。不过，那个与你有过一回接触的女人，你还没告诉我。”

方四海再次挠起头皮，“去年，我到一家发廊理发……嘿嘿……”

这一次，喻红总算完全弄清楚了，那个与方四海有过一次肉体接触的女人原来是发廊里的一名流莺（暗娼），与此同时，喻红心里顿时轻松下来。她想，过去，在重庆，我在那个雨夜选方四海当我的陪坐，没有选错人；看来，今天，我继续选他当我的陪坐，同样不会选错人。喻红之所以有这样的信心，完全是因为那些跟方四海有交往的人，除了屈指可数的人头数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那些人都是一些最寻常的小小老百姓，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影响方四海继续当她的陪坐。喻红需要的，不仅是方四海人生履历的单纯，还有他人际交往圈子的单纯。想想看，一个头脑简单的人身边，倘若埋伏着另一个城府深沉、思绪万千的朋友，那么，未来的合作中，将会发生多少意料不到的变故。现在，解除担心之后的喻红，浑身的轻松似乎从周身的毛孔深处一下子泉水般地涌出来，内心的全部笑容都春花般地绽放在她红艳明丽的脸庞上。她故意责备道：“四海，你也真是，怎么能与那种认钱不认人的女人接触？”

方四海在喻红的话里，不仅听出了友情，还听出了关怀。

三个小时一晃就过去了。

他俩重新来到那家小照像馆。像馆老板默默地将一个纸袋递给喻红。喻红打开纸袋看了看，点点头，转身走了出去。

默默注视着他们举动的方四海，觉得他们之间的交易有些诡秘与怪异。他张了张嘴，却不好意思问出来。上车后，喻红将纸袋扔到他怀里，说：“看看里面的东西。”

方四海慢慢打开纸袋。他不仅看到了边境通行证，还看到了一张伪造的身份证。他的姓名改为方国安。一时

间，方四海愣住了。

喻红没有理睬方四海的表情，她将小车开出宾馆停车场，汇入大街上滚滚的车流里。

许久，方四海才回过神，他轻轻地合上纸袋，惊疑地问："喻姐，怎么回事？"

喻红瞟了一眼方四海，讳莫如深地笑了笑。她没有回答对方的问题，却指了指车窗外密密麻麻、形形色色的广告牌，反问："四海，在南方，你知道每年会'站'起来多少家形形色色的公司吗？"

方四海忽然想起一个笑话：在特区最简陋的公厕里，假如你去如厕，那么，蹲在你左边、跟你借火燃烟的男人，很可能是某公司的董事长；而蹲在你右边、那个把手纸搓得哗哗作响的，又是另一家公司的总经理；你刚一抬头，另一位迎着阳光走进公厕的人，则是一位派头十足的什么总监；跟在总监身后的，则是某公司的高级分析师。想到这里，方四海笑了，说："公司多如牛毛。"

喻红问："四海，在南方，你知道每年又会'倒'下去多少家牛毛般的公司吗？"

方四海的想象力延续着先前那个笑话：公厕里的旧董事长、旧总经理、旧总监……走了，自然，又会前赴后继地涌进一批新董事长、新总经理、新总监和新分析师。渐渐地，方四海的笑声弱了下去。他想起那个莫虚有的方国安，心想，方国安的身份虽然是假的，但是方国安的相片却是自己啊！

这时候，小车已经驶出广州市区，进入了广深高速公路。

方四海小心地问："喻姐，你为什么要把我的身份弄成方国安呢？"

这一次，喻红非常干脆地答道："发财。发大财。"

方四海再一次惊疑地望着喻红，张了张嘴唇，却又把话吞了回去。

喻红瞟了一眼身边的方四海。她一下子就看穿了对方的内心活动。她毫不犹豫地说："四海，你是不是想问，我们的发大财计划，跟你变成方国安有什么关系？"

方四海默认下来。

前方，出现了边境检查站。一位警察做了一个手势，等喻红将小车靠到路边时，警察伸出手，客气地说："对不起，请把你们的证件交给我检验。"

很快，检验过关了。

小车开过检查站后，进入深圳特区。

喻红指了指车后的检查站，竖起大拇指，轻声问："四海，刚才警察查证的过程，你都看得一清二楚了？"

方四海点点头。

喻红用一种半真半假的语气说："四海，有许许多多的人，提着一口空箱子到特区寻找发大财的机会。这些人中，包括我，也包括你。"

方四海静静地听着。

喻红继续说："说实话，在特区，想一个赚钱的办法，用钞票把箱子塞满，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她笑起来，"四海，你猜猜看，真正困难的地方，在哪里呢？"

这个问题，对于目前的方四海来说，显得太高深了。他想，我连赚分分钱的办法都想不出来，哪里还敢想"用钞票把箱子塞满"这样不太难的事情？

似乎，喻红也知道方四海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她将答案一口就说了出来，"如何把满箱的钞票，安安全全地运走。"

方四海越听越糊涂了。喻姐的话，到底想说明什么？

喻红很理解方四海的困惑，她伸出一只手，轻轻地拍了一下方四海的肩膀，说："过段时间，等你发了大财后，不用我解释，你自己就会明白我话中的意思。"

傍晚时分，小车终于停到一家富丽堂皇的饭店门口。

站在饭店门口的一位男服务员飞快地迎上来，打开车门，热情地说："喻老板，你好，需要我为你服务吗？"

看来，男服务员已经认熟了喻红。

喻红似乎早已习惯了这种殷勤的服务。她的脸上，虽然挂着领导人在接见会议代表时那种遍洒人间的平易近人般的笑容，但是，她的口气里，却明白无误地流露出只有血统高贵的权贵们身上那种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冷漠。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她淡淡地说："我拍档（生意上的合作伙伴）的行李在汽车尾厢里，请你把它送到公司

里去。”她浅浅一笑：“可以吗？”

男服务员立刻弯下腰，显出一副卑躬的神态。他说：“喻老板，你真是太客气了。能够为喻老板服务，是我这位门童（守大门的男服务员）的福气。”

如同在广州酒楼里享受不了剥龙虾入口一样，本身就是下力人出身的方四海，仍旧不习惯这种别人提包的高级服务。他说：“喻姐，我自己来吧。”

方四海正要跨出车门准备去主动拿行李时，喻红一把拉住了他。

“喻姐，”方四海说，“只有一个旅行包，我自己动手就行了，何必麻烦他人呢？”

这时候，喻红目不转睛地盯住他，说：“方四海，不，方国安老板，从今往后，你必须习惯、也必须享受这样的服务。知道吗？”

一时间，方四海惊愕地望着喻红，大张着嘴，竟然愣愣地反应不过来。

第五章　紫河车广告公司

没等方四海回过神，喻红便推着他进入电梯。片刻功夫，他俩站到一扇门前。门口旁边，挂着一块四四方方的铜牌，上面蚀刻着一行文字：紫河车广告公司。

方四海不知道紫河车是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一家广告公司要用紫河车作名称？他一边端详着铜牌一边问：“喻姐，紫河车是什么意思？”

喻红没有立刻回答他这个问题，而是指了指屋子，笑眯眯地说：“方总经理，请光临办公室检查你的女秘书的工作。”

方四海将目光从铜牌上移到喻红脸上，“喻姐，你在开什么玩笑？”

“我没有开玩笑。”

“不是玩笑？”

喻红的脸色渐渐地严肃起来，“方总经理，我，喻红，就是你的女秘书。”

方四海似乎受惊似地大声说：“喻姐，这一路上，你把我的头脑都搞昏了。你如果不是在与我开玩笑，那又是什么？”

笑容，一丝一丝地从喻红的脸上抽去。她说：“四海，我不是跟你开玩笑。你，的的确确是紫河车广告公司的总经理。”

自从到达广州开始，在不长的时间里，方四海切身体验了多次的惊愕。在他往日的生活里，还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他情不自禁地用手摸了一下额头，自言自语地说：“我没发高烧吧？”

喻红没有理睬方四海的举动，她伸出手，将对方用力推进了房间。不！喻红把往日的陪坐方四海用最有力的办法牵着他走进了这家有着神秘背景的紫河车广告公司。

这是一套两室一厅的房间，中间是办公室兼会客室，另两间屋子是卧室。像这种既是办公场所又是生活起居的饭店套房，方四海在重庆时是见识过的。

喻红打开一间卧室，对方四海说：“这是你睡觉的地方。”跟着，她又打开另一间屋子，“这是我的卧室。”

方四海的目光茫然地在卧室里扫了一遍。卧室里有些什么，他并没在意。此时此刻，他的思绪，还紧紧地缠在早先的惊愕上。方国安老板？方总经理？他想，我的感觉怎么像在坐飞机，不仅离脚踏实地的大地很高很远，眼前还飘着团团白云？

这时，喻红指着靠窗的一张大办公桌，笑着说：“方总经理，这是你办公的地方。”说到这里，她装出一副抱歉的样子，“对不起，前不久，我坐在你总经理的宝座上，拍了一张照片。对了，那张照片我已经寄给你了啊！”

方四海将目光投到办公桌上，仔仔细细地观察起来。似乎，出现在他眼前的不是办公桌，而是一个他想摸又不敢摸的怪物。

喻红明白方四海的心绪一时半刻醒不过来，她走到方四海身后，将对方一步一步地推到办公桌前的转椅上，连续按了好几次，才将方四海按稳在椅子里。

方四海仰起头，望着喻红，既惊愕又困惑地问：“喻姐，你到底在玩什么把戏？到现在，我连一点头绪都没

有。”

喻红冲口而出：“你没有头绪，更好。”话音刚落，她发现自己说漏了嘴，立刻补充道，“我是说，你不要胡思乱想。”

方四海不自然地笑了笑，说：“喻姐，我方四海是一个下力棒（苦力），从重庆天遥地远地跑到深圳找碗饭吃，怎么忽然之间就变成了方国安老板？还是什么紫河广告公司的总经理？”说到这里，方四海一脸的严肃表情，“喻姐，我身上除了揣着一张法院的判决书，上面除了写着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期三年执行以外，其余的东西，没有一点点利用价值。”

方四海的严肃表情逗得喻红哈哈大笑，她旋到方四海对面，将双手撑到桌面上，说：“四海，听了你这句话，我更加放心了。你还跟过去一样，一点变化都没有。”

忽然，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

喻红一边听着电话，一边将目光在方四海脸上扫来扫去，最后，她轻轻说：“方四海已经到深圳了，他现在就坐在我的面前。嗯……嗯嗯，你放心吧，我一定妥善安顿好他的生活。对了，紫河车计划过几天就可以开始了。”

放下电话，喻红退后几步，目光投向方四海头上的一个东西，似乎浸入某种思绪里。

方四海转过身，仰起脸。终于，他看到在头顶的墙壁上，钉着一个玻璃镜框，镜框里嵌着一张黑白相片，一位胖乎乎的外国老头正横眉怒目地盯着前方。他问：“喻姐，这外国老头是谁？”想了想，他天真地补上一句，“他，是不是紫河车广告公司真正的投资人？”

喻红微微地笑起来，“他呀，是世界级的巨人——英国前首相邱吉尔先生。”

方四海大吃一惊，整个身体从转椅上立刻弹了起来。一瞬间，他的脸色奇怪地潮红起来，心怦怦地狂跳着。天啊！难道，紫河车广告公司的投次人是英国前首相邱吉尔？然而，等他飞快地逃离办公桌站到喻红身边时，似乎又觉得不对劲。方四海虽然不知道邱吉尔是哪个年代的人物，但是，有一点他是清楚的，一个堂堂的大英帝国的前首相，绝不可能跑到深圳的一家饭店投资什么紫河车广告公司。

“四海，你知道紫河车广告公司为什么要把英国前首相邱吉尔的这张相片奉若神明吗？”

方四海敏锐地听出了喻红话中不寻常的地方——喻红说的是“这张相片”，而不是邱吉尔先生“所有的相片”，当然，更不可能把邱吉尔先生本人奉若神明。他一只眼睛瞟着喻红，另一只眼睛瞟着墙上的相片，问：“喻姐，办公室里挂邱吉尔‘这张相片’？什么意思？”

喻红脸上泛出红润的光泽，“邱吉尔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不做总统，就做广告人。四海，我们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一项仅次于总统的职业。因此，这墙上，除了悬挂邱吉尔的‘这张相片’，谁的相片还有资格挂上去呢？”

方四海在心里细细地研磨喻红的话，他想，仅次于总统的职业？邱吉尔先生说这句话时，是针对天下的广告人说的呢还是就广告事物本身的发展情况而说的？接下来，方四海又抬起头，再一次细致地端详头顶上的相片。忽然间，他奇怪极了，一般人家里悬挂相片、即便是一些纪念先辈们的遗像，相片中的人，大都笑容满面；而邱吉尔的“这张相片”，非但没有一点笑影，相反却是满面怒容，尤其是瞪圆的两只眼睛，似乎要把全世界的人都“恨”死下去。他问：“喻姐，紫河车广告公司的办公室墙上，为什么不另外挂一张邱吉尔带着笑容的相片？这张相片，凶神恶煞的样子，就连我看起来都心虚，更不要说那些亲自上门找我们谈生意的客户。

没等方四海说完，喻红立刻打断了他的话：“四海，如果邱吉尔先生没有这张凶神恶煞的相片，单单凭他说过一句‘不做总统，就做广告人’的豪言壮语，哼！我们紫河车广告公司，就不会把他奉若神明了。”

一时间，方四海反应不过来。

“四海，你知道紫河车广告公司为什么要悬挂这张相片吗？你知道这张全世界闻名的相片是如何得来的吗？”

这件事发生在邱吉尔执政英国期间。一天，英国一家媒体的摄影记者请求拍摄一张邱吉尔的相片。邱吉尔答应了。众所周知，邱吉尔是一个烟迷，特别喜欢抽雪茄烟，即便在配合摄影师拍照时，他也烟不离嘴。那位摄影师蹙额一想，突然间，他做出一个胆大包天的举动，冲到邱吉尔跟前，出人意料地一爪扯掉对方嘴上的雪茄。一瞬间，摄影师石破天惊般的举动震惊了四周的人们。邱吉尔的脸上，则现出既震惊、又气恼、还佩服的复杂神情。不过，等人们反应过来时，一张与众不同的“巨人相片”已经印到了摄像机的胶片上。

喻红笑着问：“四海，现在，你明白特区老板为什么要把邱吉尔的这张相片悬挂在紫河车广告公司办公室的

意思了吗？”

方四海似乎没有听喻红在说些什么。

喻红主动解释道：“特区老板之所以要把这张相片悬挂在你的头顶上，完全是鼓励你要像那位摄影师一样，在未来的紫河车计划中，勇于虎口拔牙。”

特区老板？你的头顶？这一次，方四海听明白了。他试探着问起了第一个问题：“喻姐，你是说，紫河车广告公司的真正投资人，是那位我在重庆匆匆见过半边脸的特区老板？”

喻红微微地点点头。

他又试探着问起第二个问题：“喻姐，你是说，这张邱吉尔凶神恶煞的相片，是特区老板专门为我悬挂的？”

喻红再次微微点点头。

“可是，我根本理会不到他的意思啊！”

喻红笑着说：“特区老板的意思，你将来会慢慢理会到的。”

过了一会儿，方四海的思路又回到了邱吉尔那张相片上，他疑惑地说：“一个小小的摄影师，怎么有胆量敢去拔首相嘴里的雪茄烟？”他望着喻红，一脸慎重的神情，“喻姐，那位摄影师后来遭到什么样的报复？他付出的代价，是不是家破人亡？”说到这里，他重重地点了一下头，用一种异常肯定的语气说，“那个摄影师肯定要吃大亏，最少、最少、最少……都要搞他一个判二缓三的有期徒刑。”

——人们把法律用语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期三年执行，习惯上简称为判二缓三。

方四海的想法很简单也很现实，我顺手牵羊搞了一圈电线回家，都成为判二缓三的犯人，而那个以下犯上的摄影师，罪行不是更深更重吗？

听完方四海的话，喻红忍俊不禁地大笑起来，两粒泪珠立刻从眼角的纹沟里翻滚而出。

方四海奇怪地看着她，不解地问：“喻姐，我说错了？”

喻红跌倒在屋角的沙发里，一只手捂住肚子，一只手指着方四海，一边哈哈大笑，一边断断续续地说：“四海……哈哈哈……你这个井底之蛙……”

方四海再次不解地问：“喻姐，我怎么又成为井底之蛙了？”

喻红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实际上，她也不打算回答方四海这个问题。等情绪平定下来后，喻红示意方四海坐回办公桌前去，自己则站起身，将双臂抱到胸前，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此刻，喻红脸上的神色，是方四海从未见过的肃穆。

方四海知道，一个很严肃的时刻到来了。

果然，喻红字斟句酌地说：“四海，你我二人都是重庆人。重庆人的坦率与耿直全国闻名。我把有些话直来直去地说出来，免得你心里猜来猜去，如何？”

方四海急忙应道：“这样最好。”

“还有呢？四海，我把一个发大财的机会送到你面前。当然，至于你本人愿不愿意发这个财？我尊重你的意见。”

“愿意，我愿意。”方四海再次急忙应道，“跟着喻姐，不要说发大财，就是让我发一点小财，我都愿意。”

这时，喻红目不转睛地望着方四海，字斟句酌地说：“四海，如果你是真心愿意跟着我发大财，那好，从今往后，我与你的位置颠倒一下——喻红给未来的方国安老板当陪坐。”顿了顿，她的口气变得更为严肃起来，“如果你不愿意做未来的方国安老板，那么，我明天就打张飞机票，送你回重庆自谋生路。四海，听明白了吗？”

这一次，方四海没有急着点头。并非他不愿意做老板发大财，而是他脑子里暂时还拐不过弯——喻红为什么要与他这位昔日的陪坐颠倒位置？因此，坐在办公桌前的方四海，心一下子提了起来。他惶惑地盯着喻红。

喻红浅浅地笑了笑。她知道方四海心中的困惑。她给方四海解释道：那位特区老板自从在重庆包租了喻红一个星期的出租车后，正如方四海先前暗暗猜想的那样，喻红成了特区老板的情妇。在特区老板最初的计划里，他把喻红弄到深圳，不是包养她，而是为情妇注册一家紫河车广告公司，让具备经商才能的喻红在生意场上放手搏一搏。然而，等把喻红弄到深圳后，特区老板才猛然意识到，他犯了一个花心男人通常都会犯下的常识性错误——特区老板是有家室的男人。仔细一想，如果特区老板忽然之间出巨资为一位年轻漂亮的重庆女人开办紫河车广告公司，无论他有千条万条的理由，这张薄纸都包不住两人暧昧关系这团烈火。思来想去，喻红想到了曾经跟自

己当过陪坐的方四海。假如由方四海出面当紫河车广告公司的老板，自己则以女秘书的身份，幕后操纵指挥公司的经营活动。这样一来，两全其美：一方面掩人耳目，避免特区老板家庭中的情感大战；另一方面，喻红依傍特区老板这棵大树，寻到一条发大财的路子。喻红说："四海，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你的身份证搞成方国安吗？"

方四海当然不知道。

喻红说："你想想，我与特区老板是情人关系。情夫情妇这种烈火般的疯狂举止，很难做到天衣无缝、滴水不漏。我担心的是，假如有一天，我与特区老板的情人关系被他的原配夫人知晓了，她肯定要找我们的麻烦。"

喻红不说"我的麻烦"，而故意说成"我们的麻烦"，似乎她与特区老板的情人关系，方四海也要承担很大的责任。

方四海顺着喻红的话，"哦，喻姐，你之所以把我的身份改成方国安，是因为考虑到特区老板的原配夫人……"他小心地望了一眼喻红，稍稍改口道，"我明白了，为了避免特区老板家中那个又横又泼的老婆娘找我的麻烦。"

方四海说的是"找我的麻烦"，而故意隐去了"找我们的麻烦"。

喻红自然明白方四海的心思，她目光里先是流露出一缕赞许之意，继而拾起先前那个没有说完的话题："四海，不知你愿不愿当紫河车公司的法人代表？"她又补充一句："我包你的吃住，每月开三千元的薪水；还有，等紫河车计划完成后，再奖励你十万元红利。"

话说到如此透明的程度，方四海终于明白了，自己这个化名方国安总经理的老板是挂名的，真正的老板是面前走来走去的喻红。与此同时，方四海又生出一种奇怪的感觉，紫河车广告公司最真正的老板既不是他，也不是喻红，而是那位神秘的特区老板。

这时候，喻红逼视着方四海的眼睛，问："四海，你是返回重庆当下力棒（苦力）？还是留在深圳做经理人？现在，请你作决定。"

方四海左想右想，喻红送给他的差事宛若天上掉馅饼，且不说最后那笔十万元钱的红利，单单就包吃包住、每月还开三千元薪水这样的天大好事，他方四海在重庆，就算天天跪到寺庙中烧高香都无法梦寐以求。他手掌在桌面上重重一拍，高兴地答应下来，"喻姐，你当初说过，有福同享。你心真好，没有忘记我这个当陪坐的兄弟。"

喻红似乎松了一口气，接着又问："四海，我跟特区老板是情人关系，将来，你不会嫌弃我手中的钱不干不净吧？"

"不会不会。"

方四海先是急忙表白道，继而想起一个听来的笑话，脸上禁不住现出奇怪的神色，不由自主嘿嘿嘿地笑起来。

喻红盯着他，"四海，你奇怪什么？你是笑我吗？"

方四海心中一惊，他知道，自己必须将发笑的原因如实地告诉喻红，否则，对方心里一定会留下这个疑团。于是，他慢慢说起来——实际上，方四海听到的并不是什么笑话，而是社会现实。一位颇有才华而又长相英俊的男青年，经过一番拚搏，不仅事业无成，反而留下了满身的伤痕。就在男青年灰心丧气的时候，一天，一位人到中年、风韵犹存的富婆看上了男青年。为了达到包养男青年的目的，富婆开出了条件：她有能力，可以让男青年在人生道路上少奋斗二十年。方四海说："喻姐，你现在就像那则笑话中的男青年，身体虽然被特区老板包养着，但是，你的心，却放在事业上。喻姐，管他妈的什么情夫情妇，钱票子上的细菌本来就多，又不是你一个人弄脏的，既然特区老板现在喜欢你，那么，你就少开二十年出租车，提前二十年圆老板梦。"

方四海这番不伦不类的补充语言，差一点让喻红笑出声来，她只得将舌尖死劲地抵住牙齿，整张脸皮被禁锢的笑意闷出一层雨后彩虹般潮湿的红云。

方四海奇怪地望着喻红的神情，他以为 对方不相信自己决心已下，于是斩钉截铁地说："喻姐，我坚决跟你走，绝不反悔。"

"四海，你决定留下来，我很高兴。由于我跟特区老板的关系比较特殊，将来，无论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我希望你能做到以下两点：第一、不要打听；第二、只管埋头做事拿钱。可以吗？"

方四海明白，喻红话中的"我希望"实际上就是对他下达了绝对守口如瓶的命令。他站起身，将一只手掌严严实实地按在办公桌上，说："喻姐，你的话，我牢牢地记住了。"

事实上，方四海还有一句心里话没有说出口：你利用是特区老板的情人关系吃肉，我也利用是你陪坐的机会喝汤，这叫各有所图。

喻红的脸色这才缓和下来，她浅浅地笑着，伸手拍了拍方四海的肩膀，柔声说："四海，坐下，你请坐下。"

一刹那，方四海感动起来，喻红温柔的语气让他切切实实地感到一股姐弟般的情谊。因了这份感动，他非但没有坐下，反而把腰板挺得更直。

喻红打量了他几眼，嘴角滑过一丝笑影。她打开保险柜，从里面取出一叠资料，轻轻地递到方四海面前，说："这是营业执照，上面有你这位总经理的大名。"

方四海定睛一看，果然，在营业执照法人代表一栏里，写着方国安的姓名。他先是疑惑起来，喻红刚刚才征求他本人是否愿意留下的意见，怎么营业执照上的姓名早已填好了？跟着，他便醒悟过来，喻红这种先斩后奏的方法并不完全针对真实的方四海，而是为了那个虚假的方国安。假如方四海不愿意，没有关系，喻红的双眼会转向另一个方向，同样会寻找另一个人来冒名顶替方国安。想到这儿，方四海禁不住产生了一丝后怕，我的妈呀，幸好及时地答应了下来，否则，包吃包住、月薪三千元的美差，还不知落到哪位幸运儿头上去呢？

营业执照下面是一份卷宗，封面上写着五个大字：紫河车计划。

方四海伸出手，正要翻开卷宗，喻红却抢前一步，一掌压到封面上。方四海不解地望望喻红，又看看卷宗，问："喻姐，这卷宗里面藏着什么商业机密？"

喻红避开方四海这个问题，双眼闪闪发亮地盯住他，提醒道："四海，我记得，你刚才问过我，什么叫紫河车，对吗？"

方四海笑起来，先指了指营业热照上的公司名称，说："紫河车广告公司？"继而，又指着卷宗封面，"还有什么紫河车计划？怎么取这样一个怪名字？"

方四海是真的不知道。

喻红说："有一味药物，可以治疗劳伤、虚弱等病症，这味很特殊的药物，在中医学上的学名叫紫河车。当然，四海，你也许不知道什么叫紫河车，可是，如果我按民间老百姓通俗的说法胎盘，你还不知道吗？"

紫河车就是胎盘。

明白过来的方四海现出啼笑皆非的神情。

喻红问："四海，你吃过胎盘吗？"

"我小时候身体虚，常常是虚汗把一身衣服湿透了。听说胎盘可以治虚病，妈妈便走乡串户，只要打听到哪家女人生小孩，千方百计都要搞到人家的胎盘。有一次，妈妈被一个鬼胎吓得半死。"

喻红双眼仍旧发亮地盯住方四海，她等着听对方的鬼胎故事。

然而，方四海却没有下文了。

喻红催促起来："你妈妈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鬼胎，竟然把她吓得半死？"

方四海挠着头皮，不好意思地说："喻姐，对不起，我也不知道妈妈到底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鬼胎，反正，从那时起，妈妈一听说胎盘两个字，就会变脸变色。"

喻红慢慢收回目光，然而，她心中的思绪，却慢慢从头皮上长出来。她自言自语地说："你妈妈遇到的鬼胎，很可能是一个不正常的胎盘。形状怪异？颜色难看？"接着，她的目光慢慢地投向窗外，望着大街对面的一幢写字楼，"对面那幢大厦，不就像一个胎盘吗？"

这时候，自然界的天色虽然已经黑下来，但是，都市人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随着白光从天幕上褪尽，大街上的华灯却一盏接一盏地明亮起来。

喻红走到窗前，把百叶窗轻轻地卷了上去。她说："四海，你过来。"等方四海站到她身边后，她指着对面的写字楼，"你看见那些在电梯里进进出出的人们了吗？"见方四海点点头，她又说："那幢大厦像不像胎盘？那些进进出出的男男女女，哪一个不心怀鬼胎？"她逼视着方四海，问："四海，你能够从那些心怀鬼胎的人们肚子里，发现并开发出商机无限的生意经来吗？"

方四海毫不犹豫地摇摇头，毫不犹豫地说："喻姐，我办不到。"

"对，你办不到。"喻红脸上滑过一丝笑影，"我也办不到。"

方四海问："有谁能办到呢？"

喻红竖起一根手指，指着夜空，用一种冷峻的口气说："特区老板能够办到。特区老板不仅长着一双鹰眼，他还长着两只鹰爪。"

一边说，一边伸出两只手，在半空中做出鹰爪奋张的样子。

方四海没敢接喻红的话。他不明白，特区老板的鹰眼与鹰爪，跟紫河车广告公司的业务有什么关系？

喻红瞟了方四海一眼，忽然间神秘地笑起来，“四海，紫河车广告公司的业务对象，就是专门开发那些心怀大鬼胎的人。”

听到喻红的这句话，方四海有些半明半白起来。

“没有那些心怀大鬼胎的人，”喻红说，“就不会有紫河车广告公司的存在。”

方四海试探着问：“喻姐，紫河车广告公司的业务市场，难道就在那些大鬼胎的肚子里？”

喻红没有回答方四海这个问题。

一时间，屋子里沉默起来。

许久，喻红忽然问：“四海，根据你的观察，现在这个社会，有哪样生意是最顺手、最赚钱、利润最丰厚？”

这一次，方四海毫不迟疑地答道：“鬼胎生意。”

喻红说：“对。现在这个社会，没有任何一样生意有鬼胎生意的利润丰厚。”她兴奋起来，用一种极具诱惑力的口吻说，“四海，认真做完一单紫河车计划，需要的时间并不长。在很短的时间里，你这位仅仅是挂名的紫河车广告公司的总经理就可以分得红利十万元。”她话锋一转，“四海，你仔细盘算一下，根据你本人的能力，做什么样的生意，你才能在短期内一下子赚到十万元钱？”

天啊！十万元。方四海脸色一变，吓得后退了好几步，说：“照我的能力？我的妈呀，不管做哪样生意，不要说短期内，就是长期，我都没有能力去挣十万元钱。”

喻红往前逼进几步，双手猛然抓住方四海的两个肩膀，说：“四海，在重庆，我还是一位出租车司机的时候，你为我保驾护航，当我的陪坐；如今，在深圳，我给你这位紫河车广告公司的总经理当陪坐，好吗？”

一时间，方四海除了频频点头，没有别的动作。

喻红双眼盯着方四海，双手却慢慢地松开来，最后，她指着办公桌上的卷宗，缓缓地说：“打开紫河车计划，按照特区老板的指点，熟悉每一个步骤，摸清每一个环节。”

她一边说，一边将两道目光一寸一寸地投向窗外灯火辉煌的夜景，宛若两支暗箭，悄无声息地射向天宇深处的某个地方。

方四海重新坐回那张宽大的办公桌前。他的手指刚一触到卷宗，骤然响起的电话声把他着着实实地吓了一大跳。

喻红接过电话，与对方交谈了一会儿，然后把话筒递到方四海手里，伸出一根手指竖向半空。

方四海明白，这是特区老板的电话。

喻红用一种调侃的口吻说：“方总经理，你的电话。”

果然，电话是特区老板打来的。

这是方四海第二次听到特区老板的声音。第一次是在重庆江北机场，特区老板的下半张脸被风衣挡着，加之是冬天，声音听起来不仅沉闷，还透出一股寒气。这一次，虽然是在温暖如春的南国，但是却隔着不知远近的时空距离，尽管没有寒冷的空气，然而仍旧沉闷。不过，特区老板这一次的沉闷，却让方四海感到一丝莫名的紧张与兴奋。特区老板开门见山地问：“喻红都给你交代清楚了？”

方四海心情紧张地答道：“是，老板，喻姐都讲清楚了。”

“你的意见呢？”

“老板，请你放心。”方四海说，“我一定听你的话。我一定好好干。”

听到这句话，特区老板才轻声笑了几声，说：“方四海，你不用听我的话，可是，你一定要听喻红的话。你过去为她当陪坐时，合作得不是很好吗？”顿了顿，特区老板用一种很谨慎的语气说：“喻红在我面前再三保证，她说你绝对可靠。”

“请老板放心，”方四海抢着说，“我真的很可靠。”

“那好，既然喻红对你百分之两百的放心，我呢，也对你投下信任票。方四海，你好好干吧，我不会亏待你的。”

一瞬间，方四海居然奇怪地感动起来。

这时，特区老板话头 一调："把话筒给喻红。"

虽然近在咫尺，但是，方四海却无法偷听到特区老板交代了一些什么样的任务给喻红。一会儿，喻红放下电话，神情肃穆地站在那儿。

"喻姐，"方四海小心翼翼地问，"你有心事？"

喻红轻轻地叹息一声，做出抱歉的样子，"四海，你刚到深圳，我本来想陪你先玩一玩，观光一下特区风物，可是，"她将目光投向桌上的卷宗，"紫河车计划有变动了。"

方四海望望喻红，又看看卷宗，再次小心翼翼地问："喻姐，难道紫河车计划要修改？"

喻红摇摇头，"不是修改，而是提前。"

方四海的手指先在紫河车计划几个字上跳来跳去，似乎那五个黑色大字就像阿拉伯神话中的芝麻开门一样，打开山洞，里面全是金光耀眼的宝藏。接下来，他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翻开卷宗。其实，卷宗里的东西很简单，几页表格、表格右上方贴着相片、表格里填写着一些内容，无非是出生地点、上学时间、工作业绩，等等。方四海显得有些失望。在他的想象里，喻红嘴里说得如此神秘的紫河车计划，应该是一些他见所未见的东西，没料到竟然是一些普通寻常的表格。他想，这样的表格，读书和应聘时，我本人不知填了多少回？他用两根手指挟起一页表格，做出一副啼笑皆非的样子，说："喻姐，这就是可以发大财的紫河车计划吗？"

对于方四海的失望表情，喻红似乎早已预料到了。她讳莫如深地笑着，一步一步地后退起来，最后，她全身放松地坐倒在墙角的沙发里。

方四海手指里仍旧挟起表格，仍旧是啼笑皆非的神态。

喻红没有理会方四海的表情，她将电话打到服务台，说："送两份晚餐到紫河车广告公司，另外，再加两杯咖啡。"

方四海愣愣地望着喻红的一举一动。他等待着喻红的解释。可是，喻红打完电话后，仍旧没有理会方四海，却将头慢慢倚到沙发上，微微闭上双眼，似乎浸入某种漫无边际的思绪之中。方四海只得重新将目光投向手中的表格，仔仔细细地看起来。

这张表格的主人叫刘正伟。

刘正伟现任职务是天方市下辖的天方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一会儿，方四海看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这种现象在等级森严的中国官场上是极其罕见的，就连从未涉及过官场的方四海都大吃一惊：刘正伟过去的官位竟然比现在的副县长高多了，也就是说，当同僚们正一步一步地升官时，刘正伟不仅没有晋级，也没有原地踏步，反而还一级一级地降了下去。方四海吃惊地抬起头，刚想说什么，门铃却响了起来。

服务员送晚餐来了。

等他们坐到餐桌边，喻红先是端起一杯咖啡，抿了一口，继而问："四海，你在那张表格里看到了什么？"

方四海想起那个令他大吃一惊的奇怪现象，困惑地说："喻姐，据我所知，中国的官员们是只能上不能下的。可是，我看到的刘正伟，为什么一步一步地走下坡路呢？"

"四海，你能在一张表格里发现走下坡路这个现象，说明你长进不小，可喜可贺。"喻红将咖啡杯举起来，做了一个碰杯的动作，说："你又能从刘正伟走下坡路中，发现另外的什么新东西呢？"

方四海认认真真地思考了好一会儿，说："我除了发现刘正伟官路走得不顺以外，别的新东西，我暂时发现不了。"

喻红轻声笑了起来，对着咖啡杯吹出一口气。

"怎么，喻姐，我说得不对吗？"

"四海，我最先的眼光跟你一样，除了发现刘副县长仕途曲折、宦海失意这些表面现象之外，并无更宽更广的眼界。"她说，"最主要的是我们缺少一份洞悉世态人情的眼力。不过，这份眼力，非一般人具备。"

方四海试探起来，"喻姐，特区老板具备这份眼力吗？"

喻红没有否认。她将头一仰，双眼望着天花板，用一种钦佩的口吻说："四海，特区老板跟我们大不一样，他不仅一眼就看透了普通人能够发现的表面现象，他还能从这种表面现象里，发现并开发出普通人办不到的财源滚滚的生意经。"

听完喻红的这番话，方四海吃惊地站起身。

喻红看着他，“你怀疑了？”

方四海点点头。他看看喻红，又瞧瞧办公桌上那份卷宗，心想，一位不断走下坡路的失意官员，难道，身上会蕴藏着巨大的商机？他不仅怀疑，而且不敢相信。方四海虽然是一介小小老百姓，但是，官与商相互勾结的事情，他也听过不少。常言道：商无官不活，官无商不富。对于绝大多数的投机商人而言，他们要勾结的，都是那些春风得意、手握实权、“钱”景看好的官员，否则，投机也就失去了“回报”的利益机会。可是，表格里那位刘正伟，仅仅是一名官场失意之人，这样的人，在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里，不仅门可罗雀车马稀，还属于一江春水向东流，永无峰回路转、夕阳返红之日。他不相信那位神秘莫测的特区老板，能够在刘正伟这一身“滚滚东逝水”里开发出什么大财源出来？这，不仅有违经济规律，还犯背了商人利边行的交易法则。

方四海的心态变化，没有逃过喻红的双眼。她一点一点地喝完咖啡，淡淡地说：“四海，我只能给你两天时间，你必须尽快地将表格里每一个人物的情况了解清楚。”说到这里，喻红笑起来，“紫河车广告公司的总经理，不了解公司客户的情况，无论如何，你都说不过去吧？”

方四海慢慢地将卷宗托到手掌上，两颗眼珠在紫河车计划五个大字上滚来滚去，他问：“喻姐，两天后，我们将到哪里？”

喻红仍旧用一种淡淡的口吻，说了一个地名：“天方。”

方四海听到天方两个字就噗哧一声笑了。他想起很小的时候，曾经看过一本绘画书《天方夜谭》，那里面叙述的全都是一些阿拉伯世界稀奇古怪的故事。他想，其中有一则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芝麻开门的发财故事不就发生在天方国度从而成为传奇夜谭的么？因为曾经读过《天方夜谭》，所以，方四海才明白夜谭的意思类似于夜晚围着油灯听长辈们讲述传奇故事。

喻红莫名其妙地望着他。

方四海自言自语地说：“天方？真有那么一个地方吗？”

喻红以为方四海在问她，因此，她立刻答道：“四海，天方是一座城市的名称，这是个很正常的地名，有什么好笑的呢？”

方四海回过神，知道对方理会错了自己的自言自语。他急忙给喻红解释起好笑的原因：“喻姐，外边人哪里知道，紫河车广告公司的这一套紫河车计划，比《天方夜谭》中的芝麻开门还要夜谭得多。”

听完方四海的解释后，喻红非但没有感到好笑，反而面露激愤之色，她说：“四海，我不允许你将紫河车广告公司的紫河车计划与《天方夜谭》中的芝麻开门相提并论。”

“喻姐，你……”

一时间，笑容僵硬在方四海脸上。

喻红问：“《天方夜谭》中的芝麻开门，那些将宝藏埋到山洞中的，都是一些什么人？”

方四海毫不犹豫地答道：“强盗。”

喻红紧逼着问：“他们是一些什么样的强盗？”

方四海本来想说明火执仗四个字，但话到嘴边，忽然想起，在那则芝麻开门的传奇故事中，那些强盗无论是偷窃或是藏匿财物，都是在黑暗的夜晚悄悄地进行的，哪里有一丁点行不改名、坐不更姓公然抢劫的痕迹呢？他赶紧把话咽了回去。

喻红带着一脸冷冷的笑容，静静地注视着他。

方四海蹙额认认真真地想了想。他似乎从喻红刚才的问话中悟到了什么。他试探着问：“喻姐，你的意思是不是《天方夜谭》中那些强盗，都是一些小偷小摸的角色？”

喻红将眼光慢慢移到天花板上，用一种冷漠的语气平缓地说：“什么叫强盗？盗，就是在人们不注意的时候、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悄悄偷窃，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然而，还有一个大家虽然明白、但是往往忽略了的问题，那就是强字。”喻红笑了笑，“既然在盗字前方加了一个强字，所谓强盗强盗，可能就不会是小偷小摸那么简单了吧。”喻红将目光从天花板上收回来，重新讳莫如深地投到方四海脸上，“四海，芝麻开门中那些把财物藏匿在山洞中的举动，只是小偷行为，他们只能算是盗，却根本算不上什么强盗人物。”

“喻姐，盗与强盗，他们的区别在哪里来？”

喻红避开了方四海这个问题，却将嘴唇往对方手上的卷宗努了努。一瞬间，方四海如同醍醐灌顶般地醒悟过来。他想，现在，各行各业都在评什么职称，从初级、中级、高级等等，不一而足；假如偷盗界也要评职称的话，那么，《天方夜谭》中那些小偷小摸的偷儿，也许连初级职称都评不上；相反，另外一些真正有资格评上高级职称、真正有资格坐上强盗位置的，恰恰是紫河车计划中那些心怀大鬼胎的人物。

第六章　穷困少年的精神恋爱

两天后，方四海与喻红乘飞机前往天方。

这是方四海第一次乘飞机。他将脸孔紧紧贴到舷窗上，注视着窗外变幻无穷的茫茫云海。一时间，他觉得自己好像变成了神话传说中那些若隐若现、云游四海的赤脚神仙，驾着云团飞向心中那个久违的童年梦想——远方。方四海的心潮顿时澎湃起来，仙界与凡间之所以不一样，是因为两者中间隔了一层云遮雾罩的云层。站在仙界上，可以脚踏云团俯视众生；而生活在凡间的平民百姓，除了遭受喜怒无常的云团带来的一会儿日晒、一会儿雨淋，还要伸长脖子，仰望苍天，默默祈祷似有若无的“云团”带给他们风调与雨顺。想想看，俯与仰之间，心态上的感受是否存在巨大的天与壤之别？一刹那，方四海明白了一个道理，远方的意思，就是某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物，站在一座高山仰止般的制高点上，嘴角牵出一丝冷纹、眼角瞟起一线冷光、两只冷眼俯视山脚下众生的一举一动；再根据形势需要，一只手藏到身后提起或松或紧的裤带，另一只手高高地伸举过头顶，把面前的“云团”搅来搅去。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远方！然而，要想站得高看得远，必须具备若干的条件。他想，从今往后，我一定要努力创造这样的条件！

飞机到达天方机场的时候，天不仅黑了下来，而且还下起了蒙蒙细雨。

就在飞机刚刚降落机场时，一辆小车也慢慢地驶进停车场。赓即，一个身着灰色西服的中年男人从小车里钻出来。他手里举起一个纸牌，站到接客处。纸牌上写着一行醒目的大字：紫河车广告公司方总经理、喻小姐。

喻红与方四海很快站到那位中年男人面前。

喻红笑盈盈地伸出手，“你是刘副县长吧？”

那位男人立刻装出惊喜的样子，立刻收起纸牌，立刻捧住喻红的手，连连说：“啊哟！你是喻小姐？我刘正伟望穿双眼，终于把你盼来了。”

那位男人就是方四海在表格中看到的刘副县长。

喻红指着方四海，仍旧笑盈盈地介绍道：“这位就是紫河车广告公司的方国安总经理。”

刘副县长又捧起方四海的手，显出既惊愕又钦佩的神情，将方四海上上下下地打量一番，大声说：“啊哟！你就是方总经理？堂堂的紫河车广告公司的总经理，竟然这么年轻？啧啧啧，不得了啊，真是不得了啊！”跟着，他感慨起来，“特区跟我们这儿就是不一样，特区真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唉，可惜啊……”

方四海不明白刘副县长最后那声“可惜啊……”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想，对方是想表达天方与特区在对待人才方面的巨大观念上的差异呢？还是他本人在感叹抑制在心中郁郁不乐的某种心境？不过，还没等那份暗暗的猜想从方四海心中消失，另一份同样暗暗的得意情绪又迅速地升了上来。这份先是隐含在心底深处、尔后嵌入皮肉中的少年得志般的洋洋得意是方四海二十年人生历程里从未遇到过的。他得意地想，真是做梦都没料到，我一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期三年执行的有罪之人，假冒了一顶紫河车广告公司方国安总经理的帽子，来到天方市，竟然受到一方权贵——堂堂刘副县长如此隆重的礼遇。继而，他又深感意外，到机场接客这样的小事，刘副县长随便安排一个人就行了，他为什么亲自来迎接？

这时候，喻红朝方四海递了一个眼色。

方四海脸上立刻挤满笑容，反过来双手捧住刘副县长的手，谦虚地说：“刘副县长，你过奖了。像我这样的小公司小经理，在特区，简直像满山坡的野草，一抓一大把。何况，我太年轻，无论哪方面，将来都需要刘副县长的指教。”

“哎。方总经理，常言道，有志不在年高嘛。”他故作不满地说，“过于谦虚，就是骄傲。”

双方在你来我往的客套中，刘副县长已经将他们引进了小车。

进入车内，方四海发现小车里还有一个人。

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

年轻女人坐在驾驶座上，十根手指在方向盘上轻轻地敲击着，对于坐进小车里的方四海与喻红，似乎视而不见。

最初，方四海以为刘副县长会给他和喻红介绍这位年轻女人，这是最起码的人之常情。然而，刘副县长似乎完全不理会这一点世态人情。

年轻女人缓缓翻起眼皮，面无表情地从反光镜里看了看车里的情形，问："走？"

刘副县长答："走。"

天方机场离天方市区很近，没有多久，满街的辉煌灯火便把细雨笼罩中湿漉漉的街景，摇摇晃晃地推到他们的视野里。

方四海望着车窗外不断变换的街景，情不自禁地说："天方还真大。"

刘副县长笑起来，谦逊地说："方总经理，天方无论多大，其繁华热闹的规模，还不如你们深圳特区的一条大街。"

"刘副县长说笑了。"方四海说，"繁华热闹的深圳，不是我方国安的特区。"他叹口气，"我仅仅是特区的一名匆匆过客而已。"

喻红也跟着感叹起来，"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移民的特点是什么？就是那些移民不管在特区发了多大的财，每到夜深人静时，他们心里思念的仍旧是故乡。"

没多久，小车进入闹市区。

年轻女人头也不回地问："先到县政府呢还是先到宾馆。"

刘副县长没有立刻回答她，却将脸转过来望着喻红，"喻小姐，你看……"

方四海暗暗在心里笑起来，天已经黑了，对于我们这样远道而来的客人，又是初次见面，当然是首先安排到宾馆住下，这是普通人家待客的人之常情。继而，他又疑惑起来，作为地主之宜的堂堂副县长刘正伟，不可能不熟悉这样的人之常情，那么，他为什么要"弃熟"而征求喻红的意见呢？

喻红思考了一会儿，慢慢答道："趁着这个凉爽的雨夜，我想看看天方的市容市貌。"一边说一边将视线收回来，落到刘正伟身上，"刘副县长，可以吗？"

刘正伟没有直接回答喻红，却对着那位年轻女人说了一句："逛街。"

天方是一座中等城市。尽管城市规模不算太小，繁华绮丽也随处可见，然而，像这样的城市，尤其是城市里那些千篇一律毫无个性的建筑物，实在是引不起方四海的任何好奇。甚至，就连天方市那些大大小小的街道名称，诸如什么长城路、中山路、新华路等等，不仅在另外的大都市有，就连一些偏远的小县城也有。因此，没有多久，他对眼前这些似曾相识的建筑物便失去了观望的兴趣，索性闭上双眼，将头轻轻地倚到靠背上，浸入某种莫名的思绪中。

"停。"

忽然，方四海听到喻红的声音。

年轻女人嘎一声刹住了车。

喻红摇下车窗玻璃，将半张脸伸出窗外。密如蛛网的细雨立刻挂满她的脸孔。透过蒙蒙雨雾，大街对面的一幢建筑物进入她的视野。建筑物大门旁，挂着一块招牌：天方市人民医院。不知为什么，在方四海的感觉里，那块平时看上去非常普通的白底黑字的招牌，此时此刻，在弥漫的雨雾中，不仅天方市人民医院的字体泛出黑森森的光泽，就连深嵌在大门另一侧那个血红的红十字，都显得异常诡秘。方四海不明白，喻红为什么对这块黑招牌感兴趣？

许久，喻红将脸孔缩回车内，任满脸的雨珠悄悄地淌到她胸前。她没有理会旁人的惊疑，却细细地蹙起额头，似乎在思考什么？

倒是刘正伟似乎看穿了喻红的心思。想了想，他先是点燃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接着推开车门，站到了蒙蒙细雨中。

"刘副县长，你……"

方四海大吃一惊，刘副县长下车干什么？

年轻女人对身边发生的事情似乎无动于衷，她双眼平视前方，十根手指习惯性地敲击着方向盘。

刘正伟朝喻红笑了笑，问："喻小姐，你是不是想现在就去看一看发生鬼胎事件的地方？"

刘正伟话音刚落，方四海心里的惊愕之情立刻涌现在脸孔上。他先朝着刘正伟张了张嘴，似乎想询问什么？紧接着，他望着喻红，眼池里装满了此起彼伏的问号。

喻红不自然地笑起来，她跨下车刚走了几步，忽然折转身，对方四海说："我记得，你曾经对我说过，当年，你妈妈为你寻找胎盘时，曾经遇到过一个吓得她魂飞魄散的鬼胎，是吗？"

方四海没料到，喻红还记得那个他随口提起的鬼胎。当然，这并不是他吃惊的地方，他惊讶的是，刘副县长说的鬼胎事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望着方四海一副发愣的样子，喻红没有等他的回答。她转身对刘正伟说："我们走吧。"

很快，他俩走过雨雾笼罩的街道，齐齐站到那块白底黑字的招牌下。

方四海看到刘正伟伸出一根手指，从上至下地把招牌上的每一个字都"点"完，嘴里似乎在解释着什么。喻红则顺着对方的手指，一边看一边微微地点着头。接下来，两人的身影便消失在天方市人民医院的大门里。

一瞬间，刘正伟那个用手指"点"招牌"认"字的动作让方四海产生一种既神秘又怪异的感觉，这种感觉是他过去的生活中从未有过的。他不由自主地闭上眼，试图调动自己全部的生活积累和心性中全部的记忆。然而，经过一番努力，他最后确认，对自己而言，这种感觉不仅完全陌生，还隐含着某种阴谋的痕迹。他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阴谋呢？他情不自禁地打了一个寒噤。

忽然，年轻女人开口问："方总经理，听刘副县长说，你是重庆人，怎么又跑到深圳特区去做了紫河车广告公司的老板呢？"

她的表情，一如既往地既冷漠又平淡，十根手指，也一如既往地敲击着方向盘。有变化的，是她的双眼。此刻，她的两颗眼珠，如夏夜里高悬夜空的星星，闪烁出幽深而明亮的光芒。另一个变化，就是她说出的话，此刻，从她嘴里吐出的文字不再简短与精炼，而是一句长长的问话。

方四海愣住了。这一次，方四海不是因为对方的变化而发愣，而是他暂时还没从对方长、短之别的问话中反应过来。

年轻女人抬起眼皮从反光镜里观察着方四海的神情，她脸上滑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影，换了一个话题："方总经理，为什么你们的广告公司要取名紫河车呢？"

外人听来，年轻女人故意转移话题似乎是为了替方四海搭台阶。然而，只有方四海心里最清楚，他并非不愿或不能回答对方的问题，而是他的心思还没转过弯来。

等方四海反应过来的时候，年轻女人已经把前窗上的雨刷打开，仿佛她一分钟前提的两个问题，被左右摇晃的雨刷一下接一下地刷掉了。她的神情，又恢复到先前的状态中。

方四海避开她的两个问题，反问："我该如何称呼你？"

年轻女人望着前窗上的雨刷，淡淡地说："我姓谢，名小芳。"顿了顿，她的嘴角忽然浮起一丝冷冷的笑纹，脸上现出雪地红梅傲霜开似的冷傲神色，特意补充一句，而且，音量显得细如丝缕似的轻飘，"父母亲给我取小芳这个名字的时候，叫小芳的人虽然不少，但是，小芳还挺洋气；没想到，时过境迁，小芳竟然散发出一身的乡土气息，成为乡野村姑的代名词了。"

一瞬间，方四海又一次差点反应不过来。他惊异地打量着眼前这位叫谢小芳的年轻女人，惊异地回想起她先前一副沉静、寡言、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态，再听听她现在不失幽默的语言，无论如何，在方四海眼里，都无法把两副完全不同的音容笑貌组合到谢小芳身上去。他惊异地想，谢小芳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同时，一个久违的记忆升上方四海心头——谢小芳那种雪地红梅傲霜开似的冷傲神态，他似乎在哪儿见到过？他一边想一边说："谢小姐，你……"

"你就叫我小芳好了。"谢小芳打断方四海的话，"什么大姐长小姐短的？哼！我听起来刺耳，不习惯。"

没料到，谢小芳不顾情面般的说话方式使方四海哈哈大笑起来，笑声扑进鲜活而浓郁的雨雾中，似乎惊得周围的雨丝一帘接一帘悬起雨脚，高高地踮起脚尖，做出欲逃不逃的样子。

这一次，反倒是谢小芳惊异起来。虽然，她的十根手指仍旧在方向盘上习惯性地敲击着，但是，她的双眼，却透过反光镜，牢牢地盯着后座上的方四海。她冷冷地说："方总经理，小芳这个土得掉渣的名字，让你这位混

在深圳特区开紫河车广告公司的大老板开洋玩笑么？”

方四海仍旧哈哈大笑着。此刻，他并不在意谢小芳话中那些含讥带讽的诸如“混”在深圳、大老板开“洋”玩笑之类的半明半白的语言。他之所以大笑，是因为他有放声大笑的充足理由——就在早先谢小芳话音刚落时，那个模糊的记忆顿时在方四海心中明亮起来。

谢小芳冷傲的神态让他想起了埋藏在心底深处的一个人。

一个女人。

一个成熟的女人。

一个夺去了方四海处男权的成熟女人。

这件事发生在喻红匆匆离开重庆、方四海失去陪坐工作后不久。

一天上午，在重庆的一条繁华街道上，方四海忽然在茫茫人海里惊异地发现迎面走来一位长相不俗的城市少女。城市少女昂着头、挺着胸、嘴角挂起薄风一般冷冷的笑纹、两颗眼珠如水底沉石一般地盯着前方、脸上的神色宛若怀春少女心间偷偷开放的玫瑰，艳丽而伤人；每到说话时，她的舌尖恍如灿烂的油菜花朵之间嗡嗡飞翔的蜜蜂，既有花香、也有蛰痛、还有甜蜜。当时，方四海曾经追着城市少女远去的背影呆呆地傻看了许久，他想，那位城市少女的神态算不算是一种孤芳自赏的冷傲呢？或者，算不算是一种秀美女人的清高呢？没有任何合乎情理的解释，对于当时还饿着肚子、身穿薄衣、四处寻求一份最基本的物质保障温暖身体的方四海来说，紧嵌在精神深处的少年心弦情不自禁地弹跳而出，怦怦的心跳恍如春天响过密密光线的鸽哨。

天啊，他恋爱了！

方四海竟然莫名其妙地爱上这种从里到外都透出冷金属气质般的女人。

对于一位连起码的物质生活都得不到保障的小青年来说，突然间，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地拥有这份源自精神深处的华贵而完美的爱情，不仅意味着从此以后，他心灵上的琴弦在夜来花香缭绕的夜晚会时不时地叮叮弹跳起来，撞疼心间的甜蜜与隐痛，而且，他还要时刻准备着，为这份类似神话传说中虚无飘缈的爱情付出生理上最现实的躁动与心理上最渴盼焦急的等待。在方四海眼里，世上的女人纵有千般类型、万般区别，然而，像这种既有花香、也有蛰痛、还有甜蜜的城市少女，她的衣饰上显现出来的睁眼可见的少许风物与她仪态中流露出来的闭眼可闻的万般风情，有一种美到极致、让他忘却饥寒的温暖人心的感觉。他暗暗发誓，一定要拥有这份冷峻的美。

可是，方四海太年轻，在他还没有弄清楚精神与肉体的区别时，他的思想却走入了一个误区：把君子护花般的“爱色”当成了小人摧花似的“好色”。因此，当他在暂时解除了肚子的饥饿后，趁着衣袋里尚有少量余钱，便在一个晚上，双脚一迈，走进了一家门面不大的发廊。实事求是地说，方四海到发廊的初衷是想真正地理发，他没想过、也不敢想象自己的童贞会如此快速而急迫地丢弃在窄窄的按摩床上那些一个圈子连着另一个圈子的脏兮兮的痕迹里，如同他莫名其妙地爱上一个原本不应该属于他这类少年男人爱情范围内的冷峻美人一样，他的童贞也莫名其妙地落入一个原本不应该出现的女人手里。

那是一个年近三旬、有着冷峻气质般的女人。

那天晚上，方四海刚一走进发廊，一位小姐立刻将他引到座位上。不容置疑，许多发廊在正经理发的同时又在兼营着不正经的风月生意，许多发廊小姐在明地里替男人按摩脑袋时又在暗地里打着夹磨男人兄弟的主意。虽然，试探一位男人是否如同贪吃的鱼儿易上钩的方法有若干种，但是，没有一种方法有开门见山来得更直接了当。那位真正的发廊小姐灵活的双手在方四海身上最敏感的部位明明白白地试了一会儿水深水浅后，她终于清楚了，眼前这位坐在椅子上、面红耳赤、紧张得全身紧缩到一起、大气都不敢多喘一口的人，还是一个没有丢失童贞的小男人。发廊小姐惊异地对另一位发廊小姐说：“我真的不敢相信，一条恐龙（很珍贵的意思）跑进发廊来了？”

方四海规规矩矩地坐在椅子上。他这种规矩的坐姿不是故意装给发廊小姐看的，也不是为了维护他的恐龙形象做出来的摆设。实则是，发廊小姐如烧火棍似的十根手指引燃了他深埋心底的地火，从而烧肿了他作为成熟男人的雄性象征。如果不是太健忘的话，每一个男人都应该记得自己狼狈不堪的初次，生理上时而凶猛时而弱小的炎症总是伴随着心理上恒久不退的高烧，在一次接一次前所未有的心潮澎湃的打击之下，显出毫无人“身”体验时的慌乱、急迫、求之而又害怕不得的窘态。这是一种来自心理与生理的最自然也最本能的反应，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此时此刻的窘态都是他（她）一生中美到极致的动人时刻。

这种美，在人造处女膜的时代，做不出来。

对于那位浸淫在风月场中的发廊小姐来说，她只需简单几个动作，就把方四海这条稀少的恐龙弄得神魂颠倒。她想，我要吃掉你这只恐龙。跟着，她推开发廊旁边的一扇小门，一间小小的密室出现了。密室里，除了一张脏兮兮的按摩床，别无他物。再跟着，那位小姐用一种成年男人感到发笑和羞耻的动作，吃力地抱起方四海，横陈在按摩床上。当时的情形，如果一个有着丰富人“身”体验的男人被一位流莺（暗娼）抱起放到床上，那种被女人斜眼小看的轻视感觉，不仅让男人含羞，还会让男人感到阳萎似的耻辱。那位发廊小姐想独尝方四海这位名副其实的童子鸡娃（处男）。可是，就在她宽衣解带时，另一位发廊小姐敲开门，一把将她拉了出去。欲火红透全身的方四海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当然，目前这种火烧眉毛的时候，他也无暇去思考到底会发生什么事？他只觉得，在那位发廊小姐出去后，不久，密室的小门又一次推开了，一道昏暗的光线刚一闪进来，旋即又一次陷入黑暗。紧接着，一位女人贴到他身边。凭感觉，方四海发现已经换了一个女人，对方不再是早先那位发廊小姐。然而，这个女人虽然是完全陌生的（那位发廊小姐又何尝不陌生呢？）但是，她在黑暗中做出的一系列宛如抓特务的动作却比那位发廊小姐更专业、更到位、更激情。那位陌生的女人调动全身每一个部位，在猫儿思春般细细的呻吟声中完成了她春花怒放般甜美无边的快乐，同时，她也用十根纤纤素指、最娴熟的技巧，轻车熟路地将方四海这条珍贵的恐龙在气喘如牛中脱胎换骨，完成了一个成熟男人的第一次人“身”体验。又过了一会儿，待双方喉管里的粗气渐渐变细、变匀以后，那位女人一把推开方四海，摸着黑，开始穿起了衣服。自始至终，那位女人没有说一句话。方四海跌倒在地上，他不知道这位神秘的女人到底是什么来头？手上的力气为什么那么奋劲有力？忽然，他无意中摸到电灯开光，随着咔嚓的响声，天花板上的电灯一瞬间将密室照得亮如白昼，与此同时，随着一声惊恐的叫声，一位虽然年近三旬、但是长相不俗的女人，目瞪口呆地站在按摩床边。

“啊！你……”

那位女人惊呆了。

显然，她呆若木鸡的原因，一方面害怕方四海看到她的庐山真面目，另一方面，她对突然袭来的光亮没有丝毫的防备意识。女人的下身仍旧赤裸着，女人的上身却穿好了一种特别的衣服。方四海认得这种特别的衣服，他知道，只有国家机关的公务员才能堂而皇之地穿这种老百姓称之为工作服的衣服。不过，方四海当时的思绪只局限在发廊里，他暗暗地笑起来，一个发廊小姐，还一脸严肃地穿什么工作制服？继而，他又想到，就算你假装正神（正经人）穿上严肃的工作制服，我还是知道你的真实身份是最下贱的流莺（暗娼）！

那位女人终于反应过来，脸上一层一层地旋起寒霜，冷冷地说：“谁让你开灯了？把灯关掉。”

女人的冷峻口气，透出一股子让男人心惊胆战的害怕，似乎，刚才发生在按摩床上的风雷激荡，不是她全力以赴播下的云和雨，反倒是方四海这条初涉人“身”的恐龙占了她的大便宜？这一次，轮到方四海惊呆了。他不单单是目瞪口呆了事，更主要的是，心灵深处仿佛响起一声迅雷不及掩耳的惊雷，把他整个人从里到外彻彻底底地震麻木了。他在这位年近三旬的女人寒风凛冽的脸孔上、在对方上身穿着严肃的制服、赤裸着下身的怪异情形下，居然奇迹般地寻找到了梦中的情人——那位前些天在街头迎面走来、旋即擦身而过、永远地消失在他可遇不可求的视野中的冷峻美人，此刻，她就活灵活现地再现在这间狭小的密室里，冷冷地站立在方四海眼前。虽然，方四海知道，此妇非彼女，但是，对于精神深处的恋爱来说，方四海追求的不是对方肤如凝脂般的肉体，而是冷美人喜怒哀乐中流淌出来的似乎雪藏了两千年以上的无人知晓的神秘风情。

他没有关掉电灯。

方四海一脸痴迷的呆相让那位女人大吃一惊，她以为碰到了一个神智有问题的小男人。她知道这位小男人的肉体已经被她生平第一次在黑暗的密室里宛若燕子唱响春歌般的开放了，从而让一位神智有问题的小男人也准确无误地“懂”得了一件纯属自然规律的事情，那就是，每当情欲的种籽萌芽时，应当寻找什么样的幽径、穿过什么样的洞天，才能到达那块神秘而又神奇的福地。那位女人自以为明白了方四海是一个神智有问题的小男人之后，她脸上吃惊的表情如同蛇钻洞般地一点一点地缩了回去，取而代之的，是她两道斜斜的冷冷眼光，以及飘现在她鼻翼两侧浮萍般的表情。这份浮萍表情，可以理解成强权对弱智的一种蔑视，也可以理解成上层人物对底层平民百姓疾苦的不屑一顾。她不再要求关灯。当着方四海的面，她毫不羞怯地拿起方四海的薄衣，仔细地擦干净两腿间的秽物，顺手扔到方四海肩上，顺口说：“傻子，穿上衣服。”

方四海没有穿上衣服，也没有任何动作。他的脸上仍旧是那一副痴痴迷迷的神态，似乎，他的心智与灵性还没有从心灵深处震耳欲聋的雷声中清醒过来。

当着方四海的面，那位女人很仔细地穿好裤子，又照着镜子补了一下妆，认真地梳理了一下散乱的头发。很快，出现在方四海眼前的是一位身着制服、板着脸孔、腋下挟着公文包、全身上下透出威风的女干部形像。

女干部敲了敲密室小门。

一位发廊小姐的头探了进来——她就是最早先准备尝鲜方四海的那位小姐。她问："好了？"

女干部点点头，她指着赤身裸体的方四海，对发廊小姐说："我以为是什么稀奇到极点的恐龙，弄了半天，原来是一个弱智。难怪他还是童子鸡娃（处男）。"

发廊小姐显出不相信的样子，"他是憨包（傻子）？"

女干部没做过多的解释，她只匆匆说出一句："按老规矩处理。"

说完，她一步跨出密室，打开发廊大门，急匆匆地走了。

等方四海慢慢穿好衣服来到发廊屋时，几位坐在沙发上的发廊小姐，一边抽着香烟，一边用一种怪怪的眼神打量着他。他问："那位大姐呢？她到哪儿去了？"

话音刚落，几位发廊小姐便哄堂大笑起来。

方四海的脸孔顿时涨红起来。他以为那些发廊小姐在笑他生平第一次"航行"，竟然是在旁边那间小小密室里，而且，还是一片的黑灯瞎火。

其中一位小姐戏谑地说："小兄弟，你是真憨包还是假憨包（傻子）啊？你也不认真想一下，她在这种地方玩了你，惹了你这个麻烦，难道，她还会等着你，把麻烦带回家去？"

方四海的脸孔越发红起来，他疑惑地说："憨包？谁是憨包？"

又一次哄堂大笑。

另一位小姐拿出一个信封，轻轻递到方四海手里，说："这是五百元开处费。你虽然是憨包，本来不值一分钱，但是，我们还是本着一视同仁的原则，钱，还是要付一点给你。"顿了顿，"我们是按老规矩办。"

方四海将那个信封从左手换到右手、又从右手换到左手，他不仅怀疑、他还不敢相信。过去，在方四海的所见所闻里，男人玩女人花费钞票，古今中外都是一件合情合理的事情，现在，时代变了，女人不仅可以玩男人，女人还可以公开标价购买少年男人的处男权。

一位发廊小姐不耐烦地说："拿钱走人，快出去。"

跟着，一只手抵着方四海的后背，将他推出了发廊大门。随着满街的辉煌灯火扑入他的眼帘，他只听到身后响起咣当的关门声，随后，便是小姐们毫无顾忌的大笑声。

听着她们的笑声，方四海心里忽然想起一个问题，那位身着工作制服的女人到底是谁？如果说，她是发廊的理发师兼做皮肉生意的小姐，那么，她身上透出的冷傲与清峻，又与那些在风月场上跑步健身的小姐们新潮怪异的衣着、招蜂引蝶的热情、让男人们想入非非的暧昧举动，显得是如此的格格不入；反之，如果说，她是一位既有钱、又有权、还有闲的女人，要玩一个男人，可以说易如反掌，她不可能也没必要费尽心机地跑到一家脏兮兮的发廊里，躺在一张窄如条凳的按摩床上，手把手地教一个不解风情的陌生男人做那些体贴入微的动作。更何况，方四海曾经听其他成熟男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其实，这不是一句话，而是一种生活现象：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只要他（她）成熟的花心在野山坡上飘摇，那么，他（她）不太喜欢找那些只懂望月而不懂玩月的对象来浪费自己的花籽，道理很简单，望月是水中观影，除了冰凉便是岑岑的冷寂，而玩月则是嫦娥奔月，可以升到月宫中去痛饮桂花酒。问题是，那位一身女干部打扮的神秘女人，并非望月中的虚幻人物，她是实实在在地闯入过方四海最原始的身体，还把她玩月后残留下来的隐约可闻的体液，留存在方四海薄薄的衣衫上。

那天晚上，方四海把脑袋瓜想疼了都没弄明白，那位神秘女人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同样在那天晚上，方四海怀揣着五百元的开处费找了一家火锅店独自品尝起来，不过，等到他吃完火锅结账时才惊异地发现自己竟然记不得品尝了一些什么菜？他唯一记得的、也是他在心里反复咀嚼的，只有那位神秘女人在黑暗中教给他的"做菜"手艺——那些既简单又复杂的"做菜"流程，每到夜深人静时，就成为方四海一盘永远也吃不完的、回味无穷的美味佳肴，好比某些出席高规格会议的代表，在激动人心的大会落下帷幕后，面对会议之后越来越平实的民间生活，不甘寂寞的他（她）会利用一切机会，抓住一切可能成为他（她）听众的人物，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重复他（她）昔日开会时坐在领导人身边闻腋味的荣耀，以及他（她）在那次高规格的宴会上品尝到的每一种珍馐，末后，还不忘添上一句："那些菜，普通人听都没听过。"

方四海自从在那间小小的密室里有了第一次亲密无间的人“身”体验过后，他就梦想着这种既有锻炼身体的机会、又有不菲补助款的好事情，能够第二次、第三次……降临到他的头上。因此，在艰难地度过几天时间后，又是一个晚上，他鼓足勇气，再次走进那间门面不大的发廊。在方四海被情欲膨胀起来的天真想象中，他即便碰不到那位身穿制服、购买了他珍贵处男权的女干部，没关系，反正，发廊里面的每一位小姐，都会争先恐后地跟他骑到按摩床上去。然而，他进入发廊看到的不是笑脸相迎，而是小姐们既惊、且疑、还略带讳莫笑影的脸孔。

一位小姐说：“天哪，憨包（傻子）又来了？！”

另一位小姐说：“我听人家说过，憨人有憨心眼。我怀疑，他是不是犯了憨心病？”

又一位小姐说：“憨包（傻子）以为他身上那颗螺丝钉像温室里的蔬菜，只要舍得施化肥，割了一茬又一茬，一茬比一茬长得好。”

接下来，便是小姐们既惊、且疑、还略带讳莫颤音的笑声。

方四海见没有人招呼他，便主动坐到椅子上，望着其中的一位小姐——她，就是前些天引方四海进入密室的小姐，说：“洗头。”

那位小姐犹犹豫豫地站起身，“你……洗头？”

方四海重重地点点头，“洗头。”

第一个天真想象破灭了，第二个天真想象随之产生。在方四海的想象里，小姐在为他洗头时，一定会做出吹火棍吹燃干柴般的动作。要知道，他前些天到发廊时，就是这位小姐打开了他人“身”体验的第一道门啊！

那位小姐脸上带着一种很古怪的神情，异常小心翼翼地为方四海洗着头。看得出，她的每一个动作都藏着走过地雷圈似的紧张，同时，她的每一个动作都是标准而又正规的洗头方法。她一边洗着头，一边注意着方四海的表情，时不时地，她还会调转脸，望一望坐在沙发上的几位发廊小姐，相互交换一下眼色。

方四海第二个天真的想象破灭了。他不清楚这位小姐为什么一改常态，不再用吹火棍吹出星星之火引燃他体内压抑的火种？他想，难道，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内，这位小姐就象征某一类社会传闻中所说的那样，突然幸运地遇到了一位救她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豪迈男人，从此痛改前非，弃娼从良，做一份正正经经的职业？

事实上，此时的方四海，在发廊小姐的眼里，不再是一位初涉情海的小男人，而是一位神智上有问题的精神病人。

洗完头，那位小姐很正经地说：“你……可以走了吧？”

方四海脸上显出失望的表情，慢慢地站起身，掏出钱，递到那位小姐面前。不过，他的两只眼睛，却野火似地盯着那位小姐。

没想到，方四海可以灼伤皮肤的眼光却使那位小姐惊恐起来，她忽然想起一则民间传言——疯子的眼光如刺刀。她害怕地后退几步，急急地摆着手，连声说：“不收你的钱。你快走吧。”

方四海迷迷糊糊地走出了发廊门。如同上次一样，他刚一跨出门，身后便传来砰的关门声。不过，上次的门声与这次的门响，其内在的意思完全不一样：上次是嘲笑，这次则是害怕。

接下来的短暂日子里，方四海只得把欲火抑制在体内。他并非没有打过其他发廊和其他发廊小姐的主意，只是，每当他摸到衣袋中那可怜的几张薄钞、想到肚中的饥饿与生理上的躁动，左思右想，最终还是选择了填饱肚子。毕竟，活着，最紧要的事情是吃饭。

方四海的第一次源自情感深处的精神恋爱——虽然，那是一个虚无缥缈、浑身还闪耀着出土文物般冰凉光泽的冷峻美人，但是，她带给方四海空虚想象的却是在漫山遍野的油菜花丛中无限浪漫地追捕那些采花的蜜蜂，因此，这一份既纯情、又透明、还开心的自由恋爱，便具备了人世间伟大爱情最重要的三大要素：既有躺倒花丛时醉人的花香、也有手捧蜜蜂时出血的蛰痛、还有伸长舌头舔糖罐时的甜蜜。

方四海的第一次亲密无间的生理接触——虽然，那是在一间小小的密室里，揭开方四海身体上与生俱来的生理封条的是一位不知道姓名的女干部，但是，她却用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也最致命的方式，仅仅在短暂的黑暗中，彻底毁灭了方四海纯情、透明、且开心的精神恋爱。从那以后，出现在方四海塞满物象心中的，不完全是花香、蛰痛与甜蜜，更多的是女性具体的生理特征，甚而，是那位女干部上身穿着制服、赤裸着下身，半是威严半是艳俗的黑白形象。

后来，方四海常常睁着一双大眼睛仰望天上你追我赶的流云，陷入痴痴的思索中，他想，难道，这就是我的

第一次城市爱情？难道，霓虹灯下的爱情真像温室里施了化肥的蔬菜，除了疯狂地生长，便是疯狂地傻长？

方四海没想到，在远离重庆的天方市、在一个蒙蒙细雨的晚上、在一辆窄窄的小车里，谢小芳先是沉静、寡言、继而冷笑、讥讽的神态与举止，竟然与他梦中的精神恋人和揭开生理封条的那位女干部毫无生疏地吻合在一起。方四海情不自禁地把手掌拍到脑门上，掌心浸出一层细细的汗水，两只眼睛渐渐地闪出金黄色的油菜花即将被燎原的野火烧没时的情态。他想，梦境中的冷美人与现实中的女干部，原本是天壤之别的两个完全不同的女人，怎么会如此奇巧地吻合到一位刚认识不久的谢小芳身上？

谢小芳的十根手指仍旧不断轻轻地敲击着方向盘，她的眼皮仍旧轻轻地翻起来，从反光镜里斜斜地观察着身后神情怪异的方四海，鼻翼两侧仍旧飘起浮萍般冰凉而水静的笑影，嘴角上仍旧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冷纹，脸孔上仍旧是那种雪地红梅傲霜开似的神情。一会儿，她重复先前的提问："方总经理，难道，你不认为小芳这个名字土得掉渣吗？"

既然是问话，那么，就希望对方作出积极的回答。但是，她的语气里，仍旧透出一腔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似乎，对于自己的问话，别人无论回答与否，都不重要。

方四海没有回答谢小芳。不过，他的不作答，并非懒得答复，而是他此刻的心思，全都集中在冷美人与女干部两者之间奇怪的吻合体上。他在心中说，这个既威严又艳俗、这个既黑得吓人又白得可爱的吻合体，居然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一时间，车厢里分外寂静。寂静中，可以清晰地听到细雨将柔软的雨脚落到车棚上的沙沙声，也可以听到夜风蹑手蹑脚偷过雨丝缝隙时紧张的心跳声。

许久，谢小芳转过身将一只手伸到方四海面前，说："方总经理，请给我一支香烟。"

方四海抽出一支香烟，刚要递给她，猛然，他想起了什么，便再抽出一支，将两支香烟夹到嘴上，点燃火，最后，取出一支香烟递了出去。

缺少丰富社会阅历的方四海没想到，这个小小的动作，把他往日给喻红陪坐的生活经历完全暴露在谢小芳眼前。谢小芳缓缓地接过香烟，与此同时，她的双眼闪电般的亮了一下，随后，那道闪电立刻潜入眼水深处，躲到一片缭绕而起的烟雾中。

那片烟雾，是从谢小芳嘴上升起来的。

有人说，男人抽烟，是人际交往带来的日常生活中的习惯。不过，还有一种很民间的说法，男人把香烟叼到嘴上，是借此机会把事业未竟的遗憾下意识地展现在公众面前。因此，大多数的男人，在抽完香烟后，原本滚圆的烟蒂都会被他们潜意识中的雄风挤压成可怜的扁形状。似乎是为了印证这种民间说法确实有道理，现实生活中，那些心态起伏不平——准确地说，那些曾经豪情万丈到头来却又一事无成的男人们，往往会把他们难以通过正常渠道发泄的情绪咬牙切齿地转移到扁扁的烟蒂上，从而留下他们人生道路上的缺憾与心理上愤怒的牙齿印痕。相反，对于女人们来说，她们抽烟，是心理上对男权主宰社会的一种变相而消极的反抗。虽然，为了在无孔不入的男权社会得到生存的立锥之地，她们不得不晃动玉泉环山一般的腰肢，不得不摆出生理上桃花开放一般的姿势，迎合男人用各种理由催情而激发出来的雄风，但是，她们的潜意识中却隐藏着浓浓的翻身求解放的希望，抽烟只是她们忐忑不安心态的一种虚假掩饰，或者说，香烟已经幻化成她们手指缝间挟着的红光灼灼的不满情绪。因此，大多数的女人，在仪态万千的抽烟过程中，往往，香烟刚一到达嘴唇间，舌尖便会不由自主地抬起，死死地抵住唇间的烟头，那情形，宛若一位正在沐浴的少女正在抵抗突然间闯入浴室的暴徒。所以，倘若在一个空旷无人的地方忽然发现了一只烟蒂，你只需观察烟蒂的形状，大致上，就可判断出抽烟人的性别。

此刻，谢小芳就用两根纤纤手指挟住香烟，缓缓地放入唇间。她的舌尖，先是不自觉地抵住烟头，旋即缩回，一缕淡淡的轻烟，似乎被她甜甜的舌尖勾引而出；之后，她闭上嘴，任那团干焦火燥的烟雾滚满口腔的每一丝缝隙；与此同时，流淌在齿间的香液恍如清晨幽谷之间的山岚，立刻将潮气浸润每一丝烟雾；最后，那些半干半湿的烟雾便一丝一丝地"吹"出来。谢小芳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些动作，举止之间，没有一丝刚学抽烟的女人装模作样的生涩与做作。

如果说，方四海一个点烟的动作完全暴露了他往日给喻红当陪坐的生活经历的话，那么，这时候，谢小芳那个抽烟的动作，同样暴露了她过去的一段生活经历。

可惜，对于履历简单的方四海来说，他暂时还不具备管中窥海、由表及里的认人本事。

抽完那支香烟后，谢小芳将沾满唾液的烟头轻轻一弹，烟头上的红光在蒙蒙细雨中划起一道优美的弧线，赓即消失在雨境的黑暗里。谢小芳试探起来，“方总经理，你在发迹以前，是干什么的呢？”

方四海犹豫了一下，反问：“谢小姐，你猜猜看。”

谢小芳再次打量着方四海。实际上，她是在利用这个机会回忆对方早先那个点烟的动作，以便从中做出准确的判断。她想，一个年纪轻轻的男人，能够很熟练地将两支香烟并排含到唇间点烟，这表明他过去的职业一定是常常陪在他人身边，而且这个所谓的他人一定跟双眼不能开小差有关，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才能养成这种习惯性的职业点烟动作。

谢小芳的思路很正确。

方四海给喻红当陪坐时，由于是夜间出车，每到深夜，倦意就会一阵一阵地袭来。这时候，手握方向盘的喻红就会时不时地抽支烟，让浓浓的烟雾薰跑正在她眼皮上蹁跹起舞的瞌睡虫。因此，这个点烟的任务，很自然地落到了方四海身上。久而久之，方四海便养成了点烟习惯。

方四海静静地等待着谢小芳的猜想结果。

谢小芳思考了好一会儿，审慎地说：“方总经理，很可能，你在重庆做的是跟押运或保安有关的工作。我猜得对吗？”

方四海吓了一大跳。他瞪大双眼，惊愕地望着谢小芳。虽然，谢小芳并没有准确地说出他过去的陪坐职业，但是，押送与保安，不都跟陪坐有着相同的工作性质吗？他惊愕地问：“谢小姐，你是神仙下凡，你会看相？”

方四海的表情让谢小芳坚定了自己的猜想。她鼻孔里轻轻地哼了一声，双眼冷冷地看着对方，用一种略带讥讽的语气说：“我虽然不是神仙，我也不会看相，但是，方总经理，我却能看透许多人，尤其是许多男人的心。”她嘴角挂起一丝冷纹，“你信吗？”

方四海没有点头，也没摇头，甚至，他还立刻忘记了自己一秒钟前的惊愕与疑问。在这电光火石的一瞬间，谢小芳的神情飞快地将方四海的思绪扯到了吻合体上。有时候，人的感觉真是奇怪极了。从严格意义的“相像”角度讲，谢小芳身上没有真正的冷美人那种既有花香、也有蛰痛、还有甜蜜的浪漫而虚幻的气质，更缺少那位上半身威严、下半身艳俗的女干部相同的外貌。然而，在方四海眼里，只要谢小芳做出那种雪藏两千年以上的含讥带讽的神态，那么，弹指间，她从头至脚的全身，顿时就幻化成冷美人与女干部最完善的吻合体，而且，这个在旁观者看来不可思议的吻合体，可以在一刹那麻遍方四海从外到里的整个身心。在一阵心血来潮中，方四海忽然伸出双手，牢牢地捧住谢小芳的脸孔，如同捉住那只在粲然的油菜花丛中嗡嗡飞翔的蜜蜂，恍惚中，他情不自禁地用一种春燕呢喃般的口气，冲口说：“我的妈，我寻了你好久？”

谢小芳的反应没有常情推断中的惊惶与不安。吃惊是有的，而且，她也试图把脸孔挣脱出方四海的掌心，只是，方四海捧得太稳固，让她原本就轻轻的努力付之于后来的软弱与无力；紧跟着，她又无比清析地听到方四海如同春燕响过密密光线的痴话。开始，她的确认为方四海是在艳阳高照得春天说的痴话，要不然，对方怎么会吐出“我的妈，我寻了你好久”这样让她无法理喻的语言呢？可是，后来，当她看到方四海脸上涌起梦里寻他千百度般层层不绝波浪壮阔的情潮、当她看到方四海眼眶里盈满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般意外惊喜的明亮光芒时，再一回味、咀嚼对方那句发自肺腑的痴话——这些宛若山涧流泉般自然喷涌而出的情态，是任何一位风月场上的老手都无法假扮出来的；特别是，她从方四海双手捧住她脸孔的力量中、她从对方那十根因喜悦而热烈颤抖起来的手指上，切身感受到对方压抑已久的最焦渴、最急躁的情欲冲动，而这种宛若野山坡上的山花在春风中烂熳开放似的欲望，更非任何一位情场高手服下春药后在卧室床铺上装模做样演出来的病态激情。风花雪月上的情事，骗不了谢小芳。一刹那，谢小芳如同醍醐灌顶般地顿悟过来。不过，这一次，谢小芳的顿悟却落入了一个最俗套、当然也最合乎人之常情的最合理的想象中。她想，眼前这位心理与生理上都接近疯狂的男人，想必有一个相貌与我非常相似的女人，两人曾经有过刻骨铭心的恋爱，因为种种原因，两人后来不得不分手。否则，对方那句冲口而出的“我的妈，我寻了你好久”就无从说起了。其实，顿悟之后的谢小芳，她内心潮起潮落的波涛并非如同她冷峻的外表一样。想想看，一位刚认识不久的弱冠男人突然双手捧住一位年轻女人的脸，将满眼炽热的星火喷射到她脸上，不但要灼伤她的皮肤而且还要烫脱她一层皮，此时此刻，对于这位年轻女人来说，无论她情感上的反应多么冷漠、无论她生理上的反应多么迟钝、无论她心理上的素质多么的坚实，她都不可能真正地做到无动于衷。除非，这无动于衷是她故意装出来的；除非，遮掩在她无动于衷外表下的，是一桩正在、或者说，已经

策划好了的大阴谋。

第七章　停尸房里的肉体接触

就在谢小芳开口说出那句长长的问话时，另外两个人的心情，随着他们轻捷而细微的脚步声越来越紧张起来，甚至，在他们的胸腔里，原本怦怦跳动得很正常的心，因为四周如同井壁浸水一般渐渐浸满起来的神秘而恐怖的气氛而慢慢产生出一种陌生的恐惧感觉。

那两个人，就是刘正伟与喻红。

那时候，刘正伟跨出小车，头顶蒙蒙细雨，站到天方市人民医院那块白底黑字的招牌下。白天，天方市人民医院虽然是一个人群川流不息的地方，但是，在这样冷寂的雨夜，却难得看到一个人员进出。刘正伟先是凝神注视着招牌，继而习惯性地将一只手插入裤袋，另一只手却伸出一根手指，从上至下地点着招牌上的字，一个字一个字地认道："天方市人民医院。唉……"

喻红落后刘正伟好几步，等她站到对方身后时，刚好听到刘正伟一个字一个字地认完招牌上的字。喻红没说话，保持着一份在她本人认为应该沉默、而在他人看来却是女人故作矜持的态度。事实上，此时此刻，喻红不知道刘正伟的话是对她说的呢还是在自言自语？不过，有一点她很清楚，刘正伟的话里透出一股不寒而栗的颤音。她的目光越过刘正伟的肩头，非常奇怪，她的本意是想顺着对方的手势认招牌上的文字，然而，她看见的却是刘正伟的手指。只见从夜空深处悬挂而下的细如白纱的雨脚，先是踩到刘正伟的手指上，旋即又汇聚成一滴接一滴晶亮的雨珠，悄无声息地滑下地去。

刘正伟回过头，对喻红说："喻小姐，你猜猜看，我现在对这块招牌有什么感觉？"

喻红脸上现出细细的笑影，蹙额想起来。其实，只有她心里最清楚，这份蹙额是她故意装给刘正伟看的，答案，早已装在她心里。她将双手背到身后，后退几步，隔着一帘蒙蒙雨雾，眯起双眼，打量着那块招牌，慢慢说："看起来白惨惨的样子，我有点害怕这种惨淡的颜色。"说到这里，她故意做出恍然大悟的神态，"啊呀！刘副县长，难道，你也感到害怕吗？"

刘正伟笑了笑，虽没赞成，但也没表示反对。喻红还想说什么，刘正伟却做了一个手势，打断了她的话，轻轻说："喻小姐，我们到医院去吧。"

喻红仍旧跟在刘正伟身后，不紧不慢，保持着三步距离。之所以要保持三步而不是两步或四步，是因为三步这样的距离，既谦逊地落后于刘正伟、又能够准确无误听清他的话。喻红虽然没有在官场戴过一天的官帽，但是，她对森严官场中的等级大小、步调亲疏等细致入微的观察，不仅不亚于任何人，很可能还超过许多原地踏步的官员。在喻红看来，中国的官场上有许多没有任何文字记载的规定，比方说很普通的走路，下属一定要落在上级身后。一个很简单的"落"字，包含着丰富的官场经验。"落"的太远，显得生疏；"落"的太近，又有抢先之嫌，让上级心中生出不安全的感觉。并且，在"落"的时候，下属一定要根据上级的身材高矮，做出角度不一的"躬"敬姿势。诸如此类的知识，全靠官人们自己去领悟。喻红想，刘副县长虽然是走下坡路的官员，但是，在他面前，自己只是一介商人，这一点官场上的"落"步面子，是一定要给他贴到脸上去的。因此，喻红不仅"落"后刘正伟三步，还把头微微地低下来。

果然，刘正伟回头，看到喻红一副谦逊且"躬"敬的神态，脸上立刻漾起密密的笑容。一瞬间，他心中掠过一阵快感，一种久违了的受人敬仰的荣耀轰然涌上心头。他想，特区老板派来的这个女人，看来很"懂"事。

天方市人民医院的前身是一座占地面积很大的地主花园，一道高高的青砖围墙将院内的建筑物圈了起来。那些建筑物不高，大多是一楼一底，青砖做墙、青瓦盖顶；建筑物周围，全是一些上了年份的森森古木，每一棵古木上，都钉着一块小铁牌，标明着树木名称及保护级别。唯一不同的是，院落正中，耸立着一幢高高的白色建筑物。很明显，这幢现代化的钢筋大厦，是不久前才落成的。

刘正伟指着前方那幢白色建筑物，说："那里，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

很快，他俩来到白色建筑物大门前。

望着从门里射出的灯光，刘正伟稍稍犹豫了一下，一折身朝另一个黑暗的方向走去。一会儿，他俩便站到一棵古树下。冰凉的雨滴从树叶下掉下来，蛇一般地钻进喻红的脖子里，吓得她把脖子紧紧地缩进衣领里。刘正伟

看着喻红一副胆小的样子，开着玩笑说："喻小姐，雨滴你都怕，待会儿看到鬼胎，你不是要吓晕过去？"

鬼胎二字似乎提醒了喻红什么，她心中电光火石般地一闪，眼光如同凛冽的秋水似地泼过刘正伟的脸面。一刹那间，她拿定主意，决定做一个试验。因此，等对方话音刚落，她嘴里便倒吸一口冷气，抬头看看雨丝飘浮的黑夜，将双臂瑟瑟地抱到胸前，浑身打了一个寒噤，不由自主地朝刘正伟身边一步、一步、一步靠去，刚好，只需三步，她就贴到了刘正伟身边。她说："我有点害怕。"

不知道她说的是害怕这样的雨夜呢还是害怕即将看到的鬼胎，或者，是害怕刘正伟这个男人。

喻红的表情，一方面让刘正伟感到好笑，另一方面又让他顿时产生出一种英雄救美似的冲动。还没等喻红完全靠近他身体时，他便用一种很温暖很关心的动作，鹰爪似地张开五指，轻轻地放到对方肩膀上。在这样的雨夜，在这样的环境里，刘正伟的举动似乎显得很自然。他说："喻小姐，有我你身边，你害怕什么？"

喻红没有躲开刘正伟搭到肩膀上的手，她仍旧是瑟瑟地抱起双臂，望着刘正伟，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继而低下头，细细地说："刘副县长，我真的有点害怕。对不起，让你见笑了。"

事实上，刘正伟的手刚一搭到喻红肩上时，她立刻在心里惊叹起来，我的试验果然印证了特区老板的说法——特区老板曾经告诉过喻红：原本前程无量的刘正伟，后来之所以在仕途上一路走下坡路，完全是因为一个色字害了他。在喻红准确无误的判断里，倘若换成其他男女，在这样的环境里，即便那位女人真的感到害怕、即便另一位男人怀揣一颗怦怦乱跳的色胆，将手掌趁此机会放到女人的肩膀上，他的五根手指都不可能如鹰爪一般地奋张开来，不可能贴错地方把大拇指按到女人的乳房上边去，当然，更不可能的是，他大拇指上的指甲还蚯蚓似地把女人的衣服咬出细细的刷刷声。喻红想，看来，刘正伟的色胆不仅可以包天，而且，他还是一位色心随时随地都可以热烈燃烧起来的男人，甚至，他为了色可以不顾一切。喻红仍旧做出那种瑟瑟抱臂的样子，再次抬头看了看刘正伟，尽管是在细雨飘飞的雨夜，然而，从白色建筑物的窗户里透出的光亮，还是把刘正伟一双炽热得似乎要烧干雨水的眼睛照得分外清析。

刘正伟的手仍旧紧贴在喻红的乳房上边，他语气急促地说："喻小姐，你一点也不要害怕。"

"刘副县长，有你在我身边，我不再害怕了。"喻红飞快地打断对方的话，飞快而又不失礼貌地后退了一步，"走吧，我们抓紧时间办事情。"

喻红心里明镜般地清楚，自己只要再晚一秒钟，刘正伟喘着粗气的嘴，很可能就会如脱缰的野马般地冲上来。坦诚地说，喻红并不希望刘正伟是正人君子，否则，这套紫河车计划就没办法一步一步地实施下去。

刘正伟仰起脸，抹了一把脸上冒着热气的雨露，万分遗憾地叹口气，说："走吧。"

他俩绕过白色建筑物大门，来到一道毫不显眼的小门前。刘正伟站在门口，紧张地看了看四周。此刻，他那一副小心翼翼的神态与刚才他花心大炽的热烈情形让喻红在心里暗暗好笑起来，这个男人的两副面孔，如果让他治下的老百姓们看见了，还会相信这是堂堂的一个副县长吗？

确信附近没有其他人后，刘正伟才轻轻敲了敲门。

屋子里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谁？"

"我。"刘正伟压低声音，"我是哥哥。"

屋里的人不再说话，却啪一下拉亮电灯，显然，对方在飞快地穿衣服。一会儿，小门打开，一位戴眼镜的中年男医生出现在门口。

刘正伟没有进屋，他指着中年男医生，对喻红说："这位是刘医生。"想了想，他轻轻补充一句："他是我弟弟。"

刘正伟的弟弟似乎知道喻红到天方市的目的，也似乎知道喻红到天方市人民医院的动机。他与喻红握了握手，省去了所有的礼节，甚至连你好两个字都节略掉了。他关上门，对刘正伟说："现在就到那儿去？"

刘正伟点点头。

接下来，刘医生带着他们，绕到白色建筑物后面，穿过一条长长的水磨石通道，进入电梯，下到地下室里。

一进入地下室，喻红顿时浑身战栗起来。这一次，她的害怕不是故意装出来的，而是源自于她心理上最原始、最本能的恐惧，因为，出现在她眼前的，是一排一排的停尸床，以及躺在停尸床上那些盖着白床单的死尸。

刘正伟走了几步，感觉到喻红没有跟上来，他便回过头，笑眯眯地问："喻小姐，你害怕了？"

喻红站在那儿，一时间，她不仅害怕得挪不开脚步，她还害怕得说不出一句话，也表达不出任何一点表情。

刘医生对这些没有生命的死尸早就习以为常。他走到一个地方，啪地拧亮电灯，地下室里的灯光一瞬间轰一下白惨惨地涌进他们的眼帘。接下来，他走到一具死尸前，揭开死尸脸上的白布，说："这个人是出车祸死的。"他又揭开第二具死尸脸上的白布，"这个人是患肺癌死的。"他缓缓地放下白布，转头望着面如土色的喻红，问："喻小姐，你不想来看看？"

喻红全身战栗着，她望着刘医生，先是条件反射般地摇摇头，继而双脚一软，蹲到地上，竟然哇哇哇地吐了起来。直到这时，她才明白生活中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恐惧与害怕，不仅仅会让人发抖、哭泣，有时候还会伤胃、呕吐。

刘正伟急忙奔到她身边，刚要扶起她，却猛然听到刘医生说："让她吐好了。"

刘正伟不解地望着弟弟。

刘医生平静地解释道："她吐一次，胆量就会大一次。等她胆量大了以后，她摸这些死尸的脸就像她在自由市场上摸猪肉一样。"他说，"做医生的，有谁不经过这一关呢？"

过了好一会儿，喻红才止住呕吐，却仍旧蹲在地上，显出虚弱的样子。她细声问："刘副县长，那个鬼胎，怎么会存放在这种地方？简直吓死人！"

没等刘正伟说话，刘医生抢过话头："喻小姐，不存放在这儿？应该存放在什么地方？"一边说，一边走到喻红面前，一把拉起她，将一个白晃晃的东西递到喻红手里，"喻小姐，擦擦你的嘴巴。"

开始，喻红以为那团白晃晃的东西是刘医生递给她的手绢，等她站起身，接过那团东西，刚刚说出谢谢两个字、刚刚把白晃晃的东西捂到嘴角时，猛然，她一脸的花容顿时失色，两只眼珠皮球般地鼓起来，啊地惊叫一声，一把扔掉手中的东西，重新软到地下，重新大口大口地呕吐起来，旋即，两粒说不清是愤怒还是害怕的泪珠，从眼角翻滚而出。

那团白晃晃的东西，竟然是一张盖在死尸面孔上的白布。

"弟弟，你……"刘正伟先是看了看那团白布，继而睢了瞧软在地上的喻红，最后，他双眼瞪起来，望着身旁的刘医生，"你这是搞什么名堂？"

刘医生听出了哥哥话中责备的口气，他没有直接回答哥哥，而是弯下腰，一只手拾起那团白布，另一只手再次拉起喻红，一脸严肃地说："我在刚学医的时候，看见死尸，比你现在的表现还要害怕。喻小姐，你知道我是如何克服恐惧的吗？"

喻红惊悚地摇摇头。她一把挣脱刘医生的手，双眼害怕地望着对方手里的白布，害怕地贴到刘正伟身边，双手忽然牢牢地捏住刘正伟的胳膊。这一次，她是真的在寻求保护。趁此机会，刘正伟一只手握住喻红的手，另一只手绕过她的身后从后腰间将她紧紧地搂住，嘴里不断地安慰道："别害怕，啊，别害怕。"

刘正伟那一副哄小女孩似的极尽温柔呵护的情形，使旁边的刘医生噗哧一声笑了出来，他想，哥哥啊，你一身最大的毛病就是好色，常言道，好了伤疤忘了痛，你现在连伤疤都没好，"痛"的毛病又开始犯起来了，唉，真是色心不改。不过，为了"堵"住笑声，也为了给哥哥留面子，他顺手将手中的白布，掩到自己嘴前。

刘医生不自觉的举动让喻红又一次惊恐起来。这一次，她虽然没有再软下身去，也没有再呕吐，但是，她却再次啊地惊叫一声，再次将两只眼睛皮鼓似地鼓起来。喻红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眼，因为，在她的印象里，大凡医生，在生活上都极其讲究干净，有些医生讲究的程度，甚至到了一般人难以容忍的洁癖地步，所以，刘医生的举动，不仅让她感到惊恐，还让她感到完全另类似的陌生与惊异。她想，刘医生的另类说明了什么呢？是我一个人独到的所见？还是大多数人把原本千万张不同脸形的医生的个性概念化了呢？

刘医生双眼望着喻红，从容不迫地将白布从嘴上移开，轻轻地盖到身边的一具死尸脸上。他接着刚才没有说完的话题，说："喻小姐，我曾经用了半年时间，克服面对死尸的恐惧。"

刘医生当年学医时，曾到一家医院实习。学医的人都知道，如果一个医生就连死尸都害怕，那么，他（她）就决不可能操起手术刀心态平稳地给病人做手术，也决不可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为了克服心中的恐惧，他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强迫性计划，一日三餐，手端饭碗，一个人坐到停尸房里，面对那些面目或狰狞或平静的死尸，慢嚼细咽。这样做，不仅锻炼了自己伤胃、呕吐的心理承受能力，更主要的是，在往后的行医过程中，不至于看到一张因为某种原因变得来不堪入目的死亡脸孔而不敢睁目。

刘医生说："我在经过半年的努力后，对任何形状的死尸，我都不再有一丝一毫的恐惧感了。"他一边说一边

拍了拍身边一具死尸僵硬的脸孔，“他们活在世上的时候，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们一旦死了，在我眼里，只是一具不再呼吸的物体、一个无法治愈的死亡病例。在我的档案里，有许多这样的病例。对一个病人的死亡、也是他（她）全部生命的最后一个结论，往往就是简短的一句话。”说到这里，他再次揭起那块白布，埋下头仔细看了看死尸的脸孔，面无表情地说，“就像这个人，他生前是本地的一个名流，一口气上不来，留在我档案上的就只有医治无效四个字。”

刘医生的话似乎让喻红悟到了什么。她将一只手掌抚着自己的胸膛，努力把那颗惊恐狂跳的心镇定下来。顺着手掌的动作，她被吓得惨白的脸孔也慢慢恢复了红润的光泽。

刘正伟的手仍旧放在喻红的腰间。他的脸上，仍旧是那种关切呵护的神态，只是，他嘴里不再发出别害怕的声音。

又过了好一会儿，喻红惊悚的心情才平定下来。她很自然地摆脱开刘正伟过分热情的呵护。这个时候、这种手放腰间的呵护，让喻红有一种趁火打劫的感觉。她先是望着刘正伟嫣然一笑：“刘副县长，谢谢你。”继而，她转过头，对刘医生做了一个请带路的手势，“刘医生，我们开始做正事吧。”

刘医生带着他们来到停尸间最里边的一个角落，移开一张停尸床，揭开地上的一块暗板，一个冰柜出现在他们眼前。

喻红瞧了瞧冰柜，又看了看四周，说：“东西藏到这个秘密的地方，难怪他们找不到。”

刘医生笑了笑，“喻小姐，这个地方，除了我哥哥，现在，就是你知、我知。你……”

他一边故意将“你……”的尾音拖得很长，一边观察着喻红的表情。

喻红知道刘医生的担心是什么。在外人看来，刘医生此时此刻的担心，不仅显得多余而且还显得十分幼稚可笑。想想看，刘医生已经把喻红带到了埋藏秘密的地方，那个秘密的最后一层薄纸即将捅穿，事情已经到达这一步，即便他要反悔，已来不及了。不过，喻红很理解刘医生这时候的心理——这是每一个心中装着秘密的人都会遇到的习惯性担心。她避开了直接的回答，只是把一只手掌轻轻地放到刘医生手背上，轻声说：“刘医生，天方市离深圳特区很远，何况，我只是一介商人，除了钱，对其他事情不感兴趣。”

喻红的话打消了刘医生心中的习惯性担心，他从衣袋里取出一双塑胶手套戴上，打开冰柜门，等一团冷冷的雾气消失后，一个形状怪异的东西骇然出现在他们眼前。

鬼胎！

刘正伟大大地后退一步，情不自禁地闭上双眼，嘴里似乎在喃喃地自语着什么。

这一次，喻红反倒没有害怕。大概，她本身是女人，对于这种出自女人身体内的胎盘，她有着一种源自女性心理上的亲近感。想了想，她问：“刘医生，能否把那个东西拿出来，我仔细地看看。”

喻红的镇定神态反而让刘医生吃了一惊。他想，这个女人，先前看到死尸都怕得伤胃、呕吐，现在，她却没有一点害怕的样子，继而，刘医生又想到，能够在短时间内做到这一步的女人，只有两种解释：一则是她将心中的害怕完全吐掉了，变得坚强起来；二则是她的心理素质特别的好，可以适时调整自己的心态。

喻红见刘医生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她忽然抓起刘医生的手，用最快的动作，脱掉对方手上的塑胶手套，等刘医生反应过来时，那双手套已经戴到了喻红手上。

“喻小姐，你……”

刘医生惊愕地望着喻红。

喻红没有理会刘医生，她弯下腰，从冰柜里小心翼翼地取出鬼胎，仔仔细细地观察起来。

这是一个畸形的胎儿，也许是在母腹中就绝了气，也许是刚一见到天日才绝的气，总之，胎儿的肚脐，都还没有跟胎盘剪断。按理说，大千世界，这种所谓的畸形鬼胎，虽不能说常见，但也不很鲜见。为什么，它的出现，竟然成为天方市一桩骇人听闻的鬼胎事件呢？

喻红观察了许久，才把那个鬼胎缓缓地放回冰柜。不知为什么，等她站起身时，原本正常红润的脸色，却一反常态地变得惨白。整个人，也显出痴痴的神态。

刘医生细声问：“喻小姐，看仔细了？”

喻红痴痴地站在原地，双眼注视着冰柜，嘴里似乎无意识地应道：“嗯。”

刘正伟走上前，碰了碰喻红的手肘，说：“我说的鬼胎样子，没错吧？”

“嗯。”

喻红仍旧是那种痴痴的神态。

刘医生奇怪地打量了好几眼喻红，伸出手，问：“现在，该把手套还给我了吧？”

喻红默默地脱下手套，默默地递到刘医生手里。

刘正伟的手又一次故作不经意地抚到喻红腰间，说：“喻小姐，我们回吧？”

喻红默默地点点头。

他们三人往停尸房大门走去。

路上，刘医生与刘正伟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两人都摇了摇头，不知道喻红何以在一瞬间变傻了？想了想，刘正伟以为是鬼胎吓傻了喻红，细声安慰道：“那种鬼胎，就连我当医生的弟弟都没见过，难怪你害怕。”

忽然，喻红身子一软，咚一声双膝着地跪倒在地上，旋即大口大口地呕吐着。紧跟着，她双手捂住面孔，整个身体如同抽筋似地战栗起来。

刘正伟与刘医生惊呆了。这是他俩第二次看到一个女人在他俩面前害怕成这副悲惨的样子。尤其是刘医生，立刻在心里否定了他早先对喻红“变坚强了”的看法。他想，女人毕竟是女人，恐惧与害怕是她永远也吐不完的。刘正伟又一次趁火打劫似地弯下腰，一只手轻轻地按到喻红的腰间，另一只手轻轻地抬起喻红的下颏，说：“喻小姐，别害怕，我……”突然，他惊诧地问，“喻小姐，你哭了。你为什么哭呢？”

喻红惨白的脸上，淌满了清泪。

一时间，刘正伟与刘医生面面相觑。

喻红缓缓地站起身。似乎是，她不仅被吓哭了，她还被吓得牙齿发冷，说出的话竟然被寒风飕飕的“齿冷”咬成模糊不清的语言。她说：“骇人听闻，真是前所未闻的骇人听闻啊！我没有在任何一本书上读到过这种骇人听闻的鬼胎。”

喻红的话虽然被“齿冷”咬得语意混淆，但是，她话中的意思，刘正伟与刘医生还是听出来了的。他俩再次交换了一下眼色。刘正伟缓缓地收回趁火打劫的手，板着脸，冷冷地说：“喻小姐，现今这个社会，比鬼胎事件还骇人听闻一百倍的事情都出来了，我们早就见惯不惊了，你……”

刘医生急忙打断刘正伟的话，说：“她是女人，女人总是比男人要胆小一些嘛。”说到这里，他转头对喻红说，“喻小姐，还记得我先前给你说过的事情吗？当年，我是如何克服恐惧的？”

刘医生的话提醒了喻红，她将下嘴皮塞进两排嗑嗑战栗的牙齿中，死死地咬住，一直到一丝带腥味的血液浸上她的舌尖时，她才镇定下来。她看了看刘正伟与刘医生，不好意思地说：“我是第一次到这种地方，第一次看到那种畸形的鬼胎。对不起，让你们见笑了。”一边说，一边顺手操起一团白晃晃的东西，仔细地擦试脸上的泪水。

顿时，刘正伟与刘医生惊呆了！他们骇然看见，那团被喻红擦泪水的东西，竟然是盖到一具死尸脸上的白布。其实，真正让刘正伟与刘医生惊呆的，除了那块白布，还有沾在白布上的斑斑泪痕与点点殷红的唇血，以及喻红那一脸沉静、冷漠的神色。他们惊异地想，天啊！这位一分钟前还害怕得呕吐、流泪与齿冷的女人，何以在一分钟后，竟然敢揭起死尸脸上的白布，坦然地擦试她脸上的泪水？

刘正伟不由自主地伸出手，惊异地说：“喻小姐，你手里的白布……”

他没敢把话说完。

这时候，刘医生奇怪地笑起来。笑声似乎一丝一丝地从他齿缝间漏出，悬挂在他嘴角微微颤抖着的纹路上。刘医生想，我早先对这位女人的判断还是没有错，等到她伤胃、呕吐之后，等到她流完害怕的泪水之后，这位女人，一定会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一定会变得来很厉害！

喻红没有理会刘正伟的惊异与刘医生的奇怪笑声。她仍旧用那块白布，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擦试完脸上的泪水，这才低下头，俯视着那具死尸的脸孔，一会儿，她好奇地问：“刘医生，我记得你先前说过，这个男人生前是本地的一个地方名流？”

刘医生点点头，“他生前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儿，据说，他手中掌的权力并不大，然而，因为资格老，所以，享受的福利待遇比较高，即便是他退休以后，大凡有比较风光、需要上电视镜头、报刊版面之类的会议，都要给他在主度台上设一个特邀嘉宾的位置。”刘医生笑了笑，“喻小姐，一个人混到这个份上，不是地方名流是什么呢？”

喻红更好奇起来，她先是将那块白布在死尸眼前晃了晃，用一种恶作剧似的口吻问："唉，死老头，你生前权力不大然而很风光，你戴的到底是一顶什么样的官帽？"

这时候的喻红，身上不仅没有一丁点害怕得哭泣的痕迹，反而，倒是流露出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大无畏神态。

喻红时而害怕、时而勇敢、时而调皮的举动让刘正伟大开眼界。他双臂抱到胸前，眼睛里带着观察而又欣赏的眼色，他想，这位从重庆到深圳特区闯天下的女人，她那心态真像秋天的云，可以千变万化出若干的花样，他又想，人人都说重庆女人既漂亮又古怪，今日一见，果然名副其实。跟着，他在心里叹了口气，我玩过的女人虽然不计其数，但是，从来没玩过一位重庆女人。他咬咬牙，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送到嘴边来的既漂亮又古怪的重庆女人搞到手。赓即，另一个让他不得不谨慎小心的念头立刻升上来，她是特区老板的女人，弄不好，会误了我的大事。然而，他又心抱侥幸地想，色这个东西，不仅是男人喜好，女人心里一样的喜好，我只要打开她的花心，双双来一个"夜来花开香夜人"，特区老板远在深圳，他凭什么知道？世上有多少对半明半暗的情夫情妇，又有多少是让他人发现了的？想到这里，刘正伟甜甜地抿了一下嘴唇，把浸到舌底的口水悄悄地咽下去，嘿嘿嘿地笑起来，看着喻红的双眼，也由早先的观察与欣赏，变得来异常的春光明亮。

刘医生听到刘正伟独自一人的笑声，他调过脸，奇怪地望着对方，正想开口问话时，猛然发现对方春水涨潮的眼眼，他立刻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刘医生是太熟悉哥哥的品格与心性了，甚至，因为有了兄弟之间这份太熟悉，所以，他偶尔还怀疑哥哥的身份：这样一份品格与心性，怎么可能会大踏步地跨进衙门、高高地戴起那顶人人羡慕的乌纱帽的呢？

喻红又观察了一会儿那具死尸，问："刘医生，这个地方名流是患什么病死的？"她说，"看他的样子，不像死，就像进入了甜蜜的梦乡一样。"

刘医生先是竖起一根大拇指，夸赞道："喻小姐观察事物很仔细，佩服佩服。"跟着，他倒下大拇指，却伸出食指，点着那具死尸，笑嘻嘻地说："这老头活着时，艳福不浅；没想到，死的时候，同样快乐无边，是典型的人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的死法。"

刘医生解释道：一般人是兔子不吃窝边草，然而，那位地方名流却反其道而行之，专吃窝边草。那时候，在地方名流手握实权时，单位里凡是有几分姿色的女人，均被他一网打尽。为此，他曾经被人若干次地检举过，上级机关也若干次地派调查小组调查过。可是，不知为什么，地方名流每次都能化险为夷，同样地，调查小组每一次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弄到手的调查结论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查无实据"四个字。久而久之，写检举信的人，大概是把手腕写累了，干脆不再检举了；上级机关大概也调查累了，后来，接到这种查无实据的信件，索性层层批转，最终又落到了被检举人即地方名流手里去。

"刘医生，请原谅。"

喻红突然莫名其妙地打断对方的话，蹙起额头。

"喻小姐，"刘医生不解地望着浸入沉思中的喻红，"这个地方名流……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喻红仍旧蹙起额头，似乎在回忆什么，她自言自语地说："这个人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的故事，我好像在哪儿听到过？"

站在旁边的刘正伟笑起来，自作聪明地说："这种死在女人肚皮上的事情，在你的老家重庆、或者在你现在的新家深圳，肯定不是一件新鲜事情。"说到这里，似乎意犹未尽，他特意补上一句颇具玩笑成分的话："喻小姐，现在而今眼目下，这样的事情，到处都在发生。"

忽然，喻红猛地想起来。她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版本时，确实是在重庆——准确地说，是在她的出租车里。当时，她一边开着车，一边听一位男人讲这个二黄二黄的荤菜故事（虽属黄色内容，但能够拿到公众面前诉说并为大家接受的意思）。那个男人，就是最先包了她的车子、尔后包了她的身体、最后将她包到深圳的神秘的特区老板。其实，喻红的思绪并不在这个故事本身，类似这种二黄二黄的荤菜故事，在流传过程中，不同地域的人们，完全可以将相同的故事核心，换成不同的地点、时间和人物套装进去，然而，要把一个故事中诸多敏感的细节讲得来如此雷同，几乎不太可能。她想，除非，特区老板曾经对这位后来"花下死"的地方名流很是了解。想到这里，喻红装出漫不经心的神态，用一种极随意的口吻问："调查小组的人可能没有调查经验，被地方名流蒙骗过去了？"

刘医生摆摆手，说："喻小姐，这一次，你完全猜错了。调查小组的人员，不但拥有丰富的侦察经验，而且

还把地方名流的种种劣迹，搞得一清二楚。”顿了顿，“尤其是那位调查小组的组长，可以说长着一双锐利的鹰眼。”

喻红的心顿时怦怦地跳起来，似乎是，她看到了某个男人山鹰一样的锐眼。她惊骇地想，难道，当初，那个调查小组的组长就是后来的特区老板吗？想了想，她极力压抑住心跳，仍旧用那种极随意的口吻问：“鹰眼？他叫什么名字？”

刘医生摇摇头，“上级派下来搞调查的人，身份大都隐瞒起来了。”

喻红又问：“既然那位调查小组的组长长着一双锐利的鹰眼，其他组员又是侦察经验丰富的人，怎么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调查出一个查无实据的结论呢？”

喻红话音刚落，旁边的刘正伟却噗哧一声笑起来。

喻红从对方的笑声里，敏锐地察觉到一丝“山野村妇、少见多怪”似的嘲讽。她转过头，望着刘正伟，扮出一副天真的神态，细声问：“刘副县长，怎么，我说得不对吗？”

刘正伟讳莫如深地笑了笑，“喻小姐，你的问话，也代表了许多老百姓的问话。”他说，“正因为有许多老百姓的责问，才导致调查小组多次到天方市，也才最终调查出了一个查无实据的结论，还了地方名流专吃窝边草的清白。”

这一次，喻红是真的疑惑起来了，她想，假若初次调查，也许会存在草率的地方，那么，在后来一次接一次的翔实调查中，仍旧是查无实据的结论，可以说是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了。她仍旧细声地问：“刘副县长，你能否说明白一点？”

刘副县长坚决地摇摇头，只是说：“喻小姐，一个官帽并不大、又被检举了若干次的人物，退休以后，仍旧活跃在天方市的各类主席台上，仍旧是一副不倒翁形象，你想想，这样一个地方名流，他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喻红将目光转到刘医生身上，她希望刘医生解开这个答案。然而，刘医生却接着先前的话题，重新谈起了那位地方名流——眼前这具僵硬的死尸。

前年，地方名流退休了。在一般人的理解里，一个退体老头，应该过一种含饴弄孙、安度晚年的生活了吧。然而，退休后的地方名流身体老了，但是他胸中那颗自认为还很管用的春心，却还如早春二月般地嫩着；虽然，对于女人的需求，他不能再像过去吃窝边草那样要求女下属们随叫随到了，但是，满街的夜总会、满夜总会里莺歌燕舞的各类小姐却让吃惯了窝边草的地方名流大开了百花争妍似的眼界，甚至，在地方名流最快活的生理感觉里，过去那些窝边草完全不能跟夜总会里的百花相提并论——那些他费尽心机爱抚到手的窝边草，没有一根青草叶儿是温柔贴己的，她们要么是一脸怒容与无望的诅咒、要么是一脸泪水与低低的哀求；而夜总会里的百花则不一样，她们会拉着地方名流的手，热烈地拥抱着他，会将一千个红红的吻印，复苏他几十年前的花儿与少年，同时，她们还会将一万颗甜蜜的糖衣，铺天盖地地倾泻在他的春花绽放的心田上。

一天——这个所谓的一天，就是喻红到达天方市的前十天，天方市轻纺工业管理局举办一个政治意义重大、实际效益全无的会议。按照约定俗成的规矩，这样的会议，是一定要请地方名流光临会场作装饰的。会议开始前，身穿旗袍的女服务员给每位来宾面前泡上一杯茶。等那位身材丰腴、露着半截白晃晃大腿的女服务员走到地方名流跟前时，地方名流的双眼一闪，眼珠从女服务员的脚底一路曲折地滚到她的头顶上。一瞬间，地方名流又遭遇到了过去经常遭遇到的艳遇，尽管这份所谓的艳遇仅仅是他一个人的感觉。他的心快速地跳动起来。根据以往的经验，他越来越快的心跳，只有压到女人的两个乳峰峡谷间才能平静下来。因此，等会议主持人介绍完主席台上的来宾后，地方名流找了一个上厕所的借口，匆匆地走下主席台，急急地赶往一家夜总会。

众所周知，夜总会的繁忙生意大多在晚上，白天则是门前冷落车马稀。因此，正在无聊地度时光的夜总会老板一见地方名流，心中暗喜，妈妈哟，这位老主顾又一次充当回头客了。他三步并作两步地冲出大门，双手捧住地方名流的手，附耳细语道：“昨天来了一个新角（新到的年龄不大的小姐），先看看模子（模样儿），如何？”

地方名流将几张钞票拍到老板手里，急促地说：“模子这次就不看了，管她妈的美与丑，把尿水放了再说。快点安排，完事后，老子还要赶回去坐主席台，电视台的记者等着录像。”

夜总会老板立刻捏紧钞票，一转身闪进大门，片刻工夫，他便引着地方名流进入一间小包间。小包间里，宽大的沙发上，一位不到二十岁的小姐，正在一件一件地脱衣服。老板顺手关上包间门，侧着耳朵听了一会儿，然后，在地方名流与那位小姐风雷激荡的过程中，他捂住嘴，偷偷地笑起来。

可是，夜总会老板很快就笑不出来了。

那时候，夜总会老板已经离开了包间门，正半躺在大厅的沙发里，一边有一口无一口地吸着香烟，一边从衣袋里掏出地方名流给的嫖资，一张一张地数着。忽然，他听到包间里传出小姐惊恐的叫声，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那位小姐便砰一下撞开包间门，赤身裸体冲出来，大声嚷道："死了死了，他死在我的肚皮上了。"

夜总会老板先是一惊，手中的钞票全都洒落到地上，一头的冷汗跟着铺天盖地地淌下来。天哪，死了？地方名流做了"花下鬼"，竟然死在一位夜总会小姐的肚子上。

那位小姐赤裸着身体，在夜总会大厅里疯狂地跑来跑去，嘴里仍旧在大声地嚷叫着。显然，她是实实在在地被吓住了。

夜总会老板赓即反应过来，他一把拉住惊恐万分的小姐，啪啪啪连着打了三个耳光，压低声音，恨恨地吼道："住口。"

果然，那位小姐不再嚷叫了，却身子一软，瘫倒在地上，立刻就哭泣起来。好半天，她才平静下来，扬起脸，问老板："你看，这件事，该怎么办？"

夜总会老板抖抖簌簌地抽出一支香烟狠狠吸了几口。等到那支香烟吸了一半时，他终于做出了自己在风月场上做出的最正确的一件事。尽管，他知道，这一次最正确的决定，意味着他和这家夜总会，以及那位不到二十岁的小姐的命运一定是凶多吉少。然而，他更清醒的是，地方名流突然间横尸在小包间的沙发上，对他而言，即便不是塌天大祸，也算是祸不可躲，除了做出这个最正确的决定之外，他还有其他路子可走吗？他双眼死死地盯着那位小姐，说："你给老子听好，第一、马上穿好衣服；第二、包间那个死人，不要再动他；第三、立刻打电话报警。"

一听说报警，那位小姐原本惨白的脸色更加惨白起来，她连连摇着头，吓得再次哇一声大哭起来，"不要报警，我怕。"

老板再次抓住她的胳膊，再次连着啪啪啪打了她三个耳光，再次压低音量吼道："你是他妈的傻子一个。你如果现在不及时报警？就算你逃过了初一，你还能逃过十五？到那时，你跟那老家伙风流的现场都没有了，你他妈的不就成了谋财害命的杀人犯？"接着，他抬手做了一个割头的姿势，极为严肃地说，"真的到了那一天，你他妈的就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这种利害关系，你他妈的不明白？"

那位小姐想了想，认为老板的话说得有道理。她急急忙忙地回到屋里，穿好衣服，抓起电话，正要压号码时，她还是睁大一双无比惊恐的眼睛，害怕地问："报警以后，我……我……我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理？我……我……我会被……"

夜总会老板虽然不知道对方到底是想说枪毙呢还是坐牢，但是，对方正处于无边的惊恐中的心态，他却是很清楚的。他略略思考了一下，用一种肯定的语气安慰对方："你又没犯故意杀人的死罪，绝不可能走上刑场，也决不可能坐多少年的牢房。"他说，"不过，人是在你肚皮上死去的，尽管那老头本身风流成性，自己采花致死，但是，责任，你和我都肯定要负起来。我估计，处理是逃不脱的，至于处理成坐牢还是其他什么？唉，天知道啊！"

事实上，夜总会老板这番话，以其说是安慰那位小姐，还不如说是自己安慰自己。

得到小姐的报警电话后，片刻功夫，几辆警车鸣着刺耳的警笛飞驰而来。接下来，那家夜总会的大门贴上了封条，夜总会老板与那位小姐，一同拘押在天方市看守所。至于地方名流的尸体，经过法医检验后，证实了夜总会老板与小姐的如实交代：他因情绪太亢奋，无法像三十岁的年轻人那样横扫千军如卷席，一命呜呼在女人的肚子上。

——分析起来，恶有恶报这句话真是欺骗世上最天真善良的老百姓。细细一想，上天真是不公，对地方名流这样一个生前就采花无数的人物，上天不仅没让他遭受任何无名病痛死去活来的折磨，相反，还让他在一种极尽愉悦的呻吟声和醉意模糊的状态中，成全了多少人、且完善了多少人、还如愿了多少人一生都在梦寐以求的痴痴梦想，那就是钻进神奇的洞天，觅一块肥沃的福地，笼罩在花圈中，成为万千大众可遇不可求的艳遇与传奇。

刘医生讲完地方名流"花下死"的故事后，似乎意犹未尽，也似乎艳羡地方名流风流快活的人生结局，他跨前一步，低下头，俯视着那具死尸，感慨万端地叹息一声。

喻红缓缓地伸出一根手指，指尖刚一接触到死尸的脸孔，冰凉的寒意立刻传入她心里去。她飞快地缩回手，全身禁不住冒起一层鸡皮疙瘩。

刘正伟抬腕看了看表，“喻小姐，时间已经不早了，我们走吧。”他笑着说，“那位方总经理，大概在外面已经等得着急了。”

喻红似乎没有听到刘正伟的话，此刻，她的心思仿佛飞到了另一个地方。

刘正伟奇怪地望着她，“喻小姐，你怎么了？”

喻红惊醒过来，恍惚着说：“哦，刘副县长，我没什么。”跟着，她又将目光转向刘医生，奇怪地问：“刘医生，地方名流已经死了十多天了，他的尸体为什么还不送殡仪馆火化、反而存放在医院的停尸房里呢？”

刘医生第二次竖起大拇指，“喻小姐，你的心思真是够高够远的。”他说，“一般人看到死尸，害怕得躲都来不及，哪里还会想到死尸背后的文章上去？就凭这一点，喻小姐，我刘某人佩服你的胆量与远见。”

喻红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轻轻地扳下刘医生那根竖在半空中的大拇指，用一种谦逊的口吻说：“刘医生，你先别给我戴什么高帽子。常言道，女人嘛，头发长见识短。即使偶尔小小地聪明一回，也是你们男人故意让出的机会。”接着，她话锋一转，又重拾刚才的话题，“你还没回答我，地方名流的尸体为什么存放在这儿长达十多天？”

这一次，刘医生把嘴唇往刘正伟身上努了努，他说：“这个问题，你问我哥哥。”

喻红将疑惑的目光投到刘正伟身上。

刘正伟做出一副不紧不慢的神态，他学着喻红和刘医生早先的样子，跨前一步，低下头，细细地俯视了一遍死尸的脸孔，仍旧用一种不紧不慢的语气说：“地方名流生前，欠下一路的风流债，不仅给那些女人、也给组织上惹出若干的麻烦。原以为，他‘花下死’后，这一切麻烦，就一笔勾销了，永远不存在了。谁知道，唉……”

因为地方名流的死法极不光彩，一时间成了天方市民兴趣盎然的谈资，不宜于公开地、大范围地搞公祭般的追悼活动，所以，天方市政府的几位头头紧急开会研究，很快达成一致意见，在殡仪馆举行一个半明半暗的遗体告别仪式，不声不响地把尸体火化掉。按理说，这种处理方法考虑到了方方面面的影响及死者家属的面子，应该被地方名流的后人所接受。开始，地方名流在天方市的后人们也确实接受了这个建议，因此，事发后的一个星期，遗体告别仪式在天方市殡仪馆如期举行。那天，对于天方市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官员们来说，生平第一次以死者亲戚的名义而非代表某级组织来参加地方名流的遗体告别仪式，其中，包括了刘正伟。然而，正当人们身穿素衣、手佩黑纱、在如悲如泣的哀乐声中，把灿烂的笑纹密密地绷紧在庄严肃穆的厚脸皮之下，同时，也把轻松的步伐掩藏在心情沉重的缓步行走中的关键时刻，一个神秘的电话忽然打到了殡仪馆。等地方名流真正的家属接完电话回到大厅时，宣布了一个惊人的变故——立刻取消遗体告别仪式、尸体运到天方市人民医院存放起来。就在人们惊愕万分之际，真正的死者家属提出了三个要求：第一、死者生前劳苦功高，为天方市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却屡屡遭受不公正的调查对待，因此，对死者应该作出一个盖棺定论的结论；第二、死者虽然退休了，但是，他那天是应邀出席天方市轻纺工业管理局的会议，他的死亡，是“工伤”，是完完全全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第三、死者生前虽然权力不大，但是，他却是有一定级别的人，在落实了第一、第二条后，应该按照死者生前的官阶，享受同等待遇的哀荣。

喻红惊疑地望着刘正伟。她并非惊疑对方话中的真实性。她吃惊的是面前这具僵硬的死尸——地方名流不可思议的活动能量，不仅可以保护他生前做个不倒翁，而且，还可以保护他在“花下死”之后，伸手要一个备受他人尊敬的既光荣又悲壮的殉职。她疑惑的是那个打电话到殡仪馆的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神秘人物？他（她）与地方名流之间，又是一种什么样的隐秘关系？

刘正伟再次碰了一下喻红的手肘，问：“喻小姐，走吧？”

喻红回过神，“好，我们走吧。”

刚走了几步，喻红忽然停下来，缓缓地回过头，目不转睛地盯着不远处的死尸。

地方名流的脸孔上，又重新盖上了那块白布。

刘医生先是奇怪地望了望喻红，又看了看刘正伟，最后，他将目光投到地方名流的尸体上去。

忽然，喻红问了一个莫名其妙的话题：“刘副县长，你现在任副县长的天方县，与天方市又是什么关系呢？”

一时间，刘正伟没有反应过来。喻红何以会在阴森恐怖的停尸房里问这个与死尸没有任何关联的奇怪问题？他说：“天方市的城市建筑物，就在天方县的地盘上。”

天方市的前身是天方地区行署，那时候，还没有诞生天方市，只有天方县，地区行署所在地就在天方县城。这样一来，在一座小小的县城里，就有了两套官阶不同的行政机构：天方地区行署与天方县政府。后来，随着城

市规模的扩大，过去的天方县城已经发展成一座中等城市，天方地区行署也就顺理成章地撤销，成立地区级的天方市。

“哦……”喻红终于明白了，调侃着说：“这么说来，天方市虽然官大一级，但是，天方市的官员们，却不得不在你这位天方县的副县长家门口混日子，是吧？”

刘正伟耸耸肩，现出一脸的苦相，说：“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我这把副县长的交椅，争着抢着的人，怕早就打破了头。”

他们走出停尸房，站到那扇小门前。

蒙蒙细雨仍旧在不停地飘着，夜色比先前显得更黑暗起来。昏暗的灯光透过古树枝叶之间的缝隙，愈加漏出雨境的寂寥。

刘医生握住喻红的手，再次慎重地告诫道：“这些秘密，只有你知、我知、哥哥知。喻小姐……”

喻红以为刘医生是说鬼胎的事情，她打断对方的话，郑重地点点头，“刘医生，你放心吧，那个冰柜，除了……”

“喻小姐，”没料到，刘医生同样打断了喻红的话，“我不完全是说鬼胎一件事。”跟着，他调转脸，望着刘正伟，“怎么，你没告诉喻小姐？”

刘正伟急忙解释道：“从机场接她回来的路上，没适当的机会。我原想等到了宾馆后，再找机会告诉她，没想到，她一车就坐到医院来了。”

喻红疑惑地看看刘医生，又望望刘正伟，问：“还有一件什么机密的事情？”

刘正伟指了指刘医生，说：“在这个地方，没有外人知道我与他是亲兄弟。”

刘医生抢过话头：“其实，就为了工作上少受些干扰。”

喻红说：“刘医生，放心吧。从今往后，就连我都不把你二人当亲兄弟看待。”

喻红的聪明可以让她领会到许多隐秘的事情，包括刘正伟与刘医生不能相认的兄弟关系。

一直看着刘医生关紧那间小屋门后，喻红才转身跟在刘正伟身后，急步朝医院大门口走去。不过，这时候的喻红，又一次在步子上校定了她与刘正伟的级别——她故意落后三步。

没料到，这一次，刘正伟的态度却与先前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步子缓了缓，忽然头也不回地往后一伸，一把拉住喻红，飞快地贴到自己的身边，故作不满地责备道：“喻小姐，我们都是一家人了，你何必还疏远我呢？”

喻红心中一闪，飞快地明白过来。应该说，喻红摸准了这位中年男人的心思，在他俩最先走进医院的路上，刘正伟在一棵古木参天的大树下，已经用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种种方式，对这位漂亮的重庆女人引诱过了，虽然没有遭到她的拒绝，但是，也没有任何理由说明她一定会拒绝。因此，刘正伟的胆子就大了起来。喻红在心里冷笑道：刘副县长，你刚才还说地方名流好色，照我看，你跟那位“花下死”的僵硬尸体，都是一路货色。

“怎么，你怕我？”刘正伟停下脚步，紧紧地拉住喻红，双眼欲火明亮地盯着她雨雾朦胧的脸孔，用一种戏谑似的语气说，“我又不是停尸房里的死尸，除了通身冰凉之外，还没有一点点想法。”

喻红静静地贴在刘正伟身边，两只眼睛半睁半闭地看着对方，那神态，似乎是一位贪懒的妇人在春天午睡之后刚刚起床之际的那一刻，既缱绻又慵懒。细细的雨帘从两人的视野中间隔断开来，从而把喻红的眼睛显得既深邃、又迷离、还缥缈。

身旁的大树上，不知是什么东西响了一下，似鸟翅的扑楞？或是饱浸雨露的落叶砸在树枝上的响声？甚而，是白色建筑物里的一道光线，射到油浸般湿淋淋树叶上的油滑声。

此情此景，对于大多数的男人而言——至少对于此时此刻的刘正伟而言，他在喻红眼睛里看到的，是淋在雨中慢慢开放的花心、是浸泡在水里干果般渐渐膨胀起来的色胆。他忽然想起一个流传在众多情人中间的最通俗的说法：十个女人九个肯，就怕男人嘴不稳。那么，他猜想起来，喻红那种半推半就的神态，是否就印证了这种最通俗的说法呢？他接着又想，喻小姐，既然你半推半就，那好，我一定找个机会，一定要破门而入。

——有一句成语，叫做一叶障目。同样的道理，这一次，身为副县长的刘正伟大大地看走了眼，甚至，他本人举起了艳丽的花枝，花影蹁跹地缭乱了自己的眼力。想想看，在官场上，这是否是一个最致命的“眼误”？难怪他会成为走下坡路的官员。

事实上，只有喻红本人才清楚，她此时此刻的眼睛里，除了如同眼前湿漉漉雨境般深邃、迷离、缥缈之外，

还有一个陌生、大胆——甚而是疯狂的全新想法，换一个角度讲，她刚刚萌生出一笔获取暴利的生意经，一笔因为在停尸房里、在地方名流那具虽僵硬但活力犹存的死尸旁边萌发出来的生意经。这时候的喻红，她的身体虽然贴近刘正伟，眼睛也在望着刘正伟，然而，她全部的思绪，都浸润在那笔正在发芽、成长过程中的生意经上。这种情形，有点像那些同床异梦的夫妻，一方以为抱紧在怀中全身都抽光了骨头的躯体，全身心地爱着自己，殊不知，另一方的心思，早已越过虚无而又实在的时空，梦魂般地落脚到情人身上去了。

喻红贴着刘正伟，重新朝医院大门口走去。不过，这一次，因为是贴近而非过去的落后，所以，在外人看来，他俩倒真有点像那些婚外的情人关系了。

他俩再一次出现在那块白底黑字的天方市人民医院的招牌下。

忽然，喻红停住脚步，双眼大大地瞪起来，一只手飞快地捂住嘴唇。透过蒙蒙细雨，她吃惊地看到不远处的小车里，方四海正双手捧住谢小芳的脸，热烈地亲吻着。也许是太忘情了，也许是太粗心了，小车里的灯，竟然没有关掉。天哪！她情不自禁地摇摇头，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方四海与那位年轻漂亮的女人到底是如何贴近的，而且，已经贴近到可以肌肤相亲的地步了？继而，转念一想，她离开小车的时间尽管不长，可是，就在这不长的时间里，她本人在地下室的停尸房里，不是同样经历了一段不可思异的见闻与潮起潮落的心路变化吗？

这时候，刘正伟也看到了小车里两情相悦的一幕，他先是一愣，继而脸上滚过一团怒气，双眼喷出火来，低声而又恨恨地骂了一句："我日你妈。小姐毕竟是小姐。猫儿始终改不了偷腥的本性。"

说这句时，刘正伟显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是天方市下辖的天方县人民政府的副县长。话音刚落，他便抬起脚步，准备怒气冲冲地朝小车扑去。一刹那间，喻红心中划过一道又一道闪电，不容多想，她便飞快地拉住刘正伟，飞快地将对方拥入怀里，紧接着，她将自己两片湿润而柔软的嘴唇，牢牢地焊接到对方的嘴唇上。喻红在一瞬间做出的举动是刘正伟做梦都想不到的。不，应该这样说，这些举动，是刘正伟几分钟前梦寐以求的，是他主动拥喻红入怀、是他主动亲吻喻红。谁知道，仅仅是几分钟后，这些梦想中的春风吹过草原般的动作，竟然由一位女人抢了主动呢？许久，喻红才慢慢地移开嘴唇，双眼盈满秋水，定定地注视着他。然而，在刘正伟看来，这不是两汪秋水，而是双目脉脉含情。他转过脸，瞟了瞟小车里的情形，见方四海与谢小芳仍旧在忘情地亲吻着。一团怒气又重新滚过他的脸孔。

喻红看到了这团怒气。她再一次抱紧刘正伟，将脸贴到对方胸前，异常温柔地说："伟，你为什么不吻我？"

这时候的刘正伟，心态显得异常复杂。一方面，他眼角瞟着小车里的谢小芳与方四海既忘我又忘情的亲吻情形，有一种心如刀绞般的疼痛；另一方面，怀中搂着这个人间尤物，又是他先前一直想入非非的重庆女人。

喻红抬起头，双手抚着刘正伟的脸，将他的视线校正到自己的脸上，柔声问："伟，我说的话，你没听到吗？"

刘正伟先是吻了吻喻红，跟着疑心大起，轻声问："喻小姐，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喻红明白刘正伟话中的意思，她毫不犹豫地说："因为我是方总经理的女秘书，所以，替老板分忧解难，是我这位秘书的职责。"

喻红聪明地抓住了刘正伟心中的疑点，急中生智，开门见山地把话说得既明白又透彻。她很清楚，她面对的不是一位初涉世事的小青年，而是天方县人民政府一位好色的人民公仆。其实，喻红的聪明是基于现实生活中若干这样的事实，情夫与情妇打成一片，无论他们在肉体上夯得是多么的亲密无间，而双方心中都明白，彼此都在利用对方，从而达到离心离德的目的。

刘正伟想了想，喻红毫不遮掩的大实话似乎确有道理。他又瞟了瞟小车中的情形，问："喻小姐，你那个什么方总经理，照我看，完全是个配盘（配角）的角色。你们紫河车广告公司真正的老板不可能是他吧？"

喻红细声笑起来。她的笑，显得很世故也很无奈。这份世故与无奈，是她故意笑给刘正伟看的。

刘正伟盯着她。

"我说得不对吗？"他说，"那个年纪轻轻的方总经理身上，看不出一点点做老板的气质。"

喻红的脸上，仍旧是那种既世故又无奈的笑容，她轻声说："方总经理身上有无做老板的气质，坦诚地讲，跟我这位女秘书没有任何关系。"她伸出两根手指，举到半空中使劲磨合了一下，做了一个数钞票的动作，"只要每个月，有人按时给我出粮（发工资），至于谁是紫河车广告公司真正的老板，刘副县长，这不是我一介小秘书可以关心、也没必要关心的地方。你说呢，伟？"没等对方回答，她紧接着反问："刘副县长，我倒想听听你的高见，老板气质是什么？"

刘正伟没有回答。并非他不想回答，而是喻红嘴里一会儿严肃异常的刘副县长、一会儿亲亲热热的伟，让他的一颗心时冷时热；胸中那份心思，忽而飘向左、忽而又飘向右。

喻红似乎也不准备听刘正伟的回答，她又提出一个问题："刘副县长，按你的气质学说，在你们官场上，哪一级台阶的官员，是否也应该有哪一级的气质呢？"

"这……"

刘正伟一时语塞。

喻红看着刘正伟的神色，她的思绪又滑到心中那桩渐渐明朗起来的阴谋上，她想，既然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何不一针刺入对方心里去，让对方心中流血？她笑着问："刘副县长，听说你过去的官帽，比现在这顶副县长大多了，是真的吗？"她的脸上，故意露出困惑不解的神情，"人家的官帽，是越戴做大。怎么到了你头上，反而是越戴越小了呢？难道，是你身上，没有做大官的气质吗？"

听完喻红的话，刘正伟脸上滚过一团又一团火辣辣的红云。他调转脸，先是瞟了瞟小车里的情形。此时，小车里，方四海的嘴唇已经从谢小芳嘴上取了开来，双手也不再捧着她的脸，然而，两人仍旧是一副甜甜蜜蜜的样子。继而，刘正伟又仰起脸，望着漆黑无边的夜空，细雨立刻白粉粉地蒙了他一脸。

喻红静静地注视着对方。她知道对方有感慨万分的内心话要说出来。

果然，刘正伟说："喻小姐，你不是官场中人，你当然不知道官场上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在官场上做官，并非看你有无做官的能力与气质，而是看你能否真正地读懂抱经秘笈。"

"抱经？还有什么秘笈？"

喻红奇怪地看着对方。这个奇怪的抱经名称，她还是第一次听到，她想，天方官场上的所谓抱经是否就是我们重庆人说的寻找靠山？

"是啊！秘不传人的抱经，全靠自己去领悟。"刘正伟仍旧仰望着雨蒙蒙的夜空，"如果你的功夫到家，真正地'抱'对了一根粗腿，那么，你有无做官的本事算什么？到时候，粗腿说你行，你即便再不行，也行。"他叹了口气，"如果你眼力出了问题，抱错了一根有病的'水肿'大腿，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即便有天大的本事，你行，也会不行！"

"我懂了。"喻红接过话头，立刻将话题转到方四海身上，"刘副县长，经你这样一说，我终于明白了身上没有老板气质的方国安，为什么会做紫河车广告公司的总经理了。"

刘正伟心里清楚，喻红这句"我终于明白了"的话，其实是故意说给他听的。那意味着，那位正在小车里与谢小芳谈风论月的小男崽儿，真正地抱对了一根粗壮有力的大腿。他望着小车方向，情不自禁地做了一个呸的动作。

一丝得意的笑影从喻红脸上不经意地滑过。

刘正伟回过头，双手抱紧喻红，刚要做出亲吻的动作，不料喻红却伸手挡住了。

刘正伟笑嘻嘻地说："刚才，是你主动吻我的哟。"

喻红脸上挂着细细的笑容，慢慢地从刘正伟怀中脱开身来。她一只眼睛瞟着小车里的情形，另一只眼睛盯着他，说："伟，你是一个正当壮年的男人；我呢，也正好处于虎狼阶段。你的需要，也是我的需要。"她扑闪着眼睛，长长的眼睫毛上挂满了晶亮的雨花，"然而，你必须答应我两件事，否则，我立刻打道回府，离开天方市。"

刘正伟目不转睛地望着喻红，"哪两件事？请讲。"

喻红指了指小车方向，"第一、方总经理与她的事情，你一定要装作不知道。可以吗？要知道，方总经理是我的老板，我这位小秘书的去与留，取决于他心情的高兴与否。我想，你不可能让我丢了饭碗吧？"

"这……"

刘正伟沉思起来。

喻红嘴角扯起一丝冷笑，用一种讥讽的口气说："刘副县长，你总不可能双脚踏到一座山顶上，两只眼睛还望着另一座高山吧？"

喻红这句含讥带讽的话，其实透出一种半明半暗的信息——她可以委身于对方，然而，对方则必须在她与那位女人之间做出选择。

刘正伟一咬牙，忽然间抱住喻红，"我答应你。"

这一次，喻红没有脱开身。她任随刘正伟的双手在她的后腰间蛇头般地滑动。

刘正伟一边滑动一边开着玩笑："我听人家说，男人怕打脸，女人怕摸腰。怎么，我摸你的腰，你为什么没有反应呢？"

喻红仍旧是那副静如处子般的神态，仍旧任随刘正伟的手在她后腰间蛇头般地滑动。她说："男人的脸，看要拿给什么样的女人打；女人的腰，也要看拿给什么样的男人摸。有时候，女人的腰，她喜欢的男人不去摸，她心里反而很不高兴。"

刘正伟一边滑动着手指，一边没忘记问下一个问题："第二件事呢？"

喻红仍旧是一脸浅浅的笑容，"今天晚上，我需要你找一个既清静、又安全的地方，我需要弄清楚你与那位女人，到底是什么关系？"说到这里，她脸上原本浅浅的笑意顿时浓郁起来，"我想，这件事，对你而言，不是太难吧？"

刘正伟如蛇头一般滑动的手指忽然停止在喻红腰间，他双目灼灼逼人似地望着喻红，仿佛全身的血脉一瞬间全都贲张到他的两颗眼珠上。他既惊、且疑、还喜地说："喻小姐，真的？"

"重庆女人，说一不二。"喻红重重地点点头，"真的。"

刘正伟紧了紧十根手指，似乎更紧地抓牢手中的女人。他仍旧用既惊、且疑、还喜的语气说："今晚？"

"今晚。"

"一个清静、安全的地方？"

"是。一个清静、安全的地方。"

"就我与你两人？"

喻红伸手在对方脸上拧了一把，嗔怪道："你难道还想把那位女人弄到一块？！"

一瞬间，刘正伟一颗心狂跳起来。天哪，这艳遇说来就来了！

同样在这一瞬间，喻红却在心里冷冷地说：刘正伟，你龟儿子上当了，老娘那个千万富婆的生意经全都"落"在你的身上。

当然，心花怒放的刘正伟，无论如何也读不出隐含在喻红眼水深处的千万富婆的生意经，他能够读到的、也是他目前唯一关注的，是怀抱中这位成熟的重庆女人一片一片的"花瓣"正透过春水潋滟的双眼，似乎在心田上缓缓地绽放起来。

喻红又在刘正伟脸上温柔地拧了一把，然后脱开身，扯了扯被刘正伟蛇头般的手指弄乱了的衣服后襟，说："该提醒他二人了吧？"

刘正伟明白喻红话中提醒的意思，他笑了笑，怀着情满胸膛般得意的神色，眨了眨眼睛。刚要往前走去，喻红却一把拉住了他。

刘正伟笑着说："怎么，你想与我单独多待一会儿？"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生活细节，再一次让喻红坚定了玩刘正伟于股掌之中的想法，她想，方四海与那位女人正在小车里亲热，如果她和刘正伟贸然出现在他俩面前，其结果，必然是弄得大家都很没面子，看来，刘正伟之所以在官场走下坡路，很可能跟他的不注重生活细节有密切的关系。

喻红没说话，她拉着刘正伟，一步一步地倒回大门旁边。

在他们的头上，悬挂着那块白底黑字的天方市人民医院的招牌。细雨仍旧朦朦胧胧地飘然而下，如细细的竹筛滤下的白面粉尘。

喻红望着刘正伟，将一根手指竖到半空中，悄声数道："一、二、三……"紧跟着，她忽然抬高音量，用一种可以穿透层层厚重雨帘的尖锐嗓音"吼"出一句话来，"刘副县长，这儿不像什么治病救人的医院，倒像是专门给那些高级干部修建的疗养所。"

想到自己从来没用这么大的嗓门"吼"过话，喻红不由自主地笑出声来。

刘正伟已经领会到了喻红的意思，他一边微笑着，一边学着喻红的大嗓音，说："真让你给说对了。当年，按省里最初的规划，这所老地主过去的私家花园，是准备修成疗养所，专门提供给地师级以上干部疗养的；没想到，后来，许多吃饱了饭没事干的刁民们，写了一封又一封检举信，寄到中央。碰巧了，检举信落到一位同样吃饱饭没事干的国家领导人手里，他立刻作了批示，明令要把地主花园还给人民群众。"

他俩一边大声地“议论”着，一边朝小车走去。

小车里的情形，当然在他俩的意料之中：灯仍旧亮着，方四海在悠闲地抽烟，谢小芳的十根手指轻轻敲击着方向盘，脸上的神态恢复了先前的冷漠。

他俩刚一坐进小车，方四海就惊叫起来，“喻姐，你的衣服都淋湿了？”

说到这里，他将头探出车窗，看了看细雨。一瞬间，他奇怪起来，这样的毛毛细雨，能够把喻红的衣服淋湿，那么，她就不单单是在雨中走一小段路的问题了。

喻红没有理会方四海。事实上，她与刘正伟在雨境中走过的路，确实只有一小段，然而，只有他们才知道，他们站在雨境中的时间，却超过了许多人走的一大段路。尽管喻红反应极快，一时间，她还真的不好回答这个看起来极细小的问题。

谢小芳飞快地抬起眼皮，从反光镜中瞟了喻红一眼，接着，又瞟了一眼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刘正伟，嘴角滑过一丝冷冷的笑纹。

这时候，刘正伟及时地转移了话题：“方总经理、喻小姐，真的不好意思。”他说，“你看我这个做主人的，尽的是什么地主之宜？把你们从天方机场拉到这儿，还没招呼你们吃晚饭。想来，你们的肚子已经饿坏了。”他望着谢小芳，“开车。”

谢小芳反问：“哪儿？市政府招待所？天方宾馆？还是水……”

她忽然打住话头，脸上掠过一丝差点说漏嘴的神色。

坐在后座上的喻红心中突地一跳，她异常敏捷地抓住谢小芳嘴中漏出的话头：“还是水……”是什么意思呢？

刘正伟翻起眼皮看了一眼谢小芳。

在方四海看来，刘正伟的“抬眼皮”跟睁开双眼没什么区别，并无什么特别的意思。然而，在喻红看来，那一眼，就是一个字：恨。

刘正伟不是“恨”谢小芳恨铁不成钢，而是“恨”她差点说漏了嘴。

刘正伟想了想，说：“到天方宾馆吧。”

小车开动起来，那块白底黑字的天方市人民医院的招牌，很快淹没在雾蒙蒙的雨境里。

第八章　重庆女人的小纸条

天方宾馆很快到了。

小车停在天方宾馆门口，谢小芳仍旧面无表情地坐在车上，十根手指轻轻地敲击着方向盘。

刘正伟、喻红、方四海陆续跨出车门，慢慢朝大厅内走去。中途，喻红缓了缓脚步、回头瞟了一眼谢小芳，没料到，谢小芳也正在盯着她，两个女人的视线异常奇妙地碰撞了一下。喻红虽然不知道谢小芳心里在想什么，但是，她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小车并没熄火，也就是说，走在前面的刘正伟，将很快离开天方宾馆。

果然，当刘正伟以天方县政府的名义为喻红和方四海订了两间包房之后，他并没有送二人到房间去的意思。他一只手握住方四海的手，另一只手指着自己的湿衣服，用一种抱歉的语气说：“方总经理，你和喻小姐先休息一下。我呢？赶回家去把湿衣服换掉。”

方四海客气地说：“刘副县长，为接待我们，你劳累了这么久，还淋湿了衣服，太对不起你了。”

这时候，喻红主动伸出手，“刘副县长，你抓紧时间回去吧。”

奇怪的是，这一次，刘正伟并没握喻红的手，而是朝对方点点头，话中有话地说：“喻小姐，你先在天方宾馆住下来，假如这儿的条件不太清静，明天，我再换个地方，如何？”

喻红讳莫如深地望着刘正伟，她心情极不平静。她想，刘正伟故意不与我握手，是否与那位年轻漂亮的女司机有关？或者说，是否与那个神秘的“还是水……”有关呢？

刘正伟转身急匆匆地离去。

然而，他刚走到大厅门口，一个声音响在耳畔：“刘副县长，请等一等。”

喻红的声音。

一瞬间，刘正伟愣住了。

这时候的喻红，远远地伸出手，脸上虽然仍旧是讳莫如深的笑容，但是，只要细心观察，还是可以看出，她的嘴角，挂着一丝赌注已下的坚定神态。她一步一步地走到刘正伟跟前，握住对方的手，与此同时，一张纸条悄悄地贴进了对方的掌心，喻红话中有话地说："刘副县长，既然雨把衣服淋湿了，那么，干脆把旧衣服换下来。"

一直坐到小车上、一直到大街上五颜六色的灯光摇摇晃晃地映到车窗上时，刘正伟还在回味、咀嚼喻红分手时的那句话。他想，女人如衣服，换掉旧衣服？那意思是再明显不过了，她喻红将来就是自己的新衣服，问题是，喻红话中的旧衣服指的是谁？他瞟了一眼身边的谢小芳，想起在医院门口，当他和喻红看到方四海与谢小芳在小车里亲吻时，自己脸上滚过的团团怒气。猛然间，刘正伟明白了，喻红一定以为谢小芳是自己的旧衣服（情妇）！明白过来的刘正伟，思绪似乎又滑到了一件什么可笑的事情上去，竟然忍俊不禁地笑出声。

谢小芳瞟了一眼坐在身边的刘正伟。她不仅没表现出吃惊的神情，反而平静地吐了三个字："到哪儿？"

刘正伟似乎没有听到谢小芳的话。当然，很可能是，他不屑于回答这个多余的问题。他先是望着车窗外的蒙蒙雨境，继而轻轻说："把灯打开。"

一会儿，他摊开手掌，缓缓扯开那张纸条。纸条上只有很简单的一行字：伟，我等你的电话。

刘正伟看完后，用两根手指挟起那张纸条，感慨地说："我过去只听说重庆女人漂亮非凡，没想到重庆女人的心机还如此深沉。小芳，你看看这张纸条。"

谢小芳仅仅斜着眼瞟了一下，嘴角泛起一丝冷纹，忽然问："喻小姐悄悄递纸条给你，她是怕我看见吧？"

"她还吩咐我，换掉旧衣服，穿上她这件新衣服。"他笑了笑，故意问，"小芳，你猜猜，她这是什么意思？"

"傻子都明白，喻小姐把我当成你的情妇了？"谢小芳鼻孔里重重地哼了一声，"精明的喻小姐，这一次，她看走眼了。"

刘正伟一边慢慢地卷回手指一边慢慢地抽出两支香烟，并排着叼到嘴上，点燃火，递了一支到谢小芳的嘴上。谢小芳吸着香烟，将方向盘一拐，小车立刻驶入一条僻静的小巷。没多久，小车驶出天方市区，开往郊外。等那支香烟吸完时，车子已经到达一幢木房子前。这幢木房子，外表看起来很普通，甚而还有些简陋，木板墙、木板地、乃至连房顶，都是用木板做成的。然而，进入房间后，则又是一番别开生面的景象，除了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外，房间里的每处地方，都用最高档的清油刷过，光可照人。木板房里有许多间小屋。刘正伟进入其中的一间，一会儿，他走出来时，身上那套湿衣服已经换成了一套休闲装。这时候，谢小芳已经从微波炉里，端出了两份简易的晚餐摆到了餐桌上。两人一边吃着饭，一边细声地交谈着。中途，刘正伟直言不讳地问："你与那位重庆崽儿，怎么那么快就……"

说到这里，他打住话头，两只眼睛注视着谢小芳。

虽然，刘正伟没有把话说完，但是，谢小芳还是明白了对方的心思。她慢慢地把口中最后一点食物咀嚼完后，忽然轻轻地笑了起来，说："方总经理身上，有一个习惯，与你有着惊人的相同。"

刘正伟仍旧双眼注视着对方，猜测道："你是说，点烟？"

谢小芳点点头，调侃着说，"假如让方总经理去从政，我想，他在官场上的步伐，很可能也会跟你一样的结果——为一个色字走下坡路。"

刘正伟仍旧注视着对方，缓缓推开饭碗，缓缓站起身，问："小芳，你真的以为那个傻子一样的重庆崽儿，会是你的目标（男人）吗？"接着，他摇了摇手指，"小芳，你别误会，我的意思是，即便那个目标（男人）是因为我们要达到目的而为之，然而，你至少也要找一个看得顺眼的男人吧？"

谢小芳学着刘正伟的样子，同样双目注视着对方，同样缓缓地推开面前的饭碗，同样缓缓缓地站起身来，问："刘副县长，那个傻子一样的重庆崽儿，不是你们给我安排好了的吗？不是你们阴谋当中的一环吗？"

刘正伟脸色一凛，"什么阴谋？多难听。应该叫做紫河车计划。"

谢小芳将双臂抱到胸前，哼了一声，"阴谋？计划？无非是计划比阴谋好听而已。"她说，"你认为那个重庆崽儿是傻子？你错了，他并不是傻子，他只是太年轻，缺少社会阅历而已。"她冷笑起来，"也许，等他到了你这样的年龄，比你精明多了。"

一时间，刘正伟显得有些难堪。

谢小芳没有理会刘正伟的难堪，她转身收起餐桌上的饭碗，自顾走进了厨房。

刘正伟慢慢踱到窗前，望着黑沉沉的夜空，愣愣地出神。细细的雨脚虽然柔软无声地落到房顶上，但是，等

它们汇聚到一起从屋顶滚到地上时，却又成了清晰可闻的滴答声。

许久，谢小芳走出厨房，看到刘正伟浸入思索中的神态，提醒道："喻小姐还等着你的电话。"

刘正伟回过神，他拿起话筒。不过，他拨通的不是天方宾馆，而是远隔千里的深圳。他说："钟组长，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对方问："喻小姐怎么样？"

刘正伟极干脆地说："不是一盏省油的灯。"

对方说："喻小姐如果是一盏省油的灯，我也不会选中她来出面操作这个计划了。重庆女人不仅漂亮，重庆女人还很聪明，而且，重庆女人还很耿直。"紧跟着，对方话锋一转，"正伟，你务必记住，你可以跟漂亮的重庆女人上床，你可以利用重庆女人的耿直，然而，你千万不要忘记，重庆女人的聪明对我们正在进行的紫河车计划来说，意味着什么？"

刘正伟略略一想，立刻明白了对方的意思——重庆女人的聪明可以让紫河车计划顺利地进行，也可以让紫河车计划彻底失败。这就像人才一样，只要是人才，那么，人才就决不可能是傻子，用得好，可以得大利；用不好，则要伤人。

刘正伟郑重地说："我知道了。"

对方又审慎地问，"谢小芳那边呢？"

刘正伟看了一眼不远处的谢小芳，说："她那边，也很正常。"

放下电话后，刘正伟坐到沙发上，双眼望着谢小芳丰腴的身体，脸上立刻现出一阵潮红，他情不自禁地朝谢小芳招招手，示意她坐到自己身边。

谢小芳没有走过去，她问："钟组长说什么了？"

刘正伟欠了欠身，又一次朝谢小芳招招手。

谢小芳眉头一皱，说："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你那点花花肠子，我还看不出来？"她一本正经地说，"你应该清楚，我是因为紫河车计划才到这儿来，不是因为迷恋你刘副县长的身体，到这儿跟你上床。"

谢小芳这番话宛若一盆冷水泼到了刘正伟花心炽热的心上，他脸上滚过一阵潮红。不过，这一次的潮红，不再有一丝一毫的情欲，而是另一种既羞、又恼、还怒的神态。他呼地站起身，瞪大双眼，双手叉在腰间，"谢小芳，你以为你是谁？你别忘了你过去是干什么的？"

谢小芳毫不怯弱，"不用你这么张牙舞爪地提醒我，我谢小芳过去是干什么的，不仅现在忘不了，将来，我仍旧忘不了。"她冷笑一声，"不过，尊敬的刘大人，我倒想问问，你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认识我谢小芳的呢？"

刘正伟瞪了她一眼，重新坐回沙发里。

谢小芳不仅没有躲避刘正伟的目光，反而，她显出一种得理不饶人的神态，说："我谢小芳是个下贱女人，不过，我这个下贱女人，却刚好符合你们的阴谋条件。"

刘正伟再次瞪了她一眼，挥挥手，"你去睡觉吧。"

一直看着谢小芳的身影消失在小屋后，刘正伟才气恼地收回目光。他一边抽出香烟，刚送到嘴边，猛然发现，他又习惯性地抽出了两支烟。他摇摇头，心里骂道：他妈的，该死的习惯成自然。他扔了一支在面前的沙发上，将另一支点燃火，在缭绕而起的烟雾中，他慢慢地想着紫河车计划，同时，也在细细地咀嚼阴谋两个字，最后，就连他本人都不得不承认，谢小芳话中的阴谋二字，说对了。

第九章　上坡下坎官场路

有人说，中国的官员是只能上不能下。然而，在天方地区，在刘正伟身上，这句话却不太管用。

刘正伟的老家在巴都县下辖的荒山村，考上大学后，他学的是机械专业。毕业后，他没有机会去摸机械，分配到离老家千里之遥的天方县轻纺局，当一名普通的办事员。开初，他学着其他同事的样子，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老老实实地在办公室混日子。然而，他毕竟学了四年的机械，无论是心静时还是心烦时，他的思维都会很自然地滑到机械上面去。他想，如果有这样一个机会，哪怕只是与机械二字沾一点边，我都一定全力

争取。心里存在这份想法后，他便格外地留心这样的机会。

没有多久，这个机会终于被他发现了。

不久，有消息传来，轻纺工业管理局的老局长即将退休。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对于这样的官场人事变动，即便是那些切身利益者，也认为是一件最寻常的事情。然而，这一次，刘正伟的目光却由表及里——他聪明地悟到一个圈外人不太注意的现象：每一位新官上升都会烧三把火，其中一把火，就是更换前任留下来的座骑和司机。道理很简单，司机尽管无职无权，可是司机手里握着方向盘，几乎白天黑夜地贴着领导，想想看，领导有什么样的事情，可以瞒过司机的一双眼睛？这一次，新局长上任后，按照有关规定，新局长不可能带原有的座骑与司机到新部门开车，因此，这名司机，只能在内部寻找。应该说，发现新大陆后的刘正伟，当时的初衷也就是趁此机会，找一份与机械沾边的差事。虽然，开车并不等同于机械，但是，汽车却是机械大家族中很重要的一员。他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开着小车，吃香的喝辣的倒在其次，最主要的是，他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脱离枯燥烦闷的机关小职员的生活，沾领导的光，走南闯北地开阔眼界。怀着这样一份私心，刘正伟便悄悄地跑到一家驾校，偷偷地学起了驾驶技术。跟其他学员们比起来，读了四年机械专业的刘正伟在驾校的进步可以说是神速，不到半年，他不仅掌握了一手娴熟的开车技术，而且，许多大的机械事故，他都可以不用找汽修厂了。

半年后，老局长退休、新局长到任。

让大家深感意外的有两点：第一、按照有关规定，作为天方县人民政府下设的一个行政管理部门，轻纺工业管理局的新局长人选，一般都是在本县副科级干部中物色，然后由县政府提名、县人大任命；然而，这一次的新局长，却是由当时的天方地区行署专员介绍过来的一位外地人。这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这位身份不明、背景模糊的外地人竟然通过了天方县政府的提名、通过了天方县人大的任命，稳稳地坐到了局长的位置上。第二、在男人摩肩接踵的官场上，这位外地来的新局长是一位三十来岁的漂亮女人。

果然不出刘正伟所料，女局长上任后烧的第一把火就是更新座骑，理由当然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

就在女局长睁大双眼物色新驾驶员之际，一天晚上，刘正伟手提一袋水果，怀揣着驾驶证，敲响了女局长临时安顿在县政府招待所的家。经过一阵客套后，刘正伟大胆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女局长倒也爽快，她笑眯眯地说："小刘，你的想法很好，我很支持。"她话锋一转，"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你是否是一名合格的小车司机，我需要观察一段时间。"

不久，女局长的新车就开到了办公楼前。

又过了几天，刘正伟终于如愿以偿地离开办公桌，双手愉快地放到了方向盘上。直到这时，办公室里的同事们才惊愕地瞪大双眼，望着刘正伟愣愣地发呆，他们想，这小子，竟然有一手出色的驾驶技术，怎么从来就没听他说起过呢？

女局长说到做到，每当她用车时，她都是暗中带着一只观察的眼睛，脸上浮起浅浅的笑容坐在后座上，与刘正伟的谈话，不热情也不冷淡。

也许，这就是她说的观察期。

一眨眼，一年过去了。

女局长对刘正伟的态度，也明显地热情起来。

一天黄昏，她笑眯眯地对刘正伟说："走，我们到一个地方去。"

这一次，她拉开的车门，不再是后门，而是前门；她坐的位置，也不再是后座，而是坐到了刘正伟的身边。一时间，刘正伟脸上涌起激动的潮红，不过，那时候的刘正伟，并没想到其他方面去，他眼睛里只看出了女局长明显不同于往日的热情态度，他的耳畔响起的是女局长从未说过的"我们"的亲切话语，他兴奋地想，天哪，我终于得到女局长的信任了。按着女局长的指点，刘正伟将小车拐出县城，驶往一条简易的区乡公路。不一会儿，一片茂密的果林出现在眼前。刘正伟到天方县工作的时间，满打满算不到两年，这片果园，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女局长指着眼前一片翠色的果园，说："这个地方，过去是天方水果育苗场。如今，育苗场的职工们，早已分流到了各地，树苗呢，也是不育了。"

刘正伟心想，女局长是外地人，怎么对天方县的情况这么了解呢？

接着，女局长指着果园中一幢若隐若现的木板房，说："那个地方，是过去育苗场的办公室，现在，成了一处很好的休闲之所。"她望着刘正伟，"小刘，你知道我们叫这个地方是什么吗？"

刘正伟摇摇头。他是真的不知道。

“水果山庄。”女局长说，“这是我们共同取的名字。”

刘正伟猜测起来，我们？这一次的我们，绝不可能包括我这个小车司机。

很快，小车驶到木板屋前。

一位中年妇女迎出来，她先瞟了刘正伟一眼，继而朝女局长细声说：“他正在屋里等你。”

女干部点点头，刚往前走了几步，忽然又折转身，抬腕看看手表，对刘正伟说：“你先回城里。晚上十二点钟来接我。”顿了顿，她又特意补充一句，“别让其他人知道。”

刘正伟二话没说，立刻调转方向，将小车开出了那片果园。路途上，他长长地出口气，顺手打开音乐开关，顿时，车厢里灌满了轻松愉快的歌声。他是既高兴又疑惑——高兴的是女局长这次水果山庄的秘密之行，即便是傻子，也能够看出婚外情，换一个角度讲，女局长能够把自己的绝对隐私毫无顾忌地摆到他眼前，说明对他的高度信任；疑惑的是那位与女局长在水果山庄暗中幽会的男人会是谁呢？刘正伟尽管猜不出那位神秘男人的身份，然而，他却从中看出一个现象，女局长能够到天方县来做轻纺工业管理局的局长，一定跟那位神秘的男人有关。好不容易，时针指到了二十四点，在人们的习惯口语里，叫做晚上十二点钟。刘正伟再一次将小车驶出县城，开上那条简易的区乡公路。不巧的是，小车刚一拐上通往水果山庄的道路，忽然，前面闪起两道雪白的车灯。看来，有车迎面开来。众所周知，许多区乡公路很窄，同方向行驶的车辆无妨，倘若对面有车辆驶来，这时候，其中一方就必须找一处宽路面的地方停下让另一方通过。在驾驶员的行话里，这种情形称为错车。问题是，许多给领导人开车的司机，领导人的言行举止，不知不觉地影响着他们，平时，有领导人压在他们头上，他们没有机会也不敢渲泻东施效颦得来的官气，可是，一旦躲开了领导人的视线，试试看，那一副准领导人的举止，岂是一句小人得志可以形容的？因此，大凡有经验的圈外人如果要想接近某位领导人而又不了解那位领导人的品性，那么，只要观察领导人司机的言行，可以猜出一个大致的方向出来，这就是所谓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刘正伟也不例外。在刘正伟的想象里，深更半夜，出现在前方的车灯一定是当地乡民外出运货的汽车，要说让路，也应该是当地的乡民“礼让”他这位县城开小车的司机。他不仅没有减弱车灯的亮度，反而把灯光打到最强档。没料到，对方似乎也跟刘正伟存在同样的想法，也把车灯打得比白雪还亮，结果，两辆车对峙着停到公路上。刘正伟探出头，大声骂道：“他妈的，你瞎了狗眼，也不看看是哪儿的车？让路。”

对方没有一点动静，只是比白雪还亮的灯光，直端端地射着他的小车头。

刘正伟气冲冲地推开车门，高高地举着拳头，一边走过去一边吓唬道：“你再不让路，小心老子对你采取措施了。”

忽然，从对方比白雪还亮的灯光里，飞出一个烟头，那烟头又恰好撞到刘正伟高高举起的拳头上，溅出几星火花。

这一下，刘正伟是真的火冒三丈了，他大声骂了起来，“老子今天整死你。你信不信？”

这一次，刘正伟的话音刚落，从光影背后，传来一个男人低沉而又轻蔑的声音：“我不信。”

“你真不信？”刘正伟弯下腰，眯起双眼，在路面上寻找石块，“老子砸死你。哼！砸死你，就像踩死一只蚂蚁。”

他终于摸到了一块石头。然而，还没等他伸直腰，一个冷冰冰的东西，硬硬地抵到他的太阳穴上。

一支手枪。

石头从刘正伟手中掉下去，冷汗倾刻间从头发根处冒出来，立刻淌满了他的整个脸颊。惊恐中，他这位在天方县给女局长开小车的司机，竟然不由自主地说起了古典小说中的语言：“好汉饶命。”

沉默。

一时间，似乎夜风都变得来胆战心惊了。

刘正伟咚一声跪下去，额头几乎触到公路上，他不由自主地哭出声来，嘴里说着古典小说中的语言：“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小子我有眼不识泰山，我……”

没等他说完，对方冷冷地问：“你叫什么名字？”

刘正伟刚要张嘴，心里猛然一跳，又急忙把嘴闭上了。坦诚地讲，这时候的刘正伟，担心的不完全是自己的生命安全，他还担心万一说了实话，暴露了女局长在水果山庄的幽情怎么办？他想，女局长的仕途完了，自己这

位小车司机的前途也跟着完了。也许，刘正伟这种前途大于生命的想法，在局外人看来不可理解，然而，大凡在领导人身边工作的人员，不仅理解而且还赞成这种做法。对方似乎猜出了刘正伟的心思，没说话，鼻孔里仅仅轻哼一声，只把黑洞洞的枪口移了一个方向，阴森森地对准了刘正伟的嘴巴，似乎，只要刘正伟说了一句假话，枪管中就会躲出致命的子弹。对方这一招虽然灵验，但是对方的这一招，同样让刘正伟急中生智。他浑身故意颤抖起来，头仍旧低低地伏到路面上，仍旧一边哭泣一边说："小子姓刘名正伟，是天方县轻纺局的小车司机。"

对方冷冷地问："深更半夜，你到这么偏僻的地方干什么？难道是做什么见不得阳光的事情吗？"顿了顿，对方特意强调一句，"如果你说了一句假话，即便我饶了你，只怕手里的枪也不会饶你。"

"好汉饶命，我一定说实话。"刘正伟急忙说道——接下来的话，却句句都是假话了，他说："前些天，我在乡下谈了一个女朋友。女朋友得知我在县城大机关开小车，她想享受一回。我呢，也想在女朋友面前显显虚荣心。于是，今天晚上，我趁着单位不会用车了，偷偷开到乡下，让女朋友高兴高兴，没想到，居然挡了好汉的路。好汉，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不信？你可以到天方县城打听一下。"

沉默。

对方似乎在思索着什么。

许久，对方一步一步倒回车内，轻轻地吐出一句话："现在，是你让路呢还是我让路？"

一听这话，如同接到了大赦令，刘正伟立刻站起身，飞快地冲进车内，将小车倒回到一个错车的地方。等对方将车开过去后，他才惊骇地发现，那是一辆很高档的进口小车，从车牌上的编码上看应该是省城的车。一直望着那辆小车的尾灯消失在黑夜里后，他才突然醒悟过来，天哪，这位小车主人，一定是跟女局长幽会的那位神秘的男人。醒悟后的刘正伟，一方面害怕得滚出了满头的汗珠，另一方面，他又高兴得浸出了一身的冷汗——他生平第一次奇怪地发现，意外惊喜，也会导致人出一身的冷汗。他害怕的是，如果他刚才完完全全的实话实说了，等待着他这位小车司机的，将是人们不难猜测到的命运；他高兴的是，幸亏他急中生智虚构了乡下女朋友这样的假话，从而保住了女局长在水果山庄的幽情，这份忠心，必将换来他未来如花似锦般的前程。

等刘正伟将车停到木板屋前时，先前那位中年妇女已经迎了出来，细声说："刘师傅，她在房间等你。"

中年妇女嘴中的她，显然是指女局长。

刘正伟擦擦满头的冷汗，轻手轻脚地走进木板屋。这是他第一次走进木板屋，同时，这也是他第一次发现，这幢外表看似普通简陋的木板屋内部，处处显现出他见所未见的豪华装饰。

中年妇女将他引到一间小屋前，敲了敲门，说："刘师傅来了。"

小屋里传出女局长的声音："进来。"

尽管，女局长只极其简单地说出两个字，然而，那位中年妇女心知肚明："进来"的人中，不包括她在内。因此，她推开门，等刘正伟进入小屋后，她又十分知趣地关上了小门。

进入小屋的刘正伟，一下子愣住了，情不自禁地瞪大了双眼。他看到女局长穿着一件透明的睡袍，半倚在床头上，床头上方粉红色的灯光，洒在她红潮风起云涌的脸孔上。这些，只能让刘正伟发愣；真正让刘正伟瞪大双眼的是，女局长透明的睡袍里，竟然是白晃晃的眼花裸体。如果刘正伟是一个有着丰富"风月"生活经验的男人，那么，他完全能够看出，此时此刻，在女局长红潮风起云涌的脸孔上，呈现出来的却是"干打雷不下雨"似的焦渴。想想看，倘若在连续的干旱之时，天空上忽然卷起一堆一堆的乌云、天宇深处又有雷声轰隆隆地滚过，而已经裂开口子的大地呼唤的及时雨，却没有洒下一滴，这情形，该是怎样的一种滋味？

女局长，就处于这种情形之中。

那位刚刚离开女局长的男人，也许是两人的年龄悬殊了一大截，也许是在那位男人的肉欲生活里，不仅仅是女局长一个女人在疯狂地淘尽他全身的精力，总之，那位男人只是在女局长丰腴而炽热的身体上吻过一阵若有若无的微风、干瘪瘪地嚎过一阵远逝的闷雷，却并没带给女局长一丝一毫渴盼而急需的甜蜜与滋润。倘若在平时，女局长每逢这样名不副实的所谓云雨一番之后，心烦意乱、挣扎一会，最后也就咬紧牙关噙着两眼泪花苦苦地睡过去了，然而，在今天晚上，就在她对着床上的被单拳打脚踢、哇哇狂叫、借以发泄体内旺盛的情欲时，黑夜里，碰巧传来了汽车的响声……很自然地，女局长猛然想起刘正伟。天啊！那是一位多么年轻、精力又多么充沛的小车司机啊。女局长情不自禁地拍了一下脑门，长江大河就在身边，还愁干旱的田地缺水浇灌吗？

刘正伟的及时到来，如同及时雨般地降落到女局长干裂开口的心田上。

等到双方都精疲力竭之后，两人的表现却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对于刘正伟来说，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他没有思想准备，更何况，从服侍的角度而言，他小心翼翼地握着方向盘，尽心尽力地表现了一年，也就是说，他刚刚取得了女局长的信任，谁知这从天而降的艳遇，会不会彻彻底底地毁了他的前程？而女局长呢，则紧紧地搂着刘正伟，出人意料地低声哭泣起来。刘正伟惶恐地看着女局长，他以为对方的哭泣，是一位清白少女受到欺辱后的心态失恒后的表现，他惶恐地说："局长，请原谅，我不是故意的。"

刘正伟这番话，是故意把责任承担下来。

这一次，刘正伟却理会错了。女局长的哭泣，非但不是怪他，而是一种喜极而泣。女局长没料到，在大学里念了四年书、又在机关里呆了近两年的刘正伟，竟然还是一位准处男，也就是说，刘正伟即便过去有过肉欲生活，那么，他也只是跟一位女人上过一两次床而已。在这方面，没有任何一位男人可以瞒过女局长。女局长眼泪汪汪地望着对方，似乎将脸上喜极而泣的神色移到了嘴唇上。她问："小刘，你过去一个人是怎么过来的？"

惶恐之后的刘正伟，已经明白了女局长的心思。明白了一个女人的心思，他也就举一返三地明白了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为什么有些有权有钱的男人们，竟然会出大价钱去开女人的处。他实话告诉女局长："我读大学时，谈了一个女朋友，有过那么几次……嘿嘿嘿……大学毕业后，我与她各飞一方，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就没再谈女朋友了。"

女局长再次紧紧地抱住刘正伟，激动地说："小刘，我没想到，现在这个社会，身体上还有你这么清白的男人？"她将一张泪脸贴到刘正伟胸膛上，"如果你相信我，那么，你的个人问题，由我来给你负责解决。好吗？"

刘正伟犹豫起来。毕竟，婚姻非同儿戏，是一件涉及自己一生幸福与否的大事。更何况，那位千里姻缘一线牵的红娘，不仅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她还躺在自己的怀中。

女局长抬起头，一边打量着对方，一边顺手抓起枕巾擦了擦泪水。她等待着刘正伟的答复。

许久，刘正伟红着脸，很勉强地挤出笑容，说："局长，你公事太忙，你……"

一时间，他找不出更好的语言，想了想，干脆不说了。

女局长 一眼就看穿了刘正伟的心思，她笑了笑，问："小刘，你是担心，我给你介绍的女人，一是怕丑，配不上你；二是怕脾气古怪，将来当粑耳朵（怕老婆的男人）；三是不懂人情世故，不会待人接物；四是文化太浅，与你没有共同语言。是吗？"

"嘿嘿嘿……"

刘正伟不好意思地笑着，未置可否。

女局长再一次抓起枕巾擦了一把脸，这一下，似乎把喜极而泣全部抹掉了。她板着脸，一本正经地说："小刘，婚姻有许多种。如果你只想过平民百姓的生活，那么，你当然可以毫无顾忌地选择你中意的女人；如果你想在官场上做一名成功人士，你目前的未婚身份，可以说是最好最有利的条件。"她脸上现出微笑，"小刘，像玩女人这样的事情，对于平民百姓们来说，是犯法的勾当；可是，如果那时候你已经是手握实权的人物了，又算什么呢？只算得上是生活小节问题。"

刘正伟从女局长的话里，不仅听出了责备，也听出了教诲，还听出了开导。一时间，他恍然大悟：自古至今，就连国与国之间的"国家利益"都要讲什么政治联姻，何况在现实生活中，婚姻更是迈向官运享通最快捷的跳板。其实，这样"恍然大悟"的大道理，是人人都懂得的，不过，具体落实到每一个人的头上，情感上仍旧免不了思虑与取舍一番。刘正伟立刻从床上赤身裸体地站起身，庄重地跪倒在女局长脚前，说："局长，我的个人问题，就交给你了。"

女局长急忙将刘正伟抱入怀内，再一次喜极而泣地说："小刘，我真的很喜欢你。"

刘正伟很清楚，女局长喜欢的并非他这个人，而是他强壮的肉体上，还没有留下更多的女人们豪强霸占过的痕迹。事实上，在真正的处男与处女都快成为稀缺物资的时代，像刘正伟这种只在大学里谈过一位女朋友、只勉强灌了半瓶叮当作响的风月知识的年轻男人，是一个标准的准处男。女局长需要的其实就是一个处男权。

开始，刘正伟以为女局长的喜欢是嘴上随便说说而已，当不得真；然而，在后来的日子里，女局长对他的喜欢，一次又一次地落实到行动上，也就是说，他经常开着车，把女局长秘密地送到水果山庄。在清静而又安全的山庄里，他原本握方向盘的十根手指，充满激情地在女局长白晃晃的躯体上或快或慢地跳动，但是，当这种事情多发生几次后，他便发现了一个不正常的现象：他每次早早地把女局长送到水果山庄，女局长立刻打发他返回县

城，不允许他多待一分钟；只有等他半夜时分去接对方时，女局长才会留他在房内。往往是，他一走进小木屋，女局长如同第一次“等”他时那样，仍旧穿着无比性感的透明的睡袍，仍旧双手放到脑后，半倚着床头，双腿摆出一个既让男人目不转睛又让男人无法抗拒的姿势，仿佛专门等待他精神饱满地一头钻进清水潺潺的洞天、开掘黑油油的福地。也许，正如任何事物都有一个由生疏到熟悉、由熟悉到生巧的过程一样，在女人身体上原本就建造了脆弱基础的刘正伟，经过女局长一段时间体贴入微的关怀与手把手的教导，他在风月技巧上的成绩，宛若他当初学开车一样，进步神速。与此同时，这样的进步又应验了一句老话：性事是男人一步一步走向成熟的标志。因此，成熟后的刘正伟，不仅在女局长身上发现了玩风弄月的快乐源泉，他还从一系列不正常的现象中，发现了一个秘密。

一个骇人听闻的大秘密！

一天黄昏，刘正伟按照惯例，将女局长送到水果山庄后，立刻驾车返回县城。

这一次，他多了一个心眼。等天色一黑，他借了一辆摩托车开到水果山庄附近，他把摩托车藏好，悄悄地潜伏到木板屋附近耐心等待起来。刘正伟做出这种特务般行动的目的很单纯，他要弄清楚，那位与女局长暗暗幽情的神秘男人到底是谁？他要满足的，也就是一位年轻男人的好奇心而已。没多久，果然不出他所料，一辆挂着省城牌照得高档进口小车由远而近，最后停到木板房前。听到汽车声，木板屋的门吱呀一声打开了。不过，从木板屋里，走出来的不是那位中年妇女，而是女局长。女局长虽然穿着透明的睡袍，但是，白晃晃的身体上却穿着胸罩与内裤。她笑眯眯地走到小车前，打开车门，从小车里搀扶出一位年近六旬、满脸病容的男人，缓缓走进屋内。躲在暗处的刘正伟，尽管猜到女局长抱的“粗腿”一定是身居要职的人，然而，当这种猜想一旦得到证实，他还是禁不住大吃一惊：那位满脸病容的老头，是前任天方地区行署专员，一年前，专员已经高升到省城任要职。不过，也许是为了体现怀旧似的乡情，专员现在的地位虽然比过去高了，但是，大凡从天方地区到省城去办事的大小官员，仍旧喜欢叫专员过去的职务，只是，他们很聪明地在职务前加了一位老字，叫做老专员。这样的称呼，跟老领导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想想看，在官场上，能够在某领导人跟前直呼老领导的人，会传递出内容多么丰富的政治信息。刘正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天方县轻纺局的新任局长会违背常规从外地调一位女人来任职？由此分析，所谓的严格的组织程序，看由什么人来操作？针对的是什么人？刘正伟刚要起身，忽然，小车里亮起一小团火花，似乎有人在抽烟。他猛然醒悟过来，女局长需要他开车，那位满脸病容的前任专员，同样需要人开车呀。想必，另一位开车人手里还有枪。想了想，他神不知鬼不觉地转移方向，偷偷地躲到木板屋另一面，藏到一户窗口侧边。刚好，窗口里是厨房。透过窗户，他看到女局长和老专员坐在餐桌边。餐桌上，放着一个热气腾腾的瓦罐。一股药香，从瓦罐里飘了出来。刘正伟心想，看来，这是女局长为老专员炖的中草药，或者是什么补品类的东西。

女局长先将一双筷子递到老专员手里，再将瓦罐推到他面前，关切地说：“你闭上眼睛吃吧，一会儿，就凉了。”

躲在窗户后面的刘正伟差一点笑出声来，心想，瓦罐中的东西，到底是爽口的美味呢？还是难以下咽的药物？女局长竟然劝老专员“闭上眼睛吃”！

老专员先喝了一口汤，继而伸筷从瓦罐中挟起一片肉状的东西吃了下去，最后，他放下筷子，长长地叹口气，说：“吃了这么多紫河车，我这病，怎么还没见起色？”

——中医药典上的紫河车，就是民间百姓俗称的胎盘。

女局长也跟着长长地叹口气，摊开双手，说：“这些紫河车，我还是通过关系，悄悄从天方县人民医院弄出来的。”

老专员摆摆手，打断女局长的话：“你的情、你的意，我知道。我没怪你不尽心尽力。”顿了顿，他又说，“一般的紫河车，是女人们生小孩的副产品，药力有限，这是其一；”他指着瓦罐里的东西，“其二，这些紫河车的主人，在他们受精怀胎之前，谁知道他们的身体状况如何？他们吃的是否是有营养的食物？”

女局长望着瓦罐，长长地叹口气，说：“这些紫河车，人家都是偷偷摸摸地弄来，至于紫河车的主人在受精怀胎前……”她摇摇头，无奈地说，“我看，是没有办法了。”

这时候，老专员仔仔细细地打量着女局长，慢条斯理地说：“办法呢？倒是有一个。”见女局长疑惑地望着他，老专员从怀中掏出一张不大的纸条，轻轻地摊开在女局长面前，说：“这是省城鼎鼎大名的王太医专门为我开的

方子。”

——太医是旧时民间对医生的尊称，倘若现在还有人这样称呼某位医生，十之八九，那人在当地的中医界一定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与名望。看来，那位王太医不仅精通中医，还是一位老学究似的人物，因为，纸条尽管不大，却是只有搞书画的人才用的宣纸，宣纸上还竖立着一条一条的红线。那些用毛笔写就的药物名称，照着古典书籍的排列，从上至下，一律的繁体字，一笔一画里，都透露出开方人深厚的旧学与书法功底。

女局长拿起那张药单，鸡啄米似地看了一遍，说：“我还以为王太医给你开的方子上，会写什么千年的乌龟、万年的老蛇这样珍罕的药方，原来，只有两样最寻常不过的药物。”

的确，药单上只有这样两味药物：首乌、女贞。在药物下面，注明这样一些文字：首乌五百克、女贞五百克、六十度高粱白酒（适量）浸泡、一日三杯。药物寻常，普通的中药店就可配到；制作方法很简单，跟其他药酒的做法与饮法没什么区别。按中医的解释，用首乌与女贞泡制的药酒，其作用是团聚与坚固精、气、神，而民间老百姓的说法则是，提精补神。

老专员望着女局长困惑的脸孔，神秘地笑起来，说：“白纸黑字写到药方上的，当然简单；而有些治病的方法，却是万万不能白纸黑字地写出来公诸于众的。这个道理，我想你应该明白吧？”

女局长捧起药方，再次鸡啄米似地仔细读了一遍，似乎要从首乌、女贞的药方里，看穿隐藏在白纸黑字背后的东西。

“这张单子，你收起来，照着方子上的要求，把药酒配好。”老专员说，“另外一些不能写上纸面的方法，我待会儿再告诉你。”

女局长先是很仔细地收好那张药方，接着扶起老专员，用一种春意盎然般的口吻说：“走吧，休息一下。”

不仅老专员明白、就连躲在窗户外面的刘正伟也同样明白女局长话中休息一下的意思。他看着女局长扶着老专员一步一步地朝卧室走去，刘正伟窥视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该是他离开的时候了。然而，就在他刚一转身时，听到老专员说了一句：“那个给你开车的刘正伟，我看他对你忠心耿耿的嘛。”

“我考验了他将近一年。”女局长答道，“否则，我会放心他？”

躲在暗处的刘正伟心一横，看一次，是看，看两次，还是看，既然，我已经看到了女局长在厨房中“农妇”的一幕，那么，何不再看一看她在卧室里“荡妇”的情形呢？想到这里，他偷偷地潜到卧室后面，躲到窗口侧边。女局长将老专员扶到床上，关上卧室门，又将粉红色的灯光调到最柔和的亮度，接下来，她先脱掉自己的衣服，再一件一件地脱掉老专员的衣服，最后，两具有着云泥之别的躯体，赤裸裸地暴露在刘正伟眼前。刘正伟惊愕地张大了嘴，差点惊叫起来，急忙用手捂住嘴巴。刘正伟惊愕的并非女局长丰腴而白净的躯体与全身瘦骨嶙峋的老专员在体质上的天壤悬殊，他差一点惊叫起来的是，老专员随身携带的“兄弟”，竟然毫无激情，一副缩头缩脑的样子。这时候的刘正伟，已经有着丰富的风月经验，他很难想象，一位从省城跑到水果山庄秘密幽会情人的男人，面对迷人的女人裸体，那位“兄弟”非但没有如旭日般地冉冉升起，反而如子夜时的雾气，沉寂而冷静。他惊骇地想，这不符合人情人性，除非老专员的“兄弟”亦如他的脸色，满脸病容。女局长跪在床前，双手从老专员的头顶开始，细细地往下摸去，接着，她又伸出舌尖，细密而温柔地舔着老专员的“兄弟”，许久，她站起身，双眼一闭，两汪泪水立刻滚了出来。她既怨、又恨、还无奈地说：“你啊！你啊！别看你当‘大哥’的官越做越大，可你那‘兄弟’却越来越没能力。”

老专员没说话。他从床上爬起来，将女局长放倒在床上。他的双手和嘴唇学着女局长早先细密而温柔的样子，在对方身体上一口一口地走过去，从老专员两个嘴角滚出的口水，除了化妆品般地涂抹了女局长一身之外，似乎还水击石穿似地发出口水滴答的响声，这样一来，女局长虽然紧紧地闭着双眼，咬紧牙关，但是，从她的牙缝里却漏出轻轻的呻吟。也许，在局外人听来，这是女局长肉欲得到极大刺激时发出的欢乐歌声，然而，在窥破秘密后的刘正伟听来，女局长的叫声，比遭受片片刀剐还要难受。

刘正伟悄悄地离开了水果山庄。

等他返回县城时，等他坐到小车里时，他已经明白了一个、其实他早就应该明白的现象：过去，他一直怀疑女局长是否患了性亢奋类的疾病，否则，他就难以解释女局长为什么与那位神秘的男人幽会之后，体内竟然还储藏着如山洪暴发般的“冲劲”？现在，他知道了，原来，女局长原本休眠在体内的激情，被老专员掘开闸口，哗哗地滚入水库内，可是，老专员只有修堰积水的方法，却没有通渠引水的本事，想想看，对于一位生理正常的女

人而言，这份折磨，比守活寡还难受。在刘正伟的理解里，其他女人守活寡，至少还混了一个空泛的夫妻名份，而女局长呢？她得到的，仅仅是一具没有阳气的素尸。不知为什么，女局长如刀割般的呻吟，一直响在刘正伟耳边。这呻吟声，于不知不觉之中，轻轻地、细细地、一滴血、二滴血、三滴血……点点滴滴地割痛了他胸中年轻的心，割出了他满脸清汪汪的泪水。忽然间，他异常心酸地想到，在女局长春风得意的仕途背后，怀藏着一片严冬一般多么寂寞、多么孤独、又多么畏寒的心境啊！在一般男人的理解里，女局长在趟过另一位无用的男人无法降温的滚水之后，再寻找一位有本事的男人来灭火，对灭火者而言，虽然算不上是一件有损男人志气的耻辱事情，但是，至少是一件端他人剩饭吃的颜面无光的乞丐行为。然而，了解到女局长痛楚的刘正伟却不这样看，他只知道，那位发出呻吟声的女局长是他怀中的女人，是他风月经验与采蜜技巧的师傅。

刘正伟要痛她。

刘正伟要爱她。

甚至，刘正伟还要在女局长身上，做一名体格上而非人格上的捍卫者。

怀着这样一份心情，坐在小车里的刘正伟，一直默默地淌着泪。好不容易，子夜才到来，他将车开到水果山庄。

出门迎接刘正伟的仍旧是那位中年妇女，只是，她刚说出“刘师傅，她在屋里等你”这句老话，忽然间脸色一变，奇怪地望着刘正伟——她第一次看到刘正伟脸上，流淌着清明晶亮的泪水。这样清明晶亮的泪水，只有那些陷入情网中的男人在心疼女人时，情感深处的岩洞才会喷出涌泉。她诧异地想，这位小车司机与女局长，只是互相在对方的身体上取得肉中有肉的狂欢而已，他难道还会对年长自己好几岁的女局长动什么真情？

激动中的刘正伟，没有理会中年妇女的奇怪表情，他径直走到小屋门口，一下推开木门。这一次，女局长没有摆出那个熟悉的艳丽姿势焦渴万分地等待着他，相反，女局长倚在床头，手里正捧着一张白纸，似乎陷入某种思绪之中。

那张白纸，就是老专员交给女局长的药方。

女局长惊愕地望着满面淌泪的刘正伟，惊愕地问：“小刘，你怎么了？”

刘正伟没有回答对方，他慢慢地走到床前，先是仔仔细细地将女局长从头至脚地打量了一遍，似乎是，他在观察老专员残留在对方身体上的口水痕迹，继而，他慢慢地跪在床前，慢慢地抱住女局长，低声地哭泣起来。

一时间，刘正伟的举动把女局长弄糊涂了。她不仅觉得这位小车司机兼情人的举动怪异到了极点，而且，她还从对方的低声哭泣中，隐隐地听出了一种既悲伤、又怨恨、还心痛的味道。她放下药方，捧起刘正伟的脸，问：“你遇到了什么伤心事？快跟我讲。”

刘正伟张开嘴，刚要说什么，猛然想起“伤心事”的理由还没“编造”好——他不可能把自己窥视的事情告诉女局长。因此，他将冲到嘴边的话压回肚子里，只是轻轻地摇摇头。

女局长当然不相信眼前这位在肉欲上给了她极大快乐的年轻男人会无缘无故地流泪，她想，既然对方现在不愿讲，我也不便强迫人家。于是，她先是温柔地吻了吻刘正伟的眼睛，然后将对方的头轻轻地抱入怀中，接下来，双方都浸入某种思绪之中，没有任何动作。屋子里第一次弥漫着前所未有的宁静氛围。许久，女局长才深深地叹口气，说：“小刘，你心中的事情，是否愿意告诉我，或者什么时候告诉我，我不逼你，好吗？”

刘正伟抬起头，他眼眶里仍旧盈着晶亮清明的泪水。他没有回答女局长的问话。他站起身，先是脱掉自己的衣服，接着，他将女局长身上的睡袍脱下来，把她全身放倒在床上，四肢调整到一个十分舒坦的位置，最后，他的十根手指与舌头如采花的蜜蜂，甜蜜地浸透女局长白晃晃的皮肤，渗入心灵中去。

——刘正伟没料到，他这一次“落实”到女局长身体上的每一个爱抚，无意识中完全是在模仿老专员口水滴答的动作，他也同样没料到，这些模仿来的动作会在他未来的仕途上，埋下一个极大的隐患。

按理说，女局长对这些动作有着切肤之痛，刘正伟点击到她身上的每一个动作，都会让她回忆起老专员的干打雷不下雨，然而，老专员与刘正伟有着生理上最本质的山青水秀般的区别，这种区别带给她的，除了无边无际的甜蜜，便是喜悦到极点的幸福战栗。甜蜜中，女局长幸福地闭上双眼，享受着刘正伟的每一个动作——那些动作里蕴含着的无比珍惜与小心翼翼，让她体验到一种国家一级文物般的尊贵与尊严。想想看，她在老专员手下过的是什么水深火热的日子？她在刘正伟手下过的又是什么身心酥软的日子？幸福中，她不由自主地发出低低的呻吟声，情不自禁地说：“小刘，如果我还年轻几岁，我真想为你生一个小孩。”

快乐总是短暂的。等到全身的激情从体内流失、双方都精疲力竭后，女局长懒猫一般地睡在刘正伟怀里，眼睛半睁半闭，嘴角还残留着亢奋之后的余香，似乎，她还没完全从甜蜜与幸福中走出来。

一会儿，刘正伟拿起枕头边的那张药方，仔细地读了一遍，推了推女局长，问："这药方子，可以治什么病？"

女局长从他手里轻轻取过药方，顺口答道："它呀，可以治大病。"

又过了许久，他们穿好衣服，应该返回县城了。

木板屋外，黑沉沉的夜景里飘动着浓重的雾气，下半夜的浓雾不仅潮湿，还很阴冷。当小车开动起来时，夜风灌入车内，一下子阴冷冷地吹跑了女局长脸上的红晕与热度。有一句话，叫做忙人无计，大概，先前女局长忙于在刘正伟的爱抚下寻找甜蜜与幸福，无暇它顾；现在，阴冷的夜风扑到她身上，她迅速冷静下来。冷静下来的女局长，忽然回忆起先前刘正伟满眼的泪水，以及对方每一个"落实"到她身体上的爱抚动作——这些熟悉的爱抚"点击"，是老专员的专利，不应该发生在年轻气盛的刘正伟身上呀。她侧过脸，警惕地瞟了一眼刘正伟，忽然，原本一些不相关的生活细节，那些曾经让她感动的泪水、甜蜜的爱抚、幸福的"点击"……因为这一份冷静，一下子全部串联到了一起。她惊骇地想，难道她与老专员在小木屋里的举动，已经被刘正伟偷视了？想到这里，她浸出一背细细的冷汗。这时候，小车已经开到半路上。这个地方，就是刘正伟上次与老专员错车、大呼"好汉饶命"的路段。关于刘正伟跪地求饶的经过，老专员早已跟女局长说过了。女局长忽然说："小刘，停车。"

刘正伟虽然踩住刹车，但是，小车并没熄火，车灯也仍旧打开着。他探出脑袋，望了望漆黑如墨的夜景，奇怪地问："局长，你……"

没等他说完，女局长便打断了他的话："我下车解手，你别跟着。"

望着女局长推开车门、身影隐入黑暗中去后，刘正伟才缩回脑袋，摇摇头，自言自语地说："你全身每一根汗毛我都看透了，还稀罕去看你脱下裤子解手？！"

实际上，女局长一边隐身到黑暗里，一边手中紧紧地握住那张药方。她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理出一个妥善解决的思路出来。在她的判断里，刘正伟偷窥了她与老专员的"点击"过程，这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事情了，否则，刘正伟今天晚上陌生而新鲜地"落实"到她身体上的爱抚，就不可能与老专员的程序惊人的相同。这并非她最担心的，她真正害怕的是，刘正伟到底还偷听到了一些什么内容？对她未来的仕途，会构成什么样的威胁？

一眨眼，一支烟的功夫过去了。

女局长听到刘正伟按了按汽车喇叭，还在远处高声问了一句："喂，你还没完呀？"

"完了，马上回来。"

女局长一边答道一边朝汽车走去，还故意把皮带扣弄出几声金属的响亮声音。此刻，女局长的脚步沉稳而坚实，每一步都显示出她临危不乱、成竹在胸的态势。这时候的女局长，已经打定主意，她想，既然你刘正伟在我跟前装疯卖傻、故意流出两眼晶亮清明的泪水冒充一片痴情企图麻醉我，那好，我也来个将计就计，不露声色地把你绑在这张白纸黑字的紫河车药方子上；她又想，当初，在这段错车的路段，你跪倒在老专员的小车前，现在，对不起，我同样要你跪倒在我的脚下。在女局长冷静过后的眼睛里，刘正伟真情淌出的泪水、刘正伟心疼似的爱抚、刘正伟体贴入微的"点击"，因为模仿了老专员口水滴答的动作，所以，刘正伟每一根指头的喜悦战栗、每一次舌尖的甜蜜亲吻，一瞬间变得来既狰狞、又诡秘、还阴谋到了极致。这种情形，有点像初涉世事、浑身理想的小青年，坐在一位日思夜想、满脑子都在谋划如何"为人民'币'服务"的领导人面前，书生意气热血沸腾地大谈"为人民服务"。

汽车又朝前开去。路上，女局长将头温柔地依到刘正伟肩膀上，脸上现出既甜蜜的余香、又露出幸福的余温、还第一次淌出与局长身份不符的依依女性柔情，她细声说："小刘，还记得我在小木屋里对你说过的话么？我真的很想给你生个小孩。"

刘正伟一边开着车，一边腾出一只手，将女局长搂到怀里。他的心浸泡在浓浓的蜜罐里，甜腻得无法打开封口。刘正伟当然不知道，女局长仅仅是在极短的"解手"时间内，已经把他的全部温柔都看成了危险万分的蓄意阴谋；他更不知道，女局长正在一步一步地拉他走进紫河车的药方子中。

小车开进县城的一条僻静的小街，女局长与刘正伟将在小街分手。刘正伟熄了火，灭了车灯，将女局长紧紧搂入怀里。他的鼻孔，热烈而细密地闻着女局长身上散发出来的体香。他只闻到了女情人身体上的芳香，他没闻到女局长心中狂跳的阴谋。

女局长再次说："我真想给你生个小孩。"

这一次，刘正伟开口了，"如果你真的为我生个小孩，我一定祝你万寿无疆，真的。"

女局长噗哧一声笑出声来，她轻轻地擂了刘正伟一拳，说："我只希望活到八十岁就知足了。真要活到万寿无疆，别人不嫌，自己都会骂自己是老不死的家伙。"一边说，她一边掏出那张药方，交到刘正伟手里，"你明天到中药铺去，照方子上写的东西把药抓齐。明晚上带到水果山庄，我有用。"

第二天晚上，刘正伟将五百克首乌、五百克女贞带到水果山庄，交给女局长。

女局长先将中药倒入一个玻璃瓶内，再倾入白酒，拧紧瓶盖，最后，她转过身严肃地望着刘正伟，一本正经地说："小刘，昨天晚上，我对你说的话是千真万确的，你没忘吧？"

刘正伟笑起来，"是生小孩和万寿无疆的事吧。"他说，"这样的大事情，我怎么会忘呢？"

女局长点点头，问："你拿定主意了？"

刘正伟一把拥住她，满脸的喜色，"那是我俩爱情的结晶，我心里一千个、一万个同意。"

女局长从他怀中脱开身，仍旧是一脸的严肃，仍旧是一本正经的口气："既然你没意见，那好，从今天开始，我要给你约法三章。"

刘正伟做了一个极调皮的表情，"本人完全执行夫人的命令。"

女局长没有理会刘正伟的调皮动作，她开出了条件——其实，这个条件，听起来倒也简单，第一、半年之内，不能喝外面的酒，只能喝刚泡制的药酒；第二、半年之内，不能随便到外边吃饭，只能吃水果山庄提供的伙食。

这些条件听起来虽然奇怪，但是，静下心来一想，这不是平民老百姓梦寐以求的衣食无忧的福利待遇吗？刘正伟哈哈大笑起来，说："局长，你这不是把我送入山庄，供养起来吗？"

女局长点点头，脸上露出迷人的笑容，"不错，我要把你供养起来。"接着，她话锋一转，"不过，我还有第三条没有说出来。"

刘正伟大度地挥挥手，"快说。"

女局长脸上的笑容一点一点地淡下去，她说："第三，半年之内，你不能离开水果山庄一步。"

"你说什么？"这一次，刘正伟惊愕地瞪大双眼，愣愣地盯着女局长，一时间，他反应不过来，"你再说一遍？"

女局长重复了一遍，她解释道："小刘，你知道，爱情都是自私的。我这样做，是不希望你接触其他女人。"顿了顿，"你放心，我只包养你半年，等我们爱情的结晶在我肚子里有了几个月后，我会放你出水果山庄的。"她笑了笑，"半年后，等你重新出现在机关里时，你已经不再是我的小车司机，而是天方县轻纺局的办公室主任。"

对于女局长在包养刘正伟期间，将他隔离在水果山庄一段时间的做法，虽然不近人情，但是，刘正伟也还能理解。毕竟，许多男人包养女人，不也是圈养在金丝巢中么。

女局长一眼就看穿了刘正伟心中的困惑，她笑了笑，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信封，递到刘正伟手中，说："看看吧，我一切都给你安排好了。"

刘正伟从信封里抽出一张薄薄的通知书。按通知书上的内容，省委第二党校在远离天方县的另一个地方举办一期干部培训班，脱产学习半年。

女局长贴近刘正伟身边，一只手轻轻地搭到对方腰间，另一只手指着通知书上的内容，用一种戏谑的口吻说："小刘、未来的刘主任，你现在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刘正伟当然明白，他二话没说，顺手搂紧女局长，再一次热烈而细密地吻着对方。在刘正伟浑身热力的感召下，女局长也抱紧对方，迎合着刘正伟甜蜜而幸福的动作。这时候的他俩，从外表上看，宛若黄灿灿的油菜花在艳丽的春阳下，绽开花蕾迎接蜜蜂嗡嗡的到来；然而，他俩的心情，却各自怀着一份完全不同的激动——在刘正伟看来，一个女人忽然之间坚持怀一个男人"爱情的结晶"，那么，那位男人在女人心目中的地位，一定是他人万不可替代的，因此，有了这一份激动后，刘正伟除了心疼并珍惜女局长这种移花接木般的安排外，他再也不会想到药方上面的紫河车中去。相反，女局长的激动却是因为计划得以实施、胜利的曙光就在前头似的愉悦，因此，流淌在女局长身体上的春风，就不单单是得意两个字可以形容了的。

三天后的一个早晨，刘正伟名正言顺地从天方县轻纺局机关消失了。在同事们眼里，那位给女局长开小车的司机终于修成了正果，到省委第二党校镀金去了。

就在这天上午，刘正伟悄悄地躲到水果山庄，过起了他的隐居生活，用他自嘲的话来说：他成了旧时上海滩上的寓公。

那位安排刘正伟日常生活的中年妇女，平时哑巴一般，绝不与刘正伟多说一句话。她坚决按照女局长的指示，每到吃饭时，除了亲眼看到刘正伟饮完一杯药酒外，还要监督对方喝一碗瓦罐中炖的肉汤。不过，这不是普通的肉汤，而是狗肉加上一味名叫紫苏的中草药一同煲出来的。在民间传说中，狗肉加紫苏炖汤，是一种非常见效的壮阳“食补”。

开始，刘正伟感到好笑，这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似的幸福生活，还要别人监督？然而，不到一个月，他对这种幸福过了头的生活就渐渐地产生了厌倦。到后来，他最害怕白天，因为整个白天，他都是清静无为地在水果山庄里烦躁地蹿来蹿去，打发无聊到极点的时光；他最盼望黑夜，因为一到晚上，女局长就会到木板屋来，那么，他就会把白天饮药酒、吃狗肉汤积蓄起来的所有精力，尽情地喷射到女局长身上去。

往往是，他还意犹未尽、四肢仍旧保持着张牙舞爪的样子时，女局长却已精疲力竭，连声央求道：“乖乖，你饶了我吧，我来不起了……”

往往是，女局长说完最后一个字，立刻就心满意足地睡了过去。等到她鼾声已经响过几遍时，刘正伟还在心有不甘地做出咬牙切齿的神态。

一转眼，三个月过去了。

在这漫长的三个月时间里，刘正伟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过去，老专员隔三岔五地从省城跑到水果山庄幽会女局长，可是，自从他隐居这儿后，老专员一次都没来过。左思右想中，刘正伟自作聪明似地找到了一个很堂皇的理由，既然女局长要怀自己心爱男人爱怀的结晶，那么，她一定会找其他借口推掉老专员的“约会”。

一天晚上，在两人又一次疯狂的发泄后，这一次，精疲力竭的女局长没有立刻睡过去，而是强打精神，细声而喜悦地告诉他：“我有了。”

虽然，“我有了”在刘正伟的意料之中——应该说，在他与女局长的计划之中，但是，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刘正伟仍旧禁不住欣喜若狂起来。刘正伟跪到床前，将耳朵轻轻地贴到女局长肚腹上，用心地听着。他没有听到拳打脚踢的声音，却听到一滴眼泪滴到他额头上的碎裂声。他抬起头，看到女局长仍旧红云翻卷的脸上，奇迹般地挂着两串泪珠。

女局长轻轻地捧住刘正伟的脸，细细地端详着，好一会儿，她才噙着泪，问：“你猜猜看，我们爱情的结晶，将来会是个什么样子？像你？还是像我？”

刘正伟以为女局长是因为怀中揣上了一个新生命而激动，他用一种安慰的语气说：“你既漂亮、又聪明、还有领导能力，这孩子，应该像你。”

女局长轻轻地吻了吻刘正伟，自言自语地说：“我已经是三十岁的女人了，过了最佳生育年龄，这孩子生下来，万一是个畸形儿……唉，我真害怕啊！”

刘正伟急忙捂住女局长的嘴，连声责备道：“你怎么说这种不吉利的话？我们怀的爱情结晶，全身上下没有一处地方不正常。”

没想到，刘正伟的话似乎刺痛了女局长心中的某根神经，她忽然抱住刘正伟，放声大哭起来。这是刘正伟第一次看到女局长伤心痛哭的样子，一时间，他似乎乱了方寸，显得手足无措，连一句宽慰话都不知从何说起。

那天晚上，女局长将床单紧紧地裹在身上，几乎低低地哭了一个通宵。同样在那天晚上，刘正伟也几乎糊涂了一个通夜，他无论如何都弄不明白，身边这位坚决要怀上爱情结晶的女人，为什么一旦喜得贵子之后，她不是欣喜而是伤心得放声大哭？

清晨，女局长带着一双哭红了的眼睛，开着小车离开了水果山庄。

望着车影完全消失在群山深处后，刘正伟做出了一个决定，他不再饮药酒，也不再喝瓦罐中的狗肉汤，原因很简单，对于他这种白天无所事事混日子的年轻男人来说，吃了那种酒喝了那种汤后，浑身的燥热与冲动，只有盼望天黑之后，全副精力地拚搏到女局长身上去。他记起一份杂志上说过，如果要想优生，那么，一旦女人怀孕后就应该禁欲。他想，女局长已经身怀我与她的爱情结晶了，我要禁欲。

在刘正伟的想象里，他这个决定纯属个人隐私，然而，却急坏了那位中年妇女，从早餐开始，她就一直努力劝刘正伟吃药酒、喝肉汤，到后来，她一只手端酒杯、一只手托汤碗，寸步不离地跟在刘正伟身后。刘正伟既奇

怪又气恼地望着中年妇女，说："我不吃酒、不喝汤，这是我的自由。你为什么要限制我这种自由？"

没料到，平时沉默寡言的中年妇女，这一次却用一种义正词严的口吻教训起刘正伟："小刘，从你踏进水果山庄那天起，你就失去了自由。"

刘正伟大吃一惊——他的吃惊是有理由的，这位中年妇女过去留给他的印像，除了干着一份仆人的工作，便是一副胆小怕事的弱智形象，他没想到，这位弱智竟然还有聪慧与伶牙利齿的一面。

中年妇女没有理睬刘正伟的吃惊神态，她将酒杯和肉汤递到刘正伟面前，毫不客气地说："如果你想听听我这位老妈子后面要说的金玉良言，那么，你就把这些东吃下去。"

这一次，刘正伟的惊愕程度比先前还要厉害。想了想，他还是接过酒杯、汤碗，一边喝酒、吃汤，一边仍旧瞪大双眼，注视着中年妇女。他说："我等着听你的金玉良言。"

中年妇女微微一笑："你是大学生，学问比我深。我想问你一件事。"

中年妇女问的问题是，升官发财四个字，最先是如何得来的？

这个问题难不倒读了四年大学的刘正伟，不过，他的解释，是官方的，也是书面的。

等他刚说完，中年妇女便接过话头，说："关于升官发财，我这儿还有一个民间的说法。"

那则所谓的民间说法，其实就是古时候的一种圆梦术。根据圆梦术的解释，如果某人忽然间梦见棺材，棺材下还有一汪清澈透明的水，那么，意味着不久的将来，做官者，将官升一级；经商者，将发一笔意外之财。

刘正伟笑起来，"这个民间说法，与我身不由己有什么关系？"

中年妇女仍旧用义正词严的口吻说："如果你不在官场上混，当然不会有一点点关系。可是，既然你已经走上了仕途，而且还想着出人头地，那么，这关系就大了。"她鼻孔里冷冷地哼一声，"棺材的作用是什么？装死人。你既然一心求官发财，连心窍都已经钻进了棺材里、盖棺论定了，你还希望得到什么身体上的自由？"她说，"除非你的灵魂从棺材里边复活出来，重新投胎转世。"

刘正伟埋下头，细细地品味着中年妇女的话。

中年妇女一边从刘正伟手里取过酒本、空碗，一边说："老妈子送你一句金玉良言，你如果想在天方这块地盘上把官路走顺走宽，目前，你除了抱女局长的粗腿，别无它法。"顿了顿，中年妇女又补充一句，"莫说现在，即便是将来，你想换一根粗腿抱，都晚了。"

说完，中年妇女讳莫如深地笑了笑，一转身朝木屋走去。

"哎，你是什么人？"刘正伟急忙喊住她，"你与女局长又是什么关系？"

中年妇女仍旧讳莫如深地笑了笑："小刘，你的好奇心太强了。你还没学会什么时候关上耳门、什么时候闭上眼睛。在官场上，这可是一个致命的弱点啊！"她说，"至于我是谁，我与女局长的关系，更不是你关心的地方。"

刘正伟赞成中年妇女的观点，他的确还没学会关上耳门与闭上双眼的技巧。他想，我还年轻，来日还方长，假以时日，我一定将这套技巧操练得炉火纯青。

当天晚上，女局长提前到了水果山庄。昨夜，她哭肿的双眼还残留着隐约可见的红痕。很显然，她已经从中年妇女那儿得知了刘正伟禁欲的举动。她静静地坐在餐桌边，双手抱到胸前，默默地注视着对面的刘正伟。中年妇女正在往餐桌上端着饭菜。刘正伟先是被女局长盯得不好意思，他急忙埋下头，躲避对方的视线。女局长忽然温柔地说："小刘，今天晚上，我陪你喝一杯酒。"

刘正伟惊异地抬起头，担心地说："你喝酒……那腹中的胎儿……万一出了……"

猛然间，想起女局长曾经说过紫河车的不吉利的话，便急忙打住话头。

女局长的双眼仍旧望着刘正伟，可是，话，却是说给站在身后的中年妇女听的，"给我添一杯药酒，给我盛一碗狗肉汤。"

中年妇女看了女局长一眼，犹豫了一下，还是将一杯药酒和一碗狗肉汤轻轻地放到女局长面前。女局长先是捧起汤碗，吹了吹汤面上的热气，再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等到她平静地喝完狗肉汤，放下空碗时，她的脸上，一如昨夜的情形，悄无声息地挂起了两串晶亮的泪珠。

刘正伟一下子站起身，只吐出了一个字："你……"

女局长没有理会刘正伟的举动，她端起酒杯，泪眼蒙蒙地望着刘正伟，说："小刘，来，为我俩爱情的结晶，干杯。"

刘正伟目瞪口呆地望着女局长。他不明白的是，女局长既然已经怀上了他俩爱怀的结晶，为什么偏偏还要喝酒，而且还是首乌与女贞泡制的药酒？难道，她不知道，女人在怀孕期间喝这样的药酒，对于腹中的胎儿来说，无疑是下了一副毒药，意味着谋杀爱怀的结晶吗？

女局长端着酒杯的手微微颤抖起来，她闭上眼，将药酒一口吞了下去，与此同时，手中的酒杯当一声掉到地上，摔得粉碎。

“你……”

刘正伟惊疑地望着神态失常的女局长。

中年妇女拿了一块手绢仔细地擦干女局长脸上的泪水，等到手绢从脸上移开时，女局长已经恢复了常态。这时候，她挺直身，双手抱到胸前，眼光泛出秋水般的寒意，说话的口吻也变得冷静起来：“小刘，在你隐居水果山庄之前，我曾经跟你约法三章。我想，你没有忘记吧？”

刘正伟明白对方是指他不吃酒不喝汤的事情，他看了一眼站在女局长身后的中年妇女，没说话。

女局长说：“我希望你仍然按照我们已经约定好的事情，不要横生什么枝节。”顿了顿，“至于我腹中胎儿的前途，由我这位当母亲的来决定。”她摆摆手，“胎儿的事情，你不要问，也不要管。”想了想，她语气异常严肃地补充一句，“其实，你也根本管不了！”

刘正伟一字不漏地听完女局长的话。他的第一反应是，没有他这位做父亲的努力，哪里会有母亲腹中萌生的新生命？现在，做父亲的竟然不能、也无权过问血脉亲人的前途，天下有这样不近情理、有悖人伦的道理吗？紧接着，刘正伟的思绪忽然岔向了一条新思路上去，女局长是个非常聪明的女人，也是一个把仕途看得比爱情重要的女人，当初，她坚持要一个爱怀的结晶，想必是一时的感情冲动，如今，她冷静下来，很可能后悔这个错误的决定，因此，她当着自己的面用药酒谋杀胎儿，无非是表明两层意思，第一、趁胎儿萌生不到三个月，坚决打掉腹中的新生命，不给政敌们遗留一点祸患把柄；第二、向自己无声地表明她旗帜鲜明的爱情态度，不要存在其他非分之想，两人之间，仅仅是肉欲上的逢场做戏而已。刘正伟自以为不仅想通这个道理、而且还理解了女局长的残酷做法。他端起酒杯，站起身，先是望着那位中年妇女，说：“阿姨，感谢你今天白天给我讲的那个升官发财的民间故事。你说得对，官财即棺材，身在官场上，连身体都完全装进棺材中去了，就算是行尸走肉这样的自由，都不会有，又哪里来什么真正的自由？”说到这里，一股浓浓的酸意涌上他的鼻梁，两粒晶亮清明的泪珠，悄然滚出他的眼角。之后，他将目光，一点一点地转到女局长身上，咬了咬牙关，极力压下波浪起伏的心潮，故作平静地说：“局长，你放心，从今往后，我知道什么时候关上耳门、什么时候闭上眼睛。”

女局长面无表情地望着刘正伟，直到对方艰难地吞下那杯药酒后，她才平平静静地说了一句：“小刘，我累了，扶我去休息。”

那天晚上，两人一反常态，没有一丝一毫播洒云雨的激情，甚至，连最起码的一点点生理上的冲动情绪都没有。两人虽然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但是，却各自睁大眼睛，双手枕到脑后，默默地望着窗外银光弥漫的夜景，各自想着自己的一份心事。那天晚上，在冷寂的木板屋外，是一个多么富有诗情画意的夜景，皎洁的月光银练似地照耀着水果山庄，似乎把夜风都染成了泛出银光的白色。一团一团的白色夜雾从远方走来，缥缥缈缈地漫过四四方方的窗户。偶尔，一只或几只夜鸟从木屋外面的树丛中飞起，极快地掠过窗口，把吱喳的鸟鸣与如诗如歌的想象，留给了周遭遍地银光的月夜。

刘正伟果然信守着自己的诺言。从那个月夜开始，他对女局长肚腹中的胎儿显得漠不关心，甚至，从某种角度讲，他态度的转变，对自己血脉相连的新生命来说，意味着冷漠与残酷。不仅如此，他还主动为自己的“食补”加了一倍的量，也就是说，那个月夜之后的刘正伟，每天饮六杯药酒、喝六碗狗肉汤。按照一般人的理解，既然“食补”翻了一倍的量，想必刘正伟发泄到女局长身体上的精力，也会成倍增长的吧？可是，女局长却明显地感到，刘正伟的精力非但没有进一步充沛，反而不如过去时的龙腾虎跃，到后来，刘正伟抱着女局长丰腴迷人的肉体时，给她的感觉，就像机关里的办事员躬着身低着脑袋面对领导人的手指头，例行公事般地完成一项指令任务。当然，对于刘正伟的变化，女局长心中明镜般地清楚，因为她不允许刘正伟关心胎儿的前途，所以，对方已经在情感上对她渐渐地失去了激情。

三个月到了，加上前三个月，半年的脱产学习期终于结束了。

这天晚上，女局长又一次提前到水果山庄。不过，等他们坐到餐桌上时，中年妇女摆上餐桌的不再是那种盛

药酒的陶瓷酒杯而是大肚子高脚玻璃杯，斟入酒杯中的不是药酒而是红葡萄酒。女局长首先端起葡萄酒，对刘正伟说："小刘，明天，你就离开水果山庄，返回单位上班了。"犹豫了一下，她开起了玩笑，"小刘，祝贺你在省委第二党校培训班的学习圆满结束。"

刘正伟的反应却很平静，没有高兴，也没有遗憾，似乎，他已经修练到心如古井的程度了。他只是平静地"哦"了一声，端起酒杯，与女局长轻轻地碰了一下，一口饮了下去。

女局长却只是浅浅地抿了一口。她双眼盯着刘正伟，嘴角浮起淡淡的笑影，从怀中摸出一份红头文件，轻轻地推到刘正伟面前，说："小刘，这是任命你为天方县轻纺局办公室主任的红头文件，你好好看看吧。"她嘴角的笑影浓郁了一些，"这是我俩当初讲好的条件，是对你隐居水果山庄半年时间的报答，同时，也是我这位当局长的说话算数的有力证明。"

刘正伟的反应一如先前一样的平静，他先是拿起那份红头文件，看也不看一眼，顺手揣入怀内，继而示意中年妇女给杯子斟满葡萄酒，最后，他端起酒杯，仍旧用先前那副淡淡的语气说："局长，谢谢你的大力栽培。"

这一次，女局长敏锐地从刘正伟话中听出了一丝不同寻常的隐情，待碰完杯后，她干脆开门见山地问："小刘，你对我，还有其他什么要求？"

刘正伟又一次一口喝完那杯葡萄酒，毫不犹豫地开口了——这一次，他的神态不再平静，语气也不再平淡："局长，这半年隐居水果山庄脱产学习，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这位阿姨。"他指着站在女局长身后的中年妇女，"是这位阿姨指点我的迷津，她说，在这块地盘上，我只有抱你这根粗腿，才能在官场上走得顺、走得宽。"

女局长缓缓地回过头，笑眯眯地望着中年妇女，"你是这样指点小刘的？"

中年妇女笑了笑，谦虚地说："哪里是我指点他？是小刘本人的悟性高。"

女局长将目光移到刘正伟身上，笑着说："你的想法呢？"

刘正伟忽然站起身，走到女局长跟前，当着中年妇女的面，咚一声跪倒在她脚下，双手牢牢地抱住女局长的腿，态度坚决地说："局长，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除了你，我刘正伟再也不会选错对象，傻呼呼地去抱其他人的粗腿。"

女局长没说话，她伸出一只手，细细地梳理着刘正伟的头发，另一只手端起酒杯，不声不响地抿光葡萄酒。她一动不动地坐在凳子上，静静地俯视着跪在脚下的刘正伟，两颗眼珠，穿过透明的玻璃杯，亦如成熟的葡萄般地闪闪发亮。

当刘正伟从隐居的水果山庄重新出现在天方县轻纺局机关大楼时，他的身份已经不再是握方向盘的小车司机，而是手握权柄的办公室主任。

刘正伟主持工作不到一个月，女局长忽然间接到上级通知，省委第二党校在远离天方县的另一个地方开办了第二期干部培训班，脱产学习半年。这种事情，在官场上，称为镀金。对于女局长的镀金，局外人的猜测是，用不了多久，女局长就会高升；而对于了解内情的刘正伟来说，女局长肯定是隐居到水果山庄，处理腹中的胎儿去了。

一晃，女局长外出镀金已经四个多月了。

一天夜里，一位不速之客忽然轻轻敲响了刘正伟的家门。

他打开门一看，禁不住惊喜地叫出声来，"啊呀，你怎么悄悄地就来了？事先打个招呼，我也好安排一下呀。"

这位不速之客不是别人，他是刘正伟的弟弟刘医生。刘医生曾经就读于省城医科大学，毕业后，分配回原籍巴都县，屈身在一家小医院工作。

经过一阵寒喧后，刘正伟一边拿起电话，一边顺口说："我安排你在招待所住下。"

刘医生脸色一变，急忙按下话筒，双眼警惕地看了看窗外，放低音量，神秘地说："哥哥，你千万不要安排。我这次到天方县，行踪是万万不能暴露的。"

刘正伟惶恐地打量着弟弟，"为什么？"

刘医生再一次警惕地看了看窗外，说："我是受人之托，悄悄到天方县的水果山庄，为一位颇有身份的女人接生的。"

刘医生的话音刚落，刘正伟胸中的心潮却狂烈地翻卷起来。他先前的猜测果然得到了证实，女局长到省委第二党校镀金是假，避到水果山庄躲生是真。只是，他不明白，女局长的身份尽管特殊，然而，她毕竟是女人——

女人生小孩这样的平常小事，随便找一个乡间的接生婆就解决了，她为什么天遥地远地请医科大学毕业的弟弟来亲自分娩。忽然，他想到一个问题，心中立刻一跳，紧张地问："那个住在水果山庄的女人，不知道你是我弟弟吧？"

刘医生摇摇头，说："如果她知道我有一个哥哥在天方县工作，这桩飞来的美差，也不会突然间掉到我头上。"

刘正伟先是奇怪地望着刘医生，继而差一点笑起来，"美差？你一个医科大学的毕业生，偷偷地跑这么远给一位女人接生，还美什么差？"

刘医生深深地叹口气，说："我给这个女人接生，是有条件的——过段时间，我就会调到天方县人民医院工作。哥哥，你是知道的，天方虽然也是县城，但是，经济条件却远远超过家乡。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做这样一桩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情，换来一个较好的工作环境，你说说看，它不是美差是什么呢？"

刘正伟仍旧奇怪地望着刘医生，想了想，问："你与这件事……"

没等刘正伟说完，刘医生就抢过话头："哥哥，你是想知道，这桩美差是如何幸运地落到弟弟头上的吧？"

刘医生在省城读医科大学时，认识了一位颇有名气的老中医，一来二往，这一老一少，便结下了忘年之谊。刘医生毕业后，留省城的愿望落了空，分配回家乡小医院工作。他心里的失落与忿懑情绪，老中医是知道的，老中医安慰刘医生："小朋友，你不妨先回家乡。我这把老骨头，在省城还有些名气，找我看病的达官贵人也多。等我寻个机会，帮帮你。"

说来也巧，这位老中医，就是后来给老专员开紫河车药方的同一人。

不久前的一天晚上，老专员又一次拜访老中医，话中透出这样一层意思——既然那副神秘而又神奇的紫河车药方是老中医开出的，那么，这取出紫河车的人，还希望老中医寻一位万分可靠的人来做。交谈中，老中医得知老专员是从天方地区行署荣升上去的，他灵机一动，这可是帮小朋友的好机会呀。于是，老中医寻了一个借口，背着老专员急忙打电话给刘医生。正在被窝中的刘医生听完老中医的建议，如同喜从天降般地跳起来，迫不及待地说："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征得刘医生的同意后，老中医重新坐回客厅，不紧不慢地开出了条件——不过，从老中医嘴里说出来的刘医生，不再是他的小朋友，而是他最信赖的关门弟子。等老中医说完话，老专员便笑起来，"调一个外地人到天方县，这也算条件？"他说，"请转告你那位关门弟子，这件事他给我处理好了，一个月以内，他就可以到天方县人民医院上班。"

老中医知道，老专员话中的处理好，除了安全地取出紫河车，还包括守口如瓶。

……

解释完后，刘医生又一次警惕地看了看窗外，说："哥哥，我还要赶到水果山庄去。我走了。"

刘正伟站起身，手刚一触到门锁，忽然，他想起了什么，问："那个女人，大概什么时候分娩？"

刘医生做了一个很古怪的动作，说："那女人不能正常分娩，只能剖腹。"

"为什么？"

刘医生将手卷到刘正伟耳边，细声说："那女人不是正常怀孕，否则，他们还保什么密呢？"

刘正伟从刘医生的话中，似乎看到了一丝可怕的线索，他紧张地问："弟弟，你的意思……"

刘医生重重地点点头，浑身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噤，"真他妈的骇人听闻啊！"

"她这样做，对她有什么好处呢？"

"怎么没有好处？"刘医生冷笑一声，"就连我这样的小医生，只需要取出紫河车这件小事，保守这个天大的秘密，下个月，我得到的好处就是跳出贫穷的家乡，到天方县人民医院上班了。"他再次冷笑一声，"那女人，她的未来，有多大的好处在等待着她？"

刘正伟最后问："你什么时候取紫河车？"

刘医生抬腕看了一眼手表，答道："明天晚上。"说到这里，他再次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噤，"哥哥，这件事，你千万千万要保密啊！"

这时候，刘正伟脸色苍白，手紧紧地捏住门锁，他望着刘医生，郑重地告诫道："弟弟，下个月，你将与我在同一座县城工作和生活了。请记住我的话，在外人面前，我俩不是亲兄弟，而是完全不相识的陌生人。"

这一次，轮到刘医生大吃一惊了。他先是目瞪口呆地望着刘正伟，继而，他又上上下下地打量了对方好几遍，

不相信地问："哥哥，你说的是疯话吧？"

刘正伟没有回答刘医生的问话，他猛然打开门，将刘医生一掌推出门外。等他关上门时，禁不住全身簌簌发抖，双膝一软，咚一声跪倒在地上，苍白的脸孔上，顿时淌满害怕的泪水。

"哥哥，你没事吧？"刘医生先是轻轻敲了敲门，继而说，"我不能再待了。我走了。"

刘正伟仍旧跪在地上，听着弟弟的脚步声由近而远，他刚想站起，一阵翻江倒海般的恶心突然涌上喉咙，他禁不住大口大口地呕吐起来。"天啊！"他一边擦着嘴唇边的秽物，一边自言自语道，"弟弟说得没错，真他妈的骇人听闻啊！"

先前，刘正伟还一直以为，女局长一时感情冲动，坚决要一个他俩的爱情结晶，后来，考虑到官帽大于爱情，便故意用药酒谋杀腹中的胎儿，不给自己的仕途埋下隐患。今天晚上，弟弟的秘密造访，已经让刘正伟彻底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他年轻气盛的身体在老专员和女局长眼里，如同医院里给病人输液时的盐水瓶一样，仅仅充当了一回理想的过滤器而已。

前文曾经说过，民间俗称的胎盘，在中医药上的学名叫紫河车，其作用是治疗劳伤、虚弱等病症。那位满脸病容的老专员，刚好患了这样的疾病。别看老专员身居高位，那些进口的高档西药，却没让他的身体有任何的起色，因此，老专员转为吃中药。然而，他吃了许多有名的中医开出的药方，其中包括紫河车，可是，病情依旧没有好转。就在老专员心情抑郁的时候，有人推荐了省城那位老中医。老中医将另外一些医生开出的一叠药方排列在桌面上，一张一张地审视过去，最后，老中医也不得不承认，这些药方，没有一张是开错了的。就在老专员失望之际，老中医神秘地一笑，提起毛笔在一张印着红线的宣纸上，笔力遒劲地开出了一副前所未闻、也骇人听闻的紫河车药方。那么，这副药方前所未闻、骇人听闻的地方在哪里呢？众所周知，胎盘是一味很容易弄到的东西，只要找到那些分娩的主人出钱买下胎盘就行了。然而，照老中医的解释：那些正常分娩出来的胎盘药力有限，治老专员沉苛已久的疾病，希望缈茫；只有物色一对年轻气旺的男女，半年时间内，按照药方上开出的首乌、女贞配制的药酒，再辅以壮阳发情的狗肉汤，这样双管齐下的结果便是，一对年轻男女，在药物的催情之下，精、气、神在他们体内云卷风生，在情不自禁的疯狂愉悦中，双方身体的所有精华，全都喷射进胎盘内，只有这样培育出来的紫河车，才能彻底铲除老专员的病根。可是，这样受孕的胎儿，十之八九，到了怀孕后期，已经在母腹中成为一具死胎，需要人为剖腹取出。好在，老专员需要的是治病的紫河车，而非什么有生命的胎儿。手持这副闻所未闻的药方，老专员犯愁了。他很清楚，假如这个紫河车药方操作得不好，一旦泄了密，对世人而言，是一件骇人听闻的官场丑闻；对他而言，也意味着结束仕途上的政治生命。左思右想中，他终于想到了远在天方县的情妇女局长。说来也巧，就在那天晚上，因为错车，老专员看见了刘正伟，顿时，老专员眼前一亮，一个既保险又保密的想法立刻升上心间。不过，常言说得好，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老专员没想到，在他向女局长和盘托出紫河车药方之前，刘正伟就已经上了女局长的床，此其一；其二，他更没想到，老中医向他推荐的关门弟子刘医生竟然是刘正伟的胞弟。

第二天晚上，刘正伟在接二连三地吸完了好几支香烟之后，终于敌不过潮起潮落的好奇心，他借了一辆摩托，骑到水果山庄附近。如同上次一样，他藏好摩托，先潜伏到木板屋附近。没多久，远方响起汽车的响声，两道刺眼的车灯划破寂静的夜空。刘正伟知道，老专员来了。

小车稳稳地停到木屋前。这一次，出门迎接老专员的，不再是身穿睡袍的女局长，而是那位沉默寡言的中年妇女。

老专员见到中年妇女，问的第一句话不是女局长怎么样而是直奔主题："东西取出来了吗？"

中年妇女点点头。

等他们走进木屋后，又过了一会儿，刘正伟才潜入木屋后面。他先躲到卧室的窗户侧边。果然，他看到弟弟刘医生穿着白色的制服，正在一件一件地收起铁盘中的器械。看到老专员走进卧室，刘医生先朝他弯了弯腰，继而指着躺在床上、面色苍白的女局长，说："手术很成功。"

老专员看了看刘医生，又瞧了瞧女局长，问："没什么问题吧？"

在刘医生的理解里，他把老专员的话理解成对方担心女局长的身体状况，他急忙说："老专员请放心，她很快就会恢复的。"

倒是躺在床上的女局长异常准确地理解了老专员的话，甚而，女局长一眼就洞悉了老专员心中的所思所想。

她朝刘医生摆摆手，示意对方出去。等刘医生退出卧室后，她又招招手，示意老专员坐到身边，然后，她抓住老专员的手，说："我已经完全按照你的意思，把刘正伟隐居在水果山庄长达半年之久，刘正伟吃的、喝的，全是按照药方上的内容安排。现在，紫河车已经如你所愿，安全地取出来了，只是……"忽然间，她双眼一闭，泪水泉涌而出，哇一声情不自禁地哭起来，"你没看见，那是一个多么健壮的胎儿啊！可惜的是，胎儿不仅畸形，还是一个死胎。哇哇哇……"

女局长的哭声一时间让老专员显得手足无措，他站起身在卧室里走来走去，嘴里不断地说："你哭什么呢？这紫河车药方，不是我们早就商量好的吗？"

一会儿，女局长止住哭泣，轻声说："虽然，这是我们早就商量好的，但是，我是女人，一旦受孕怀胎，还是……"

说到这里，女局长又流出了泪水。

"我理解，我理解。"老专员连连说，"好在，这个任务，你已经圆满完成了。"老专员在卧室里继续走来走去，"你对我，有些什么要求？"

女局长望着老专员，眼底深处的精光穿过蒙蒙泪水，似乎要逼入老专员满脸的病容里去。她明白，这是老专员开出的报答条件，她决不会放过对方的报答机会。她努力地撑起上身，说："我希望天方县人民政府里，有我一个位置。"

老专员毫不犹豫地点点头，重新坐回床边，重新握住女局长的手，态度坚定地说："你现在是局长，过段时间，升你为副县长。"顿了顿，"常务副县长，如何？"

老专员的话音刚落，女局长身子一软，砰一声倒回床上，她异常虚弱地叹息几声，闭上双眼，细细地吐出两个字："值了！"

老专员理了理女局长额上的乱发，问："你还有其他要求吗？"

女局长睁开眼，说："那个给我开车的刘正伟，他现在是办公室主任，我想……"

话未说完，她故意打住话头，注视着老专员的表情。

老专员再一次站起身，再一次在卧室里走来走去，思索了一会儿，他忽然问："你不会对刘正伟真的产生了什么感情吧？"

女局长也毫不隐瞒地答道："真的感情，到底有没有，我一时说不准？可是，通过这半年把他隐居在水果山庄，至少，我在生理上需要他。"

老专员停住脚步，死死地盯着女局长。女局长再次努力地撑起上身，咬咬牙，忽然一翻身，咚一声摔倒在地上。老专员大吃一惊，慌忙扶起女局长，惊讶地问："你这是干什么？"

女局长跪倒在老专员面前，双手抱住对方的脚，乞求起来："我过去是你的人，将来，我还是你的人，任何时候，只要你需要我，我都会用最快的速度赶到你身边。"她说，"我只求你一件事，希望你看在刘正伟为紫河车药方立了大功劳的份上，在你不需要我的时候，允许我需要他。"说到这里，她话锋一转，换成一种略带责备的语气，补充道，"要怪，也只能怪你，是你那该死的首乌、女贞、狗肉汤养了我半年，你想想，我生理上还离得开男人吗？"

老专员听完女局长的话，没料到，他竟噗哧一声笑出声来，奇迹般地说出一句与他身份大不相符的话："狗日的首乌、女贞、狗肉汤，真的比春药还厉害？！"接下来，老专员一边笑着，一边将女局长扶到床上躺下，又给她盖好被单，"好好好，我答应就是了。"

见老专员答应了，女局长立刻破涕为笑，故作不满地说："其实，对于你来说，有我不多、无我不少，难道，你身边只有我一个情妇？别以为我远离省城，就不知道你采花的路数。"

老专员避开了女局长这个问题，他抬腕看看表，"你在水果山庄慢慢地养身体，我应该返回省城去了。"一边说，一边敲了敲门，等那位中年妇女站到门前后，老专员说，"把紫河车收拾好，我带回省城，再配上老中医开的几副中药，煲汤吃。"想了想，"你把刘医生叫来。"

中年妇女的身影刚一消失，刘医生便站到了卧室门口。这时候的刘医生，已经脱下了早先那身白色的医生制服、换上了灰色西服。

老专员笑眯眯地说："刘医生，老中医说你是他最信任的关门弟子。干脆，今天晚上，你顺便搭我的车到省

城，拜望你师傅去，如何呀？”

刘医生连连点头，“好好好。”

没有多久，刘正伟便听到砰砰几声关车门的声音，紧跟着，便是由近而远的汽车轰鸣声，接下来，四周沉入一片寂静。刘正伟知道，老专员带着紫河车和弟弟刘医生，返回省城去了。

现在，该刘正伟返回县城了。

这时候，女局长神态疲倦地躺在床上。中年妇女推开卧室门，朝女局长神秘地笑了笑。说：“你猜得不错，他来了。”

躲在窗外的刘正伟一愣，心想，刚刚走了一个老专员，哪儿又钻出一个他？

女局长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小刘，外面风寒露重，你还是进屋里来吧。”

一瞬间，刘正伟全身战栗，整个人立刻呆若木鸡起来。与此同时，中年妇女快步走到窗前，一下子推开窗户，当明亮的灯光照耀着刘正伟目瞪口呆的脸孔时，她冷冷地说：“你是从窗口爬进来呢还是从大门走进来？”

等到刘正伟站到女局长面前时，他仍旧没有从惊愕中完全回过神来。刘正伟不明白，躺在亮处的女局长怎么会看见躲在暗处的他？

他惊愕地问：“局长，你怎么知道我……”他本来想说我躲在窗外，话到嘴边，立刻改成：“我来了？”

女局长仍旧平静而疲倦地躺在床上，她望着刘正伟，讳莫如深地笑了笑，示意对方坐到床边。她拉起刘正伟的手细细抚摸着，说：“小刘，我的脑后，长着第三只眼睛，你信不信？”

刘正伟不相信女局长话中的第三只眼，他想，肯定是自己在窗外不小心弄出了响声暴露了行踪。

其实，对于刘正伟的悄然而来，是女局长意料之中的事情。前文曾经提到过，老专员在把紫河车药方交给女局长的那天晚上，还干打雷不下雨般地淌了她一身滴答作响的口水，后来，刘正伟在女局长身上，无意识中，学着老专员那些爱抚与“点击”程序，一步一步地推着身体下这位浑身发烫的女人走进痛快淋漓的愉悦境地里，让她从生理上感觉到作为女人的甜蜜与幸福。殊不知，正因为这些爱抚与“点击”的动作是刘正伟从老专员那儿偷学来的，等女局长清醒过后，她便意识到：刘正伟已经窥视了她与老专员的秘密，因此，自从女局长隐居到水果山庄后，她就吩咐中年妇女，暗中多长一只眼睛，等待着刘正伟的到来。果然不出女局长的算计，今天晚上，刘正伟刚一潜伏到窗边时，中年妇女便发现了他。

望着刘正伟一脸的惊疑，女局长淡淡地笑了笑，心想，刘正伟，这个第三只眼睛的谜团，留给你慢慢去想好了。她避开这个话题，双目发亮地注视着对方，问：“小刘，刚才的事情，你都看见了？”

刘正伟不敢正视女局长的眼睛，他埋下头，不说是，也不说不是。

女局长仍旧淡淡笑了笑，用一种极为平静的语气说：“我是一个意志坚强、个性也好强的女人，可是，今天晚上，为了你，我却不顾产后虚弱到极点的身体，更不顾什么人格尊严与女人的脸面，跪倒在老专员脚下。”

“局长，你别说了。我……我都看见了。”

刘正伟急忙捂住对方的嘴，眼眶里的泪水缓缓地滚了出来。女局长的语气虽然平静，但是，刘正伟却从中听出了翻卷的胸涛。

女局长先是抓起刘正伟的手，放到嘴上深深地吻了几下，继而，她抬起一只手，温柔而细密地揩掉刘正伟眼角的泪珠，缓缓地说：“小刘，还记得那则升官发财的民间故事吗？”见刘正伟点点头，她继续说，“现在，你已经做了办公室主任，对官场如墓地的说法，应该有一点体会了吧？唉，官财即棺材，只要你涉身官场，许多事情，就会变得来身不由己。”说到这里，她咬了咬嘴皮，眼圈很快红了起来，充满歉意地说，“小刘，我对不起你，没有为你生下一个爱怀的结晶。你能原谅我吗？”

刘正伟慢慢地站起身。他先是俯视着女局长，夺眶而出的泪珠，一滴接一滴地溅碎在女局长苍白的脸孔上，继而，他慢慢地跪在床前，紧紧地抱住女局长，将头埋入对方怀内，放声大哭起来。

女局长也流出了泪水，她轻拍着刘正伟的脑袋，“小刘，你是否恨我？”

刘正伟摇摇头，说：“局长，就凭你在老专员脚跟前替我刘正伟下跪、就凭你有胆量敢当着老专员的面说离不开我刘正伟……”他抬起头，态度坚决地说，“局长，从今往后，我刘正伟跟着你，无论你做什么，我都会支持你。”

女局长捧起刘正伟的脸，一点一点地吻净对方脸孔上的泪水，说：“小刘，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接着，

她双眼直视着刘正伟，话锋一转，脸上现出严肃的神色，“我可以给你许这样一个愿，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只要我官升一级，你，小刘，刘正伟，也跟着沾光升上去。我说过的话，不仅要算数，还一定要实现。”

又过了许久，那位中年妇女来到卧室门口，轻轻地敲了敲门，提醒道：“你刚做了手术，说话不要太多。况且，夜这么深了，该休息了。”

刘正伟站起身，刚朝屋门走了几步，又飞快地倒回来，埋下头，在女局长耳畔低声说了一句：“我会记住你说过的话，你已经离不开我了。”

两个月后，女局长从隐居的水果山庄返回了天方县轻纺局。当然，除刘正伟外，机关里的其他人都以为女局长是到省委第二党校镀金去了。他们暗中睁大双眼，注视着镀金之后的女局长将荣升到何种位置上去？

那副闻所未闻而又骇人听闻的紫河车药方对满面病容的老专员是否起到了铲除病根的作用？刘正伟并不知晓。他只知道，老专员果然实现了对女局长许下的诺言，没有多久，一纸红头文件就摆到了女局长的案头上：她荣升为天方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

——按照官场上的惯例，这时候，人们改口叫女局长为副县长了。不过，在本文中，考虑到她往后还将一步一步地荣升到更高更重要的位置上，职务称呼也在不断地变化，因此，为了叙述的方便，仍旧称她为女局长。

如同老专员一样，荣升之后的女局长没有忘记对刘正伟许下的诺言，在她调任天方县常务副县长之后，不久，刘正伟也跟着荣升为天方县轻纺局副局长。从此，女局长每荣升一级，刘正伟也跟着沾光升上去，到后来，女局长沿着当年老专员的路数，一路顺利地飞黄腾达到省城、成为名副其实的高级干部之后，她同样没有忘记提携刘正伟，将他荣升到天方地区行署副专员的位置上，也就是说，在官场上，刘正伟只要不踩上地雷，再小心翼翼地往前迈一步，那么，他就可以取掉那个副字，将专员的官帽，稳稳当当地戴到自己的头上。

一天傍晚，刘正伟忽然接到女局长的电话。

她说：“我已经好几年没回天方县了。今天晚上，我在水果山庄等你。”

自从女局长上调到省城工作后，也许是因为时过境迁、也许是因为年岁不饶人、还也许是女局长有了更年轻的情人，总之，她与刘正伟在肉体上的关系，告一段落了，或者是，基本结束了。刘正伟想，她这次回水果山庄，不太可能是旧情复燃吧？

刘正伟猜得没错，女局长这次秘密到水果山庄，的确不是与老情人“幽情”而来。

当天晚上，刘正伟赶到了水果山庄。他第一眼看到女局长时，禁不住大吃一惊，仅仅几年不见，女局长原本丰腴迷人的身体，变得来异常消瘦，脸上密布的病容，使他想起了当初的老专员。

女局长望着惊愕中的刘正伟，主动说：“你对我身体的变化感到吃惊了吧？”紧跟着，她深深地叹口气，“这就是那则民间故事中升官发财的报应。唉，难道，世上真的有什么因果报应？真的应验了官场如墓地、官财如棺材吗？”说到这里，女局长伸手理了理刘正伟的头发，笑着说，“时间过得真快，你也不再是当年的小刘了，头上也冒出了白发。”

刘正伟试探着问：“你这次回来……需要我做什么？”

女局长没有急于答复刘正伟的问题，她先指了指餐厅，示意刘正伟坐到餐桌边。餐桌上已经摆好了几样很简单的素菜，还倒上了两杯红葡萄酒。等他俩坐到餐桌边时，女局长端起酒杯，与刘正伟碰了一下，浅浅地抿了一口，这才不紧不慢地告诉刘正伟一个重大的消息：天方地区行署即将撤销，成立地区级的天方市，但原天方县建制仍旧保留。女局长说：“正伟，你这位现任的地区行署副专员，不久，就是第一任天方市市长的人选之一。”

身为天方地区行署的副专员，刘正伟早已知道撤地设市的消息，这不算什么新闻，他敏感的是女局长话中透出的第一任天方市市长的人选之一这样喜忧参半的口风，那意味着，第一任天方市长的竞争对手不仅有好几位，而且还同样的具有强劲的实力。想到这里，他站起身，挺直腰，用一种既调侃又正经的口气，急忙表白自己的忠心：“没有你吃香的，就没有我喝辣的，反正，我只抱你这一根粗腿。”

女局长对刘正伟的表白未置可否，她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对方，看了好一会儿，她脸上才露出浅浅的笑容，第二次端起酒杯与刘正伟碰了一下，抿了一口，做了一个请坐下的手势，接着，她从怀中掏出一张白纸，轻轻地摊开在刘正伟面前。

这种特殊的白纸，刘正伟在多年前是见过一次的——就是省城那位老中医开药方用的印着红线的宣纸。药方上的内容，跟多年前的紫河车药方没有变化。他捧起药方，从上至下仔细地读了一遍，望着女局长，疑惑地问：

“老专员还需要这方子？”

女局长轻轻地吐出三个字：“我需要。”

刘正伟望着女局长病容密布的脸庞，问：“你难道也患上了老专员那种劳伤、虚弱的疾病？”

女局长第三次端起酒杯，与刘正伟碰了一下，叹口气，“正伟，我刚才说过，世上怕真有什么因果报应一说？！”

女局长这句不是解释的解释语言，让刘正伟明白了对方这次到水果山庄的幽会动机。他眼睛虽然盯着紫河车药方，但是，心劲却飞快地旋转起来。他想，在目前撤地设市、谁做第一任天方市市长的关键时刻，这不正是一个表忠心的最佳时刻吗？他咬咬牙，一横心，说：“从明天开始，我一天喝三杯首乌、女贞泡制的药酒、吃三碗狗肉汤。至于受孕怀胎的女人，由我负责寻找……”

没等刘正伟说完，女局长急忙摆摆手，打住了对方的话头：“正伟，药方上的东西，虽然与当年老专员的配方一样，但是，受孕怀胎的男女，却不一样。”

——中医在处方与煎药过程中，不仅讲究男女有别，而且还特别讲究刚柔相济，也就是说，同样的配方，在不同的病人身上，将产生不同的效果。

女局长慢悠悠地说：“这一次，你要寻的人，男性年龄必须在六十岁左右，这就叫花甲，女性年龄约三十岁，这就叫而立，花甲与而立、配上紫河车药方，才能治好我的病。”说到这里，女局长讳莫如深地笑了笑，“正伟，这么秘密的事情，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找其他人、特意交由你来办吗？”

刘正伟当然明白，这是女局长对他的绝对信任。他先仔细地折好那张药方，仔细地揣入衣袋，然后站起身，端起酒杯，说：“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女局长也站起身，端起酒杯，却并没有忙着与刘正伟碰杯。她逼视着刘正伟，说：“正伟，你找人受孕怀胎紫河车，是否安全可靠，我有些担心。万一这件事泄了秘……”

刘正伟毫不犹豫地把胸脯拍得扑扑直响：“你一万个放心，这件事，我绝对做得来天衣无缝。即便有什么万一，由我刘正伟一肩挑下来。”

听到这句话，女局长才与刘正伟最后碰了一下杯，一仰脖子吞了下去。

接下来，刘正伟便怀揣那张紫河车药方，暗中物色合适的男、女人选。至于受孕怀胎的理由，他已经编造好了，帮一个朋友的忙——按那则“理由”的说法：刘正伟一位在沿海做生意的大老板，因为没有后代继承他的家产，所以，暗中委托刘正伟帮帮忙，为他弄一个后代出来，付酬金若干，世上曾有许多类似的事情发生，算不上稀罕，容易让受孕怀胎的主人信服。

开始，刘正伟将目光投到那些打工的人们身上，心想，这些人是外地人，受孕怀胎的任务完成后，拿钱走人，不留后患。然而，在他暗中观察了几个人后，他很快否定了心中的原始想法。道理很简单，正因为打工的是外地人，与刘正伟没有任何的利益关系，不会有仕途前程、功名利禄这样的考虑，所以，很有可能，受孕怀胎的事情将毫无顾忌地传播到四面八方去。分析的结果，刘正伟认为，只有找那些双脚踏在官场上、日思夜想着功名利禄的官方人士来完成受孕怀胎紫河车才最安全。道理同样简单，因为官场如坟场、官财如棺材，万一事情不慎泄了密，这些背着棺材板的人，即便心知肚明，他们也会投鼠忌器。打定主意后，刘正伟便将目光，投向了自己众多的亲信之中。众所周知，大凡在官场中混到一定地位的人物，除了通晓“抱”经，还必须培植自己的亲信作基石。

一天晚上，天方县农业局一位姓罗名帮荣的副局长手提一袋水果登门拜访。刘正伟明白罗帮荣的来意，对方请他品尝时鲜水果是假，袋子里装着一叠钞票是真。罗帮荣的意图跟自己目前副专员的心思一样，无非是想取掉头上那个副字。谈话过程中，罗帮荣副局长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他耳朵贴着手机，连声说：“父亲，席桌我都已经安排好了，你放心吧。”

等罗帮荣通完话后，刘正伟顺口问：“安排席桌干什么呀？”

罗帮荣也顺口答道：“我父亲明天过六十大寿，请了一些亲朋好友，聚一下。”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正在为紫河车人选发愁的刘正伟双眼顿时一亮，暗暗惊叹起来，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明天就是罗副局长的花甲寿筵，眼下罗副局长又有求于自己，真是天助我矣。想到这里，刘正伟一改先前不咸不淡的态度，立刻站起身，热情地说：“罗副局长，农业局的事情，我一定放到心上。”他握住对方的手，“明天，你父亲的六十大寿，我抽时间去朝贺。”

身为地区行署副专员的刘正伟的这个决定，对于一个小小的天方县农业局副局长罗帮荣来说，意味着什么？

这，不仅大大地出乎他的意料，而且还让他一瞬间充满了战栗的惊喜。激动中，他咚一声跪倒在刘正伟脚下，咚咚咚连嗑三个响头，等他抬起脸时，额头上已经红肿，两行喜悦至极的泪珠，也跟着滚了出来。他连声说："我太高兴了，我太高兴了……"

刘正伟当然理解此时此刻对方激动的心情，他想，当年，我还是一名小车司机，女局长将我网入她的亲信行列中的时候，我不也有过这样的激动与热泪吗？

罗帮荣前脚刚走，刘正伟后脚跟出了家门。他赶到办公室，立刻打电话给一位亲信。没有多久，有关罗帮荣父亲的材料就摆到了他案头上。

罗帮荣的父亲叫罗元林，曾经是天方地区一家文化单位的负责人，今年刚办了退休手续。因为身居文化单位，罗元林是一位多面手，吹拉弹唱均可来一二下，所以，靠着这些技艺，他颇受领导们欢迎。这种欢迎的情形在文艺界很普遍、也很有意思，领导们高兴了，会想到这些人，请他们来助兴；领导们心烦了，更会想到这些人，请他们咿咿啊啊地来一段解解闷，甚至，在适当的时候，还可以赐予他们一顶不大不小的官帽，以示亲近与看重；然而，重要的位置、机密的事情，领导们是绝对不会欢迎他们参与的。罗元林就是这样一类人物。靠着领导的亲近与看重，罗元林尽管风流成性，在本单位吃了若干的窝边草，然而，那些吃了大亏的女人们，每一次把举报信送到领导的案头上，领导们大多瞟上一眼，两根手指挟起那些材料举到半空中，一边扬着一边骂道："罗元林又把一个女人睡了。"继而，摇摇头，"信上说采取种种胁迫手段强奸了她，这一点我不太相信，一个巴掌拍不响。一个男人，能够不声不响地就把一个女人强奸了？杀只鸡，它还知道咯咯地惊叫呢？！"最后，领导们笑嘻嘻地总结道，"搞文艺的人嘛，有几个不风流的呢？"同样，靠着领导的亲近与看重，罗元林得以陪在领导身边，风风光光地坐在各类会议的主席台上。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天方，大事情我办不了，小事情易如反掌。"久而久之，人们暗地里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地方名流。到后来，知道罗元林真名的人越来越少，知道地方名流的人却越来越多。

刘正伟轻轻合上案卷，禁不住为世事的无常发出几下冷冷的笑声。对于地方名流，刘正伟过去也仅仅是耳闻，从未目睹过对方的真容。当然，往日，身为地区行署副专员的刘正伟，也从来没有注目过地方名流这样靠吹拉弹唱得到领导们亲近与看重的艺人；如今，等到地方名流退休了，他却要带着满脸的笑容，屈尊朝贺对方的花甲寿筵。

接下来的事情，人们不难想象，地方名流与他那位在天方县农业局任副局长的儿子罗帮荣，对于副专员刘正伟的青睐与看重，自然是喜出望外。于是，双方的关系，短期内急剧升温；再于是，刘正伟便寻了一个机会，将"帮朋友弄一个后代继承巨额家产"的理由，托到了地方名流面前。

开始，地方名流有些犹豫，左思右想，最终还是答应了。没几天，地方名流便将一位年约三十岁的女人带到刘正伟面前。女人姓谢，名小丽，原是天方县一家国有企业的职工，后来，工厂破产后，为生活所逼，谢小丽便到一家夜总会做了坐台小姐。

刘正伟仔细打量了一遍谢小丽，见对方身体丰腴、皮肤白净，模样儿清秀漂亮，是怀紫河车药方的好模子。高兴中，他忽然心血来潮，当着地方名流的面，给谢小丽许下了诺言："小丽，只要你帮了我朋友这个大忙，工作的事情，我给你安排。"想了想，"过段时间，把你转成国家干部，如何？"

一瞬间，谢小丽惊呆了，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想，我一个破产企业的女职工、一个在夜总会坐台卖身吃饭的小姐，有什么资格转成身穿威风制服的国家干部？倒是站在旁边的地方名流飞快地反应过来，他双手按在谢小丽肩上，急忙吩咐道："快跪下，快跟刘专员跪下。"等谢小丽咚一声跪倒在刘正伟脚前时，他又急切地说，"小丽，你怎么还傻呼呼地发愣呢？刘专员是什么人？在天方地区，刘专员就是金口玉牙，他说过段时间把你转成国家干部，你就一定会穿上国家干部的衣服。"

刘正伟没想到，他许下的这个诺言会埋下一个深深的隐患。刘正伟更没想到的是，这一次，他自以为万无一失的紫河车药方会栽倒在地方名流身上。刘正伟忽略了一个最常识、最关键、同时也是最致命的东西：在文艺界，类似罗元林这样靠着吹拉弹唱的技艺引起领导们的注意、混成地方上一介有名望的人物可以说比比皆是，然而，能够混到领导们亲近与看重、从而做一个不倒翁似的真资格的地方名流，仅有吹拉弹唱的技艺是远远不够的。对于罗元林来说，他的聪明不亚于官场上的人。因此，当他在刘正伟的安排下，与谢小丽秘密地隐居水果山庄后，他就敏锐地发现，刘正伟口中"帮朋友弄一个后代"的理由，仅仅是一个幌子而已。有了这样一份疑心之后，地

方名流便开始为自己打算起来了——这种所谓的打算，在官场上叫做抓住对方的握柄，为自己谋取利益。不久，那个省城的老中医写在宣纸上的紫河车药方，就被地方名流巧妙地搞到手。地方名流将那张药方反反复复地观察了许久，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再后来，他寻了一个药方不慎烧掉了的借口，请求刘正伟再写一份药方。不疑有诈的刘正伟，记不得药方上的内容，只好驱车赶到省城，向女局长重新讨要紫河车药方。似乎真的是应验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句老话，平时精明异常的女局长，在办公室里，当着刘正伟的面，毫不犹豫地拿起印着单位名称的红头信纸，亲笔写下了一份紫河车药方。第二天，当刘正伟将药方递给地方名流时，地方名流看着信纸上方那个让多少人瞠目结舌的单位名称，先是脸色一阵发白，继而心中一阵狂跳，天哪，猜想终于得到了证实。于是，女局长亲笔写在信纸上的紫河车药方，成为地方名流手中的把柄，同样，后来，也成为刘正伟仕途上走下坡路的最大祸根。

一晃，地方名流与谢小丽隐居水果山庄已达八个月。这时候的谢小丽，肚子已经大大地隆了起来。按照程序，地方名流离开了水果山庄。然而，受孕怀胎后的谢小丽是需要人照顾的。那么，由谁来照顾这位特殊的孕妇呢？就在刘正伟为保姆犯愁时，谢小丽推荐了自己的妹妹谢小芳，她说："小芳是我亲妹妹，她不会把我替人家生孩子的秘密告诉外人的。"

刘正伟问："你妹妹在哪个单位？"

谢小丽叹口气，"她过去与我同在一家工厂，后来，她又跟着我到了同一家夜总会。"

刘正伟明白了，谢小丽的妹妹谢小芳，是夜总会的坐台小姐。本来，刘正伟是不太放心一个夜总会的坐台小姐住到水果山庄来的，后来，考虑到对方是谢小丽的妹妹，似乎没有比她更合适的人选，想了想，刘正伟也就同意了。

一天晚上，刘正伟到水果山庄探望谢小丽。进屋后，刚好撞见谢小丽沐完浴、穿着一件透明的睡袍走出浴室，睡袍里，没有其他遮掩物。不知为什么，谢小丽一副贵妃出浴般的神态，竟然让刘正伟身上滚过一团接一团难耐的欲火，冲动中，他扑上去，猛然抱起谢小丽，一脚踢开卧室门，还没让对方完全反应过来时，他已经压到了谢小丽身上。

谢小丽惊惶地说："我肚子这么大了，万一伤了胎儿……"

"别害怕，伤了胎儿没关系。"刘正伟心急火燎地说，"反正，你怀的不是什么有生命的胎儿，而是女局长需要的紫河车药方。"

"紫河车药方？"显然，谢小丽并不知道中医学上的紫河车就是老百姓说的胎盘，"哪个女局长需要我给她怀什么紫河车药方？"

刘正伟发现自己说漏了嘴，他急忙埋下头，紧紧地吻住对方的嘴。

一会儿，事情结束了。

望着只脱裤子未脱衣服的刘正伟，谢小丽既气、又恼、还疑地说："刘专员，你现在身居要职、手握大权，身边美女如云，怎么对我这位身怀六甲的大肚子妇人感兴趣？"

谢小丽这番话说到了刘正伟心坎上，他怔了怔，心想，是啊，我现在的床上，没隔几天就换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他妈的，我今天晚上是怎么了？的确，刘正伟对自己几分钟前的冲动，难以说出一个自圆其说的理由。想了想，他避开对方的问题，把过去许下的诺言再次重复了一遍："小丽，过段时间，我一定把你转成国家干部。"

世上有些男人的心理很邪门。自从那天晚上突如其来的冲动后，刘正伟忽然间发现，在神秘的水果山庄，在浓浓的夜色掩护下，与大肚子女人谢小丽做爱，竟然可以调动起若干年前他与女局长在这间卧室里的全部激情，可以让他全身心地进入早已久违了的甜蜜与幸福的洞天福地。刘正伟不清楚，到底是自己的生理在装怪呢还是自己的心态变得不正常起来？反过来，对于谢小丽来说，自己肚子里的胎儿是替人家怀的，是一种秘密的交易，她目前需要的是买油盐柴米的钱，她未来渴望的是国家干部——既然她的干部身份掌握在刘正伟手里，那么，刘正伟喜欢在她越来越大的肚子上追云赶月，她还能说出一个不字么？

就在刘正伟兴高采烈地在谢小丽的大肚子上玩得兴趣盎然时，如同他当年偷视女局长与老专员幽会一样，卧室的窗外，也有一个人，冷冷地看着室内的一举一动。

那个人，就是地方名流。

不同的是，当年的刘正伟，对女局长是一片忠心，从没想过抓住女局长与老专员的隐私，从而成为关键时刻

的一个把柄；而地方名流则不一样，他把刘正伟与谢小丽的谈话，偷偷地录了音。他得意地暗笑起来，刘专员，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我罗元林是靠什么混成了这块地盘上不倒翁般的地方名流。

一天晚上，一辆黑色的高档小车悄悄驶到水果山庄。车刚停稳，刘正伟便迎上前，打开车门，将女局长领进木屋。这一次，女局长穿着一件灰色的风衣，衣领将脸孔下半部遮掩起来，还戴上了一副大墨镜。刘正伟明白，女局长是怕谢小丽认出她的身份。

这时候，谢小丽正坐在餐桌边，品尝着水果。

女局长站在门边，先是细细地打量了一番谢小丽的肚子——在女局长眼里，谢小丽的肚子就是一个装紫河车药方的药罐，继而，她微微地点点头，露出满意之色，最后，她轻轻地对刘正伟说："到卧室里，我有话对你讲。"进入卧室，女局长问："没什么问题吧？"

刘正伟立刻说："我办事，你放心。地方名流和谢小丽，都以为是帮我一个做生意发了大财的朋友做的后代。"

女局长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我这次到水果山庄见你，主要谈三件事。"她说，"第一、天方地区行署半年后撤销，改建为地区级的天方市。"她笑了笑，"到时候，我应该叫你刘市长。"

刘正伟顿时激动起来，他一把抱住女局长，正想深情地吻一下对方，却不料女局长用一只手掌挡住他的嘴唇，脱开身，退后几步。

"你？"刘正伟先是一愣，继而反应过来，"感谢你的栽培。"

女局长继续着先前的话题："第二件事呢，我要亲眼看一看紫河车药方怎么样了。"

刘正伟接过话头："你还满意吗？"

女局长似乎不屑于回答这个问题，她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小小的纸条递给刘正伟，说："过几天，你到天方县人民医院找这个人。剖腹取紫河车的事，交给他做。"

纸条上写着刘医生的姓名。

刘正伟想，看来，女局长至今都不知道刘医生就是自己的胞弟。等刘正伟仔细地揣好小纸条后，女局长却忽然伸出一只手，摊开在刘正伟面前。

"上次，我亲笔写给你的紫河车药方在哪儿？还给我。"

刘正伟回过神，说："那纸药方不在我手里。"

女局长立刻现出紧张的神态，"在哪儿？"

"在地方名流手里。"

女局长跺了一下脚，责备道："我这张药方，你怎么可能轻易地交给外人？！"顿了顿，她又自责起来，"只怪我当时一时疏忽，亲笔写了那张药方。"

刘正伟急忙宽慰道："你放心，那张药方，我明天亲自找地方名流要回来，烧掉就是了。"

"不，不能烧掉。"女局长断然说，"你必须亲手交给我。"

刘正伟明白女局长不放心他人的防范心思，他说："我明天把药方从地方名流手中要回来，亲自送到省城交给你，如何？"

女局长这才放下心来。她慢慢地走到门口，将门锁锁紧，说："我好多年没回这间卧室了，这次回来，睹物思情，感觉很亲切。"

她一边说一边慢慢摘下墨镜，又轻轻地解开衣领，将一张满面病容的苍白脸孔，暴露在灯光下。与此同时，窗外传来一声低低的惊叫："天啊，是她！"

虽然窗外的惊叫声是低沉的，但是，对于屋子中的刘正伟与女局长来说无疑是头上响起一声惊雷，一瞬间，两人不仅惊呆了，还刷地淌出一背的冷汗。很快，刘正伟与女局长回过神，不约而同地扑到窗边，砰一声推开窗扇。然而，除了黑沉沉无边无际的夜景，便是从夜景深处悄无声息扑面而来的夜风。

刘正伟惊恐不安地望着女局长，"我们听错了吧？"

女局长飞快地围上衣领，戴上墨镜，重新把脸孔遮掩起来，说："出去看看。"

结果，在窗台下面，他俩发现了一个袖珍录音机。

女局长将录音机翻来覆去地看了好一会儿，忽然，她望着刘正伟，脸上一片冷霜，伸出一只手，冷冷地说："磁带呢？"

冷汗从刘正伟头上铺天盖地地淌下来，他一把夺过录音机，看了看，机子里果然是空的。他带着哭腔，重复着女局长的话："磁带呢？磁带到哪儿去了呢？"

这时候，女局长脸上刮过一阵秋风扫落叶般的严肃神情，口气仍旧冷冷地说："刘正伟，过去，你为了达到抱我这根大腿的目的，不辞辛劳地潜伏在窗口下面，窥视我跟老专员的行动。"说到这里，她咬了咬嘴皮，"这一次，你把话说明白，你到底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刘正伟知道，女局长已经怀疑是他派人暗中录音抓把柄了。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女局长对他的这份疑心，意味着他未来仕途桥梁的轰然垮塌。说来也真是巧合，从女局长亲笔书写紫河车药方、到眼下的暗中录音，线索似乎都集中到刘正伟身上。此刻，刘正伟除了张口结舌，可以说是百口莫辩了。

女局长没有理会刘正伟的神态，转身大踏步地朝小车走去。刘正伟飞快地赶到她前面，刚刚打开车门，女局长便一把拉住他的手，远远地扔出去。

"你……我……"

刘正伟显出一副委屈万分的样子。

女局长跨进小车，隔着车窗对刘正伟下了最后通牒："刘正伟，如果你要我相信我的眼睛并没看错人的话，那么，三天以内，把药方和录音带亲手交给我。"说完，她对着一直默不作声的司机说，"开车，回省城。"

一直望着小车的尾灯消失在黑夜尽头，刘正伟才收回惊恐不安的目光。这时候，他看见谢小丽腆着大肚子，倚着门楣，斜眼观察着他。他冲上去，双手扯住谢小丽的两只耳朵，大声吼道："难道是你暗中录了音吗？快说，录音带在哪儿？"

谢小丽疼得两眼冒泪，连连否认道："不是不是……"

听到姐姐的疼痛声，谢小芳冲出屋门。她毫不犹豫也毫不畏惧地打了刘正伟一耳光，一张脸涨得绯红，愤愤地说："你眼睛瞎了吗？自始至终，我和姐姐都待在厨房里，哪有机会去暗中录音？"

谢小芳的耳光非但没有激怒刘正伟，反而让他迅速地冷静下来。他点燃一去烟，走出木屋，在黑夜里，沿着木屋绕了一圈，等到那支香烟吸完后，他已经猜到了那位暗中窥视的人，一定是地方名流。

事实上，无论地方名流是秘藏女局长的亲笔药方、还是他潜伏到窗外暗中录音……他这样做的动机不是为自己。一个已经办理了退休手续的花甲老人，绝不可能再在仕途上有后续作为。他是为了儿子罗帮荣。在地方名流的初衷里，既然天方地区即将撤地设市，刘专员又是未来地区级天方市的市长人选，那么，官场上必将有一番大的人事变动，如果在这时候，能够抓住刘正伟的把柄，那么，地方名流那个在天方县担任农业局副局长的儿子罗帮荣，就会变得来与众不同，因为，地方名流可以用这个把柄，与刘正伟达成交换条件，让儿子升上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地方名流与其他人一样，尽情展现了他可怜天下父母心的情态。地方名流没想到，这天晚上，他居然窥视到了一辆从省城开来的黑色小车；他更没想到，等那位神秘的女人摘下墨镜、解开衣领之后，出现在地方名流眼前的，竟然是曾经在天方地区呼风唤雨的女局长。惊愕中，地方名流禁不住张开了嘴巴……回到家，地方名流连夜找来儿子，密谋一番后，将紫河车药方和录音带密藏起来，随后，连夜订了一张到外地的机票，急急忙忙地离开了天方。

罗帮荣开车送父亲到机场。路上，罗帮荣问父亲："万一刘专员明天问起……"

地方名流打断儿子的话："不是万一，他明天肯定要找我。总之，你一口咬定，就说我外出旅游去了，联系不上。"地方名流阴冷地笑了笑，"除非他刘正伟用一条大鱼来交换这些东西，否则，我手中的这个把柄，是不可能轻易交给他的。"

果然不出地方名流所料，第二天上午，刘正伟的电话就客气地打到了地方名流家中。当然，他得到的答复是人家早就商量好的。

罗帮荣充满歉意地说："刘专员，抱歉得很，我父亲今天早晨乘飞机外出旅游去了。"

"他什么时候回家？"

"这个……很难讲。"罗帮荣说，"刘专员，本来，家丑不可外扬，我作儿子的不应该说父亲的坏话。不过，在天方县，父亲的风流是尽人皆知的事情。这一次，他虽然说是外出旅游，但是，谁知道他悄悄地跑到哪一位情妇家中玩乐去了。万一，父亲玩得乐不思蜀，一年半载都有可能不回家。"

放下电话后，通话双方的心态大不一样——罗帮荣一阵轻松，暗暗佩服起父亲对世态人情的深刻研究；而刘

正伟的心情却空前紧张起来，额上浸出了细密的汗珠，他想，女局长限他三天时间，眼下，地方名流又跑得无影无踪。着急中，他打电话到民航部门。一会儿，民航小姐甜美的声音证实了罗帮荣的话："经查询，今天早晨六点三十分，的确有一位叫罗元林的老人登上了飞机。"

听完民航小姐的话，刘正伟先是呆若木鸡地站在办公桌前。俄顷，他抱起电话机，砰一声狠狠地砸到地上，愤怒地大声骂了一句："无耻之徒！"

随后，他又痛悔地想到，地方名流这位无耻之徒不是自己引狼入室的吗？

刘正伟当然清楚地方名流躲避的动机，问题是，目前的情形，他刘正伟的官帽或飞起来或落下去，全在能否拿回女局长亲笔书写的紫河车药方和录音带上。

秘书探进一个脑袋，惊惶地望了几眼满面怒容的刘正伟，想了想，悄悄地掩上办公室大门。

一个星期过去了。

奇怪的是，在这一个星期中，女局长没有跟刘正伟打过一次电话。难道，她改变主意了？

一个星期后的某天深夜，刘正伟忽然听到轻轻的敲门声。打开门，一个黑影闪进屋，细声说："哥哥，是我。"

来人就是刘正伟的弟弟刘医生。

刘正伟奇怪地问："弟弟，深更半夜，你神神秘秘地跑到我家干什么？"

刘医生没有回答刘正伟的问题，反而注视着他，开门见山地问："哥哥，水果山庄那位怀紫河车的谢小丽，到底是怎么回事？"

刘正伟先是深深地叹口气，继而，把事件的前因后果，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刘医生，最后，他用一种悲苦的口吻说："看来，我这次要下课（完了）了。"

刘医生静静地听完刘正伟的话后，想了想，再一次开门见山地问："哥哥，你必须实话告诉我，谢小丽肚子里的紫河车是不是你的？"

刘正伟坚决地摇摇头。

刘医生又问："你与谢小丽，有过肉体上的接触吗？"

这一次，刘正伟不说话了。

刘医生再一次问："你与谢小丽第一次肉体接触时，是什么时候？"

刘正伟将双手团到腹前，做了一个肚子很大的动作。

刘医生看完那个动作后，这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只要谢小丽肚子里的紫河车不是你的，我就放心了。"

直到这时，刘正伟才猛然想起一个问题，"弟弟，你怎么知道这件事？"

刘医生轻轻地哼了一声，说："今天上午，我忽然接到女局长从省城打来的电话……"

前文说过，老中医、老专员和女局长，都不知道刘医生是刘正伟的胞弟。当年，为了报答刘医生既安全又保密地取出女局长肚子里的紫河车，事成之后，老专员把刘医生调到了天方县人民医院。今天上午，刘医生忽然接到女局长的电话，请他秘密地到水果山庄找一位叫谢小丽的女人。女局长说："刘医生，你一直是我信赖的人。你一定要想办法把谢小丽肚子中的紫河车弄掉。"

刘医生明白女局长话中的意思，那意味着过去的努力前功尽弃了。他暗中吃了一惊，心想，千辛万苦地孕育起来的紫河车，女局长为什么又突然间舍弃了呢？怀着这样的疑问，他悄悄到了水果山庄。在木屋里，在他与谢小丽的交谈中，他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很随意地问了一句："谢小姐，除开谈好的价钱，他们还给你什么好处？"

谢小丽冲口而出："刘专员说了，要把我的身份转成国家干部。"忽然，她发现自己说漏了嘴，便急忙转移了话题，"刘医生，你到夜总会去玩过吗？"

谢小丽当然不知道，她漏出嘴角的刘专员，就是眼前正在为她检查身体的刘医生的哥哥。

现在，事情已经明朗起来，刘正伟也终于知道，为什么女局长不再跟他打电话，原来对方在开始做毁灭证据的工作了，也就是说，女局长已经把刘正伟从自己人的行列里，不露声色地一脚踢到了政敌的位置上去。想到随之而来的可怕局面，刘正伟禁不住吓出一身的鸡皮疙瘩。

望着刘正伟时而白时而青的脸色，刘医生冷冷地说："幸好，女局长不知道我是你的弟弟，我还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刘正伟疑惑地望着刘医生，心想，你一个小小的医生，可以助我一个副专员之力，岂不是笑话？

刘医生看出了刘正伟的疑惑，他仍旧冷冷地说："升官发财上，我虽然帮不了你什么忙，但是，在谢小丽身上，我至少可以搞一个偷梁换柱的把戏，把紫河车这个重要的物证秘密地保留下来。"说到这里，他把双手轻轻地搭到刘正伟肩上，眼眶顿时红了起来，"哥哥，现在，女局长已经不再信任你，地方名流手里又握着你的把柄，可以说，你已经处于两难境地。我担心的是万一女局长与地方名流搞到一起，把紫河车这件骇人听闻的事情，一古脑儿地推到你身上，那时候，你面临的，恐怕不单单是一个处分与免职的问题。"顿了顿，他又说，"真的到了渔死网破的一天，我可以出人意料地拿出紫河车，通过化验，至少能够证明紫河车的男主人不是你刘正伟，而是那位地方名流罗元林。"

听完刘医生的话，刘正伟一下子醒悟过来，与此同时，一丝愧疚涌上心间——这种防患于未然的措施，本来应该是他这位当副专员的哥哥首先想到的，如今，反而是弟弟替他思虑到了，难道，这就是人们说的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吗？他问刘医生："弟弟，你看，我还要做些什么防范工作？"

刘医生说："有一件，很重要，你必须抓紧时间去做。"

刘正伟望着刘医生，"你的意思是……"

刘医生说："我最近几天就要为谢小丽做手术，我希望在手术前，你能够弄到一份谢小丽的亲笔材料，把她与地方名流的关系、把她在水果山庄的所见所闻，毫无保留地写出来。"他咬咬牙，"哥哥，我还是那句话，万一真的到了渔死网破的一天，说不准，谢小丽写下的这份材料、与我秘藏的紫河车，能够帮上你的忙。"

第二天早上，刘正伟开着小车到了水果山庄。

谢小丽正吃着早餐。

他坐到谢小丽身边，从衣袋里掏出一张银行存折、一张转干的表格、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他将存折摊开在谢小丽眼前，说："这是我那位做大生意的朋友付给你的酬劳，三万元，一分不少。"

谢小丽捧起存折仔细地看了看，先是欣喜地说："啧啧啧，天哪，三万元钱到手了，这下子，我那个在人民学校读书的娃儿的学费不愁了。"继而，她叹口气，"现在的人民学校，就像一个深不见底的无底洞，今天收这费、明天收那费，听说，过段时间，人民学校还要组织学生到英国、美国去考察英国人、美国人是如何努力刻苦学习……唉，逼迫像我们这样的学生家长只好到夜总会坐台卖身。"说到这里，她似乎想起了什么，疑惑地问："我的任务（怀孕分娩）都还没完成，这钱怎么就提前支付了？"

刘正伟不慌不忙地答道："昨天给你检查身体的刘医生，说你怀的是一个龙胎（儿子），结果，我那位做大生意的朋友一高兴，这钱，就提前付给你。"跟着，他特意补充一句，"我那位朋友说了，等你生下龙儿（儿子）后，再奖励你一万元钱。"

"真的呀？"

谢小丽顿时喜笑颜开起来。

刘正伟将那张转干表格推到谢小丽面前，说："你看一看，这是什么？"

谢小丽抢起那份表格，贴到眼皮下面，似乎把表格上每一个文字、每一道黑线都细细地看够，她脸上的惊喜，仿佛照亮了整个木屋。她喃喃地自语道："天哪！不久，我就是国家干部了？！"

刘正伟出其不意地从她手中夺回转干表，折好，重新放回衣袋中。

谢小丽的脸色一变，忐忑不安地问："刘专员，你怎么又把表格收回去了？"

刘正伟注视着谢小丽，仍旧不慌不忙地说："小丽，一个普通人要转成干部身份，按有关规定，是要经过一系列很严格的审查程序。当然，你也知道，如今这社会，许多事情，可以来硬的，也可以来软的，关键是看审查的对象是什么人。"

谢小丽的心跳更急迫了，"刘专员，你把话说透，可以吗？"

刘正伟需要的就是谢小丽这种急迫的心跳。那张转成国家干部的表格，对这位身怀紫河车的女人太有诱惑力了。他故意犹豫了一会儿，这才解释起来，那位把谢小丽肚子弄大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地方名流，听说刘正伟要把谢小丽的身份转成国家干部，心态便不正常起来，最近，地方名流给有关部门写了一封检举信，检举谢小丽是夜总会里坐台卖身的小姐，根本没有资格转成国家干部。刘正伟说："那封检举信，有关部门转到了我手里。说实话，小丽，地方名流这种桌面上吃你的东西、桌底下咬你大腿的做法，使我深感吃惊，也让我很气愤。"

一时间，谢小丽脸色发白，愣愣地望着刘正伟。刘正伟重新掏出那张表格，连同桌上的笔记本和钢笔，再一

次轻轻地推到谢小丽面前。接着，他站起身，做出欲走不走的样子。

谢小丽轻轻地问："刘专员，你看，我该怎么办？"

刘正伟指了指笔记本和钢笔，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既然地方名流暗箭射你，你不妨也来个背后放冷枪。"

谢小丽看着桌面上的东西，明白了刘正伟话中半明半暗的意思。她犹豫起来，"这……"

刘正伟眼睛盯着谢小丽的表情，手却拿起桌上那张表格，说："这份表格，可能要失效了。"

"不，我要。"谢小丽猛然捧住刘正伟的手，一点一点地从对方手中慢慢地抽出那张表格，与此同时，清明如水晶的泪珠，也一颗接一颗地滚出她的眼眶，"刘专员，我一定按你的要求，如实地提供地方名流的材料。"她忽然哇一声哭出声来，"我已经失业很久了，我上有老下有小……我怕，真的很害怕！"她睁着一双泪眼，直直地盯着刘正伟，"刘专员，转国家干部的事，你不会骗我吧？"

刘正伟避开对方的目光，再次指了指笔记本，"我下午来取。"说完，他一转身，急匆匆地离开了水果山庄。路途中，他恨恨地骂了自己一句："刘正伟，你真缺德。这张转干登记表，本来就是子虚乌有的事情，无非是借此套取谢小丽的亲笔材料而已。"

当天下午，等刘正伟再次走进水果山庄时，谢小丽已经在那个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地方名流的材料。当然，按照刘正伟的口径，她隐居在水果山庄替人受孕怀胎一事，也写成了由地方名流一手策划安排。

当天晚上，那位为谢小丽检查身体的刘医生也再次走进了水果山庄。不同的是，这一次，刘医生是坐一辆救护车来的。刘医生是奉女局长的命令，将谢小丽从水果山庄转移到天方县人民医院，准备弄掉腹中的紫河车。刘医生对谢小丽的解释是，"你的胎位不正。只有住到医院去才能确保你们母子的生命安全。"把谢小丽安置到医院后，刘医生趁人不注意，将几片药物溶入一杯水中，亲眼看着谢小丽喝了下去。他说："今天晚上我不值班。到了下半夜，如果你感到身体不适，请立刻通知值班医生。"

似乎是印证了刘医生的话，到了下半夜，谢小丽果然剧烈地腹痛起来，她毫不犹豫地按响了床头上方的响铃。值班医生是一位中年女人，她当机立断，立刻吩咐护士小姐将谢小丽推进手术室。可是，当打开腹腔、取出紫河车时，主刀医生不由自主地睁大了双眼——她取出了一个畸形的、让人不敢目睹的死胎。站在旁边的护士小姐浑身发抖，手中的铁盘当一声掉到地上，她一转身冲到手术室外，大惊失色地嚷起来。片刻间，这件事就在天方县人民医院闹得沸沸扬扬。等刘医生得到消息、急急忙忙地赶到手术室时，手术已经做完了，走廊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刘医生埋头看了看紫河车，尽管他思想上早有准备，然而，畸形到如此程度，还是让他倒吸了一口冷气。

天刚亮，刘医生便打通了女局长的电话。他先将事件详细地说了一遍，最后建议道："现在，满天方城的老百姓都知道这件事，这样一来，就比较显眼了。为不给你惹上麻烦，我劝你最好舍弃那个紫河车，以后再想办法。"

女局长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深深地叹口气，"可惜了啊！"最后，她同意了刘医生的建议，"刘医生，你想调到省城大医院的想法，很好，我一定为你办妥。不过，紫河车的事，你……"

刘医生立刻抢过话头："为不留一点痕迹，我送到火葬场火化。"

实际上，这场事件是刘医生策划出来的。刘医生并没把紫河车送到火葬场火化，而是悄悄地秘藏到停尸房的一个角落里。

两个月后，谢小丽痊愈出院了。

走出医院的谢小丽，立刻打电话给刘正伟，直截了当地问："刘专员，我转成国家干部的事情，你办得怎么样了？"

"小丽，我现在正在办公，不方便谈这件事。"刘正伟思考了一下，"这样吧，今天晚上，我们在水果山庄见面。"

当天晚上，等谢小丽赶到水果山庄时，刘正伟已经等待多时了。

正如谢小丽想象中的那样，好色的刘正伟见到她，说出的第一句话是，"小丽，我想死你了。"紧跟着，做出的第一个动作是紧紧地抱起她，一脚踢开卧室门……等到精疲力竭之后，刘正伟全身伏在谢小丽身体上，眼睛半睁半闭，喃喃地说："小丽，这两个月，你长胖了不少啊。"

谢小丽关心的第一件事是转干，她问："你什么时候给我办呀？"

对于这个问题，刘正伟早已想好对策——他对谢小丽解释起来，天方地区即将撤销，成立天方市，目前，所

有的人员编制都处于冻结状态，等待撤地设市后再解冻。他说："到那时，我是天方市的市长，把你转成国家干部，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吗？！"

谢小丽认真地想了想，认为刘正伟说得在理。跟着，她关心起第二件事来，"我没有很好地为你那位做大生意的朋友完成任务，那三万元，退不退还给你那位朋友？"

刘正伟摇摇头，"我那位朋友说了，这跟你没多大的关系。"他话锋一转，"可恶的是地方名流，拿了我朋友的钱跑掉了，现在连一个人影都看不到。"

没多久，天方地区行署正式撤销，与此同时，新的地级市天方市成立起来。对于新的领导班子，既出乎刘正伟意料之中、又出乎刘正伟的意料之外。意料中的是，已经被女局长一脚踢到政敌对立面的刘正伟，绝不可能再有升迁的机会担任第一任天方市市长，按照官场惯例，失去政治前途的刘正伟，应该保留副专员的待遇，过渡性地担任天方市人民政府的调研员，然而，让天方官场上大大小小的官员们瞠目结舌的是，刘正伟被降职留用，理由是刘正伟在过去担任天方县主要领导期间，没有抓住发展机遇，应该退回原地，从头做起。就这样，刘正伟从副专员的地位上一下子滑回到天方县长的位置上去，也就是说，曾经春风得意的刘正伟，开创了天方地区官场上从未有过的走下坡路的先例。

牢骚满腹的刘正伟怀揣那份类似于处分性质的降职留用，重新回到他曾经非常熟悉的天方县人民政府大院。还没等他把县长的椅子坐热，谢小丽为她的国家干部找上门来了。这时候的刘正伟，刚刚遭受了打击，除了谨言慎行，哪里还有那份心情与胆量包办谢小丽的转干呢？

大失所望的谢小丽，一横心，把她怀紫河车的来龙去脉，写成一封长长的检举信寄到了省城。这封信从省城有关部门批转到了天方市人民政府，市政府立刻组成一个调查小组展开调查。

调查小组的组长是一位中年男人，姓钟，人们叫他钟组长。据说，钟组长是从警官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分配到省城反贪局工作。因为天方刚刚撤地设市，旧框已经打破，新框尚未完全建立，所以，钟组长是应地方政府的邀请，下派到天方市检察院指导工作的，指导期结束后，钟组长就会重返省城。

按照谢小丽信中所述内容，钟组长首先找到天方县农业局担任副局长的罗帮荣，希望他尽快地通知远游在外的父亲，回到天方市接受调查。这一次，地方名流倒是很快返回了天方市。地方名流很清楚，他可以回避刘正伟，却无法躲避强大的组织。

没几天，钟组长主动到天方县人民政府，与过去的刘副专员、现在的刘县长有了第一次正面接触。

说实话，自从得知调查小组开始调查工作后，刘正伟就明白，摆到自己面前的道路只有三条——第一、吐出背后的女局长，来一个同归于尽，这样虽然解气，最后却不一定管用；第二、保住女局长，一个人承担全部责任，这样牺牲自己，虽然心有不甘，但是，女局长却因顾忌到隐情，不可能完全见死不救；第三、把主要责任推到地方名流身上，自己承担交友不慎的责任，好在，谢小丽亲笔写在笔记本上的材料还握在自己手中。然而，不管他选择哪条路，紫河车都是一个骇人听闻的事件，头上这顶乌纱是保不住了。思前想后，刘正伟选择最后一条。因此，当钟组长刚一提起这个问题时，刘正伟立刻做出积极配合组织调查的情态，说："我在这次事件中，最大的失误就是给地方名流和谢小丽提供了水果山庄这样非常安全的地方。"

钟组长问："你与谢小丽有过肉体上的接触吗？"

刘正伟知道，这两个问题都是他无法隐瞒的，他很干脆地答道："我是受了她的勾引，把持不住自己才最终上了她的床；至于把她的身份转成国家干部，那只是在床上高兴时，随便说说而已。"

当天晚上，刘正伟打通了女局长的电话，他先谈了自己保护她的想法，最后，他说："我的官路，看来已经走到尽头了。我只求你两件事，可以吗？"

女局长吐出一个字："讲。"

他说："第一，调查到此为止。我相信，你完全有这个能力阻止调查组更深一步的调查。"

女局长仍旧吐出一个字："行。"

他又说："我希望不要进入刑事诉讼阶段。"

这一次，女局长开出了条件："我需要那份我亲笔写的紫河车药方和录音带。"

说到药方和录音带，刘正伟一下子委屈地哭泣起来，泪珠顺着脸颊滴到电话听筒上，他说："这件事，真的不是我做的。"

虽然隔着遥远的时空距离，但是，女局长还是感觉到了刘正伟委屈万分似的激动情绪。她沉思了一会儿，轻轻问："不是你，会是谁？"

刘正伟一边哭泣一边咬牙切齿地说："是紫河车的男主人、那个无耻之徒地方名流。"

女局长沉默起来，许久，她才说："就算我相信你没有做那两件事，可是，你在操作紫河车事情上的重大失误，依然让我失望、生气。"停了停，女局长的口气忽然温和下来，"正伟，看在你过去为我开小车的情分上，我会善待你的。"

女局长最后一句话让刘正伟心中高高悬起的石头落了地。他想，往后，即便头上没有乌纱帽了，然而高规格的福利待遇还是可以享受的。想到这里，他禁不住苦涩地摇摇头，人的想法真是奇怪，往日，在官场上一帆风顺时，除了希望做更大的官、掌更大的权，哪里会想到什么福利？没料到现在一跤跌下来，唯一乞求的，便是待遇，也许，真的应验了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到哪座山上唱哪首歌。

第二天晚上，也就是以钟组长为首的调查小组的取证工作顺利进行时，在水果山庄附近的乡村公路上发生了一桩奇怪的车祸，死者正是那位写举报信的谢小丽，肇事者则是紫河车的男主人地方名流。据地方名流交代说：谢小丽是他的情妇，那天晚上，他带谢小丽到水果山庄游玩，汽车开到半途中时，他停车解手，忘记了熄火，没料到，谢小丽也跟着内急，竟然蹲到车轮前，更没想到的是，无人照料的汽车突然间"活"了……在交管部门，类似这样的交通事故并不鲜见，地方名流的供诉过程与交管部门的勘察结果大体相符，不同的是，地方名流与谢小丽在发生车祸前，都喝过浓度颇高的白酒。

得到这个消息后，刘正伟一时间惊得面如土色，他似乎从这桩看似普通的交通事故背后，看出了某种不寻常的地方，或者说，他看到了两双做交易的黑手。

随后，地方名流被拘押在天方县看守所里。因为这桩车祸事故中的男、女人物都是紫河车事件最主要的当事人，所以，钟组长决定，调查工作不要受车祸的影响，照常进行。

一个星期后，天方市人民政府忽然接到省城的紧急通知，调查工作嘎然而止。至于那个所谓的调查结论，人们不难想象，一定类似于查无实据。随后，钟组长又接到上级通知，提前结束了他在天方市的下派工作，返回了省城。于是，随着钟组长的离去，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件，还没等完全揭开盖子，便又重新紧紧捂起来。

随着调查组的解散，人们惊愕地发现：第一、刘正伟的官阶又朝下垮了一步，由负责全面工作的县长滑到分管农业的副县长位置上去了；第二、地方名流的儿子罗帮荣，终于取掉了头上那个副字，由农业局副局长升为局长，据小道消息说，不久的将来，刘正伟的副县长位置将由罗帮荣取而代之；第三、拘押在看守所的地方名流，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这样一来，白天，地方名流重新严肃端庄地坐在各类会议的主席台上，陪在领导们身边。

刘正伟心想，可怕的调查，终于结束了。

第十章　检察官的生意经

一晃，半年过去了。

一天晚上，那位返回省城的钟组长悄悄地敲响了刘正伟的家门。等刘正伟打开门后，只见钟组长穿着一件黑色的风衣，衣领围住他的下半张脸。钟组长没有进屋，却指着门外的一辆小车，说："你是小车司机出身，今天晚上，你带我到一个地方去。"

钟组长说的那个地方，就是水果山庄附近那条简易的乡村公路。

汽车停下后，钟组长扔了一支香烟给刘正伟，当烟头上的红光在黑夜里一闪一闪之时，他用手指着脚下，说的第一句话是，"这儿，就是谢小丽遇难的地方。"

刘正伟忽然间一阵发抖，双脚不由自主地跳了跳，似乎那位已经死去半年的谢小丽，将她两排白白的牙齿，嵌在了路面上，等待着恨恨地咬他一口。

刘正伟带着颤音地问："你带我到这儿干什么？你不会怀疑，谢小丽的车祸，与我有关系吧？"

钟组长没有回答刘正伟的问题，他猛吸一口香烟，说起了第二句话："我已经辞职了。"

刘正伟惊讶地看着他，"辞职？为什么？"

钟组长深深叹口气，"我原以为，我干的工作是正本清源、理清是非、辩别好坏，还人间一个公道。"他摇摇

头，“没想到，那些调查材料，到后来，竟然会变得来颠倒黑白。”他挥挥手，“算了，不说这些了。”他又猛吸几口香烟，“目前，我只是一个做生意的商人。”

刘正伟默默地望着钟组长。对于钟组长的辞职甚至是愤然辞职，他不难想象，更不难理解。凡事都不是铁板一块，即便在一个同流合污的水塘里，照样会有出污泥而不染的事情发生。

钟组长说：“我这次找你，是谈一笔大买卖。”

刘正伟苦笑起来，仍旧习惯性地称呼对方为钟组长。他说：“钟组长，你在嘲笑我。我的情况，你应该了如指掌。唉，我现在虽然是分管农业的副县长，但却是一介失意之人，哪里能够与你谈什么大买卖？”

钟组长没有理会刘正伟的话，他扔掉烟头，从怀中缓缓摸出一个信封，递到刘正伟手里，轻声说：“看看里面的东西。”

刘正伟打燃火机，从信封里抽出一个录音带和一张复印的紫河车药方。他惊骇地望着钟组长，惊骇地问：“你是从哪儿搞来的？”

钟组长轻蔑地冷笑一声，“刘正伟，你别忘了，本人曾经是警官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要从地方名流这样靠吹拉弹唱讨得领导欢心的人物手里取证据，对我来说，虽然不说是易如反掌，但是，绝不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情。”说到这里，钟组长情不自禁地摆摆头，感慨万分，“前所未闻的紫河车药方、骇人听闻的鬼胎事件。”

钟组长从地方名流手里取得录音带和紫河车药方的证据后，他就意识到，这次的调查结果，与过去若干起调查结果的命运一样，面临的必定是夭折。由于他已经看过、听过了这些见不得阳光的证据，因此，钟组长作为紫河车的知情人，摆到他面前的路只有两条：第一、将证据交出来，投靠到女局长门下，成为她的亲信。这是钟组长不愿意的，何况，作为警官大学的高材生，他有自己做人的原则与底线。第二、藏匿证据，离开官场，倘若日后发生不测时，可以用证据交换某种利益。思来想去，他只好选择了辞职。

刘正伟回过神后，急忙将录音带与紫河车药方点燃。当一团火舌炽烈地在路面上舔噬时，他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轻松。

可是，钟组长立刻打破了刘正伟的轻松，他冷冷地说：“我给你的，是复制品。”

刘正伟先是一愣，继而反应过来，像钟组长这样的人物，怎么可能将真品轻而易举地送给他呢？望着路面上仍在跳跃的火舌，他顺口问：“那，真品在哪儿？”

这一次，钟组长毫不犹豫地答道：“深圳。”

“深圳？”刘正伟疑惑地打量着对方，“你跑到深圳干什么？”

钟组长笑了笑，“你好健忘，我刚才还说过，我现在已经是一名商人了。”他说，“只有在深圳那样的特区，人们需要的是人才，而不会探究你过去的来历。”

刘正伟明白了，已经成为一名商人的钟组长，今天晚上是利用手中掌握的证据，与他谈交换的生意来了。想到这里，他直截了当地问：“你需要什么条件？不过，以我现在走下坡路的处境，你开出的价格太高，我承受不起。”

钟组长仍旧笑了笑，“你放心，钱，有人会替你出。”

一时间，刘正伟又一次愣住了，他想，谁会替我出这份钱呢？

钟组长又递了一支香烟给刘正伟，不紧不慢地点燃，语气平缓地说：“刘正伟，我姓钟的既然官路走不通，那么，我就走商路。你呢，是做官人，知道做官人最大的追求，就是做更大的官、掌握更大的权力。我呢，现在是一介商人，在商言商，追求暴利就成了我目前最现实也最重要的事情。事到如今，我也不瞒你，我策划了一个极其机密的紫河车计划，需要得到你的帮助。”

辞去公职后的钟组长，选择了深圳特区作为他生意人的起点。然而，钟组长虽然是警官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在办案方面尽管颇有能力，但是，一旦转行到了商界上，面对眼花缭乱的生意经，他却是赔多赚少，仅仅数月，他带到深圳的本钱，已所剩无几。就在他焦头烂额之际，在一次酒宴上，一位商界上的朋友听说他过去是省城反贪部门的得力干将，便趁着酒意，开起了玩笑：你真是端着金饭碗去讨饭，手里掌握着那么多使官员们心惊肉跳的机密，为什么不学国外那些双面间谍，用情报换钞票？钟组长顿时醍醐灌顶般地醒悟过来，对呀，我手中不是掌握着女局长的紫河车药方和录音带吗？这些东西，可以换来多少钞票啊！何况，我姓钟的对商界虽然陌生，但是，做这种不用投入任何本钱的特殊生意，却是发挥个人特长，得心应手的事情呀！于是，一套紫河车计划的方

案，很快便在钟组长心中成熟起来。那么，紫河车计划为什么需要刘正伟出面呢？道理很简单，女局长并不知道紫河车药方与录音带已经落入钟组长手里，至于地方名流，他更不敢对女局长承认“曾经有过窥视经历”，现在，钟组长虽然辞去了公职，但是，他的许多亲人还生活在省城。为不给亲人们引来意料不到的麻烦，他必须躲藏到暗处，由刘正伟代替他出面与女局长谈交易条件。钟组长坚信，在官场上走下坡路的刘正伟，为保住他最后的福利与待遇，将不折不扣地替他完成谈判任务。

听完钟组长的想法后，刘正伟经过一番犹豫，果然答应下来，他问：“你开价多少？”

钟组长伸出三根手指，“三百万元。告诉女局长，不许她讨价还价。”

刘正伟又想到一个问题，“如果女局长问起，掌握证据的人是谁？”

钟组长淡淡地说出一个年轻女人的姓名：“谢小芳。”他笑了笑，“谢小芳是谢小丽的妹妹，刘正伟，你难道不认识？”

刘正伟想了想，点点头，“谢小丽受孕怀胎的那段时间，谢小芳正在水果山庄照顾她姐姐，如果说紫河车药方与录音带在她手里，女局长是会相信的。”说到这里，他埋头望了望路面，担心地说，“万一，谢小芳也像谢小丽一样，发生意外的车祸，怎么办？”

对于刘正伟话中意外车祸的弦外之音，钟组长心知肚明。他第三次抽出香烟，点燃，深深地吸几口，说：“过去，我跟类似女局长这样的官员，打了无数的交道，他们那一份不择手段的心思，我早就考虑到了。”说到这里，钟组长的脸色异常严肃起来，称呼对方，也不再是刘正伟，而是刘副县长了，他说：“刘副县长，为了谢小芳不发生她姐姐谢小丽那样的意外事故，我希望从下个星期开始，她能够成为你的小车司机。”

刘正伟脸上，先是现出疑惑、尔后又变成为难的表情。他首先疑惑的是，钟组长为什么要安排谢小芳给自己开车？紧跟着，他突然醒悟过去，如果谢小芳寸步不离地跟着他，那么，身为副县长而且又深知内情的当事人，他无形中就成为谢小芳的保护伞，即便女局长要采取“意外”，也会投鼠忌器。刘正伟不得不佩服钟组长的精明，这种与众不同的保护办法，也只有警官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才想得出来。然而，他后来又为难的是，谢小芳是社会青年，没有资格为他开小车。

听完刘正伟的为难理由，钟组长冷冷地说：“这个办法，应该由你刘副县长来想。”顿了顿，“不过，等紫河车计划完成后，我会把谢小芳接到深圳，让她远离天方这块地盘，不给你留下麻烦。”

刘正伟想了想，咬牙同意了。他接着问：“三百万元，是现金交易吗？”

钟组长立刻哈哈大笑起来，用一种调侃的语气说：“刘副县长，假如有人把三百万元现金推到你面前，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你想想看，安全系数有几成？”

刘正伟愣住了，心想，这种见不得阳光的交易，不用现金，难道要通过银行划账？

不错，钟组长需要的，恰恰是银行划账。在他的理解里，那种一手交钱一手取货的原始方式，看起来不留痕迹，然而，最终，双方都必须面对面地发生交易。想想看，当初，既然地方名流都可以悄悄地录音、既然谢小丽可以意外地出车祸，那么，精明过人的女局长，难道不会在交易现场做手脚吗？钟组长担心的是，到时候，三百万元钱非但弄不到手，反而会前功尽弃，此其一；其二，如果他先在深圳注册一家广告公司，再物色一个完全陌生也毫不知情的替身出来充当广告公司的法人代表，接下来，通过刘正伟的关系，用谢小芳的姓名，在天方县再注册一家公司，两家公司签订一笔广告合同，女局长的三百万元钱先划到天方县的公司账户上，再从天方县划转到深圳广告公司的账户上。这样一来，通过银行划账这种方式，看起来留下了诸多痕迹，然而，恰恰是这样的痕迹，不仅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双方交易上的安全，也使得女局长不敢轻举妄动。

钟组长说：“等交易完成后，天方县的公司和深圳那边的公司，立刻注销。”

事实上，钟组长还有一句心里话没有说出来，万一出了什么问题，从省城划到天方县的巨款、再从天方县划转深圳的巨款，除了留下女局长和刘正伟的作案痕迹之外，还能说明什么？

刘正伟先是低下头，细细地思考了一番，最后，他不由自主地竖起一根大拇指，赞叹道：“钟组长，你这个紫河车计划，可谓天衣无缝。”犹豫了一下，他又问：“你在深圳那家广告公司，准备取一个什么招牌（名称）？”

钟组长说：“公司的招牌早就想好了。”他笑起来，“紫河车广告公司，怎么样？”

刘正伟也笑起来，不过，他的笑声里，充满了苦涩与无奈。他急忙转移话题：“替身呢？”

这一次，钟组长摇了摇头。

在钟组长的计划里，第一、这个替身最好是文化不高、头脑简单的女人；第二、这个女人应该与天方县和深圳都隔着天遥地远的距离。

听完钟组长的想法，刘正伟立刻从衣袋里掏出一个通讯本，通讯本上印着全国各县级以上城市的邮政编码与电话长途区号。他开起了玩笑："钟组长，既然你还没物色到理想的替身，那好，我来帮你挑选。"一边说一边闭上双眼，伸出一根手指，插入通讯本中，"钟组长，看看我摸到哪儿？"

钟组长打燃火机，照亮通讯本。

刘正伟的指尖，刚好摸到一个大都市：重庆。

钟组长双眼一亮，"好，这个替身，过几天，我到重庆去物色。"

钟组长的口气里，透出一种下赌注似的坚决。

钟组长与刘正伟的交易，就这样谈妥了。

既然双方都把话说透了，刘正伟也就毫不隐瞒地提供了紫河车的下落。他说："那个大鬼胎，当时，我没有送到火葬场烧掉，而是秘藏在医院的停尸房里。"

第二天，刘正伟打电话给女局长，委婉地表达了用巨资买回录音带与紫河车药方。

女局长经过短暂的考虑，同意了。她说："小刘，我对你，还是信任的。这件事，你一定替我秘密地办妥。"停了停，她许下了诺言，"小刘，如果这件事你给我办妥了，天方，还是你的天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听到女局长那个小刘的称呼，刘正伟立刻激动起来，他赶紧说："是是是。"

再说钟组长。

钟组长回到深圳后，稍作准备，在一个华灯初上的晚上，他兴致勃勃地登上了深圳到重庆的飞机。

就在那天晚上，在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喻红与方四海迎接到了钟组长。

——这段内容，前文已有叙述。

在钟组长的最初打算里，先将重庆女人喻红发展成自己的情妇，再把对方替代成紫河车广告公司的法人代表。然而，等把喻红弄到深圳之后，钟组长敏锐地发现，这一次自己的眼睛看"走"了眼，喻红尽管文化程度不高，却并非头脑简单的女人。喻红的心性不仅不单纯，甚至在某些方面，喻红的精明与算计还远远地超过了他这位警官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不到一个月，喻红便飞快地看穿了钟组长关于紫河车计划的想法。直到这时，钟组长才后悔起来，我是小阴沟翻了大船，

就在钟组长后悔不迭的时候，喻红却从办公桌上扯过一张白纸，抓起签字笔写了一个一百万元的数字，推到钟组长面前，她说："你既然要隐藏，干脆，更深层更安全地隐藏起来，至于那个紫河车计划由我来替你操作。事成之后，我只要一百万元。我想，你不会反对吧？"

其实，事到如今，钟组长就算反对也来不及了。

钟组长毕竟是拿得起也放得下那类男人，他转过身一想，如果紫河车计划交给喻红操作，自己虽然会损失一百万元的收入，但是，正如喻红说的那样，自己的隐身术不是更高明了吗？反过来，接过紫河车计划的喻红，当然不会用自己的姓名去注册紫河车广告公司，更不会在合同书及银行划账手续上留下自己的笔迹，她学着钟组长的样子，为自己寻一个替身。第一个念头，她就想到曾经给自己当陪坐的方四海身上。于是，年纪轻轻的方四海，懵懵懂懂地成为紫河车广告公司的总经理；再于是，方四海跟着喻红，飞到了陌生的天方市。

就在喻红与方四海动身前往天方市前十几天，那位虽然取保候审、但是仍旧活跃在天方舞台上的地方名流罗元林，却猝死在夜总会一位小姐的肚子上，成为轰动天方市的"花下死"新闻。

地方名流猝死期间，他那位在天方县农业局当局长的儿子罗帮荣正在外地学习。等到罗帮荣得到消息时，地方名流的尸体已经运到殡仪馆、一个半公开的小范围追悼会正在举行。在官场上混的罗帮荣很清楚，现在，尽管人人都在口头上说"老子犯事与儿子何干"？然而，现实生活中却并非如此。作为生父的地方名流以何种方式了结自己的生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一份组织上盖棺定论的结论，对他未来的仕途意味着什么？想想看，在同等级别的官阶上，一个光荣殉职的"英雄的后代"与一位"花下死的儿子"谁更容易得到提拔？罗帮荣需要一份光荣的结论。他想，最低限度，也要讨一个"工伤"的说法。因此，他急忙打电话到殡仪馆，找到家属，如此这番地下了指示。等家属返回殡仪馆时，出人意料地宣布：取消追悼会，把死者的尸体暂时存放在医院。

喻红与方四海到达天方市的时候，罗帮荣的学习还没结束。刘正伟与刘医生带着喻红到医院的停尸房，本意

是看秘藏的大鬼胎，没料到，捎带着把地方名流冰冷的尸身也看到了……

——故事叙述到这里，似乎应该结束了。因为，按照当初钟组长策划的紫河车计划，喻红到达天方市后，只需在天方宾馆里示意替身方四海与谢小芳签下一纸虚假的合约，再等待着那笔从省城划到天方银行的三百万元巨款，那么，他们就大功告成，满载而归了。可是，隐居在深圳的钟组长没想到，谢小芳无意中说漏的“还是水……”三个字竟然导致了紫河车计划的全盘改变，使得价值三百万元的鬼胎事件最后演变成财源滚滚的鬼胎生意，从而使重庆女人喻红一步跨入千万富婆的行列。

第十一章　夜探山路

最初，谢小芳说漏的“还是水……”三个字，仅仅是引起了喻红的好奇，这是一份混合了警惕性的好奇心。当时，喻红的想法很简单，钟组长靠着一盘简易的录音带和一纸简单的紫河车药方竟然可以换来女局长三百万元的巨款，那么，假如我掌握了“还是水……”这个秘密，是否也可以从刘正伟手里换来几张钞票呢？

许多时候，世间上的若干大阴谋，追根溯源，往往都是从小诡计开始的。对于重庆女人喻红来说，她只想在三百万元的基础上，追加一点小小的预算外开支，根本没预料到，因为她的警觉与好奇，无意中拓展了一个利润惊人的大商机。

那天晚上，等刘正伟与谢小芳离开天方宾馆后，喻红将身上的湿衣服换下，来到宾馆餐厅。餐厅里有一桌早就为他们准备好的晚餐。不过，在这样的深夜，除了时尚青年们所谓的夜宵，这顿晚餐的确太晚了。此刻，餐厅里只有稀稀拉拉为数不多的人，其中，还有一部分是服务员和游来游去的乐手。喻红坐到餐桌边，顺手拿起桌面上的曲谱，扫了一眼，再用一种非常男性化、同时也很江湖气的动作，打了一个响指。

很快，一位女服务员躬身贴近她身边，问：“老板，愿意为你服务。”

喻红将曲谱递给对方，细声交代了一番。

女服务员说道：“好的，我马上去办。”

很快，喻红端起一杯葡萄酒，刚抿一口，一位男乐手已经站到她身后不远的地方，用莎克斯管轻轻地吹起了美国电影《教父》中的插曲《温柔的倾诉》。

就在这时，方四海出现在餐厅里。他脚步虽然朝着喻红走去，但是，他的双眼却盈满了另一类如烟如梦似的思绪。等他坐到餐桌边，学着喻红的样子，端起一杯葡萄酒浅浅地抿了一口时，他眼眶里如烟如梦的思绪非但没有淡薄，反而愈加浓烈起来。

曾经是过来人的喻红一眼就看出了对方的心思，方四海恋爱了。不过，喻红不明白的是，方四海与谢小芳今天晚上才认识，难道，在天方市人民医院大门口、在她与刘正伟、刘医生正在医院停尸房里对地方名流僵硬的尸身品头论足时，方四海与谢小芳却碰燃了一见钟情的火花？喻红端起酒杯与方四海碰了一下，轻轻地问：“四海，你恋爱了？”

“啊！”方四海回过神，脸上禁不住滚过一团红云，“不不不，我没有……我……我……”

喻红笑了笑，“这种事，哪能瞒过我的眼睛？”她再次举起酒杯，“二十岁，正是男人钟情女人怀春的年龄，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她话锋一转，“我记得，在广州，你曾经对我说过，你虽然没有正正经经地谈过女朋友，但是，却接触过一回在发廊里做皮肉生意的小姐。”

没等喻红说完话，方四海急忙抢过话头，辩解道：“那女人根本不是什么发廊小姐，她穿着干部服装，我想，她可能是某个机关的女干部。”说到这里，他的双眼又盈满先前那种如烟如梦的情绪，喃喃地说了一句，“奇怪极了，我在谢小芳身上，竟然看到了她的影子。”

在喻红听来，方四海话中的“她”，一定是指那位曾经与他有过一次肉体交易的女干部，而谢小芳的模样，与女干部又有几分相似，这样，喻红也就顺理成章地理解了方四海对谢小芳的一见钟情。殊不知，这一次，方四海话中的“她”却是指那位在冷风弥漫的重庆街头看到的、似乎雪藏了两千年以上才修炼成冷金属气质的女人。这一份真正意义上的隐私，不仅喻红不知道，就连与方四海有过嘴唇接触的谢小芳，也同样不知道。

喻红脸上浮起浅浅的愉悦笑容，酒杯在她手指间缓缓地旋转起来。她眼角一丝一丝地舒展开隐秘而细致的快乐笑纹。想想看，一位双眼盈满一见钟情思绪的怀春少男，魂不守舍地坐在一位成熟女人面前，显出一恍恍惚惚

的神态。那是一幅何等样赏心悦目的情形啊！喻红当然有理由偷偷地愉悦，更有理由秘密地快乐。

忽然，手机响了起来。

果然不出喻红所料，刘正伟迫不及待地打电话来了："喻小姐，我立刻赶到天方宾馆看望你。"

喻红对刘正伟"看望你"三个字心知肚明，她想，这个好色的家伙一定被我那张小小的纸团弄得心急火燎了。她看了看手机上的电话号码，略略沉思了一下，说："刘副县长，我今天太累了，想好好休息一下。你看，明天见，如何？"

刘正伟在电话里惋惜地叹口气，"好吧，喻小姐，明天见。"

晚餐很快结束了。回到房间之前，喻红将那个电话号码抄到一张白纸上，交到女服务员手里，说："请帮我查询一下这个电话号码是哪儿的？"顿了顿，"我在房间等你的结果。"

没多久，那位女服务员来到喻红的房间，说："这是一个保密的电话号码，无法查询到更详细的资料。"

对于女服务员的查询结果，喻红似乎并不感到太吃惊。想了想，她先掏出一张钞票拍到女服务员手里，客气地说："小姐，谢谢你。"

那位平时收惯了小费的女服务员毫不犹豫地将钞票揣入腰间，脸上的笑容顿时如春花般灿烂起来，在表达完谢意后，她又顺口问："老板，还有什么事需要我替你效劳？"

喻红一边讳莫如深地笑着，一边又掏出一张钞票举到女服务员眼前，"小姐，请你帮我写一份清单。在天方市，有哪些地方、哪些单位是带'水'字的？"她说，"还有，务必注明这些带'水'字单位的电话号码。"

女服务员看了看钞票，疑惑地问："老板，你要这带'水'字的……"

她故意留下一个长长的尾音。

喻红仍旧讳莫如深地笑着，"我是商人，要跟带'水'字的地方和单位做生意。"

女服务员现出似懂非懂的样子，她先是哦了一声，继而又瞟了瞟喻红手里的钞票，最后说："我马上去办。"

在一座地区级的中等城市，查询带"水"字的地名与单位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不到半小时，一张单子就摆到喻红房间的写字台上。等那位女服务员接过小费退出房间后，喻红便照着那些单位后面的电话号码挨个打过去。当然，可以想象，除了极个别的单位有值班人员接电话外，其余的电话，都是一阵空响。事实上，喻红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查询谢小芳无意中说漏嘴的"还是水……"这个隐秘的地方，就像警方在侦破一桩无头案件一样，把一个又一个怀疑对象排除，缩小包围圈，最后注目到作案者身上去。同样的道理，喻红在排除了一家又一家单位后，最后，她的目光，落到了天方水果育苗场几个字上。

前文说过，水果山庄是女局长与老专员取的名字，它的正式名称是天方水果育苗场。在女服务员送来的单子上，在天方水果育苗场后面，没有电话号码，只注明了一行文字：该单位电话号码没登记，无法查询。

喻红一阵心跳，心想，刘正伟是否在水果育苗场给我打的电话呢？一边想，一边拿起电话，刚按进两个数字，猛然，她想到了什么，又急忙压下电话，迅速地走出房间，来到宾馆门口，招手要了一辆出租车。坐进车内，喻红发现出租车司机是一位年轻女人。

女司机问："小姐，你到哪儿？"

喻红故意皱起眉头，说："我心情烦，你带我到大街上逛逛吧。"

"你跟那些男人干架了？"

女司机一边说，一边将车飞快地驶进雨夜。

喻红敏感地听出女司机"你跟那些男人干架了"的暧昧内容。对方一定把她误认为潜伏在宾馆里的流莺（暗娼）了。她嘴角滑过一丝冷冷的笑纹，心想，倘若在重庆，对方敢用这种语气跟自己说话，耳光早就飞到对方脸上去了。不过，此刻，喻红没有空闲的心思生女司机的气，她只想在远离天方宾馆的某个公用电话亭，试一试手机上留下来的电话号码。她之所以不用宾馆的电话，也不用自己的手机，是因为担心对方的电话机上安装了来电显示。不仅如此，喻红心思缜密的地方还在于，如果事实证明刘正伟的电话的确来自天方水果育苗场，那么，"还是水……"那个地方又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十多分钟后，估计已经离天方宾馆很远了，喻红才示意女司机将车停在街边的公用电话亭边，然后，对女司机吐出一串电话号码，编了一个谎言，最后，她说："帮帮忙。可以吗？"

女司机点点头，拨通了电话，还按下了免提键。

接电话的是一位年轻女人："喂，哪里？"

按喻红的示意，女司机用一种甜腻腻的语气问道——这种语气可以让许多女人对自家男人产生深刻的怀疑："张科长在家吗？"

"你打错电话了。"

女司机紧接着问："打错了？不会吧，这是张科长亲口告诉我的电话号……"

对方没等女司机说完，立刻不耐烦地打断她的话："这里是水果育苗场，不是什么张科长的家。"

啪。

电话压下了。

女司机对着电话机做了一个吐口水似的动作，等她抬起头时，惊异地看到喻红脸上翻卷起层层不息的笑容。这排山倒海般的笑容，似乎推动着身边黑沉沉的雨夜朝着迷蒙的天亮奔去。一时间，女司机愣住了，心想，这位在宾馆里进出的流莺（暗娼）没有找到"嫖官"张科长，她居然还笑得出来？

——其实，只有喻红心里才明白，那位接电话的年轻女人，就是谢小芳。喻红努力的结果，终于印证了她在这个雨夜的机敏，也为她往后的小诡计演变成大阴谋奠下了坚实的基础。

喻红笑声朗朗地对女司机说："返回天方宾馆。唉，我累了。今夜，我要好好地睡一觉。"

路途中，女司机突然问："小姐，你找的那个什么张科长，一定是天方这块地盘上吃得开的实权人物吧？"

喻红仍旧是笑声朗朗的样子，顺口说："这个张科长嘛，在一家小单位上管着几个小人物，至于说他吃得开……"

喻红摇起了脑袋。

女司机听着喻红漫不经心的口气，知道对方是在随随便便应付她，她笑了笑，说："小姐，我虽然是一位出租车司机，但是，我耳不聋、眼不瞎，知道水果山庄那个地方，一般人是无法进去的。"

喻红转脸望着她，眼底深处涌起警惕的潜流，心想，谢小芳电话中说的水果育苗场，怎么到了女司机嘴里竟变成了水果山庄？她故意问："水果山庄离水果育苗场远吗？"

女司机又一次笑起来，"水果山庄的前身就是育苗场，后来，育苗场关闭了，那个地方就被一位曾经在天方担任过重要职位的人物划成了保护区。唉，成了保护区后，一般人就进不去了。"

很快，出租车停到天方宾馆门口。一位年轻男侍应生迎上来，用一种谦躬的动作打开车门。与此同时，女司机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呵欠，显然，进入下半夜，习惯了熬夜的她也禁不住疲倦起来。然而，这时候的喻红，脸上虽然透出显而易见的疲惫，但是，她的双眼，一瞬间闪闪发亮。喻红从女司机保护区的话中，敏感到某种有价值的东西，正若隐若现地出现在前方。她知道，在许多地方，都有类似这样名义上是保护区、实际上是当地权贵们寻欢作乐的度假村。她想，当初，钟组长利用调查小组的机会抓一个女局长的隐私在手，轻而易举就换到三百万元大钱，那么，现在，我何不利用这次到天方做交易的机会抓一个刘正伟的把柄在手，学钟组长的样子"卖"几文小钱呢？想到这里，她立刻从腰间掏出几张钞票，拍到女司机手上，说："我过去也是开出租车的，今天晚上，我想重操一下旧业。来，我们换换座位。"

女司机惊异地看了看手中的钞票，"原来，我们还是同行呀？！"一边说一边将司机位置让给喻红，双眼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对方熟练地操作那些器械，最后，她放心地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小姐，你的驾驶技术大大地超过我啊！"

喻红脸上挂着笑，将出租车开到大街上。雨已经停了，在光怪陆离的霓虹灯下，街道上漂泊着一些夜不归或无处归家的人们。她问女司机："你是本地人吗？"

"是。"

"你一定知道水果山庄在哪儿？"

"是。"

"那好。"喻红又从腰间掏出几张钞票，拍到女司机手里，"你指路，我们到水果山庄去。"

女司机既惊又疑地望着她，"小姐，你……"

喻红笑了笑，"你放心，我不进水果山庄内去，只需要远远地看一眼就行了。"说到这里，她脸色一沉，用一种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威胁口吻说，"我这人脾气不太好，惹毛（发火）了，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记得我过去

开出租车时，有一位男客人不怀好意，气得老娘差一点将圆盘（方向盘）打向万丈悬崖，跟他妈来一个同归于尽。”

喻红的话吓出女司机一身的冷汗，她惊骇地想，这些操社会的流莺（暗娼），真的横了心，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她担忧地说：“我不怕你到水果山庄。其实，所谓的水果山庄，就是一片占地范围很广的果园、园中有一座木板房而已。我是怕，万一那个张科长……”

没等女司机说完，喻红便笑出声来，“你是害怕我找到花心的张科长，与他那位在水果山庄偷情的情妇发生冲突？”见对方不语，她又说，“放心，我不会给你惹麻烦的。”顿了顿，她脸色一凛，“到水果山庄，走哪条路？”

女司机又一次看看手里的钞票，望望喻红熟练的驾驶动作，再认认真真地想了想对方那些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威胁语言，最后，她后悔地叹口气，“小姐，我真不该把方向盘交到你手里。”一边说一边指着前方的一条小街，“从那里过去。”

出租车飞快地穿过那条小街，车轮将路面上的积水张牙舞爪地溅起来，一如此时此刻喻红兴奋至极的心情。

望着越来越快的车速，女司机既心疼又害怕地说：“小姐，开慢点。”

喻红没有理睬女司机，她忽然问：“你是本地人，肯定知道有一个‘花下死’的地方名流。”

女司机点点头，“地方名流死在女人的肚子上，本地人谁不知道呢？”

事实上，女司机还有一个怀疑没敢说出来，难道，地方名流就是死在身边这位女人的肚子上？

出租车很快驶出市区，冲上一条简易的乡村公路。路途上，喻红一边开着车，一边给女司机讲述她在天方市人民医院停尸房里看到地方名流僵硬的尸身。当然，她隐去了许多不该说的内容。喻红神态自若地说着那些可怕的用白床单擦嘴的细节，女司机却是越听越恐惧，她望望窗外黑沉沉的夜景，禁不住浑身打了个寒噤，双手不由自主地抱到胸前。许久，出租车停在一个拐弯处。女司机指着前方，说：“这一带，就是水果山庄。”

喻红熄了火，关掉车灯，四周的黑暗立刻涌满车厢。她将手掌伸到女司机面前，“有香烟吗？”

女司机从票盖旁边的一盒香烟里抽出两支，扔了一支给喻红。等两个烟头上的红光闪亮在夜空时，她俩已经跨出车门，站到了潮湿的路上。

女司机吐出嘴中的烟雾，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湿润的空气，“水果山庄这儿的空气，真新鲜啊！”

忽然，前方闪起一线光明，可以看出，那是一幢木板屋。显然，这是屋子里的人中途起夜所致。一会儿，那一线光明熄灭了。

喻红细声问：“那幢房子，就是水果山庄？”

女司机点点头。

喻红奇怪地说：“我以为，水果山庄是一幢豪华的别墅，没料到，是一幢老式的木板房。”

女司机接过话头：“那幢木板屋过去是水果育苗场的办公室，人来人往，倒也没什么稀奇的地方。可自从若干年前，老专员把他的情妇弄到天方县当轻纺工业管理局的局长后，这幢木板屋就搞成了他们私下幽会的水果山庄。自那以后，普通百姓，就休想跨进木板屋去了。”女司机笑了笑，“老专员没想到，他包养了女局长，一转身，女局长也在水果山庄里包养了她的小车司机刘正伟。”

刘正伟？喻红心里一跳，装出顺口问起的样子：“那个叫刘什么的小车司机后来怎么样了？”

“他先是一帆风顺，曾经做到了天方地区行署的副专员。”女司机说，“后来不知怎么搞的，一步一步地滑下来，成了天方县的副县长。”

女司机说刘正伟在官场上走下坡路的经历，喻红是知道的，然而，对于刘正伟过去是女局长的小车司机兼情人的事情，她并不知道，因为，她对刘正伟的情况，全部来源于钟组长，而钟组长的关注点，又在三百万元巨款的交易上，与交易无关的事情，引不起钟组长的任何兴趣。喻红审慎地问：“刘正伟是女局长旧情人的隐私，你怎么知道？”

女司机笑起来，“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就连麻雀从天上飞过，都要留下一点影子，何况两个大活人干那些事情？”女司机说，“刘正伟‘抱’女局长的粗腿，在天方地区是公开的秘密。”

喻红再次审慎地问：“那他后来为什么在女局长面前失宠了呢？”

女司机很认真地想了想，“听小道消息说，因为发生了一件大鬼胎事件，震怒了女局长，所以，刘正伟的官运，就开始倒霉了。”说到这里，女司机望着黑沉沉的前方，“我们这样的平民百姓，没办法具体弄清他们那些污七八糟的事情。”

喻红没再继续问下去。她向女司机又要了一支香烟。一闪一闪的红光，就像她此刻心中一起一伏的思绪。她想，既然钟组长可以抓住紫河车药方与录音带，卖三百万元的高价，那么，我是否也可以在刘正伟是女局长旧情人这件事情上做一做文章，“变”一点小钱出来？

过了许久，女司机问：“小姐，我们该回去了吧？”

喻红点点头，跨上了出租车。这一次，她将驾驶座位让给了女司机，“还是你来开车吧。”

喻红回到天方宾馆时，已经是黎明时分了，等她脱掉衣服、全身浸入浴缸温暖的热水中时，她才发现，从深圳到天方、从昨天白天到今晨黎明，自己的身心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之中。她精神刚一松驰下来，强硬的倦意便潮水似的猛扑过来，她眼睛一闭，差一点在浴缸里“泡”睡过去。趁眼皮尚未闭上之际，她挣扎着跳出浴缸，先将请勿打扰的牌子挂到门上，继而拨掉电话插头、关掉手机，最后，她躺到床上，几乎是被单刚一搭到身上，眼皮便立刻闭上了。

第十二章　喻红的胆量

这一觉，喻红睡到了上午十点钟才醒。

她先是静静地躺在床上，将前后发生的事情，不管这些看似关连或者看似不关连的事情，前前后后地梳理了一遍，继而，她找出一张纸，将一点接一点的线索，一个挨着一个地排列起来，老专员、女局长、刘正伟、紫河车药方、；罗帮荣、罗元林（地方名流）、谢小丽、谢小芳、录音带……最后，一条肪络清楚的线索，便展现在喻红眼前。喻红的嘴角，浮起一丝得意的笑容。

一条计策，在她心里渐渐地成熟起来。

她打通了钟组长的电话，开门见山地说：“紫河车计划，我将根据这儿的实际情况，做一些必要的修改。”

“你这样节外生枝，我担心最后会弄巧成拙。”

喻红轻轻地笑起来，“只要节外生枝能给紫河车计划锦上添花，我为什么会放弃呢？”喻红特意把我字咬得异常响亮，“至于弄巧，我就是要在这个碰巧的机会中，弄出更多更大的财源。”

钟组长沉默了一会儿，问：“你准备怎么做？”

喻红脸色一凛，“你还记得地方名流的儿子、那个现在做了天方县农业局局长的罗帮荣吗？”得到对方肯定的答复后，她说，“下一步，我要拉他下水。”

钟组长吓了一跳，听筒差一点从他手中掉了下去，“喻红，你疯了吗？！”他惊愕地说，“我们跟女局长三百万元的交易，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喻红轻轻地哼了一声，“这些道理，不用你来教我。”她的口气强硬起来，“你现在已经不是什么调查小组的组长了，只是一介商人。难道，你会放弃送到眼前的商机？”

钟组长认真地想了想，当然，他想得最多的不是商机，而是喻红。他想，这个女人已经掌握了紫河车的秘密，事到如今，不依她的意愿，到头来，怕是鸡飞蛋打？他咬咬牙，同意了。

“有新的变动，随时与我通气。”

钟组长毕竟是搞调查出身的，在成为生意场上的老板后，虽然对生意经不熟悉，但是，在抓人隐私方面却是他的拿手好戏。他想，女局长的证据尽管牢牢地握在自己手里，然而，出面操作的却是一位重庆女人，眼下，身在天方市的喻红宛若一只放飞的风筝，掌握不好，手中的线会扯断，不行，一定要想一个办法，抓她一个把柄。钟组长的思维，习惯性地滑到了抓人隐私上面。他一横心，立刻打通了刘正伟的电话，如此这般地交代了一番，最后，他嘿嘿地笑起来，说：“刘正伟，当初，罗帮荣的父亲地方名流因为一盘录音带，把你一步一步地扯下官阶，现在，地方名流虽然死了，但是，你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在罗帮荣身上报一箭之仇。”

第十三章　让人胆战心惊的性爱

刘正伟接到电话时，已经在天方宾馆的大门口了。等他放好手机，谢小芳已经领着方四海，出现在大厅的电梯口。临近午饭时，喻红精神饱满地出现在天方宾馆的大厅里。这时候，刘正伟、谢小芳与方四海已经在大厅里

等候多时了。

“对不起。”喻红先握了握谢小芳的手，最后握住刘正伟的手，“我昨天太疲倦了，没想到睡过了头。让你们久等了。”

与此同时，一张小纸条神不知鬼不觉地塞入刘正伟手中。

刘正伟脸上挂着笑，指着餐厅，说：“走，吃午饭去。”

一行人朝餐厅走去。路途中，刘正伟找了个到卫生间的理由，躲到僻静处，扯开小纸团一看，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着：我虽然不是一个保守的女人，但是，天方宾馆让我没有安全感。

刘正伟不露声色地回到餐厅，坐下后，他打开公文包，将一套工商执照之类的东西摆到喻红面前，说：“这些手续都已经办妥了。如果没其他意见，下午，我让谢小芳到公安局和银行，把公章与账户搞出来。”

营业热照上注册着一家丽芳公司的名称，法人代表是谢小芳。这些所谓的手续，原本就是喻红在深圳与钟组长策划好了的。喻红将营业热照推到谢小芳面前，调侃着说：“谢总经理，从今天开始，这就是你的身份。请收好。”

这一次，谢小芳没有昨夜那种冷漠的神态，她一边收起那些手续，一边笑着说：“没有你们提携，我永远都没有这样的身份。”

吃完饭，他们又重新回到大厅。

刘正伟将喻红拉到一角，轻声说：“没有比天方宾馆更安全的地方了。”

喻红脸上忽然浮起一团红云，她眨眨眼，故作神秘地说：“有一个地方，绝对安全。”

刘正伟吃惊地望着她，“喻小姐，你是第一次到天方，哪儿来的绝对安全的地方呢？”

喻红没有回答对方，却转移了话题：“今天下午，你抓紧时间办事。”她笑了笑，“那个绝对安全的地方，我会带你去的。”

当天下午，喻红走进方四海的房间。方四海正躺在床上，手里拿着遥控板，正心浮气躁地在那些电视频道间跳来跳去，一副无聊的样子。

喻红犹豫了一下，问：“四海，你真的喜欢谢小芳？”

方四海毫不犹豫地答道：“她身上有那个女人的影子。”

喻红知道对方话中“那个女人”是指与方四海有过一次肉体接触的女干部。她说：“四海，如果你真的喜欢谢小芳，那好，我会为你二人创造更多的接触机会。”

方四海一下子从床上跳下地来，笔直地站在喻红面前，“喻姐，谢谢你。”

望着对方一副喜悦万分的神态，喻红噗哧一声笑出声来。

黄昏时分，刘正伟带着谢小芳，重新走进了天方宾馆。刘正伟虽然是一位走下坡路的官员，但是，对于办一些诸如公司手续之类的事情，人家还是会顺水人情般地飞快动作起来。因此，等刘正伟走进房间，将丽芳公司的公章及银行账户等手续全部摊到喻红面前时，喻红不仅没有现出任何吃惊的神情，相反，她只是瞟了一眼，把这些东西推到谢小芳面前，笑嘻嘻地说：“谢总经理，你可以通知你的客户划款了。”

谢小芳一边收起那些东西，一边拿眼瞧着刘正伟。她明白，划款的通知，只有刘正伟才做得到。

接下来，喻红找了一个理由，将谢小芳留在天方宾馆“陪”方四海，她则接过谢小芳手里的汽车钥匙，与刘正伟一前一后地走出宾馆。

这时候，天色已经黑尽了。

开始，刘正伟以为喻红带他出门寻找所谓绝对安全的地方是另一家宾馆，因此，他坐上车，默默地看着喻红老练地操纵起方向盘，任随那朵既甜蜜又伤人的花蕾在自己的花心里炽烈地绽开了好多遍。对于喻红老练的开车技术，刘正伟并不吃惊。他从钟组长那儿，已经了解到身边这位重庆女人过去是一名出租车司机，最后，当小车开到天方市人民医院的大门口停下时，他原本炽烈怒放着的花心一下子就凋谢了。他惊疑地问：“喻小姐，你带我到这儿干什么？”

喻红避开了这个话题，神态平静地说：“找你弟弟刘医生，打开停尸房的门。”

一时间，刘正伟愣住了。等他回过神时，喻红的身影，已经从那块白底黑字的“天方市人民医院”的招牌下，快速地闪进了大门里。他想，这个重庆女人，心里到底在打什么样的鬼主意？

一会儿，刘医生出现在他们眼前。

刘医生奇怪地看看喻红，又望望刘正伟，“你们这是……”

喻红仍旧避开了对方的问话，仍旧用平静的口吻说：“刘医生，我只需要你打开停尸房的门，其余的事情，希望你不要多问。好吗？”

刘医生想了想，叹口气，“好吧。”

停尸房的门打开了。

刘医生刚打开电灯，喻红便急忙关上。原本黑暗的四周在一瞬间的大放光明之后，重新浸入可怕的黑暗里。静谧中，他们只能听到相互之间怦怦的心跳与紧张的气息声。喻红从衣袋里掏出一支小手电，电光从那些一排一排的死尸上扫过去，最后，停在远处的地方名流僵硬的尸身上。她先将刘正伟推进停尸房，继而对刘医生说：“你回去吧。”

刘医生困惑地望着刘正伟，“这……”

刘正伟对刘医生摆摆手，“你走吧，我们没事。”

刘医生将门锁上，耳朵先是贴到门缝处，仔细地听了一会儿，然而，他除了听到由近而远的响亮的脚步声，似乎，没有其他声音。他摇摇头，一边朝外面走去，一边自言自语地说：“这个重庆女人，说话做事，真怪。”

事实上，刘医生听到由近而远的脚步声是半真半假的——喻红先是挽起刘正伟的胳膊，故意踏出响亮的脚步声，等走到地方名流僵硬的尸身前，她飞快地脱掉皮鞋，光着脚，轻风一般飘回门边，将耳朵贴到门缝处，也就是说，隔着一块门板，刘医生的耳朵与喻红的耳朵，都在相互监听着内外的信息，结果，喻红听到了刘医生的自言自语。等确信对方已经离开门口时，她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刘正伟手里提着喻红的皮鞋，悄悄地走到喻红身边，将嘴唇贴到她耳边，细声问：“喻小姐，你这是干什么？”

趁此机会，他蜜蜂采花般轻吻了一下喻红的耳轮。

喻红直起腰，笑眯眯地望着刘正伟。她没有接皮鞋，却将手电光直直地照着对方的脸孔，她的口气冷冷的，不像她的脸色那样布满了温情：“刘副县长，你真的喜欢我？”

手电光刺得刘正伟睁不开眼，他急忙举起手挡在眼前，手里的皮鞋一瞬间扩大成一个巨无霸似的黑影，似乎把喻红硕大的脚掌浓墨重彩地印到雪白的墙上去，又似乎把刘正伟苍白的脸孔重重地踩到了皮鞋底下。他一边后退着一边说：“喻小姐，你在停尸房说喜欢与不喜欢的话，我受不了。”

喻红手中的电光仍旧直直地照射着刘正伟，脚步却一步一步地往前走着，“刘副县长，我听人说，男女之间偷情，寻求的是一份胆战心惊的刺激。还有什么绝对安全的地方，比在停尸房偷情更让人胆战心惊、更让人刺激呢？”她说，“在停尸房里，除了那些永远闭口、永远不会动心眼的死人，你的一言一行，都不会有任何把柄落入活人的手中。是吗？”

刘正伟脸上布满惊恐的神色，他不知道、甚至不敢回答喻红的问话。如果说他曾经耳闻目睹过骇人听闻的鬼胎事件的话，那么，眼下，喻红在停尸房里神态自若的偷情言行，不仅前所未闻，而且还匪夷所思。虽然，刘正伟不知道喻红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但是，有一点他却很明白，这位年轻漂亮的重庆女人，绝不可能忽然间神经短路。刘正伟一步一步地后退着，最后，他抵到了一个硬梆梆的东西上，用手一摸，双脚不由自主地惊跳起来。他摸到了地方名流僵硬的尸身。一瞬间，冷汗淌满了刘正伟的背心。

喻红将手电交到对方手里，电光雪亮地照着她丰腴迷人的身体。她嘴角牵起一丝冷酷而嘲讽的笑纹，慢慢地说：“刘副县长，我很清楚你们这些男人的心理。你昨天晚上在天方机场看到我的第一眼，就想把我搞到床上去。”她脸上浮起浅浅的笑容，“现在，我主动请你上床，好吗？”

一边说一边一件一件解开衣扣，当最后一件衣服从喻红光亮洁白的身体滑下地时，呈现在刘正伟眼前的，是他昨天夜晚在梦乡中被“梦口水”浸泡得浑身发涨的美女躯体。不过，此时此刻的刘正伟，身处阴森森的停尸房、双手时不时地触摸着地方名流冷冰冰的死尸，除了来自心底深处洋溢全身的恐惧，他没有一点生理的激情。岂止是激情，他连一点肉欲的冲动情绪都没有。这情形，有点像某个屠夫，嘴上高喊着猪肉不要钱，手里却握着一把锋利的屠刀，站在肉架前横目怒目地晃来晃去，想想看，有谁真敢去取不要钱的肉？

“喻小姐，你你你……”刘正伟结结巴巴地说，“你不要这样，你你你……不要这样……”

喻红赤裸着身体，朝对方慢慢地走去。没想到，她每进一步，刘正伟就跟着后退一步，似乎是，真正色胆包

天、做出强暴姿势的，不是刘正伟这样的男人，反而成了喻红这样的女人。

刘正伟一边后退一边颤抖着嘴皮说："喻小姐，你你你……到底想干什么？"

喻红没回答对方，却做了一件更可怕的事情——她先将地方名流僵硬的尸身一掀，只听扑的一声，地方名流硬硬地摔到地板上，继而，她一只手捏住白床单，不慌不忙地躺到停尸床上去，一只手飞快地抓住刘正伟的衣领，说："刘副县长，我们重庆人管睡觉叫挺尸。昨晚上，你在细雨中，不是一再勾引过我吗？现在，我主动请你到床上来挺尸，如何？"

刘正伟的额上，顿时冒出豆大的冷汗。

喻红用那块裹尸的白床单，刚给刘正伟抹了一下额上的冷汗，便听到对方发出一声低沉的恐怖叫声，用一句女人受到惊恐时的形容词来说：刘正伟已经花容失色了。

喻红冷冷一笑，讥讽道："你在其他事情上那么大胆，怎么到了停尸房，我主动向你求爱，你却变得来不敢咬我一口？"

刘正伟低低地说："喻小姐，你到底想干什么？你直说吧。"

喻红心里划过一阵快感。这就是她需要的效果。喻红为什么需要这样的效果呢？喻红自从了解到水果山庄这样的保护区后，她心里升起一团疑云：钟组长和刘正伟为什么在她面前刻意隐瞒水果山庄呢？水果山庄里，到底隐埋着什么样的秘密？此其一；其二，在紫河车计划里，刘正伟与钟组长是一路人，假如要套出水果山庄的全部秘密，把刘正伟降服，仅靠女色是不够的，还必须玩一套与众不同的厉害手段。她忽然想到了紫河车计划。在紫河车计划里，过去的副专员刘正伟害怕省城的女局长，反过来，位高权重的女局长，却害怕一纸亲笔写的药方和一盘简易的录音带，一物降一物的关键所在，就是害怕两个字。她又想，自己是一位来自重庆的出租车司机，要降服刘正伟这样的好色之徒，看来，仍旧只有让他感到害怕。思来想去，喻红想到了停尸房。坦诚地讲，最初，喻红对自己在停尸房里玩这一手害怕游戏，是否能降服刘正伟，她没有把握；如今，刘正伟的表现，不仅让她放心，更让她暗暗得意起来。喻红一只手紧紧地搂住刘正伟的脖子，另一只手慢慢地脱开他的衣服，嘴里却出其不意地问："水果山庄为什么会划成保护区？"

刘正伟既惊、又疑、还怕地说："喻小姐，你昨晚才到天方，怎么会知道水果山庄？"

喻红冷笑一声，说："我不仅知道水果山庄，我还知道你们的许多事情。"这时候，她已经脱掉了刘正伟的衣服，"水果山庄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刘正伟犹豫了一下，想了想，他随便编造了一串数字。

喻红脸色一板，厉声说："刘正伟，你说谎。"

刘正伟头上又冒出了冷汗，"我……"

"刘正伟，刚才，我是在考验你。"说到这里，喻红准确无误地吐出一串数字，"这些号码，不会错吧？"

刘正伟闭上双眼，沉默了一会儿，问："是钟组长告诉你的？"

喻红摇摇头，"我有自己的办法。"停了停，她话锋一转，忽然问，"我再考验你一次，你在电话里跟钟组长说了些什么？"

事实上，喻红并不知道刘正伟与钟组长通过电话，她只是凭女人的直觉，意识到他们应该有联系。她这次发问，是在榨（诈）对方。喻红的双眼虽然逼视着刘正伟，但是，她的双手，却把对方身体上最后一件遮掩物也剥掉了。果然，这一次，身处这种情形下的刘正伟，根本没心思多加考虑，他将钟组长昨天晚上与今天上午的电话内容，如实地告诉了喻红。最后，他发誓般地说："喻小姐，我说的句句是实。"

听完刘正伟的话，喻红先是缓缓地放开刘正伟，继而长长地出了口气，她睁大双眼，静静地望着天花板，似乎浸入某种思绪之中。

刘正伟直起身，摆了摆冷汗淋漓的脑袋。等心思稍稍空下后，他猛然想起钟组长在电话里再三告诫过他的话："你可以跟漂亮的重庆女人上床，你可以利用重庆女人的耿直，然而，你千万不要忘记，重庆女人的聪明对我们正在进行的紫河车计划来说，意味着什么？"

天啊！刘正伟的额头上又一次冷汗淋漓起来，现在，自己不仅不敢上这位漂亮的重庆女人的床，相反，还将钟组长的告诫也如实地告知了眼前这位脱得精光的女人。刘正伟意识到自己不单单犯了一个大错误，而且，还将致命的牵鼻绳递到了对方手里。想到种种可怕的后果，刘正伟便情不自禁地浑身颤抖起来。

这时候，喻红回过神，她将目光转移到刘正伟脸上，拉住对方的手，温柔地说："来吧，我心甘请愿地请你的客。"

没料到，喻红这句类似流莺（暗娼）似的语言，竟然使刘正伟一阵恶心，他蹲到地上，大口大口地呕吐起来。

喻红冷眼看着对方，她很清楚，前次，她在停尸房呕吐，是因为害怕；这一次，刘正伟在停尸房呕吐，同样是因为害怕，只是，两人害怕的本质则完全不同。喻红同样清楚的是，在目前这种情形下，即便是风流成性的地方名流再生，也不可能重燃欲火，充满激情地上她的床。等刘正伟站起身时，喻红已经穿好衣服，站到他面前。喻红手里拿着那块裹尸体用的白床单。

刘正伟看着床单，"喻小姐，这是……"

喻红笑眯眯地说："你刚呕吐过，不擦擦嘴吗？"

刘正伟正想接过手，猛然想起昨天晚上，喻红就是用这张白床单擦过她的嘴，一瞬间，刘正伟胸内再次翻江倒海起来，再一次蹲到地上，哇哇地呕吐起来。

一丝笑纹滑过喻红的嘴角，她半眯起双眼，轻蔑地望着刘正伟，心想，你这份连小碟子都装不满的胆量，也难怪会跌倒在我的手心里。

许久，刘正伟重新站起身，用手掌抚了抚胸脯，大大地出了几口粗气。

喻红将衣服一件一件地递给刘正伟，看着对方穿好后，才笑着说："该把床还给地方名流了。"

第十四章　熟悉的道路

等他俩重新坐到小车上，喻红手握方向盘，发燃火，却没有立刻启动，似乎在思考什么。刘正伟坐在副驾驶座上，抽出一支香烟，刚吸了一口，喻红便毫不客气地从他嘴上取过去，叼到自己的嘴上。刘正伟先是愣了愣，继而宽容似地笑了笑，重新点燃一支香烟。

刘正伟问："你是现在回宾馆呢还是想逛逛大街？"

喻红没有接对方的话，却说起了另一件事，"你立刻给水果山庄守门人打个电话，今天晚上，我们住水果山庄。"

刘正伟心里一跳，这个女人，到底是个什么来头？就连水果山庄有一个守门人这样极少为外人知道的秘密也瞒不过她？她的真实身份，真的如钟组长说的那样仅仅是重庆的一位出租车司机？或者说，就连搞调查的钟组长，也无法真正调查清她的身份？想到这里，刘正伟做出了两个决定：第一、立刻打电话到水果山庄，放守门人一个晚上的假；第二，考验一下这个女人，是否真的对水果山庄熟悉。打完电话，刘正伟推开车门跳出去，一闪身钻到后座上，用一种抱歉的语气对喻红说："我在车上睡一觉。到水果山庄后，再叫醒我。"说完，他双眼一闭，歪身倒在后座上。

喻红学着昨晚谢小芳的样子，十根手指轻轻地敲击着方向盘。她的眼光瞟了瞟后视镜，脸上浮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讥讽笑影，心里暗暗庆幸起来，幸好，昨夜我跟着那位女司机熟悉了到水果山庄的道路，否则，这次真会被刘正伟"探"路的考验难住。不过，倘若昨夜没有遇到那位女司机，喻红也不会产生到水果山庄的新想法。吸完一支香烟后，喻红开着车，沿着昨夜的路线，驶出天方市区，开往那条简易的乡村公路。

躺在后座上假寐的刘正伟，随着车子离水果山庄越来越近，心中的惊疑非但没有减轻，反而越来越重了。他吃惊的是，看来，这位自称第一次到天方市的重庆女人喻红，不但了解水果山庄的某些细节，还熟悉到水果山庄的路径；他疑惑的是，钟组长说喻红的身份是重庆的出租车司机，并且，是他本人亲自到重庆物色过来的；现在看来，喻红的身份不仅不真实，还非常的隐秘与特殊。然而，问题出在哪儿呢？是钟组长故弄的玄虚？或是地方名流的儿子罗帮荣想出的诡计？还是女局长安插来的亲信？还有，喻红是上级部门绕开女局长的势力与眼目，派出的另一个比当初的钟组长更机智、更勇敢的调查人？刘正伟假设了若干种可能，似乎每一种假设都有可能发生，直到把脑袋瓜想疼了，直到小车已经稳稳地停到木板房前，他的思维还是没有回到最原始的落脚点，也就是说，喻红的真实身份恰恰是他一开始就非常明了非常清楚的。一件原本非常寻常的事物，经过人们反反复复、自诩为深思熟虑的思考后，由简单到复杂，变得越来越眼花缭乱起来。这种越想越复杂的习惯性思维，在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都在无穷无尽地重复演绎着。这一次，刘正伟在对待喻红的真实身份上，同样走上了这条习惯性思

维的老路子上。他假设的每一种可能，到最后，都汇聚成一个心理，那就是，在这位身份神秘、掌握了许多机密的重庆女人面前，自己一定要说实话，再也不能做“探”路似的考验了，否则，自己若干年拚下来的福利与待遇将化为乌有。存着这样一份害怕心思的刘正伟，下车后，立刻主动与热情地将喻红领进木屋。他从那间改变了他命运的卧室开始，一间屋子一间屋子地介绍到餐厅，最后，他安排喻红坐在餐桌边，自己则从微波炉里取出两份简单的食物，又打开一瓶红葡萄酒，说：“喻小姐，水果山庄的秘密，凡是我知道的，全部告诉你了。”

事实上，这是喻红第一次走进水果山庄。在她跨进木屋前，对这幢不允许天方市的老百姓接近的屋子，怀着一份既陌生又神秘的好奇；可是，等她参观完那些屋子后，失望立刻涌上心间，心想，都是一些最平常的屋子，神秘从何而来？然而，随着刘正伟主动与热情的介绍，她敏锐地意识到水果山庄虽然平常，但是，在水果山庄策划出来的活动却极不平常。因此，她极力抑制住内心的激动，任红潮在脸面上波起浪涌，而说话的口气，却很平淡：“正伟，水果山庄真是一个修心养性的好地方。”一边说一边端起酒杯，与刘正伟碰了一下，浅浅抿了一口，脸上的红云便愈发地浓烈起来。

晚餐很快结束了，那瓶葡萄酒，已被他俩干完。

这时候的喻红，酒精虽然在她全身上下如逃犯似地流窜，但是，她仍旧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知道世上收服人心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手段便是胡罗卜加大棒——仅仅让刘正伟害怕是远远不够的，那只能导致对方的敬而远之，现在，她要送给刘正伟一份甜蜜，让对方害怕过后再钻进这份甜蜜中品尝幸福。

今天晚上，他俩第二次赤身裸体起来。第一次在医院的停尸房，这一次则在水果山庄。出人意料的是，刘正伟在喻红丰腴迷人的身体上口水滴答地折腾一番后，他惊恐地发现老专员在女局长身上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事情竟然在自己身上发生了。他看了看缩头乌龟似的“兄弟”，忽然间跪倒在床前，双手抱着喻红，害怕得哭起来，“难道，我今后再也不能享受女人了？”

喻红先是奇怪地望着刘正伟，继而醒悟过来，自己在停尸房里玩的害怕游戏，让刘正伟从此以后产生了某种心理障碍。想到这里，她叹口气，闭上眼，很快进入一种久远的遐思中，她漫漫地想，若干年前，那位老专员，是否被女局长如此这般地降服、尔后变成缩头乌龟的呢？

第二天清晨，当早阳从远方的山尖冉冉地升起时，喻红已经开着小车，离开了水果山庄。中途，她将小车停下，望着远方那幢在树林中若隐若现的木屋，问：“水果山庄的产权归哪个部门？”

刘正伟的脸色铁青，这是他昨夜干打雷不下雨留下的难看结果。他说：“产权归天方县农业局。不过，农业局却无权真正地使用它。”

喻红收回目光，望着刘正伟，“有产权，却没有使用权？此话怎讲？”

刘正伟叹口气，“这是从过去天方地区行署留下来的约定俗成的规矩。”

水果育苗场关闭后，因为老专员喜欢这儿清幽的环境，所以，他打了个招呼，将育苗场改成干部们疗养的水果山庄。老专员的话虽然说得坦旦大方，但是，天方官场上的人们都明白，老专员是将水果山庄变相搞成自己与女局长幽会的行宫，其他人，哪敢到水果山庄去疗养？后来，老专员离开天方到省城工作，水果山庄又成为女局长的私人场所；再后来，女局长尽管沿着老专员的路子离开天方到了省城，然而，多少年前打的招呼已经成为天方官场上必须遵守的老规矩，或者说老习惯，没有人会傻乎乎地挺起胸膛打破这个老规矩。

听完刘正伟的介绍，喻红推开车门，站到路边。她的目光，顺着早阳的升起而缓缓抬高。等刘正伟站到她身边时，她的思绪似乎已经飞到阳光炫目的天宇深处去了。

刘正伟想了想，试探着问：“喻小姐，你在打水果山庄的主意？”

喻红的脸上渐渐浮起阳光般的笑容，她避开对方的问题，反问：“正伟，当初，女局长把你降职留用的理由是什么？”

刘正伟弯腰拾起一块小石头远远地扔出去，说：“我过去担任天方县主要负责人，没有抓住发展机遇，对天方县落后的经济现状承担责任。”他愤愤地说，“他妈的，女局长明明是报复我坏了她的好事情，却找什么借口……唉，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这时候，喻红收回目光，定定地看着刘正伟，问：“根据现在的情形，你最后的归宿是什么？”

刘正伟明白喻红话中的归宿是指他最后一步官阶，他说：“女局长已经把我垮到了副县长，下一步应该进入人大、政协这样的部门当耍耍匠（有职无权），再下一步，洗脚、上床、睡觉、退休。”说到这里，他做了一个绝

望的手势，“最后，整个人，完了。”

喻红仍旧定定地望着他，先是在心里默默地重复了一遍刚才刘正伟说的“没有抓住发展机遇”这番话，然后，她审慎地问：“正伟，你想不想重新升上去？”

刘正伟吓了一跳，他望望天上的早阳，又看看身边的喻红，心想，这位女人，难道大白天说梦话？

喻红一眼就看穿了刘正伟的心思，她仍旧审慎地问：“你只回答我，想还是不想？”

刘正伟点点头，“想。”紧接着，他疑惑地问：“喻小姐，不知你……”

喻红摆摆手，示意对方不必多问。她说：“明天，你安排我跟天方县农业局局长罗帮荣见见面。”

刘正伟呆呆地望着喻红。好一会儿，他才回过神，说：“喻小姐，我就是栽倒在罗帮荣的老子地方名流手里，有其父必有其子，他……”

喻红再次摆摆手，再次示意对方不必多说。她说：“你与女局长都是官场中人，当然害怕被人抓住把柄。我不一样，我只是一个做生意的女人，假如罗帮荣真要学他老头子搞我什么隐私，那么，我可以断言，他掌握我的隐私越多，我赚的钱就更大。”她望着刘正伟，“正伟，你信不信？”

刘正伟再一次呆住了，他想，我们都害怕把柄，你一个重庆女人，为什么不怕？

回到天方馆后，方四海与谢小芳已经出去了。

喻红拨通了钟组长的电话，说：“我可以明明白白地告诉你，刘正伟已经被我降服了。”

钟组长沉默起来。他很清楚喻红话中“降服”的意思，这又一次印证了他先前对喻红的敏锐发现，这位出租车司机出身的重庆女人适应能力真是神速，倘若她去从政，十个女局长也不是她的对手。

见对方久久不说话，喻红便亮出了她手中的第一张牌：“我们之间的合作，我不想半途而废。合作成功，你与我都发大财了；合作不成功，你和我，都捞不到一分钱。”

其实，摆在钟组长面前的除了合作，别无它路。他说：“你下一步如何走？”

喻红亮出了她手中的第二张牌：“你原先策划的紫河车计划，有漏洞，我必须修正。”

按原来的紫河车计划，三百万元的交易成功后，谢小芳也将离开天方，事情便告一段落了。然而，女局长尽管“赎”回了令她食不安味的把柄，终归是掏了三百万元的私人腰包，她心中的一腔怒火，一定会倾泻到刘正伟身上。接下来的演变，不难想象，承受巨大压力的刘正伟，最终会吐出钟组长的真实身份就是当初调查鬼胎事件的钟组长。喻红说：“真的到了那一天，你可以躲藏起来，而你在省城的亲人，他们怎么办？”

钟组长沉默了许久，问：“你的意见呢？”

喻红冷冷地哼了一声，说：“三百万元太少。”

钟组长在电话里惊叫起来，“三百万元已经是大数目了。”

喻红仍旧冷冷地哼了一声，“如果按照我新制定的紫河车计划，女局长不但不花一分钱，我们呢，也可以赚取超过千万元的钞票。”停了停，喻红说，“我一定要将鬼胎事件，转变成财源滚滚的鬼胎生意，一笔大生意。你信不信？”

虽然隔着遥远的时空距离，喻红无法看到钟组长那一副惊疑的神态，但是，凭女性的直觉，她还是可以想象对方手中的话筒差一点掉下地的样子。

钟组长问：“我做些什么？”

一瞬间，喻红的眼眶潮湿起来。她并非因为听了钟组长这句话而感动，她是感慨世事的变幻无常。想当初，喻红还在重庆大街上开出租车时，钟组长包养了她，把她弄到了深圳，原以为，她从此就成为对方手中使唤的工具。孰料，喻红靠着美丽的外貌、胆大心细的魄力，敏锐地抓住了一个又一个看似细微实则关键无比的机遇，终于在今天、终于在刚才，逼迫精明过人的钟组长说出了“我做些什么”这句既无可奈何又心悦诚服的话。喻红轻轻地弹掉眼角边的一粒泪珠，平静一下激动的心态，分析道：“我估计，你这个躲藏在幕后的钟组长的身份是不会长久的，你想，无论刘正伟未来的仕途如何，只要他还端着一碗官饭，终究有一天，他还会跪倒在女局长脚下。我并非说刘正伟这个人品性不可靠，而是他从事的职业决定了他的品性必然不可靠。到那时，你的麻烦更大。”顿了顿，喻红吩咐道：“第一、你干脆采取主动，现出身影，打电话给女局长，请女局长近期到水果山庄与我见面；第二、立刻用特快专递，将紫河车药方和录音带寄给我。”

压下电话后，喻红用手掌轻轻抚了抚胸膛，接着全身软软地倒在床上。她原本想好好地睡一觉，可是，当她

把睡姿调整到最佳状态时，不知为什么，后脑一接触到枕头，宛若撞醒了睡眠的思维，一刹那，思绪反常地活跃起来，心中顿时一片清明，就连早先的一丝倦意倏忽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与此同时，她猛然想起了一个问题——那个鬼胎事件中的女主角谢小丽生前没有实现的遗愿，把身份“转”成国家干部。想到这里，她从床上跳下来，飞快地敲响了隔壁的房门。

许久，房门打开了，方四海脸上布满恐惧神色，惊慌地望着喻红。

喻红推开方四海，冲进屋内。床上，除了凌乱的被单，以及丢在床角的乳罩，没有谢小芳的人影。作为过来人的喻红当然知道是怎么回事，她斜眼瞧着方四海，略带责备地说：“你饿慌了？”

方四海不好意思地挠着头皮，一边嘿嘿地笑着，一边朝卫生间喊道：“出来吧。没事。”

等了一会儿，谢小芳仍没出来，他便再次喊了一声，谢小芳还是没出来。

倒是喻红很快反应过来，她用脚尖挑起床边的乳罩扔给方四海，做了一个送进去的动作，说：“收拾好，立刻出来。”

等方四海与谢小芳出现在天方宾馆门口时，喻红已经静静地等在那儿了。

这一次，谢小芳脸上不再是过去那种冷漠的神态，而是含着两朵羞红。她的眼睛，一如她七上八下的心跳，不敢与喻红正视。喻红似笑非笑地望着她，没说话，舌头在嘴里时而左时而右地晃动起来，仿佛嘴里含着一块甜度很浓的硬糖，细细地融化与品咂。

第十五章　灵堂里的体验

一会儿，一辆小车开到宾馆门口。刘正伟将头探出窗外，刚想说什么，喻红急忙赶过去，弯腰与他细细地说了一番。刘正伟点点头，钻出小车，先朝方四海和谢小芳做了一个再见的手势，继而扬手招了一辆出租车，飞驰而去。

喻红对谢小芳说：“上车。”然后，她转头望着方四海，“照老规矩，我开车，你当陪坐。”

小车又一次驶向通往水果山庄那条简易的区乡公路。路上，方四海奇怪地问：“喻姐，你带我们到哪儿？”

喻红仍旧似笑非笑的样子，抬起眼皮望了一眼后视镜，说：“你问谢小姐。”

谢小芳并不知道，这已经是喻红第三次踏上这条乡村公路了。如同昨天晚上刘正伟的反应一样，她的脸色也越来越惊疑，最后，她忍不住问：“喻姐，你对这儿怎么这样熟悉？”

喻红笑了笑，避开了对方的问话，却反问：“谢小姐，你姐姐遭遇车祸的地方，在哪段路？”

这个问题似乎撞疼了谢小芳的心口，她扭过头，珠泪盈盈地望着窗外，说：“我姐姐遇难，跟你这位远方来的客人有什么关系？”

喻红找了一个借口，“你姐姐虽然跟我没什么关系，但是，你姐姐却跟一位姓钟的男人有关系。”她笑了笑，“这次，我动身到天方之前，那位姓钟的男人特意交代过，一定要替他在水果山庄祭奠你姐姐的亡灵。”

喻红这个说法尽管漏洞百出，然而，年轻的谢小芳一听到“那个姓钟的男人”，她还是相信了。她指着前方一个小小的斜坡，泪珠一下子就滚出眼眶，“我姐姐就是在那儿……遇难……”

小斜坡到了。

喻红将小车停在出事现场，走下车，详细地观察着地形。她是驾驶员出身，这样简单的车难是瞒不过她的。确实，如果那天晚上，地方名流没有熄火而将车停在这个位置、如果谢小丽喝了过量的白酒尔后又蹲到车轮前小解，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发生那样的车祸，完全有可能；然而，这一切，都必须有如果作前提。倘若，当时的情况，如果不是这样呢？想到这里，喻红禁不住打了一个寒噤。她急忙跳上车，远远地离开了那个小斜坡。

水果山庄到了。

那位神秘的守门人早已接到刘正伟的电话，离开了木屋。钥匙就插在锁孔里，一拧就开。喻红打开汽车尾厢，从里面抱出一个大纸盒，盒子里盛满了各类祭奠亡灵的物品。显然，这是刘正伟按照喻红的意思购置的。接下来，喻红将那间卧室布置成灵堂，谢小丽的遗照，挂在一面墙上，梳妆台上，则放置着一个骨灰盒大小的容器。谢小芳一看到姐姐的遗像，跪倒在梳妆台前，两眼泪水淌满了脸颊，卧室里顿时响起呜呜咽咽的哭声。喻红没有理会谢小芳的哭声，她从盒子底层取出一套服装轻轻地交到方四海手里，示意给谢小芳穿上。对于方四海来说，他不

明白喻红的举动，当然，还在深圳时，喻红就与他约法三章了，他只管盲目地服从喻红的一切指挥，不要想任何事，按喻红的说法：不多问、不好奇，做完这单生意，拿钱走人。然而，这一次，当方四海接过那套服装一看，惊讶地冲口而出："干部装。"

听到方四海的话，谢小芳立刻收住眼泪，站起身，一把夺过手，左瞧右看了好几遍，拿一只眼瞧着喻红。

这时候的喻红，双手抱到胸前，肩膀倚到门枋上，仍旧是一副似笑非笑的样子。她淡淡地说："谢小姐，这套干部服装，原本应该穿在你姐姐谢小丽身上，可惜，唉……"

谢小芳的神情一暗，咧开嘴又开始哭起来。

喻红仍旧淡淡地说："谢小姐，我可以帮你，把你的身份'转'成国家干部。"

立刻，哭声没有了，两粒受到惊吓的泪珠，却从谢小芳脸上摔下来。趁谢小芳惊愕万分的时候，喻红朝方四海递了一个眼色。方四海心领神会，他先取过衣服，披到谢小芳身上，继而，又推着对方一步一步站到穿衣镜前。谢小芳望着镜中自己的"干部形象"，梦呓般地说："喻姐，你帮我？真的吗？"

这一次，喻红用一种严肃的口吻说："谢小姐，你姐姐生前的梦想就是'转'成国家干部，可惜她走得太早。不过，这个梦想，我一这要在你身上实现。"顿了顿，"而且，就在最近几天。"

谢小芳一转身，咚一声跪倒在喻红脚下，双手抱住她的腿，说："喻姐，你只要帮了我这个大忙，你无论让我干什么，我都不会摇一下头。"

喻红弯腰拉起谢小芳，双眼逼视着她，说："我这样做，只是让你明白一个道理。作为女人，世上有许多找钱的方式，不一定非要到夜总会去当坐台小姐。"

谢小芳眼泪汪汪地望着喻红，想了想，说："成了国家干部，我决不到夜总会去坐台了。"

耳朵听着喻红与谢小芳的对话，眼睛看着谢小芳穿着半身干部装，方四海猛然想起，在重庆一家发廊的秘室里，那位"吃"掉了自己童子鸡娃（处男）的女干部，也穿着如同谢小芳一样的干部装。不同的是，当时，那位女干部虽然穿着威严的上衣，但是，她的下身却是赤裸的；而眼前的谢小芳，在裹满衣服的身体上，仅仅是披了一件干部装而已。过去，他一直为那位女干部的真实身份进行多方位、甚至是全方位地沉思默想，他唯一没想到的是，那位在黑暗里匆匆抢夺了他处男权的女干部有可能是披着干部装的流莺（暗娼）。于是，一种吃了大亏似的情绪流转他全身。他附耳对喻红说："喻姐，我在重庆的第一个女人，就像谢小芳现在这个样子。我……与谢小芳单独待一会儿。"

喻红清楚方四海话中透出的意思，她脸上情不自禁地滚过几团红云，先是恨恨瞪了方四海几眼，继而对谢小芳话中有话地说："谢小姐，我这个小兄弟，有些任性。你多迁就一下他。"说完，她反手掩上房门，快步离开了屋子——这间过去的卧室、今日的灵堂。

方四海锁上门锁，又关上窗扇，屋子里顿时黑暗下来。他摸索着走到谢小芳身边，抱住对方，语无伦次地自语道："重庆街头的冷美人……发廊里的女干部……"

本来，在夜总会当过坐台小姐的谢小芳，对于各色男人花样百出的喜好早已屡见不鲜，有一次，一位男人在她身体上细细地折磨一番后，将发票本摊开在她小腹上，先开完一张金额颇大的工作餐发票，余兴未尽，还把发票样式画到她肚子上，说："小姐，带着你肚子上的发票，到我单位报销。"相比起来，方四海这些看似怪异实际浅薄的花招，恰好说明了对方是风月场上的生客。尽管如此，谢小芳还是无法认同这个环境。毕竟，这间过去产生过若干次风雷激荡的卧室，已经布置成姐姐谢小丽的灵堂。就在这时，方四海刷一声抽掉她的腰带、腰带上的铜扣又叮叮地碰响梳妆台上那个骨灰盒大小似的容器，谢小芳低低地嚷叫一声，将方四海奋力推开，接着，她呜呜地哭泣起来。

方四海说："你哭什么？我只是想重新体验第一次。"

谢小芳一边低低地哭泣，一边不满地说："我不是重庆街头的冷美人、我也不是那个什么女干部，我不是你的玩物。"

方四海想了想，忽然口气一硬，用一种威胁的语气说："喻姐说过，让你多迁就我。哼！如果你不装出女干部的样子，小心你的身份'转'不成国家干部。"

这句话很管用。谢小芳陷入沉默中。许久，黑暗中传出一阵轻微的响声。跟着，她出其不意地拉亮电灯，冷冷地说："你仔细看看，我像不像那位女干部？"

出现在方四海眼前的谢小芳，上身穿着威严的干部服，下身白光似地晃满他的眼眶。一瞬间，方四海惊呆了。天啊！那位曾经“吃”掉他处男权的女干部，再一次出现在面前。

第十六章　英国首相丘吉尔的怒气

两天后，钟组长的特快专递寄到了天方宾馆。里面装着令女局长胆战心惊的紫河车药方与录音带。

就在同一天，一笔三百万元的巨款也从省城划到了天方市丽芳公司的账户上。

前文已经叙述过，倘若原先的紫河车计划没有演变成后来的鬼胎生意，那么，这时候的喻红应该以深圳紫河车广告公司的名义与天方市丽芳公司签订一笔价值三百万元的广告合同，在将那笔广告款划走的同时，也应该将手中的证据交给刘正伟，再十万火急地送到省城。

现在，喻红要按自己策划的鬼胎生意操作了。她先打电话到深圳。钟组长告诉喻红，女局长那边，他已打过电话，女局长将在最近几天亲自到水果山庄与喻红见面。末后，钟组长不无担忧地说：“女局长位高权重，你一个平民女子，是否……”

喻红知道对方担心什么，她笑了笑，打一个比方来安慰对方：“在紫河车广告公司的办公室里，你不是亲自挂上了一幅英国前首相邱吉尔横目怒目的相片么？一位堂堂的大英帝国的首相，嘴里的雪茄烟被一位小小的摄影记者出其不意地拨掉了，并且，还把他一脸的怒气散播到了全世界，位高权重的邱吉尔居然也只能敢怒不敢言。你想想看，原因在哪里？”

钟组长笑了笑，“因为邱吉尔是国家元首，是万众注目的公众人物。”他话锋一转，用一种调侃的语气说，“可是，那是腐朽透顶的资本主义的英国，与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国情完全不一样。”

喻红打断对方的话：“如果国情都一样了，你还会有紫河车计划出笼吗？”停了停，她胸有成竹地说，“正因为女局长位高权重，正因为我是一位平民女性，所以，她害怕什么、顾忌什么？我心里很清楚。”喻红冷笑一声，“医治阴谋家最好的药方，就是阳光。”

钟组长想了想，只简单地说出一句话：“喻小姐，真的，你该去从政。”

接下来，喻红将电话打到天方县农业局。接电话的正是地方名流的儿子罗帮荣。喻红说：“罗局长，关于你父亲的工伤事故，我可以很快落实下来。”

一位陌生女人突然间打电话到办公室谈他父亲的“花下死”，原本就让罗局长深感惊异；可是，更让他惊疑的是对方可以落实父亲的工伤事故。迟疑了一下，罗局长小心翼翼地问：“我到哪儿找你？”

“去水果山庄的方向，”喻红说，“在上次谢小丽出车祸遇难的地方。”

喻红的回答把罗局长惊呆了，一层细密的冷汗从他额上浸出来。他想，这位突然从地底下冒出来的神秘女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来头？权衡半晌，他一咬牙，决定见一见那位神秘的女人。在通往水果山庄那条简易的乡村公路上，远远地，罗局长望到一位身穿素服的年轻女人，肃穆地站在谢小丽遇难的那个小斜坡上，手里拿着三炷点燃的香。在她脚下的路面上，一小堆刚烧化的冥纸正冒着丝丝缕缕的烟雾，两支白烛在细风中摇晃着烛光。罗局长将小车停到路边，走到她面前，伸出手，说：“你是喻小姐吧？幸会幸会。”

喻红没有握罗局长故作热情的手，相反，她将手里的三炷香递到罗局长面前，冷冷地说：“罗局长，代你父亲给遇难的谢小丽赎罪，乞求她的宽恕。”

罗局长先是一愣，继而心中一跳，最后，他脸上滚起一团怒气，说：“喻小姐，你到底是谁？你约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戏弄我吗？”

喻红冷冷一笑，嘴角浮起冰凉的笑纹，“罗、帮、荣，天方县农业局的罗局长，我的真实身份，不客气地说，你还没有资格打听。我约你出来，当然是有重要的事情告诉你。”她双眼逼视着对方，“这件事，一方面，可以成就你升官发财的梦想；另一方面，也可以摘掉你头上的乌纱帽。”

罗局长脸上阵青阵白。他从喻红这番话里，不仅听出了某种不小的来头，还听出了云遮雾罩般的神秘莫测。他想，好汉不吃眼前亏，先照对方说的话办吧。想到这里，他急忙接过三炷香，蹲下身，刚想插入泥土，耳畔忽然响起喻红冷冰冰的话：“跪下。”

罗局长抬起头，再次惊疑地望着眼前这位神秘的陌生女人，“你说什么？”

喻红仍旧冷冰冰地重复道：“跪下。”

罗局长猛然站起身，瞪大双眼，“我一个堂堂的农业局局长，为什么要给一个遭遇车祸的夜总会的坐台小姐跪下？”

喻红逼视着罗局长，一直把对方瞪大的双眼逼得躲躲闪闪后，她才开口说：“谢小丽虽然是夜总会里的坐台小姐，但是，在这件车祸里，她却冤死在你父亲精心安排的圈套中。你父亲尽管已经死了，不用承担刑事责任。然而，罗帮荣，你是知情人，就凭知情不报这一条，我都有理由送你进监狱。”

“你胡说。”罗局长躲避着喻红的锐眼，心虚地辩解道：“那场车祸，有交管部门的现场……”

“住嘴。”喻红不客气地打断对方的话，缓缓地伸出一根手指，指着路面，用一种不容违抗的口吻说，“如果你想保住头上的乌纱，就照我的话做；如果你想进牢房，立刻滚开。”

豆大的冷汗从罗局长额上滚下来，他看看喻红，又瞧瞧手里的三炷香，一个接一个的念头从心中飞快地划过，最后，所有的念头都促使他双眼一闭，缓缓地跪在路面上，颤颤抖抖地把三炷香插到那堆烧化的冥纸前，嘴唇间发出嗡嗡的响声。在旁人看来，他似乎在乞求死者谢小丽的宽恕，其实，他在猜测喻红既神秘又有来头的身份。

“好了，上车吧。”

等罗局长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时，喻红已经打开车门，稳稳地坐到了驾驶座上，十根手指，正不紧不慢地敲击着方向盘。

水果山庄很快就到了。

当小车停在水果山庄门口时，罗局长对喻红的神秘身份，有了更深一层的猜测。前文曾介绍过，自从老专员把水果山庄划为保护区后，天方官场上就形成了一条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规矩：不是老专员和女局长的亲信，其他人不敢随便踏进庄园一步。尽管，作为农业局的局长，水果山庄属于罗帮荣的管辖范围。

喻红没有直接进屋，而是带着罗帮荣，绕到屋后的一户窗口前，平淡地说：“有一个夜晚，曾经有一个活腻了的老人，躲在这儿偷偷地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

罗帮荣的脸色先是一片通红，紧跟着一片刷白。地方名流生前虽然没有明确告诉罗帮荣那盒录音带的详细来历，但是，他知道父亲有探私的爱好。现在，听喻红一说，想必父亲当初就是在这扇窗户边录的音。他不由自主地多看了几眼窗户。忽然，他想起喻红“平淡”口气中透出的恶狠狠的信息，心跳顿时加快，一个他原先没有想过的假设一下子撞开他的心扉：一个活腻了的老人？难道父亲探私的事情暴露后，对手同样设计了一个阴谋，将父亲弄死在夜总会坐台小姐的肚皮上？想到这里，恐惧与害怕的心理似乎在一瞬间化成无形的白水，从他十根手指尖滴滴答答地流了出来。

跟着，喻红将罗局长带进木板屋。她先从餐厅开始，一间屋一间屋地介绍起来，内容无非是那位活腻了的老人与夜总会小姐谢小丽在这些屋子里，是如何幸福而愉悦地帮一位做了大生意的朋友“做”一个继承巨额家产的后代等等。喻红说起这些事情，显得很轻松，甚而还有些俏皮；而在罗局长听起来，除了极度的难堪，更多的是芒刺在背。

这时候，喻红推开了卧室门。原本就心惊胆战的罗局长，一脚跨进灵堂，吓得他双眼发绿，恐怖地惊叫一声，转身朝门外跑去，却不料，他一头撞进了一个人的怀里。

那个人，就是谢小芳。

谢小芳一脸的冷霜，“罗局长，你怕什么？当初，这间灵堂，就是你父亲的卧室。”

罗局长先是害怕得瘫倒在地，许久，他抖动着双膝站起身，直直地望着谢小芳。他并不认识父亲生前的情妇谢小丽，自然，他也不认识谢小丽的妹妹谢小芳。他害怕地问：“你是谁？”

喻红慢慢地走过来，慢慢地说：“还是让我来给你们介绍吧。”她一边介绍，一边牵起罗局长的手重新走进灵堂。

听完喻红的介绍，罗局长这才放下心来。他抹了一把额上淋漓的冷汗，看着父亲生前与情妇睡过的床，连声说：“罪过！罪过！”继而，他主动拿起桌上的香，点燃，插到谢小丽的遗像前，“小丽，我父亲对不住你，好在，他已经受了报应，请你饶恕他吧。”最后，他走到谢小芳面前，想了想，从衣袋里掏出一叠钞票，塞入对方手里，埋下头，低声说：“谢小姐，我代父亲向你们谢家赔罪了。”

谢小芳眼眶一红，猛然将脸扭向一边。

罗局长仍旧埋着头，仍旧低声说："你对我有什么要求？只要我能办到的事情，一定尽心尽力去办。"

喻红脸上滚过一片灿烂的笑容。她等待的，就是罗局长这句话。不过，等她开口说话时，脸上又恢复了先前的肃穆，"罗局长，只需要你做两件事。"

罗局长抬头望着喻红，"哪两件事？"

喻红转身从屋角取出一个纸盒，找出一件干部装，披到谢小芳身上，"把谢小芳的身份'转'成天方县农业局的干部，所有的转干手续，你必须亲自替她办妥。这是第一件事。"

罗局长的双眼又一次瞪大起来。

喻红没有理会对方的表情，她说起了第二件事："你在最近几天，注册一家水果山庄开发公司，法人代表由你兼着。"她注视着对方，"罗局长，对你来说，这不是什么难事吧？"

罗局长好不容易才回过神来，他看看披着干部装的谢小芳，又望望窗外郁郁葱葱的树林，摇摇头，苦笑着说："喻小姐，你说的这两件事，我都不容易办到。"停了停，"谢小芳是社会上的无业青年，不是编制内的人，接收她到农业局，作为一局之长，我有这个权力；然而，要把她的身份'转'成国家干部，则远远超出了我的权限。"犹豫了一下，他话锋一转，"当然，如果喻小姐的背景很硬，这些看似铁板一块的所谓编制，如同一块冰，太阳一照，就化成一碗水。"

喻红点点头，"谢小芳的转干手续，有人替她办，到时候，你只同意接收就行了。"她说，"第二件事呢？"

罗局长仍旧是一脸的苦笑，"注册一家与农业有关的公司，老实说，我一句就行了。可是，如果成立一家水果山庄开发公司，恕我直言，不仅我一个小小的天方县农业局局长办不到，就连过去的天方地区行署、现在的天方市那些比我级别大许多的官员，都会考虑再三。"

喻红仍旧点点头，"你只管照我的话，准备成立水果山庄开发公司的有关材料就行了。"她说，"至于行与不行，你不用担心。"

说到这里，喻红拍了拍手掌。

掌声刚一消失，刘正伟便出现在卧室门口。

罗局长再次惊呆了。

刘正伟没说话，他只是笑眯眯地朝罗局长做了一个你好的手势，一闪身，消失了。

返回天方市的路上，罗局长仍旧把小车让给喻红开着，他的眼光，一会儿躲躲闪闪地看看身边的喻红，一会儿躲躲闪闪地望望窗外飞驰而过的景物。喻红知道罗局长在暗中猜测她的神秘身份，想了想，她似笑非笑地说："罗局长，还记得你父亲当初为什么住进了水果山庄吗？"

这个帮他人"做"孩子的原因，罗局长当然清楚。

喻红仍旧似笑非笑地说："我一位做生意的朋友找到我，求我办一件大事；我想来想去，只有找女局长办这件事；没想到，女局长又把这件大事郑重地转托给刘正伟；更没想到的是，刘正伟一时失察，竟然物色一个活腻了的老头和一位夜总会的坐台小姐，结果，把这件大事彻彻底底地办砸了。唉，刘正伟后来走下坡路，可以说是他本人自作自受。"

这番话，在罗局长听起来，除了更深一层地加强喻红身份的神秘与莫测之外，还让他感到一阵阵的胆寒。他想，一位可以找女局长谈这种机密大事的年轻女人，到底是哪一类人物呢？

第十七章　女局长心目中的重庆女人

又是两天过去了。

两天后的一个晚上，女局长终于露面了。不过，这一次，迎接女局长的，不是过去那位中年妇女，而是重庆女人喻红。女局长下车后，站在黑暗处，静静地望着亮处的喻红。此刻，喻红倚着门枋，双手抱到胸前，脸上现出浅浅的笑容。屋内的灯光从身后照来，将喻红丰腴迷人的身材扯成一条瘦长瘦长的黑影，投射到女局长面前。对女局长的到来，喻红不说欢迎，也不说不欢迎。打量了好一会儿，女局长才慢慢走进木屋。当她与喻红擦身而过时，她第一次出人意料说了一句："喻小姐，我在你身上，似乎看到了我年轻时候的影子。"

喻红立刻接过话头，直截了当地说："还有你年轻时候的处世手腕。"

女局长停下脚步，回过头，双眼闪闪发亮地盯着喻红，再次打量了对方好一会儿。脸上，露出一丝没有关住的惊愕。喻红正视着女局长的目光，没有丝毫胆怯的样子。许久，女局长笑了笑，转身朝卧室走去。等她推开门，看到熟悉的卧室竟然变成了灵堂，一瞬间，她由吃惊到愤怒，转身盯着喻红，厉声问："你必须给我解释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倘若是天方市的官员，看到女局长愤怒的神态，也许早已吓酥了他们的膝盖骨。然而，喻红却根本不吃这一套，她虽然没有愤怒的神色，但是，她的口气却是尖利而刻薄的，"你如果不喜欢，就滚回你的省城去。立刻滚！"

在人们的想象里，身居高位、听顺了奉承话的女局长在遭遇喻红的顶撞后，一定会震怒万分，拂袖而去。然而，女局长毕竟是女局长，她之所以能超过许许多多的同僚青云直上，就是因为她有许多与众不同的地方，其中，包括她的心字头上一把刀——忍。她先是目不转睛地望着喻红，继而噗哧一声笑起来，第二次出人意料地说："喻小姐，你真的很像我年轻的时候。"

进入灵堂，喻红指了指屋子四周，提醒道："请你搜查一下，看看是否有机关？"

女局长知道喻红话中的"机关"是指什么，她忽然举起手，轻轻地摸了一下喻红的脸，第三次出人意料地说："我相信你的安排，不会出差错。"她坐到梳妆台边，伸出一只手掌，说，"喻小姐，三百万元，已经划到了你指定的账户上。我需要的东西呢？"

喻红拉开梳妆台，取出一个信封，递到女局长面前。女局长急忙抢过信封，先是取出那张亲笔书写的紫河车药方，贴到眼皮下观察着，继而，她飞快地取出一个火机，当着喻红的面烧毁了；紧接着，女局长又掏出一个小型录音机，插进录音带，贴到耳朵上细细听着，确信是真的以后，她扯出带子，再次当着喻红的面烧毁了。这时候，喻红双手捧过一张支票，"这个东西，你不会烧掉吧？"

女局长接过来一看，竟然是一张三百万元的支票。她吃惊地问："喻小姐，你这是……"

喻红不紧不慢地说："这是一张现金汇票，你带回省城解汇。"停了停，"你虽然身居高位，不为生活担忧，但是，真要弄到三百万，除了不容易，还要日日夜夜地担着一份心惊肉跳。我想，这钱，如数退还给你。"

女局长愣愣地望着喻红。一时间，就连她这样精明过人、见多识广的女人，都被喻红有悖常情的举动弄得如坠五里云雾。她想，对方费尽心机，不就是为了三百万元的交易吗？

喻红没有理会女局长的神情，她打开梳妆台上那个类似骨灰盒大小的容器，说："这也是你需要的东西紫河车。"

女局长冲口而出："那个大鬼胎，刘医生不是火化了吗？"

喻红鼻孔轻轻哼了一声，说："你真是百密一疏，那位刘医生，是刘正伟的亲弟弟。当初，你吩咐刘医生处理这个大鬼胎，他就多了一个心眼，悄悄地藏起来。"

听完喻红的话，女局长紧紧闭上眼，身子一歪，身不由己地倒了下去。等她睁开眼，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喻红正一下一下温柔地抚着她的胸口。她拉住喻红的手，说："喻小姐，你将三百万元退给我、又将大鬼胎送给我。我虽然不明白你放弃交易的目的是什么？但是，你的聪明，已经远远超过我年轻时候的机敏。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喻红先是扶起女局长，重新坐到梳妆台边，然后取出那件干部衣服，说："我放弃交易，是希望你为我打三个电话。"她神色一凛，"这三个电话，分别打给天方市的几位主要领导。"

女局长知道，真正的交易来了。

喻红郑重其事说起的三个电话，其实就是三件事：第一、把谢小芳的身份"转"成国家干部，安置到天方县农业局工作；第二、同意成立水果山庄开发公司；第三、把地方名流"花下死"的过程无中生有地搞成工伤。

开始，女局长以为喻红开出的交易条件一定很惊人。在女局长的理解里，喻红既然敢于放弃到手的三百万元，那么，她跟进的一定是一个庞大的数目。待听完喻红的要求后，女局长心里顿时涌起一种儿戏般的可笑感觉，一时间，她还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问："喻小姐，你的条件就这么简单？"

喻红重复了一遍，说："就这么简单。"

这一次，女局长确信喻红开出的交易不是儿戏，她脸上现出轻松的笑容，一边仔细地揣好支票，一边掏出手机，刚拨了一个数字，忽然，她意识到什么，猛然抬起头，紧紧地盯住喻红，"水果山庄开发公司？喻小姐，难

道，你是在打水果山庄的什么主意？”

女局长的反应在喻红的意料之中。她很清楚，像女局长这样精明的女人，即便糊涂，也是短暂的。因此，她毫不犹豫地承认道：“你说对了，我打的就是水果山庄的主意。”接着，喻红解释起来，因为水果山庄环境幽静，花木繁茂，空气清新，适合搞休闲娱乐之类的度假村，所以，紫河车广告公司准备与即将成立的水果山庄开发公司签约，共同开发。最后，喻红总结性地说：“这个账，不难算出来。开发水果山庄的效益，岂止是区区三百万元呢？”

女局长仔细地听着喻红的解释，当对方说出“区区三百万元”的话时，她不由自主地将手插进衣袋狠劲捻了捻那张三百万元的支票，心想，三百万元，喻小姐说得多么轻松。对国家，三百万元不是一笔大数目，然而，对于任何一个私人来说，三百万元则是一个令人目眩的天文数字。

喻红拉起女局长的手，用一种抱歉的语气说：“在这次交易中，你失去的，将是水果山庄这样一个保护区。从此，水果山庄再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了。”

这时候，女局长站起身，用脚踩了踩地上的灰烬，半真半假地说：“喻小姐，假如，这三个电话我不打呢？”

喻红顿时哈哈大笑起来，她看了看地上已经烧毁的证据，开门见山地说：“你是否认为，我已经没有资格与你谈交易了？”

女局长笑眯眯地望着她，不说话。

喻红一边笑一边问：“有一部电影，叫《杨乃武与小白菜》，不知你看过吗？”

女局长仍旧笑眯眯地望着喻红，只是，女局长的眼睛里，多了一份警惕。她轻轻地说——口气里带着明显的威胁与不屑：“喻小姐，在这个地方，你一个平民女性与我斗，胜算有几何？”

喻红没有理睬女局长语气中的威胁与不屑。事实上，女局长的翻脸同样在她的意料之中。她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仍旧不紧不慢地说着杨乃武的故事：“当初，在杨乃武蒙冤时，他的亲人傻乎乎地遵照大清朝制定的刑律，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从下级开始，一级挨一级地告状。好不容易告到上级那儿，上级再批转给下级重审。那么，下级是谁呢？就是最初审案子的那一帮人。这种告来告去最终又告回原审人面前的情形，仔细一想，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等到杨乃武一家付出倾家荡产的代价，换来的告状结果如何呢？官官相护而已。说实话，我看了那部电影之后，最深刻的感受便是，这种告状程序，原本就是官场中人精心设计的圈套，无非是让告状人告到无立锥之地的贫困地步。哼！你都饥寒交迫、手提打狗棍去讨饭了，哪还有告状的实力？”说到这里，喻红双眼精光逼人地盯着女局长，“后来，因为一个偶然的机遇，杨乃武的姐姐把状告到了一位王爷手里，恰好那位王爷是那帮官官相护的官员的最大政敌，所以，大清朝的法律解决不了的冤案，到了另一位政敌手里，却顺利地落实了，最后，杨乃武不仅伸了冤，还导致一百多名大小官员丢了乌纱帽。”喻红嘴角浮起一丝冷笑，“我想，《杨乃武与小白菜》这部电影，你应该看过吧？”

原本想威胁喻红的女局长，听完对方的一席话，悚然一惊，背心浸出一层冷汗。她再次细细地打量着喻红，心想，我的第一感觉没有错，这个年轻漂亮的重庆女人，比我年轻时厉害了若干倍。不过，她还是顺口说：“喻小姐，你在威胁我？”

喻红望着她，嘴角仍旧浮起一丝冷笑，“你如果刻意把我的善意理解成威胁，只能说，你在自寻烦恼。我的意思是，在你的势力没有大到密不透风的地步，真的有那么一天，我或许会考虑走上告状的路子。”她轻声笑起来，“不过，我决不会按照你想象中的路子，由下至上地去告这种成本惊人的状。请问，你在官场上，有针锋相对和暗中放箭的政敌吗？”

说完，喻红一转身走了出去。她知道，自己必须给女局长留下一个思考的独立空间，或者说，在这种几近透明的威胁情形下，身居高位的女局长，也很难当着喻红的面打电话。

半小时后，女局长慢慢走出木屋。她一只手握着手机，另一只手抱着那个骨灰盒大小般的容器。很明显，她不单单打了电话，而且，她还要把失而复得的紫河车带回省城。她望着喻红，第四次出人意料地说：“喻小姐，你不仅比我年纪时候聪明、你还比我年轻时候勇敢。”她遗憾地叹口气，“你要是我的女儿，该多好啊！”

第十八章　庄园主之梦

有了女局长的电话，一切都变得顺利起来。

首先，在一个星期内，水果山庄开发公司的手续全部办妥，公司办公室就落脚在水果山庄，准确地说，那间做过卧室也做过灵堂的木屋，挂上了总经理室的牌子，身为局长的罗帮荣，顺理成章地兼了水果山庄开发公司的总经理。其次，谢小芳终于穿上了梦寐以求的干部服装，到天方县农业局上班了；不过，据罗局长说，把谢小芳的身份“转”成国家干部，还需一些时间，当然，这些形式上的手续，无非是早一天与迟一天的事情。最后，那位“花下死”的地方名流，终于如了罗帮荣的心愿，变成“积劳成疾，因工伤亡”的典型，然而，考虑到种种因素，罗帮荣主动提出来，为了不给组织增添麻烦，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仪式。

一个星期后的一天中午，在餐厅里那张餐桌上，喻红与罗帮荣——不，应该是深圳紫河车广告公司与天方市水果山庄开发公司签订了一份开发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天方市水果山庄开发公司全权委托深圳紫河车广告公司在深圳方向的策划、宣传与营销工作，投入启动资金一千三百万元。启动资金由水果山庄开发公司向银行申贷，农业局提供担保……

十天后，一千三万元的贷款由银行划到水果山庄开发公司的账户上，又由水果山庄开发公司划到紫河车广告公司的户头里。因此，当一天夜里，喻红与方四海再一次来到天方机场乘飞机返回深圳时，在他们脚下，留下的是天方市溢满路面的光怪陆离的灯光，而在喻红的身上，却揣着鬼胎生意换来的一千三百万元的现金汇票。

在方四海的想象里、甚至在最初策划了紫河车计划的钟组长的想象里，喻红将原来的鬼胎事件演变为鬼胎生意后，金额已经由过去的三百万元暴涨到一千三百万元，那么，回到深圳，解完汇，便开始分钱了。然而，喻红接下来的操作，却大大地出乎他们的想象：喻红将这一千三百万元全部投入鬼胎生意的计划中。她印制了一大批精美的广告册页，又招聘了许多年轻女孩穿行于深圳的大街小巷，将广告册页投进千家万户，紧接着，深圳许多媒体上铺天盖地般地出现了一则醒目的广告：只花五万元，轻轻松松做庄园主。

其实，无论是册页上的广告或媒体上的宣传，内容都是一样的：占地面积一千余亩的水果山庄坐落在天方市下辖的天方县境内，果树成林，鸟语花香，极富观光价值；为最大限度地开发水果山庄的旅游资源，经市、县两级人民政府批准，由天方县农业局牵头，组建水果山庄开发公司；公司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决定将水果山庄以亩为单位，设立一千余个庄园主，每个庄园主只需缴纳五万元钱，这样一来，你在水果山庄里，除了拥有一亩土地的使用权，还拥有生长在土地上的若干果树，而且，那些果树上的水果，你可以自己品尝，也可以委托开发公司帮你销售。

当然，由于天方市远离特区，营销业务授权深圳紫河车广告公司全权代理。

就在特区媒体上的广告热火朝天之际，按照喻红事先的策划，天方县人民政府、天方县农业局分别在媒体上公布了两串水果山庄咨询电话号码。不过，两条电话线都通向水果山庄那间曾经是卧室又曾经是灵堂的总经理办公室，接电话解答庄园主疑问的政府工作人员，就是刚穿上干部服装的谢小芳。与此同时，在深圳一间展厅里，一场有关水果山庄的展览活动全面铺开。墙上，满眼都是水果山庄琳琅满目的图片，大厅一角，录像里正播放着水果山庄的纪录片；更引人注目的是，在展厅中央，一字排开三张办公桌，每一张办公桌上都竖着一块小牌子，分别写着天方县人民政府、天方县农业局、深圳紫河车广告公司的名称。办公桌后面，坐着刘正伟、罗局长和方四海。他们热情接待并解答着那些梦想成为庄园主的众多顾客。喻红作为秘书身份，恭谨地站立在方四海身后。

如果说，一开始，人们对紫河车广告公司在媒体上的广告心存疑虑的话，那么，在他们打电话到天方县人民政府与天方县农业局查询后，谢小芳“肯定”的答复松懈了他们的警惕性，特别是他们亲眼看到天方县人民政府的副县长刘正伟、天方县农业局的局长罗帮荣出现在展厅里，从容自如地回答他们的问题后，他们心中最后一丝疑虑，很快烟消云散了。于是，不到一个月，一千余个梦想成为庄园主的人们，抱着钱款挤进了紫河车广告公司的办公室；再于是，在邱吉尔首相敢怒不敢言的注视下、在那张宽大的桌面上，方四海与一千余个庄园主们签订了合约。

一晃，两个月过去了。

一天中午，喻红将一枚信用卡放到方四海面前，笑眯眯地说：“四海，卡里有十万元钱，这是你应得的报酬。”

方四海知道，喻红的鬼胎生意完成了，他也该离开深圳了。

喻红说：“四海，找一个小地方深居简出，三年后，再回重庆。另外，你发迹的事，千万不能跟任何人讲。”

方四海收起信用卡，最后一次认认真真地看了看邱吉尔那幅横目怒目的相片。他知道，自己前脚一走，这幅

相片就会从墙上取下来，很快，紫河车广告公司就会蒸发在深圳特区灿烂的阳光下。

当天下午，喻红送方四海到机场。临到分手时，方四海实在忍不住，大着胆量问了两个积压在心里很久的问题："喻姐，当初，你冒着风险放弃三百万元的紫河车计划，最后，通过鬼胎生意，你到底挣了多少钱？你为什么知道鬼胎生意一定会成功？"

喻红讳莫如深地望着方四海，她没有回答对方的任何问题，只是莫名其妙地说："四海，许多人做生意都抱着损人利己的态度，把算盘打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这种毫不顾及他人利益的做法，岂是大商人的作为？"

方四海想了半天，没弄明白喻红话中的意思。他又审慎地问起一个异常敏感的问题："喻姐，你会不会把刘副县长、罗局长和谢小芳他们'押'在手里，用鬼胎生意赚来的大钱，为他们铺更大的路，资助他们做更大的官，将来，便于你赚更多的钱？"

这一次，喻红的脸色顿时变得森严，语气也是无比的冷酷，"四海，你要想活得顺利，有些事情，最好不要去想，更不要去打听。这是我对你的忠告。"

一瞬间，方四海吓得吐出了舌头。

第十九章　升更大的官发更大的财

方四海并没完全按照喻红"找一个小地方深居简出"的指示去做，带着十万元钱的信用卡，他选择了重庆近郊的江津城，隐居在一套出租房里。

渐渐地，街面上丰富多彩的生活让他乐不思蜀。

眨眼间，半年过去了。

一天晚上，方四海到江津电影院看电影，散场后，他乘一辆出租车返家。开车的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司机。不知为什么，坐在副驾驶座上的方四海，忽然间想起过去给喻红当陪坐时的情景。在越来越浓的怀旧情绪中，他中途下车，找了一个公用电话亭，打到深圳，然而，他很失望——其实，也在他的意料之中：这个电话已成空号。接着，他打电话到天方县农业局。他的本意是找谢小芳，关心一下对方的身份是否"转"成了国家干部？

农业局一位值夜班的中年妇女接了电话。她告诉方四海：谢小芳的身份不仅"转"成了国家干部，半月前，还被提拔当上了办公室副主任。她特意补上一句："谢小芳虽然是副主任，但是，却是主持工作的副主任。"

方四海又喜又惊。喜的是谢小芳终于实现了她的梦想，成为编制内穿制服的国家干部；惊的是谢小芳正沿着当年女局长、刘正伟的升官路子，先副主任、后主任……再一步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一级官位地升上去，也许，用不了多久，那位曾经在夜总会坐台的小姐，或许就成了坐在主席台上给人民群众作报告的身居要职的领导人。想了想，方四海又打听起刘正伟与罗帮荣的情况。

没料到，中年妇女的回答竟然使方四海瞠目结舌：刘正伟因为抓水果山庄的开发工作抓出了政绩，上个星期，已经官复原职，恢复了他天方地区行署副专员的待遇——对了，他现在的职务是天方市人民政府的副市长。至于罗局长，也因为政绩显著，所以，已经升为天方县的副县长了。

上车后，女司机问："先生，你是回家呢还是到其他地方？"

方四海显出一副心事重重的神态，顺口说："你带我到处逛逛街，我在车上想想心事。"

女司机兴奋之情顿时洋溢在脸上，她一边将车汇入大街上的车流里，一边用江津女人特有的甜润温软的口音吐出一句话："你慢慢想。"

方四海将头歪歪地靠到坐椅上，眼睛半睁半闭，似乎陷入某种久远的思绪中。事实上，他在细细地咀嚼喻红在深圳机场与他分手时说的那句莫名其妙的话："许多人做生意都抱着损人利己的态度，把算盘打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这种毫不顾及他人利益的做法，岂是大商人的作为？"

方四海似乎悟出了紫河车计划与鬼胎生意之间的种种奥妙。

在钟组长最先策划出来的紫河车计划里，只有一方是赢家，却有好几位输家，想想看，如同赌场上那些输了钱的赌徒一样，他们会轻易放过腰包鼓胀的赢家吗？因此，三百万元暂时"赢"到手里，但是却留下了无穷的后患。可是，后来，在喻红策划出来的鬼胎生意中，每一个人都是赢家，没有输家：第一、女局长只打了三个电话，不仅收回了三百万元巨款，还收回了令她胆战心惊的证据；第二、刘正伟结束了走下坡路的背运，官复原职；第

三、罗局长官升一级，做了副县长；第四、谢小芳离开夜总会的台座，穿上了干部装；第五、钟组长结束了钟组长的黑暗身份，安全地行走在大街上；第六、重庆女人喻红，一夜暴富，成为名副其实的千万富婆；第七、往日落魄潦倒的陪坐方四海，不劳而获似的成了十万元户；第八、那位死在女人肚皮上的地方名流罗元林，由“花下死”变成了“因公殉职”……还有一点，对于天方市的普通老百姓来说，往日严禁他们进入的保护区水果山庄，因为喻红的一桩鬼胎生意，所以，成为他们节假日游玩观光的好去处。

那么，鬼胎生意是否有输家呢？

有。

真正的输家就是那些所谓的庄园主。

当那些庄园主的水果梦醒来后，与他们签订合约的深圳紫河车广告公司早已消失了，他们只能状告天方县人民政府，准确地说，是起诉天方县农业局属下的水果开发公司。然而，现实生活中，类似这种在不同的行政区域里隔山打牛般的告状情形，对于纯属个体的一千余名庄园主来说，官司能否打赢是一个未知数，单单骇人的告状成本，也会逼迫他们权衡再三，望而却步，或许，很多庄园主们就此忍气吐声、自认倒霉。

想通了鬼胎生意的奥秘，方四海情不自禁嘿嘿地笑起来，一丝只有梦乡中才会有的口水奇迹般地流出嘴角。他感慨万分地说：“妙啊！真他妈的妙啊！”

女司机诧异地看着方四海，不由自主地学起对方的样子，傻傻地笑起来。

方四海忽然没头没脑地说：“小姐，让我给你当陪坐，好不好？陪你出人头地，陪你成为千万富婆。怎么样？”

女司机脸上仍旧是傻傻的笑容，却细细地吐出三个字：“方脑壳。”

江津方言中的方脑壳，包含了傻子、呆子、疯子、初涉社会容易上当的小青年、说话做事没有分寸的成年人……

注：公元二〇〇一年，《紫河车》初稿于重庆江津南安街台联三号楼。四川《天府早报》、南京《现代快报》连载；黑龙江《章回小说》、武汉《芳草》、甘肃《飞天》、江西《鹃花》、河南《躬耕》、山西《五台山》、山东《泰山文化》等杂志选载。二〇〇二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将书名改为《鬼胎生意》出版单行本。二〇一一年，中国外文局下辖的国家一级出版机构新世界出版社恢复原稿名《紫河车》数字化出版。

江湖女人系列作品后记

本文作者欢镜听曾经有过一段商旅生涯，在那段南来北往、四海为家的行商日子里，欢镜听结识了江湖上许多三教九流的人物。在这些来自社会不同阶层的人物中，有一个挣了大钱、发了大财的平民女性阶层引起了欢镜听极大的关注。过去，欢镜听一直认为，在一个法制与商业规范不完善的社会里，能够做大生意、发大财的都是那些有权有势的富贵男女们，他们玩弄的“暗箱游戏”已然成为他们的特权专利，一般的平民百姓尤其是平民女性是没有条件与资格在这些“权”与“利”之间跳来跳去。但是，当欢镜听忽然间发现那些无权无势的平民女性居然非常成功地做成了她们的大生意、发了大财时，欢镜听内心的惊讶难以言喻。不过，欢镜听当时也就是好奇与关注而已，根本没想到有朝一日她们会成为欢镜听作品中的生活原型。

后来，欢镜听写作的《我为死囚写遗书》出版后，读者反响热烈，许多读者写信或打电话，对其中四个小故事的“背景”很感兴趣，要求欢镜听有机会将这四个“背景”单独写出来。

于是，欢镜听借助《我为死囚写遗书》中的四个小故事，搭起了故事骨架，演绎了《桂姨情史》《紫河车》《形象代表》《吃诈》四部长篇小说。后来，欢镜听整理《欢镜听行道文集》时，将这四本书纳入江湖女人系列作品中。